

俞蔭甫先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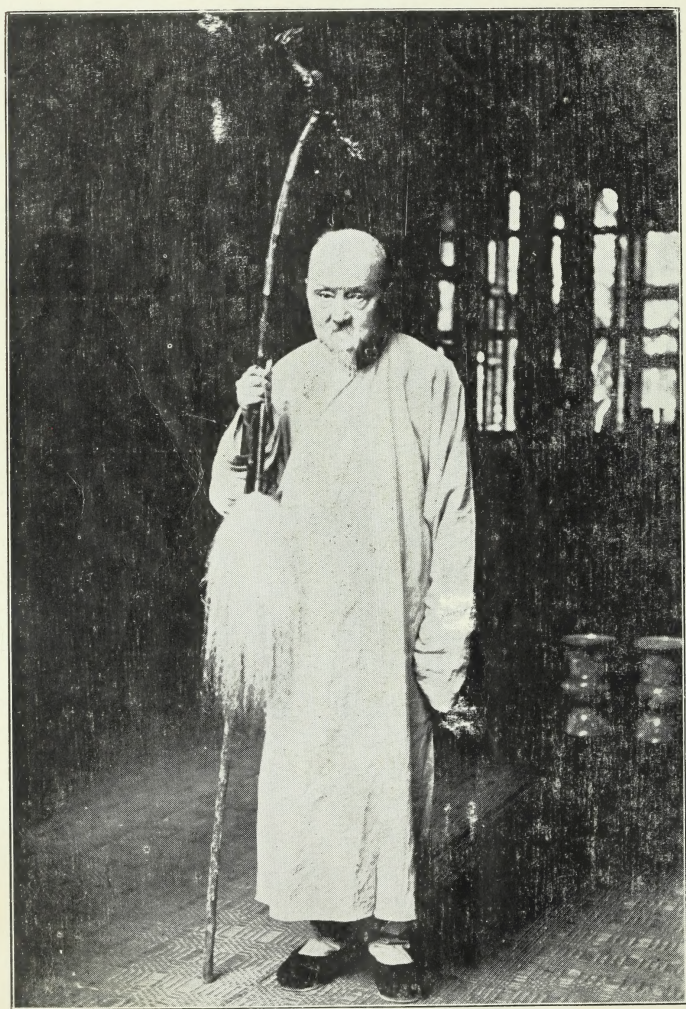
右台仙館筆記

金鵬



上海朝記書莊石印
蘇州振新書社發行

曲園先生





PL
5734
A16
v.1

右台仙館筆記序

余自己卯夏姚夫人卒精神意興日就闌珊著述之事殆將輟筆矣其
年冬葬夫人於錢唐之右台山余亦自營生塘於其左旋於其旁買得
隙地一區築屋三間竹籬環之祿蒔花木顏之曰右台仙館余至湖上
或居俞樓或居斯館謝絕冠蓋暱就松楸人外之游其在斯乎余吳下
有曲園卽有曲園祿纂五十卷湖上有俞樓卽有俞樓祿纂五十卷
右台仙館安得無書而精力衰頹不能復有撰述乃以所著筆記歸之
筆記者祿記平時所見所聞蓋摭神述異之類不足則又徵之於人嗟
乎不古訓之是式而惟怪之欲聞余之志荒矣此其所以爲右台仙館
之書歟曲園居士自記

附錄徵求異聞啟并小詩二首

余今歲行年六十矣學問之道日就荒蕪著述之事行將廢輟書生
結習未能盡忘姑記舊聞以銷暇日而所見所聞必由集腋而成予
取予求竊有乞隣之意伏望儒林丈人高齋學士各舉惟雅奇奇之

事為我原原本本而書寄來春在草堂與作秋鐙叢語約以十事為率
如其多則更佳先將二絕為媒幸勿置之不答

衰頹不復事丹鉛六十原非親學年正侶東坡老無事聽人說鬼便忻
然

郭沖五事太寥寥戲學姚崇十事要不論按神兼志恠妄言亦可憫無
聊

右台仙館筆記總目

卷一

馮孝子

陶某

碧禪

邢阿金

月印

李氏婦

慕清

孽報

譚某

張永祺

何氏

殷懷鄉

阿勝

橋頭土地

朱了頭

朱勲臣

何明達

陳朝贊

王蕙芳

某甲

陳元紹

應敏齋

聶道人

王慕堂

何桐嶼

陳小弟

某甲

李廣元

易翁

戴琴莊

某廣義

范某

某甲

黃某

李弼廷

黃生

顧茂才

陳氏

田氏

丁維敷

宋姓

灣頭

陸姓

周某

張老達

葉姓

趙姓

錢氏婢

吳中某甲

粵中某甲

曹氏

賈慎庵

呂鳳梧

劉某

吳瓊香

老木工

侯氏

天仙尼

顧秉藻

袁氏女

楊氏女

小冢女

大石鄉某甲

李繩武

吞金

僧醫

佛會

孝廉

縣令

縣尉

金陵鄉翁

廣昌邱某

桐鄉沈寶樾

杭州老儒

唐西勞氏

唐西姚氏

杭州某女

紹興某生

蘇州某甲

寶山鄉民

鄒王寶

賣糕得妻

制府孝母

農家子

李氏子

范桂芳

李老道

卷三

蔣澤山

陶阿尼

田升

汪氏

富家僕婦

少婦

難民能詩

奇形人

小兒

漂陽蔣某

王姓女

李姓弟

雪彌勒

天津鄔三

杭州陳某

姚嫗

某甲

粵西姚三

迅雷擊棺

小樓居妾

武弁遇丐

李氏得夫

程姓婢

同室異爨

言醫

望空交拜

問卜

借屍

山蛟地震

逐兄累嫂

腹中兒啼

張某

博徒識人

孫氏遇鬼

紅蘭

石臼

阿保

改節為孝

劉氏婦

版橋富翁

納妾被騙

貪色失財

教子有方

好人做賊

醫生遇盜

殷柳二翁故事

火焚女嬰

金少伯祖母故事

秦晉配

放白鴿

卷四

鄒妻喬氏

山東幅匪

斷碑

就地滾

冥役

童子放鴨

婦人做賊

農家姊妹

奚獸子

懟天殺子

翰墨辟火

從母入水

徐烈婦

顧孝女

劉氏女

僧無病故

癡道士

何孝廉

李玉桂

土四衙

農家子

劫子

安胎

老嫗買藥

老嫗賣柴

三義

意外緣

尋女得媳

吞珠

劫婚

畜犬

搶親

典妻

假屍募錢

節婦感神

男女情死

婢妾私逃

僧食男胎

丐能醫病

沈濤

雷塘鄉

香珠

女屍

掘棺

烈婦殉夫

狐總管

擊鬼市

伐樹

移屍

元壇廟

問卜

壽者一門

卷五

村農索命

雷擊逆子

牛孝子

屋神

奇病

江氏婦

讐結三生

目能見鬼

冤報

掩埋髑髏

孝廉捉鬼

方伯知死

慈湖書院

祭鬼

鬼哭

驢精

觀世音

土地神

葛飛熊

巫醫

冥役

肚仙

葛仙翁

孝廉滅鬼

代死

瞎子復讐

冥譴

產怪

死女為祟

登山遇仙

寢廟遇怪

潘氏之墓

布袋和尚

鬼能賦詩

鑪火焚婢

黃蛙敵人

孝子報讐

鸚鵡救主

救命龍王

卷六

烈女殉難

父凶子報

蒯氏僕

痴和尚

老吊爺

樊和氣

居寶

七星魚

狐怪

神童能醫

收生婆

收生見鬼

居官孝悌

孟貞女

夢中託孤

如前

外財勿得

死而復生

雷擊媼婆

兄妹索命

善惡有報

夢中增壽

八卦治鬼

畫像為神

老僧長齡

墨綫辟邪

僵屍追人

狐怪戲人

周某

蝙蝠食人

金銀化魚

叟精輿術

楚宮得財

捉鬼羅大

狐作人言

鬼為人妻

卷七

樊萼樓

余朗齋

陰司問案

狐火

盛翁知死

泥鰻破賊

張真人使者齋文

兄弟業漁

冥官受告

新科解元

書生逐鬼

丁濂甫膽識過人

甘露寺太守見鬼

作佛事主僧念咒

沈縣令始終家貧

扶箕異述

冤鬼索命

魔君轉世

大姑成佛

問前因箕仙判斷

附箕言死後有靈

胡端敏公祠

魏解元死後為神

妖孽害人

強鬼索命

節婦感神

撰詩話黃生送稿

貝翁逐鬼

善人有後

鬼寄家書

大風捲物

迅雷擊槐

母猪產豹

鐵算盤

明五先生

悲花庵

道士驅狐

慈谿小靈峰

牛頭人

鬼附人言

紙錢買命

妖婚婢女

紫霞宮傳書

科場果報

孤魂託夢

木盆覓屍

周鏡樓

卷八

拈闌安葬

生死注定

女化為男

牙牌數

刺繡蛇像

箕仙判詩

登舟遇仙

石獅作怪

溺鬼迷人

朱藤療病

鷹攫人帽

還他人子

龜精顯靈

惡報

舟人識鬼

中舉有德

陰功有報

善得科名

汪宗伯

勿貪外財

神礮

石將軍

油井

小吳王

刁筆現報

惡報

不為鬼迷

食犬現報

歿後為神

閔希濂

死不認父

屠戶改業

火焚嫠婦

忠臣有後

節婦投繯

碧血為燐

仙翁草屨

九龍椎

陳坡遇害

朱新甫避亂遇騙

狗亦知恩

尼庵多淫

王阿毛食蛙

盛凝之接濟窮人

男女互變

推算如神

卷九

物老為怪

昏夜見鬼

如前

海神纏女

金井神童

智標塔

古銀杏

秦膚雨夢入仙境

樂工人眼見陰審

人死有鬼

神獎噬人

儲惺甫生女不凡

王孝子代母而死

為鷄喪命

狂風捲人

狐仙受享

蔣清頤注集奇聞

訪古墓鬼付詩稿

蘭陵女子

月桂

前江水神

淘金遇仙

奶奶廟

董叟善符

毒藥鬼

王姑娘死節

賢婦守志

夫婦怨耦

杖婦律論

中流女子

惡報

說雷

卷十

亦太壽者

天定祿位

子子二形

見呂仙失之交臂

媚鬼神假以金物

小處女死後婚男

三道溝

天理難容

變牛償債

行路拾金

冒犯花神

不孝有報

生死異人

姚平泉未官得夢

相字

保濟侯神靈顯赫

狐近人情

貝鍊師

周靜涵

奇遁有術

女色殺身

蜈蚣珠

圓光

其二

手有慧文

女鬼求食

歧夢

忠奸千古

石獅戲婦

鬼報前讐

警世作惡

紙牌作怪

鬼與人言

埋葬宜慎

死者託夢

何子敬婦子不死

狐作文字

魚首藏珠

卷十一

生死同年

得龜終吉

謀人妻女

陳生發憤入詞林

鬼使勸捐

燒香待斃

匠人剖腹

廖三好勇

慢狐可畏

老婦娛情

方貢生拜謁仙人府

孽重變畜

屠猪改業

墜驢失魂

于役知警

姚思衍料死如神

神僧治病

磁石為寶

食瓜得珠

牯牛產怪

收債遇鬼

虐婦慘死

害人損命

改行正業

作德修壽

鬼傳文書

兩城隍冥中叙事

應試生安頡貞潔女

坐橋遇鬼

仙人跳

淫僧漁色

鄭夢白入觀遇狐

興亡驗物

妻亡妾貴

丐除蛇害

失身自盡

邪教驚人

生為冥官

卷十二

冤鬼附語

蘇公辨案

老僧料事如神

文古玉遊山玩景

新婦溺水

大暑船

納花會

王子莊夢中託事

翁廣平親觀海市

五老峯

汪子封夢中赴任

啞子能言

善惡自明

五龍盤鬪

救蜂命果得三子

雷衫驅邪

狐辨闌差

狐魅論交

殺生現形

野食宜慎

與貓並死

佛會警邪

中魚毒死非真死

母財歸女

野巫招魂

死念情書

與鬼酒浴

狐魅騙人

日本神佛

蜃數

陰火

躲瘴善法

白日見鬼

姚氏見鬼

科名嘉話

鬼哭

五柳園

地下有聲

郎沛昌

石臼

說謊

卷十三

彭雪琴

孀婦縊死

汪縣令審斷冤案

蚌中見佛

彭侍郎扶箕療病

彭侍郎以正壓邪

散天花

書符救命

女巫禳病

樊蓼樓有妾

鬼附箕言

洗足喪命

姑婦相得

孝女哭死

殺虎救母

生子失臂

許富翁財來財去

憚子寬訊案如神

勸婦真言

蔡兆騏

仙藥錯過

黃土老爺

名蚌獻珠

介蟲浸吞

齒蟲異形

謀殺親夫

壁飛喜技

玉環和尚

成人婚姻

江干救婦

李東懷拳勇聞名

負債償命

艤舟遇鬼

祭墓焚身

家貧鬻妾

卷十四

禽鳥合冢

馬牛鬪鬘

仙狐匿人

為姑進香

由富及貧

避禍得禍

戒人戕生

牝犬齧人

伐樹遭殃

奇病亦壽

陳孝廉生死異人

停舟設祭

靜坐斂心

宿冤互報

戴相國喜談仙術

湯貴人能警妖邪

黑龍行雨

科場見鬼

新婦祭靈

續婚不利

樊女狂死

棄食遭喪

上梁慎重

夫婦有別

烹蛟為食

法官捕蛇

蛇種各別

師婆禱神

師婆惑眾

郭湘潭死於非命

沈仲復夢母教言

沈叔和死為城隍

嚴君死難

妾明大義

巡檢司賢婦有名

冤魂訴苦

孝廉打鬼

妖大罷市

婦女生鬚

姚鏡堂和尚轉世

何以貞夢中得兆

子貞夢弟改僧服

徐富翁輸田勉子

救母子義婦難得

觀世音化身退賊

活佛與風僧並誌

卷十五

譚麗生赴杭身故

婢女莊敬

千里喚子法

檢屍骨歸葬故塋

死女接母

張氏死難

節婦撫子

愚婦受騙

陰毒害己

棄老母眼前子報

絕婚索命

屈殺婢女

巫知冥事

笑病有方

遇賊害難斷生死

江西譚仙姑

巫言虛誕

私婢得子

受恩知報

魚怪興波

龍奪蚌珠

雷擊魚怪

寄母殺子

輕薄女子別從人

亂途棄女負其子

殺人現報

宿冤難逃

子被父騙

醜婦賢德

婦人姓子忌

借屍還魂

傾腳頭投生償願

程氏子甘入下流

反金病失

遇同鄉千金相助

臨平姚美人

生死魂魄論

翠姑死節

卷十六

徐文敬公軼事

鄰叟土地

輕視貧人

溫元帥迴避相府

徐少微夢入仙境

竊石傷子

醉後投河

少女怨老夫

許仁山孫女不凡

痘神賣花

油燈釀禍

王節婦借花享福

兄弟同歲

張氏女

憑痘花認為己子

金花將軍現本真

總管神登舟拜客

仙蝶送葬

死有定數

狂疾有因

昧心報應

見利忘情

為猫起釁

江湖翁支棚賣藥

亂定大疫

戲釘傷目

發棺改葬

李人杰更名不利

夢語陰險

氣產異物

猴精附身

新婦發狂

再嫁婦故夫索命

李相為國捐軀

忠臣死難魂不泯

陰官回籍

里中立社

吳又樂對神問壽

義犬救主

鬼求後裔

魏氏牛氏兩節烈

鄒寶麒為親求壽

右台仙館筆記卷一

馮孝子

曲園居士

馮孝子佚其名太倉州之老閘鎮人少孤貧傭耕以養母亂後無田可耕乃行乞於市得錢則市酒肉以進而歌俚曲以侑之同治六年母卒乞得義塚地并其父柩合葬之日則仍出行乞夕即於墓旁宿焉每日必携數石以歸環墓成垣自結草廬寢處其下後數年無病卒鄉人即葬之於其所廬處知州方公傳書立碣表之曰馮孝子墓春秋二百四十年人材極盛而開卷即載穎考叔事表純孝也余研經餘暇偶掇拾見聞成斯筆記而首以馮孝子事亦庶幾左氏之義夫

陶某

木工陶某金陵人年甫四歲值粵賊陷城父為所擄母子相依幸而無恙大亂既平仍設肆於城中至同治甲戌陶年二十五矣忽有老翁携瞽婦至門乞食與之錢不去熟視陶曰爾非陶姓乳名某者乎陶問何以知我翁曰爾乃吾子也陶呼母出視果其父因扶之入拜問由來則始而被擄北行後又流轉至川陝今自陝歸也解腰纏出銀數錠皆累年貿易所得恐途中遇盜賊偽為簍人耳瞽婦則其續娶者也因

大歡慰親黨畢賀夫兵亂以來父子夫妻離散者多矣此家乃得完聚意其有陰德乎

碧禪

吾兄福甯太守官廈門同知時署附近有僧寺曰碧山巖寺僧曰碧禪能詩畫貌亦恂恂吐屬風雅署中潘少梅蔡瑜卿諸君皆喜與之游一日忽具牒請還俗吾兄素不喜僧罵之曰今日既欲還俗當初何必出家耶呵叱而遣之碧禪故與署中吏魁某甲有隙疑其譖於官也是晚甲自署歸其家經由一隘巷聞碧禪呼其名回顧之則已刺刀於背出於背某甲猶能帶刀狂奔至家告家人曰碧禪殺我言已倒地而絕事聞於官吾兄命捕碧禪不得數月後有人於署後山上見碧禪則已有髮辮矣呼曰碧禪在此碧禪飛一足蹴其人仆地而自從山後躍而下捷如飛鳥望之見其帽墜於地辮乃綴於帽非真髮也嗣後署中一幕友王姓者房中每夜窗戶不開而頻有所失其所失物則皆得之署後山穴中疑碧禪所為也閱時既久捕事益懈而王姓者失物亦愈稀已而吾兄調福防同知以去繼之者為龔司馬知此事命捕之有金姓者偵知其在妓樓糾眾以往碧禪見眾至自樓窗躍至平地復從平地躍至

屋上頃刻絕跡而龔司馬於內室中得一書云吾與汝無讐汝捕吾何也然汝亦欲升官耳吾不汝怨汝他日還省當訪我於鼓山大駭不知所自來疑其人蓋古劍客之流也乃不復言捕碧禪及任滿還省垣竟不敢至鼓山而碧禪始終不可得

邢阿金

邢阿金農家女也幼隨其母往來大家故有大家風範修眉纖趾望之楚楚烹飪縫紉并皆精妙誦唐人小詩畧能上口年及笄嫁田舍兒性粗暴以其荏弱不任井臼虐遇之阿金性柔和惟背人啜泣而已其母聞之大感以錢贖之歸又嫁一富家子年少美丰儀阿金自幸以為得佳婿也不意其佻達無度得新棄舊旋即仳離乃嫁一官人為妾又不容於大婦而歸於是阿金年亦二十外矣有黃大令者年逾周甲得之為蓮室甚嬖之黃妻久卒謀以為妻阿金不可曰妾出身微賤豈足伉儷君子不獨損折年壽亦且累君盛德黃鑒其誠益愛重之黃有子婦與年相若阿金待之極有恩禮子婦承翁意事之如姑阿金雖謙不敢當然子婦執禮不衰無何黃病阿金侍湯藥惟謹年餘黃卒竟仰藥以殉黃之子感其殉父附葬如禮焉此女四易所天不為貞卒殉其夫不得不謂之烈使其初適即得良奧必為善婦乃所如不合遂

厯四姓卒成大節是謂質美而未學君子哀其遇可也取其晚蓋可也若豫讓衆人國士之言本非正論固非女子所得藉口矣

月印

江西玉山縣有水南寺亦古刹也有老僧曰月印年六十餘終日坐一室誦經足不出戶戒行頗高畜一狗十許年矣每月印誦經狗必往聽一聞木魚聲輒搖尾而至僧俗咸歎異焉後其狗忽病癩皮毛脫落且有穢氣然每日聽經如故一日月印忽謂其徒曰此狗可厭汝曹可牽出撲殺之其徒咸駭然罔測其意以師素嚴重不敢違姑呼狗出禁勿使聽經實未忍殺之也越三日狗又乘間來聽誦經月印見之驚曰汝曹未殺此犬乎殆矣殆矣命其徒至某村某姓家探問則有一婦坐蓐三日未產其勢垂危乳醫束手月印乃曰汝曹不忍殺此犬乃忍殺彼婦乎此犬不死彼婦不產乃命其徒立時撲殺之再偵之某姓家則已產矣男也月印曰此犬以聽經善果得託生為某姓男子小有祿位吾不及見矣汝曹識之及某氏子稍長輒來寺中依依不去月印摩其頂曰汝不昧宿根此意甚善但尚有小富貴未享勿遽來此也某氏子後果膺微秩其家亦有中人之產晚歲家居恒寄宿寺中時月印圓寂久矣

為葺治其塔寺中屋傾圯亦出貲修理之并買田供常住費年七十餘而終

李氏婦

維揚李氏婦早寡以紡績自給有子甫九齡同邑富人某艷其色而無以自通乃重賂其鄰使為間會其子將出就傳鄰人以告某曰是有機可圖也乃築精舍於其旁側移子弟於其中延師課讀宣言曰欲入塾者勿拒使鄰人以告婦極言其便婦乃使子往讀某喜遇之頻以飲食餽遺一日出數十金相贈曰聞子家徒四壁立願以此少佐饘粥子持歸白母婦曰幣重言甘得毋誘我乎乃使其子往謝曰極感長者厚意母當踵門拜謝某則大喜又使其子出金還之曰母性多疑此不敢受某又爽然若失子歸備言其狀婦歎曰是可得其情矣明日戒子勿往某自來招之婦使其子謝曰子之惠愈厚子之過愈大矣絕子所以報子也某慚而退此婦不特以禮自持其智識亦足多矣

慕清

明歸熙甫著論極言女未嫁夫死守節之非然考之禮壻死女斬衰往吊聖人既為制斬衰之服則已有夫婦之義其曰既葬而除之者禮為中人以下設耳歸氏之言

未為定論乃粵東之俗有所謂慕清者則真出乎人情之外為禮法之所不許矣粵俗未婚夫死不嫁曰守清原未許嫁而締婚於已死之男子往而守節曰慕清有許氏女年逾標梅言於母求慕清母謀之父父不可女曰姊以遇人不淑貽父母憂倘女亦然不重有憂乎且女弱亦不任中饋事苟或遁跡空門是廢大倫誠不可也若女蘿喬木得託清門無廢大倫而克成素志父母何病焉乃許之適有陳氏子將婚而天所聘之婦不能守清陳氏寡母止此一子乃訪求慕清者媒妁以許女告遂成二姓之好迎娶如禮許女既往每日略循定省虛文此外無一事窗明几淨焚香靜坐而已有小姑已許嫁葉氏與嫂極相得每至嫂所共話輒歎曰嫂幾生修此清福許女曰止憑此一念之堅耳小姑曰嫂幸而未許嫁不然亦無如何矣許女曰未入其門事猶在我也小姑乃曰晤其母亦求慕清母溺愛曲從之言於葉氏初不可既而曰彼女既絕意於歸強之亦恐非福索還聘禮而已於是二女同居至於白首親族中或頗稱焉真所謂非禮之禮矣

孽報

道光間江南常州龍舟特盛然多亦不過四五舟且舟高於屋運棹不靈實亦無可

觀觀者之意不專在龍舟也自五月起至六月初旬或猶未止城外有地名唐家灣者无畫舫聚集之所每日東舷西舫鱗次櫛比笙歌如沸粉黛如雲蓋亦一銷金鍋矣余時客常州居停主人邀余同往觀之見鄰舟一大腹賈挾三妓飲酒擁一幼妓於懷狀甚褻余命移舟避之一榜人且解纜且太息曰孽報孽報余問其故榜人曰此三妓乃三姊妹也其父在日為武進縣吏魁豪侈特甚每年夏日輒乘舟至城外納涼招妓侑酒舟中先携有紗縠衫袴妓至則命易之徧體雪膚望之了了如無衣者然屢坐吾舟吾時年少樂觀之輒給事於其側得寓目焉不圖至今日而其三女子乃有甚於斯也豈非孽報余歎曰然則此大腹賈亦可危矣

譚某

譚某不知何許人客於荊州之沙市年少美丰儀市有周媪者賣阿芙蓉為業生一女年十八亦有風致譚屢過之遂與目成使人風示媪媪居為奇貨未諾也女乃與譚約效文君故事具舟江上中夜偕亡媪偵探無蹤痛哭數日竟服生鴉片而死譚與女寄居漢口甚相得然女每夢母呼與俱返覺而語譚譚曰此所謂思夢也一夕女倩鄰媪買佳釀半壺置牀頭女故善飲亦不異也夜半忽自帳中躍出披髮跣足

腹內聲如輓轡十指甲色皆紫黑始知已和生鴉片而飲之矣救治不及竟宛轉而死咸謂母來索命余謂此女背母而逃致母於死死固其分非必鬼母之為祟也衛靜瀾廉訪曰余披覽案牘見服生鴉片隕命者幾於無日無之蓋此物近來所在皆有非如砒石等毒物必購求而得也有一方可救之宜廣為傳播其方用雄黃二錢鷄蛋青一枚生桐油一兩河水調勻灌服

張永祺

張永祺南雄州人娶何氏生子甫一歲挈之如母家其姨女適某氏者亦至有女亦一歲與張子貌酷似乍視之莫辨也及何歸則呱呱者已為某氏女矣蓋母家戲易之以博一笑也何命婢往易之及至家仍某氏女也又命媪往易之至何家諦視則實張氏子而非某氏女何氏之母曰此事本由嬉戲而起乃已易子而歸仍見為女及携女來易又見為子此必有異矣乃自携其女之子至張家還之且曰事誠可異勿播揚也嗣至兩家子女時時互易莫知其所以然後招姨女來分宅居之始已或曰此殆狐魅播弄以為戲也

何氏

黃某不知何許人父商於羊城遂家焉妻何氏父在時所聘父執女也黃闖冗不能自立父死遂入於下流數年盡亡其貲至無以存活何曰相偕俱死與君何益有一策可兩全君意如何黃曰苟不為門戶羞任卿所為何曰妾姑母有子婦早寡欲得一人為伴侶君如肯捨妾彼譬如買婢數十金不吝也黃從之何商於姑歸告黃曰姑始以離人夫婦執不可妾力言之乃可然須郎親筆一紙書為券免日後有違言姑當以五十金潤筆也黃欣然書券何持去遂不歸有知其事者曰何女蓋效買臣妻故事所言寔也

殷懷鄉

殷懷鄉江浦人少孤有母及諸弟無恒產傭力以養耕作之暇輒入山刈薪至夜分始休明旦入市易甘脆奉母日以為常年三十始娶婦教之事姑婦亦婉婉聽從無何歲大荒無所得食乃謂婦曰俱死無益不如嫁汝得銀錢可以養吾母及吾弟汝亦得生路一舉而兩利也婦不可殷曰此吾意也非汝意我且吾母得存活即汝所以報我也婦乃從之母及弟卒賴以全後母死負土成墳諸弟成立皆為婚娶或勸續娶泣曰吾婦歸我無失德且得母歡心昔以貧故棄之今復娶是負吾賢婦也卒

不娶獨廬於墓側以終按陳書徐陵弟孝克當侯景之亂京師大飢賣妻臧氏與孔景行以其貲養母是鬻妻養母古人有行之者然郭巨埋兒論者謂不可為訓然則鬻妻養母於義似亦未安也或曰是蓋舍其輕且小者全其重且大者然此婦既得姑歡心或母知婦見出以己之故涕泣不食則去婦而轉不足以養母又或婦守從一之義知事難兩全慷慨自殺則未能養母而適以殺婦且歲飢乏食非如水火盜賊之變起猝然者也委曲圖全豈遂乏術而計必出此乎殷委巷細民未聞大道能割愛為此亦復大難然以事而論則徐孝克與郭巨同一不可為訓者也

阿勝

阿勝廣州人談者逸其姓氏少孤游於美利加國之舊金山善貿易居六載積貲頗豐航海而歸將締婚於中土有某氏女及笄因媒合之女母聞其豐於貲也許焉既又懼其仍遠游也曰吾女豈能相從於海外哉故使媒妁索重聘阿勝鄙之曰賣婚非禮也吾何患無妻遂已其事復游金山女聞之不直其母竊附海舶至金山尋夫一日於途中遇之連呼曰阿勝阿勝勝顧之驚曰卿閨中弱質何為至此女具告之勝感其義與俱歸旅舍成禮焉論者謂女子在室從父母之命此女不從母命而從

六禮未備之夫不可為訓然重洋睽隔萬里追尋亦不可云非奇女子矣君子姑取其從一之貞勿責其越禮也

橋頭土地

廣東花縣有一村聚距城數十里河水滌洄清流如帶有橋甚鉅橋畔一石形似老翁村中咸呼為橋頭土地神香火頗盛後有女子六人守志不嫁相約赴橋畔投水死蓋粵俗然也父老謂神不能保衛遂廢其祀附近有瓢窰相鉅里許窰人昇之歸謀奉為窰神是夕窰中有聲若霹靂次日視之所燒之輒皆成血色咸謂石為祟復昇而棄之河干適有漁舟維岸側見此石異之載之船唇俄疾風大作舟幾覆懼而棄石於河漁人旋腹痛欲死乃使人泗水出之仍置河干鄰邑三山縣人聞其事曰神既有靈曷去彼而就我乎夜竊之去及境輿從鼓吹導之以入靈異大著祭賽無虛日為立廟焉昌黎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况石乎然以風俗通義所書汝南石賢士事觀之則知此亦人心使然久之當自歇也

朱了頭

朱了頭者婁縣農家子也家本赤貧又茆茆無所依日行乞於市咸豐辛酉歲粵賊

自嘉善趨楓涇遇之劫與俱去朱曰我丐也既無錢財自贖又無一藝可供爾用何劫我為賊曰汝既丐也饑寒之困甚矣從我去不憂不富貴朱怒曰我惟甘飢寒故丐耳否則為竊為盜胡不可乎我不為竊為盜乃從爾等作賊乎抗聲大罵遂見害嗚呼如朱了頭者可謂有古烈士風矣

朱勲臣

漢陽朱勲臣僑寓淮城一日忽於案頭得張禹門書云欲借宅同居朱初不知張為何人且罔測書所從來正疑慮間倏又得一書乃知張為狐也嗣是頻有書來而不以形見朱懼謀徙居以避之徙居而張仍從焉有請箕仙者朱往問之則柳仙降判曰張禹門吾弟子也與汝有宿緣宜為建祠朱謝力不及又判曰三日再議及期而往盤中書一吾字朱方欲再問而家人告火作奔救乃熄於是大懼鳩工庀材刻日成之祠成而張仍往來朱家適有為朱女議昏者朱以問張張報書曰此不可許三日後當有高人來為媒越三日有一老嫗來為徐秀才之子求昏老嫗高姓始悟高人謂嫗也狐居人家載籍所記多有其事此狐自稱張禹門不知其何從得姓何義命名也箕仙殆即此狐為之託名柳仙亦無其人世傳柳仙為呂純陽弟子蓋本元

人雜劇此豈足為典要且考宋鄭景璧蒙齋筆談載呂詩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城南老樹乃古松也則知元劇已屬訛傳矣余雅不信箕仙竊謂當今之世而欲絕地天通宜首禁此術也

何明達

何明達桂林人商於嶺南挾貲數千頻年折閱耗其大半旅况無聊偶作狹邪游至一所曰巢雲別館有妓名翠蓮頗楚楚有致何流連久之忽見一婦自簾外過淡妝素服丰韻天然何見而好焉倩翠蓮為夫金穴銅山終歸於盡陳翁此舉非獨高義難鬻身於此有能拔出污泥中者則委身事之若視作路旁柳伊不屑也何曰若然此女大有志節宜詢其顛末乃呼問之婦自言譚氏夫廣西人姓王名基客游至此娶妾甫兩載因事被逮於官非百金不能出獄妾念夫婦之義自鬻以拯之夫出因圖妾墮火坑矣言已淚下何曰爾夫與吾同鄉吾不忍其家室流離但不知爾夫已西歸否曰聞猶未也何乃辭出竟訪得其夫助貲使贖婦以歸市井細民有此高行雖士大夫或不及矣

陳朝贊

陳朝贊江西南安府人談者失記其縣家巨富止一子已抱孫矣陳於生日置酒召族人共飲語之曰某幸藉先業加以積累今擁貲三十餘萬矣多藏厚亡非所願也願留奇零之數以贍妻孥其二十萬歸始祖祠中其十萬歸支祖祠中歲入其息仍以三分之一歸吾子孫恐子孫或不能守吾業仍可藉此為生也其三分之二以供春秋祭祀之需族之人冠婚喪葬咸有助孀者孤者廢疾者貧不能存者咸有養歸始祖祠者徧及同族歸支祖祠者惟及同支以賢且才者一人司其事雖一隴之地不得私鬻即以吾今日之言為息壤矣聞者咸起拜曰盛德事也但不知翁之子以為何如子亦矢言惟父命是從議遂定之先容翠蓮曰是必無成問何故曰伊因家抑亦明智也擁三十萬之貲於一家不三十年必盡矣今推之於一族而仍使歸其所入三分之一則是使子孫長有十萬也老子曰既已為人已愈有既已與人已愈多其是之謂乎

王蕙芳

貞女王蕙芳常州人父遭兵亂挈家避滬濱遂家焉貧不能自存乃鬻女於王姓者為女時女甫四歲及長丰姿秀麗嫺習女紅王頗愛之無何王卒其妻舊居北里搔

頭弄姿非良婦也携女再嫁女心非之而不敢言其後夫素有登徒子之名見女美屢挑之女懼不免於同治癸酉歲二月十三日夜縊而死此事誘與拒兩無實迹女雖死不得以貞女旌因紀大畧冀不泯耳

某甲

廣東潮州鄉間多種柿柿熟製為餅必先曝之於場夜則邏守之有某甲以此為業場中積柿如山中設木棚為守望所一夕寢棚中聞有聲自東來近而聲益厲咻咻焉木棚為之震動自隙窺之虎也急以刀斫之斷其尾虎咆哮去甲走歸鳴金集丁壯數十人荷槌尋之至一處見虎屹然立衆莫敢近久之不動或以戈椿之應手而仆則已僵矣乃裂其肉焉此人猝見猛虎從容不亂可謂胆力俱全矣孔子曰上士捉虎頭下士捉虎尾然下士亦正未易為也

陳元紹

陳元紹順德人家少康父母俱存妻某氏亦故家女而驕蹇殊甚不修婦職陳責之輒反唇父母戒陳曰和氣致祥慎勿爾也陳恐傷親心亦曲忍之會陳父病湯藥皆母子經理婦若無其事者陳固心銜之及父病愈陳薄責婦婦怒曰誰無父母小恙

非大事何便作踐人家兒女哉陳聞言忿不可遏揮以老拳婦亦攘臂與爭母出排解陳偶一失手誤擠母仆地急扶母起伏地請罪母麾之出陳驚懼不自安竟亡去月餘自廣州貽其弟書曰兄無狀不可為子惟有逃罪海外耳重洋萬里無望主還書到之日即死別之年矣父見書大駭自至省訪之不得託人於外國招工局詢問亦無其子姓名或云已於上月自澳門出洋矣陳擠母仆地事出無心不孝之小者長投海外永絕天倫不孝之大者如陳者其至性頗亦過人惜其不學無術也

應敏齋

同年應敏齋廉訪寶時嘗從金華至杭州夜行錢唐江中其時將二更矣月色微茫遠樹約略可辨帆風而行風力甚小故舟行頗遲而了不傾側長年三老皆偃息蓬底舟中諸客亦俱酣睡敏齋獨携一僕坐船頭觀江中夜景所過之地名鮎魚口有小沙洲舟沿洲而行相距纔數武見洲上有一人與舟並行遲速適相等其人長丈餘視常人幾三倍之徧體青綠色但望之不甚親切不知其為肌膚為皮毛為鱗甲也顧問其僕曰汝見彼人否其僕不應敏齋因還入舟中其僕携坐具從之入旋即大吐問其故曰主人所見奴亦見之不特形狀可畏且其氣甚腥適聞其氣故吐也

敏齋後為余述之云不知是何怪殆傳記所稱楓人之類歟余謂沙洲無草木不應有此且草木之精其氣亦不腥此必水怪也以形論之其長如此非魚即蛇搜神記載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兒衣高冠唳聲動左右子路出與戰仆之於地乃是大鯉魚君之所見或亦此類乎

聶道人

聶道人湖北鍾祥縣人乾隆甲子歲邑大水聶已五歲矣有盛契真者元濟宮之道士也憫其孤露收之門下然聶故鈍根一無所能盛死聶雲游天下不知歷幾何年月嘉慶初始居鄂之長春觀往往赤雙腳持長柄鑊行歌於市至同治甲戌其年一百三十有五髮絲齒貝無異曩時不知其得道引術而不死耶抑其稟賦獨厚也可謂非異人矣

王慕堂

鄂人王慕堂游於津門遇盜喪其所齋廬居同鄉陳姓家偶出散步過一曲巷見一家簾櫳低掩中有麗人衫痕鬢影隱約可覩王意方嚮嚮亦不顧也行數武有小鬟追及之曰主人相候請君移玉問主人伊誰曰至自識之至即簾中人也然彼此均

不相識女輒然曰誤矣王問故曰妾本秦淮烟柳中人從賈人至此賈人死遂獨居頃從簾隙窺君頗似舊識某即故遣婢相招而不知非也王因辭去女請置酒小飲以謝過王謝曰素昧平生何煩厚意女曰相逢何必曾相識萍水遇合即是前緣君既閑游妾亦枯坐杯酒小叙亦足破寂君何介介與王遂留飲酒半言及被盜事女問行止曰客囊如洗進退維谷若小有膏肓資得入都門則輦下尚有故人或猶可謀幹也女曰君勿憂妾雖齷齪頗具湖海襟懷必當竭力酒罷竟出百金贈之王持以入都所謀果遂復訪之則門庭如故人面不知何處矣

何桐嶼

番禺何桐嶼於同治癸亥初冬有戚某向其借洋錢五百枚何以其人舊曾借貸兩次皆如期而還遂諾之立券期於歲杪至期往索某說曰君夢與抑戲也業已還君何又索為何驚問何時還我曰十二月初三日我携洋錢至君家交君手承君留我小飲猶如昨日事何遽忘之謂予不信君還我借券猶在也乃取示何何曰此券尚存我匿君何偽造此某曰如君尚存借券請以示我何至家檢視匣中諸券皆在此券獨無惟諸券中祇有一紙頗似前所書券而無一字其事遂無以自明偕至神前

憑鷄血為誓不知究竟若何也此殆有秘物代墨書券久而字跡脫落遂成空紙段成式西陽雜俎稱江東人或取烏賊魚墨書契以脫人財物知古有此事矣

陳小弟

落地開花礮其礮子雖年久尚能炸裂鄉民拾得者因其封口處有金皮貪取其金每致傷命甲戌正月上海瀏河鎮東洋子涇橋鑛工陳小弟因新歲負人博進無以償思同治元年七月中官軍開放落地開花礮有礮子落其地陳小弟埋之土中久思鑿取其金未敢措手至是已歷十三年久在土中必受潮溼計必無礙矣乃掘出用斧鑿取金皮忽然炸裂陳頭面俱焚左手打在數里外楊樹上室中一老婦一童子均轟死軍興以來官軍用落地開花礮無往不利其礮子之遺落者所在有之願得者以此為鑒勿貪小利而致大害也

某甲

上海某甲商於津門十年不歸其家止一妾二女妾故冶蕩不能獨守空幃也長女頗有母風母倚之為錢樹子無何從人亡去乃使次女繼其業次女不可母憾焉會有六十翁欲買妾母貪重值以次女妾之甫一載翁死無子家業盡為族人瓜分女

惟以鍼蒲自給母謂之曰人生世上如輕塵棲弱草何自苦為當為汝別覓佳壻女
斷髮自誓竟不可奪梅禹金有青泥蓮花記殆此女之謂乎

李廣元

李廣元不知其鄉里妻早卒遺二子長曰上朋年七歲次曰上俊三歲李續娶鄭氏
性陰險善蠱惑視前妻子如仇日加楚毒會鄭所生子夭謂由朋驚之使然益虐遇
之朋竟死俊忽得癩癩疾忽歌忽泣殊無人理鄭以為偽試以穢物予之食盡無難
色乃視為廢物亦不顧問如是者數年鄭死俊忽自愈父怪之俊泣曰兒病偽也非
偽為疴疾則死繼母手久矣今繼母死又察父復有憐兒意故敢以情告也此子在
童年即能韜晦自全其德慧術智過人遠矣

易翁

黃岡縣易家坂有易翁者夫婦二人老而無子止生三女長次皆適人惟幼女在室
翁死母女相依為命每撫女歎曰恨汝非男子也年十九而嫁夫家甚貧故恒居母
家癸酉十一月初十日風雨大作女偶立門前為狂風捲去母偵探無蹤三日後忽
自返問所往茫然也而下體已化為男母徧告族人驗之信乃出錢七十千與夫令

別娶妻女易釵而弁已聘王氏女為婦矣晉定公二十五年西山女子化為丈夫與之妻能生子事見開元占經引汲冢紀年然則此事自古有之不足異也

戴琴莊

戴琴莊先生名福謙先祖母戴太夫人之姪孫與余兄弟行而余少時曾請其授讀故姑終以先生稱之其館臨平孫氏時一日行於途有娶新婦者綵輿經過先生避立道旁俄風揭轎簾瞥見轎中白如霜雪一瞬之間未能諦視而心頗異之偶言於先大夫先大夫曰此必是日犯白虎凶星得君文星解識之傳記中多有此事君異時必大貴也眾皆以為然然先生於道光丁酉舉於鄉越二歲客死京師竟不顯

某廣文

安徽玉溪口泊有礮船二有某廣文挈眷屬坐小船過其地日暮泊焉夜鼓再嚴管帶礮船之營官乘他船出巡船中兵勇起意至小船行劫持刀登其艙廣文見盜至大呼礮船救援即殺之并及其一妻一子一女一僕長年三老均投於水因斷其纜使順流而去及營官回見鄰舟不在問之眾曰已解維行矣營官驚曰黑夜江行必有失事汝曹胡不阻止眾曰阻而不聽也營官見几上有翡翠條脫一事審視即鄰

舟女子腕上物也因亦不言及旦鼓發晦乃告於統帶之官捕船中兵勇嚴鞠得實梟其首於竿首宿槃中度無長物扁舟江上竟占无妄之災信乎江湖之險不獨風波也

范某

范某年四十無子止一女名婉如頗婉孌可愛有甥李仙槎五歲而孤偕其母以歸與婉如年相若交相憐也仙槎性柔和范妻亦喜之呼為李郎仙槎母將死泣謂范曰吾惟此子恨不見其娶婦婉如我所愛也異日無令歸他族吾死目瞑矣仙槎既長范予千金使營什一利而仙槎不善經營數年折閱殆盡范因憾之寢前議仙槎聞之仰藥死婉如亦縊以殉范大悔恨合葬之

某甲

楊州某甲生一女年破瓜矣頗有姿色其東鄰為某氏別業某子為邑諸生讀書其中翩翩少年也女屢入園採花與生有私女父母知而防閑之遂絕迹生思慕慕切一日女至曰殆矣父母將為我擇配矣君急以媒妁來或猶可及也言已即去生告父母初不可強而後可媒者致命女父母曰齊大非吾耦也且知女私於生恐異日

不為舅姑所禮竟謝絕之而許女於他族女知事不諧服阿芙蓉膏死生聞之亦自經死兩家父母皆大海卒合葬焉癡兒蕩婦頗乖風化其情可憐耳此與前所記李仙槎范婉如事相類然彼則始有成言謂之因情而死可也謂之守義而死亦可也固非此事所能擬矣

黃某

上海北鄉有黃某者妻李氏頗有姿而黃貧不能自存謀於李李曰君為男子而謀及婦人無已請鬻我乎妾我可百金妓我可千金也黃不可李曰然則放鴿鴿乎滬俗偽鬻妻妾於人伺間亡歸謂之放鴿鴿黃從之偽為兄妹鬻於浦東曹氏為妾不三日黃往訪之李出見頗落寞曹留黃宿於家翌日將告歸促李出言別李始不出久之乃出不數語遽厲聲曰汝鬻我於此乃謀與我偕遁乎我至此無返理汝不速去我言於主人縛送官矣黃大窘踉蹌而歸鴿鴿化為黃鶴一去而不復返矣此亦為鬼蜮者之所不自料也

李弼廷

韶州李弼廷有女曰松姑年十五矣自幼佞佛奉一檀木觀音像已歷六寒暑父母

欲議婚女不可父曰此皆奉佛之故也欲毀其像女急白母言像不可毀請從父命乃締姻於程氏女自是清癯異昔醫者診之言脾肺俱弱矣一夕女午夜欲起禮佛覺有物觸臂方驚說而腕已受傷呼婢燭之則有一蛇長二尺許色如墨蜿蜒下榻去父母聞聲趨視蛇已不知所往視女傷處蛇齒宛然黑氣縷縷直達臂上醫至謝不治黎明竟卒或言女本天仙化身不合締人間姻眷故菩薩使以潔身歸淨土果爾何不使以無疾化去而必死於蛇口乎是殆有夙冤也

黃生

閩中黃生富家子也年十五六翩翩如璧人忽得狂疾歌哭不倫自食其穢夜或縱火燒屋家人不能防乃於山中構屋數椽使居之守以健僕久之益憔悴無人狀其所聘林氏女父母欲絕其婚女不可曰未婚而壻膺惡疾女之命可知矣從一而終萬無他議與其老死閨中為父母累不如與狂夫同處空山猶得稍盡婦職也父母初不許言之益堅乃如其志與壻居山饑飽寒煖調護維謹一日同坐石上忽溪中有魚躍出長二尺許其首類犬夫即取食女力阻不聽竟食盡越宿病若失翁姑聞而喜甚迎歸成禮焉山海經云諸懷之水多鮎魚食之已狂黃生所食豈即此歟殆

由林女茅苴之歌感動幽明故得此靈藥非偶然也

顧茂才

杭州顧茂才客吳中甲戌春死而復蘇自言初死時但覺飄飄如凌雲而上俄而復下則仍在吳市也青衣三人導至一處即蘇州府城隍廟神出畧詰數語便云誤矣遣之還甫出門遇故人徐某吳中諸生前數年死者也與偕至圓妙觀茶寮小坐顧問冥中事曰與人世同亦隨時變易陽間盛傳十殿閻羅此唐制也唐分天下為十道故冥中亦設十殿今則否矣道光以前冥官尚有前代遺賢今則皆本朝貴官衣冠儀從悉今制也茶罷徐別去及家門如夢忽覺則已死三日矣因胸次微溫故未殮耳考唐太宗分天下為十道開元二十一年又分山南江南為東西道增置黔中道然則唐制十道為時不久中葉以後冥中又當增置閻羅矣何仍止十殿也至云冥官皆近代貴官則理固不妄蓋人死為鬼人不能無賢愚鬼亦不能無善惡非於人鬼中擇聰明正直者主之則不勝紛紛矣然世間無不死之人即冥中亦無不散之鬼蓋精氣固不能常存也自夏以上祀柱為稷自商以來祀棄為稷蓋柱之神泯矣此聖人知鬼神之情狀也前在京師見許文恪公公言有一人因病至冥中所

見冥中官吏大半熟識聲音笑貌一一與生時無異余曰然則生而有官者死亦有官守如余者生為閑散之人死亦宜為閑散之鬼清風明月任我遨遊不亦仙乎公大笑

陳氏

滬上有流屬陳氏婦嫠也携一女甚美婦與某甲私甲曰爾曷以女妻我則我并迎妻母以歸誰議我者婦以語女女不可婦惑於甲言卒以女許之將成婚女醜其事縊而卒婦慙懼即遷去而居此室者輒見怪異竟莫敢居余謂貞烈之魄固應不泯然女之烈益著母之醜益彰惜無人敷陳此義以消釋其怨氣也

田氏

湖北荊門州後港鎮有田氏兄弟皆以獵為業甲戌初夏獵於鄰村李家臺偶憩林下同夢一老人告之曰午後幸助我一臂覺而異之前行里許雷雨大作趨避枯廟中雷聲益厲仰見簷下一物長二尺餘有四翅雷下擊則吐黑氣禦之乃相謂曰夢中求助豈雷神乎發火鎗擊之鎗發而疾雷驟至兄弟皆昏不知人雨過始蘇眉毛辮髮各灼去少許亦無大苦聞人言五里外交尾鄉雷擊死一蜈蚣長二尺餘有四

趙知即此物矣

丁維勲

粵東丁維勲賈於滬上娶婦王氏甫踰年丁病瘵王扶持維謹丁自知不起語王盍自為計王以死自誓越日疾亟又言之王曰君何不諒之甚乃趨別室縊而死丁大感慟將殮力疾起拜無何亦死此婦殉夫於夫未死之前似乎太早然因其夫再三勸令自為計故以死自明亦田先生不使人疑之意也余幼時嘗作秋胡婦詩曰桑下相逢本偶然黃金翻似試嬋娟妾身願學田光死一使人疑不值錢此婦殆亦此意矣

宋姓

上海譚家橋有宋姓厲此有年矣一女年十六頗有姿會有誣以他事者女無以自明縊而死厝其柩於河干宋旋遷居維揚女之柩遂無過問者久之將陷於河鄰人胡寶素艷女美心悼之為改厝於高阜俄夢女來拜謝姿態如生胡大喜引與並坐語及絕命之際哽咽不成聲良久不去遂與狎自是無夕不至胡竟病瘵死此女可謂以怨報德矣昔伍員伯嚭皆以宗族覆滅逃死於吳吳王為之報讐雪恥其後伍

員苦口犯顏所以報吳王也伯嚭逢迎將順亦所以報吳王也吾安知伯嚭之意不以子胥之悻悻然為負恩哉然其報之適以亡之此女母乃類是

灣頭

揚州城外二十里有地名灣頭一夕大雷雨震開一穴次日集人縋入則穴中空洞若夏屋然一棺甚巨衆意其有寶器發之一人偃卧白髮及腹儀容甚偉得一珠於頤得一劍於腰取之出更入搜索則屍已化為灰矣於棺之前斲片木出隱約有大業字不知隋代何人之墓也其事在甲戌五月

陸姓

太倉城北十里地曰毛市有許姓染店其染工皆句容漂水人許督之嚴每年止許一人歸是歲應句容陸姓者歸某工與同邑託傳語其家及陸返某問家事陸囁嚅久之曰吾負君矣嫂因久曠留余共衽席余不能拒也某不信陸曰嫂脇下有兩黑子如豆大然乎某遂無語次日懷刀亡去許知而追之已附舟歸矣某抵家叩門婦出刃之斃即至婦翁家言狀婦翁大駭偕其子同往視之則婦固無恙問以前事婦茫然曰吾未見夫歸也相與駭異忽見所奉觀音像有刀痕數處乃悟其故正共羅

拜而許與陸踵至陸力白前言之妄蓋陸至某家婦登梯取屋上所曝醬餉客陸竊窺其腋故見之也一言之戲幾至殺人非菩薩慈悲則此獄生死者不止一人矣

周某

紹興周某習申韓家言館於某邑邑有因姦殺夫者亦舊族也死者一美少年年二十餘婦年與相若國色也其姦夫年近半百黑醜可憎官鞠婦婦惟俯首飲泣歷其指痛欲絕周窺而憐之私問其故婦曰數年來惘惘如夢都不自知殆夙業也周曰以卿弱質何以堪此不如姑認之徐圖一死因舉小盒示之蓋阿芙蓉膏也婦亦會意案將定周遲回未忍屬橐而婦仰藥死矣俄見夢於周曰妾死不敵辜仍墮畜類畢命礎礪以償今世之愆三十年後君為平陽士人當侍君巾櫛也事在隔世無可證驗或當不妄耳觀其後果信前因婦所云夙業亦不虛矣

張老達

上海浦東張老達先世本多田翁老達性儉嗇未嘗妄用一錢及病篤命其弟與子析祖產為二各得其一室中有銀一篋乃老達手自積累封識嚴密至是命其妻啟之將議分析而老達已逝方共驚惶忽篋中銀錠隨風飛去爭起撲之如蛺蝶蹁跹

不可捉摸或偶得一二隨手即空俄頃之間篋中之銀烏有矣乃悟作守錢虜亦正須福張老達不能用之猶得守之其子若弟欲作守錢虜而不得也

葉姓

慈谿北鄉有葉姓者於甲戌五月生一男人身而虎面駭而棄之野其鄰人往視猶未死乃祝曰爾三啼當抱汝歸兒果三啼乃抱之歸明日鄉黨畢集爭取視之或有為葉惜者葉亦悔之以青蚨一貫贖兒去越宿兒竟死不死於野不死於鄰而仍不可育不知此何故也

趙姓

宜興山中一趙姓者每夕宿火於鑪加煤其上以供明日之用忽一夜煤火皆發棄地上連夕皆然伺之則一獨足鬼俯鑪而窺且笑且發羣起搏之一跳即逝或曰此山魃也是畏爆竹乃伺其至然爆竹投之鬼驚仆衆入執之於其足旁得一鼉鼓鬼雖黑醜殊無所能惟叩首作乞憐狀或予之飲食恐怖不敢多食惟示以所棄鼉鼓則喜而笑姑與之入手即大笑奮足一躍倏忽脫去抱朴子登陟篇云山精形如小兒獨足向後夜喜犯人名曰魃呼其名則不能犯也此鬼形狀為山魃無疑但不知

所持鼗鼓何用耳

錢氏婢

吳中錢氏婢嫁鄉間一農家子其地有所謂清明山太太者相傳為太湖黑魚精也忽附婢言前生為姊妹故來省視口操北音清脆可聽嗣是每數日必一至積三十餘年惟婢見之或問婢太太作何狀曰年三十許歷年以來未嘗衰老我今龍鍾日甚而太太仍如初見時也錢氏舊主使婢入山進香並命僕阿勤從之欲覘其異甫出門婢騰身作據鞍狀又舉手作揚鞭狀其行甚疾阿勤追之不及歸而問之曰太太憐我不任跋涉以僕馬來迎也婢卒亦無他異山中初無神祠惟空屋中一几一椅而已後村人塑為男像又有飛虎城隍之名聞高伯足宰吳縣禁絕之

吳中某甲

吳中某甲以行賈至滬上偶作狹邪游悅一妓酒闌之後送客留髡將歌同夢偶問及家世里居則即其亂中失去之幼女也顏色俱變妓問之以實告妓大啼父搖手戒勿聲徐謀為汝脫籍乃恩恩辭去念客囊羞澀安得此贖女之貲而又不忍其淪落轉展無計竟服阿芙蓉膏死此人既遇其女不思援手而以身死之亦可謂無策

之甚者矣

粵人某甲

粵人某甲游於滬悅一妓名紫鵲脫籍携之歸將偕老矣俄某以訟事破家鵲自鬻於平康以其資料理訟始解鵲再入青樓鬱鬱不自得甲時往慰喻之擬重為脫籍而苦無資乃復至滬將醵於舊友久而無成鵲在粵日夕企望忽有傳甲已在滬物故者遂服阿芙蓉膏死同伴覺之救治復蘇其事傳聞至滬人咸義之助甲使歸復圖破鏡焉此女以既嫁之雲英為下車之馮婦未免可惜然本妓也不能責以不貞且其自鬻也所以解其夫之訟其再入風塵而不死也所以待其夫之贖則其意固未嘗一日忘其夫也善善從長仍以貞烈許之可矣

右台仙館筆記卷二

曹氏

曲園居士

姑孰曹氏兩孝女長曰靜宜自幼許嫁姚氏因兵亂阻隔及亂定姚氏子來為贅壻居久之始知其已娶妻生子矣父母怒責壻無禮靜宜曲為解之姚氏子羞憤去遂絕靜宜居家事父母維謹并以母病代操家政咸井井焉婉宜者其第三妹也幼慧甚讀書過目成誦父母奇愛之苛於擇壻故未許人也同治七年父卒婉宜誓以身殉家人以母在勸止之乃與靜宜長齋奉佛共誦金剛經為亡父資冥福無何母又卒二女乘人不備同時仰藥死靜宜有臨終留別兄弟書曰妹不幸為女子身自有知識即念女子同受罔極之恩而獨無以為報深覺歉然稍長見母有疾疾發無定時必有人晝夜驚心方免不測誠恐一朝遽嫁不得侍奉母疾而幼字姚氏親命難違無術分身焦思萬狀及贅壻後欲令別置媵妾以便他日歸寧天幸其先已娶妻並生子女維時衆歎遇人不淑咸譏士也無良而妹獨欣天假之緣得遂養親之志是以力阻正名之議安心在家侍奉滿冀雙親壽享期頤永叙天倫之樂何圖天降鞠凶慈父見背喪服未終老母又染沉疴殆將不起嗚呼吾父吾母既違定省於堂

前生佛生天誓必相從於地下從此色笑常親亦復何恨惟念在室養親義非姚氏之人生事死殉可謂曹門之女所存原聘金簪二枝望即檢還姚氏永斷葛藤以明決絕三妹於父歿之日百計求死不得此番恐亦不免矣哀哉兄弟疊遭大故雙折連枝悲傷之情不堪設想竊有一言勸慰者泉下庭闈有妹等侍奉足可放心兄弟等子職所當盡者不徒在哀毀二字但能修身訓子積德顯親自足慰父母之靈而妹等亦從旁含笑矣二妹已為孔氏婦有其當盡之職務宜節哀自愛勿蹈非禮死別須臾臨穎愴然

賈慎庵

紹興老儒王致虛言乾隆之末有賈慎庵者亦老諸生也嘗夢至一處似大官牙署重門盡掩闥其無人正徘徊間俄有數人擁一婦自遠來至此門外將婦人上下衣服盡去之婦猶少艾微有姿首瑩然裸立羞愧之狀殆不可堪賈素負氣直前叱之曰若輩何人敢肆無禮衆微笑曰此何足異言未畢門忽啟有數人扛一巨桶出一吏執文書隨其後而去衆即擁裸婦入賈亦隨入歷數門至一廣庭見男女數百或坐或立或卧而皆裸無寸縷堂上坐一官其前設大梓牀健夫數輩執大鐵叉任意

將男婦又置槽內用大石壓榨之膏血淋漓下承以盆盆滿即挹注巨桶中如是十餘次巨桶乃滿數人扛之出官判文書付一吏與同出賈視吏乃其已故鄰人周達夫也因前呼之周驚曰子胡在此此豈可久留耶速從我出賈問桶中何物周曰鴉片煙膏也時鴉片煙未行賈不知有此名目因問鴉片煙何物周曰方今承平日久生齒餘衍宜有大劫銷除而自來大劫無過水火刀兵之類遇此劫者賢愚同盡福善禍淫之說往往至此而窮是以上帝命諸神會議特創鴉片煙劫借世間罌粟花汁熬鍊成膏供人吸食食此煙者在劫中不食此煙者不在劫中聽其人之自取不得歸咎於造物之不仁而有此劫以銷除餘衍之數則水火刀兵諸劫可以十減五六矣然罌粟本屬草花自古有之其汁淡薄不能熬膏故又命九幽主者於無間地獄中擇取不忠不孝無禮義廉恥諸罪魂錄送此間榨取膏血轉付地上山林原隰墳衍之神使將此膏血灌入罌粟花根內自根而上達花苞則其汁自然濃郁一經熬鍊光色黝然子試識之數十年後此煙徧天下矣賈欲更有所問忽又有人驅數十男婦至鞭策甚苦齊聲呼號賈悸而醒以語人人無信者至道光中葉後鴉片煙果盛行而賈已前死矣然其語猶在人耳故其時皆言鴉片煙中有死人膏血實由

此語傳說也

呂鳳梧

楚士呂鳳梧游於姑蘇於舟中見一女子美而艷來撓去楫一瞬即過然思之盈盈在目也是夕就枕夢有人告曰舟中人汝妻也呂固未娶不能無動然無可蹤跡亦姑置之明年以貢入成均遂如京師偶於琉璃廠見一畫畫中一女子像酷似舟中人有詩云新妝宜面出簾來共數庭花幾朵開我比敬君差解事不曾輕去畫齊臺呂不知敬君事惘然莫測姑以青蚨一貫買得之是歲以知縣籤分江西與同官沈君甚相得沈君者蘇人也一日至呂齋中見畫大驚曰此亡婦像僕所手繪昔歲在京師亡一篋遂失此幃君得無於都門市上得之乎呂曰然則僕曾見君夫人因告以吳門舟中相遇事沈曰否否吾婦前一年已物故矣呂曰若然何相似之甚沈曰此必吾姨也吾妻父生二女面目相同雖家人不能辨別長即亡婦君所見者其妹也呂因以夢中語告沈曰吾姨固待聘者當為君作蹇脩竟宛轉媒合之一時以為佳話按說苑載齊王起九成之臺募國中能畫者賜之錢有敬君居常饑寒其妻妙色敬君工畫臺貪賜畫錢去家日久思憶其妻畫像對之而笑沈所用敬君事即

此然事見藝文類聚所引今本說苑無此文也

劉某

滁州府來安縣民劉某夜起如廁聞牆外語曰不食三日矣蒙神許我明日以前村張氏童養婦供我一飽汝與三郎亦得與焉幸無他往劉訝其語梯而觀之則牆外二狼相對坐大駭而下因思張氏婦其族女也天明趨往告之女甫十三歲是日遂閉門不出妣婦笑謂之曰誑汝耳豈有狼而人語者及暮妣使至門外曳柴供晚炊女不可妣乃自往門外取之且四顧曰狼何在言未既一狼自積薪中出衝妣倒入門銜女去妣驚呼鄰人咸集見狼猶未遠逐之將及矣忽路旁又出二狼遂並驅而去

吳璜香

吳璜香者湖南沅陵士族女也幼孤依其舅屬居武陵咸豐四年粵寇至舅家咸避去獨女隨其舅居危城中城破女謂舅速去舅曰若母以汝託吾吾舍汝去何面目見汝母地下乎女曰甥累舅非一日今危急之際豈忍復以孱軀為舅累哉入室雉經死越數日賊入其居時方酷暑訝其屍久而不殞解視之衣皆縫紉胸前得一詩

云城破身難尋途危志愈貞千秋名節重兩字死生輕未報君親德羞懷兒女情願將三尺組畢此百年身

老木工

漢口鎮袁家灣有老木工年六十三矣二子未娶俱執父業而兄弟不能相偶因口角尤舉斧所弟之頭弟即死鄰人欲縛其兄送官父泣曰老朽止生此不肖子二今幼子已死非命而長子復抵法則暮年何恃焉衆哀其言各散去其事竟已余按紀文達筆記中載有一事與此相類天下事竟有情與理相妨者律載重囚無子者許其妻子入獄此或可以通其變乎

侯氏

山右侯氏在國初鉅富傳聞其始富甚奇有夫婦二人窮而無子然每日必禱於神願得橫財即死無恨如是數十年無驗而夫婦則已老矣一夕就寢忽聞地上有聲嚶嚶然如釜溢起視之則徧地皆元寶湧出驚喜提取之而愈取愈多至於不勝取二老皆力竭而仆有族子者少孤未娶所居相去不遠每日至其家助炊汲是日至而門不啟叩之不應踰垣入視則老翁已為元寶壓死老婦僅存一息尚能言未幾

亦死族于埋葬之擁其所有為富人乾隆末始衰

天仙尼

英吉利國有帆船名天仙尼於同治十三年四月中開往亞甸行六十餘日舟中失火救之不得舟師乃放小艇三縱人逃命登小艇者凡三十一人行數日一艇獨後望前兩艇不復見所齎糧食俱盡死者二人尚存六人惟飲鹹水度日中有一人創議曰同死無益苟一死而五人得生是亦殺身成仁也乃相議以人為糧削木為籌掣得最短者任眾殺食已而創議之人掣得最短之籌時有同載之水手名阿加士貌刺者自以飲鹵水多恐不能活願代之死而掣得短籌者執不可乃殺而飲其血食其肉五人者遂不死越數月英國又有一大火輪船於亞非利加洲之南失火二人逃小艇中隨風漂蕩數日不得崖岸饑甚竟食其同伴者以延殘喘觀此二事亦見航海之險矣按晉楊泉物理論漢末有管秋陽與弟及伴一人避亂俱行天雨糧絕謂其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共殺之得糧達舍後遇赦無罪孔文舉論此以食之為是梁元帝金樓子則以文舉之論為悖逆之言夫弱肉強食禽獸之事使飢而相食則人何以異於禽獸乎

顧秉藻

華亭顧秉藻幼而慧父母皆奇愛之咸豐十一年與諸昆弟奉其母避兵滬上得疾而卒臨終牽母衣請以仲兄子禮樞為嗣母泣而許之無何母亦卒及亂定還里諸昆弟將如母命而以秉藻未娶不得有嗣適金山錢氏有女未許嫁死與秉藻年相若也遂媒合之倣迎娶之禮迎其柩歸合葬於秉藻之墓好事者為賦催妝詩按此事自古有之遷葬嫁殤媒氏職其明禁而鄭司農注周官曰今時娶會是也則漢代固有此風魏武帝為鄧哀王聘甄氏亡女合葬亦循世俗之見而已

袁氏女

蘇州袁氏女許嫁吳氏子未婚嫁而遇庚申之亂兩家咸徙避及亂定女從父兄復還父故業賈復理舊業居積頗贏而吳氏則人亡家破僅存老孀婦即女之姑也女請於父願適吳氏事孀姑父不可且謀別嫁之女斷髮自誓因亦不強也同治十三年有吳氏親串自秦中歸言與吳氏子同被掠轉展至江西吳氏子於某年月日死女聞大慟謂父曰今日當從兒志矣如不許願死之父不得已歸諸吳焉此女不以貧富生死易心可謂賢矣明歸熙甫著論極言女未嫁夫死守節之非近時汪容甫

亦主此說余頗不謂然列女傳曰衛寡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
死女入行三年之喪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如執歸汪之
說則衛女之詩聖人何取而錄之哉憶前在滬上應敏齋同年以所記張貞女事見
示余書其後說此義頗詳今存文集

楊氏女

廣東開平縣城外有張橋邨皆張姓所居鉅族也有張某者聘楊氏女未娶而卒楊
女哀經入門拜見舅姑築室於夫之墳塋居三日乃還張氏因擇近支一人為之後
楊撫之至於成人為聘蘇氏女婚有日矣而子又卒蘇女請仍以其日至夫家成服
楊曰是又一我也此事不易固卻之蘇女不可乃如其志姑婦二女並以未嫁女守
義可謂難矣聞蘇女嗣子已有聲黌序間或兩節婦之報乎

小家女

蘇州城外有小家女幼受某氏聘及女長父母俱死獨與兄居聞塢游蕩入於下流
心鄙之有背盟意乃以所積女紅貲洋錢十枚付其兄屬交原媒償男氏聘幣索還
婚書其兄亦無賴盡以供飲博而偽為婚書以給其妹女不知也以為真與絕矣示

意鄰媼使為媒約遂與城中護龍街王姓者成婚其前聘夫知女歸王氏謀劫之以王氏有備不果即於其日訟於官官鞫得實笞其兄三百判女仍歸前聘夫以律以禮固應爾也然女之不能安其室則可卜矣

大石鄉某甲

番禺大石鄉有某甲生三子一女次子早卒某年為長子娶婦何氏而以其女許嫁陳氏子即何氏之從母昆弟也何與女極相得女偶刺繡何見而歎曰工妙至此可謂鍼神如有才無命何女怪其語固問之何曰姑之壻乃寒家蔑葦親也雖美如冠玉然狎游無度已染惡疾虧其體矣女聞之不食累日母問之以告母曰或傳聞誤也而女以嫂言為信一日自斷其髮母大驚呼婦至咎其多言何亦大驚曰姑太不為我地矣我與姑相愛如姊妹故隱以相聞而姑遽為此決絕之事今尊章見責我何以堪甲夫婦乃使原媒至壻家求絕壻家不可反欲訟甲背盟甲夫婦追事所由起日詬何何不能忍亦翦髮投地曰新婦知罪矣請偕小姑長齋繡佛以贖罪可乎於是舉家大譁甲子適他出促之歸婉勸其婦與妹而仍使人卑詞求絕於陳陳不得已許之此女未達韓詩采芣之義殊不可訓亦未知其卒如何也

李繩武

李繩武字肯堂廣東韶州府人本婁人子以居積起家暮年居然素封矣生平所值多是九數蓋其父於四十九歲生繩武至六十九歲而卒繩武十九歲始出學費五十九歲歸老於家生九子九女六十九歲時其繼室年三十九又生一子未幾其弟四子卒仍為九子子各娶一婦無娶妾者女之夫亦無娶妾者九子九婦九女九壻有孫十九人外孫男女二十九人光緒元年正月初九日其九十生日也是亦 熙朝人瑞矣

吞金

江北一婦與其姑不相得常勃谿一日婦吞金指環自盡宛轉欲絕有人教以用羊脰骨燒炭研末錫糖調服次日金環從大便出竟無恙張少渠為余言因書之以廣其傳

僧醫

某甲家小康而數遭訟事耗其財鬱結成疾殆將不起有丐踵門自言能醫延之入視已不食三日矣氣垂欲絕而腹中尚咻咻動丐曰是有物非吾所能治當請吾

師來以二十日為期其家人曰旦夕不能保可再旬乎丐出藥授之曰服此可待矣服之果如熟寐者然雖不食竟不死越二十日一僧來曰丐所薦也入視病者於鉢中出一丸藥用鐵絲繫之納疾者喉間頻牽曳之復以手摩其腹良久病者口吻微動僧摩腹益亟仍牽曳其鐵絲忽突然掣出即有一物隨藥而出遽投諸地乃一小蛇也僧以藥少許糝之蛇化為水病良已人問蛇何自生僧曰怨毒之氣所結也老僧不惟治病且消其怨氣毋令與所訟者來生再冤孽糾纏也其家厚酬之不受而去此僧此丐殆仙佛化身歟

佛會

姑蘇某寺僧每歲舉行佛會託鄰比一姬招致眾善信凡入會者咸輸香錢數百文僧與姬瓜分之婦日以饒裕而僧清貧如故某歲除夕索通者踵於三門僧無以應竟亡去明歲里人以他僧主之上元之夕循例舉佛會仍託鄰姬代為招致事已僧向姬索錢姬遷延久不與一日僧歸自外將入房間有聲人之則有人在牀擁衾而卧呼問之姬也問何至此不應僧將曳出之甫一啟衾姬裸無寸縷僧大驚趨出至姬家招其子子初若不信者強拉之至姬知事不諧反誣僧僧入厨取刀斷一指忍

痛示之曰以此自明姬母子踉蹌去乃悟前僧之墮婦術中也若有定力如後僧者佛矣

孝廉

有孝廉下第南歸病於逆旅不携僕從惟一車夫與之周旋病月餘乃愈而負逆旅主人及車夫錢已數十緡無以為計車夫曰君行既無資住又不可此間有一館吾託人先容當可成君曷就之稍積館穀再謀歸計何如孝廉喜而從之已而車夫來告曰事諧矣惟距此尚百餘里明日吾御君行也遽明首塗所行殊非恒境始則阡陌縱橫繼則山徑叢穰間有小村聚亦不知名行三日始達其家雕牆峻宇規制甚宏然無多人亦無與交一語者車夫導之入厯十餘重屋至一院落花木翳然窗明几淨乃語之曰此下榻所也所司惟筆墨事主人適他出并筆墨事亦無之君但居此無苦也君所負錢已悉為君償之勿以為念惟此間僕御不多苦無伺候之人但於壁間置輪盤以通飲食君有所需扣盤而語之即得也言已辭去孝廉獨居是室供饌頗豐然居月餘不見一人殊深疑慮偶出散步則諸屋悉加扃鎖不得而入獨一室未扃入之則有書十餘櫃因携一冊歸將以遣日書面大書一水字中多符咒

不可通曉殊無意味明日擬往易之而迷其處所因復持歸姑置案頭又居數月朔風戒寒木葉盡脫鄉思頗切偶啜茗手披是書見一符屈曲如蛇旁有咒語戲以指醺杯中茗畫其符并誦咒語忽覺身在大水中風濤澎湃茫無畔岸大懼自分必死姑閉目聽其所之食頃忽履平地衣履初不沾溼道有行人就之問此何地曰紹興府也駭甚孝廉本吳中人距家非遠適有同年生宦於越乃往謁之助以資斧而歸既抵家妻子迎問曰君館某所何遽言歸問何以知之曰數月前有客持百金來言君之脩脯寄家中供薪水因事冗故無書也孝廉益怪之乃語其事又慮為所蹤跡移家避之後亦無他或曰其符乃術家水遁法孝廉已不能記憶且亦不敢試也

縣令

嘉慶間有選人謁選得貴州某縣令挈家赴任從者頗多至府會謁大府畢同僚語之曰此縣瘠苦異常萬不可以眷屬往乃留眷屬於會垣獨行至郡見太守太守曰君所官非人境也幸其印在吾處君便可接印不必前往矣吾幕中適缺一書記君文士必嫻翰墨暫以奉屈可乎令自念一官雖瘠終勝幕下客固欲往太守乃命首縣具車徒且募一曾至此縣者導之行行數日而失塗所遇皆苗獠異族無可問計

其地不過五六百里而行十許日未到一日導者告曰前途似是矣因其前進至則積垣環繞若有城者其中荆榛塞路行頗不易良久見有土屋數間其壞牆有字跡審視之則某縣也說曰豈即公署乎呼其門有人自草中出問誰何告之其人叩首曰吾即縣吏也已二十餘年無縣令矣不圖今日復見令君問有隸役乎曰曩固有之今久無官此輩皆散處各鄉不相聞久矣不知其在亡也乃導之入室中積土數尺曰此公案也又其內荒塚纍纍問此何人吏曰皆前令君也死於此不能歸骨小穴穴土塵之耳令聞之喪氣即日言歸至郡中太守以其始之固請往也請讓之流落數載始得量移焉此事曩在京師時聞之友人吳文南並能言其縣名今記憶不真矣邊徼荒涼事容有之或談者亦過其實乎

縣尉

文南言此時因言薄宦遠游蹤跡孤危事有不可問者國家定制仕宦不得在五千里內竊謂一命之員從事萬里亦殊可憐何不為之限制使不得在一二千里外乎乾嘉間有某甲者以縣尉至滇南莅任未一年而卒無子止一妻一妻弟一僕一媼居無何妻弟亦死僕媼皆散去妻尚少艾寄居民舍久之無食為人浣濯衣服以自

給十指流血而不免飢寒有鄰媼者在官之媒氏也一日過而謂之曰何自苦乃爾今有一策可暫救飢寒能從之乎婦問何策媼曰新到縣官少年佻儇而慕道學名喜答妓答必去衣妓恥之以多金求免不得又以多金募代已者亦無其人若能代之到官吾當與諸妓約受杖一子錢千也五百諸人皆受妓賂行杖必輕且形體是而名氏非初不為泉下人羞也婦以貧失志竟從其策嗣後邑有妓女應到官悉此媼為介紹而代之縣中皂隸無不識者皆笑其頑鈍無恥也然婦竟積二百餘金以其夫之喪歸葬余謂此婦受辱雖甚然究未失身不得謂之不貞不惜父母之遺體以歸其大之遺骸不得謂之不義君子哀其志悲其遇未可重訾也

金陵鄉翁

金陵鄉間有某翁者生一子與鄰村某氏聯姻兵亂失其子翁故為行賈因轉徙四方收得一小兒與其子年相若也遂子之而即名以子之名及金陵收復翁仍行賈於外而某氏則已歸矣以女年長將遣嫁訪得某翁所在貽書告之翁思己子雖失幸有養子可以膺代真也乃作復書訂以是年夏秋間携子而歸及期果至而故居無存乃賃屋為娶婦計兩家均有成說娶有日矣翁之子忽歸歸而不得其家乃至

鄰村造婦翁之門而求見婦翁大駭因親送至某翁家子見父母牽衣慟哭翁欲不認則真其子也欲認之又礙有婦翁在乃曰此吾兄子非吾子也自幼失散彼記憶不真耳婦翁歸而疑焉旋偵訪得實乃使媒氏告曰原聘者吾壻也他人子安得壻吾女某翁正時踰無計而其養子知事且不諧於人定後懷刃出門突入婦翁之家婦翁出因左手把其袖而右手以刃擬之曰爾女不我嫁吾先殺爾及爾女歸殺壻吾亦自殺四人同日死矣婦翁見事急請如期曰不能待矣事在今夕婦翁曰然則當釋吾入內略為小女治裝子姑小坐婦翁既入謀集健僕縛而送之歸其妻曰非計也如此彼不愈恨乎吾壻吾女終必死其手然則奈何妻曰彼有假子吾何妨有假女乃潛自後戶送其女至其叔父家而飾一婢居青廬中招壻入行禮既成婚乃語之曰汝不告而成婚汝父必怒毋遽言歸請留此滿月何如喜曰諾婦翁使媒氏告某翁曰爾子已壻吾女矣爾尚有兄之子吾亦有弟之女再以相配可乎翁亦喻其意使其子為贅壻於女之叔父之家既滿月婦翁擇吉日送兩壻兩女偕歸其伉儷各相得遂相安無事

廣昌邱某

江西廣昌人邱某幼讀書困於童子試忽夢至冥中冥吏方據案決事見邱曰此十名相公也何遽至此麾之出遂寤以語人或曰子必以第十名入學矣甲私念若果以第十名入學則竟呼秀才可矣何言十名相公乎此殆非佳兆乃棄儒而賈為同鄉之賣茶者司筆墨事春出秋歸歲以為常絕意進取矣一歲歸途過郡城適值郡試同學之友及親串咸在從憑入試邱不可而眾已為之在縣注冊在府納卷乃勉就之及府出圓榜招覆試果第十名也邱見之驚悸覺體中不佳因不覆試而歸未至家卒噫府試招覆是何大事其名次乃亦注冥籍乎

桐鄉沈寶樾

桐鄉沈寶樾字茂庭富而好施與凡遇善事必勇為之遠近有善士之名庚申辛酉之亂避寇遠出其族姻從之者數十家辛苦墊隘卒不相舍人尤稱焉初無子中年後納妾生丈夫子二鄰有不戒於火者火及其閭天反風以免咸曰為善之報也乃於光緒元年冬日牆壞壓死向之稱善者至是而不能無疑嚴芝生庶常其友也求余為文以釋疑余乃據援神契遭命之說及王充論衡福虛禍虛之義為文以應之娓娓千言然王充所謂福虛禍虛者余雅不以為然夫餘殃餘慶之文著於周易天

人相應之理備於春秋苟禍福皆虛則勸懲無寄矣同其時適有張少渠之事少渠名豫立光緒元年以縣丞奉檄與於海運之役凡從事海運者皆至滬瀆附火輪船以行有輪船名福星者行有日矣江蘇海運局之官大半附是舟少渠初亦預焉適有一輪船先福星二日而首塗少渠舍而從之同袍之友爭摻其袂卒不為留己而少渠安抵丁沽福星輪船竟沉於海坐是船者皆死焉少渠平日亦樂為善事者也光緒二年少渠行年五十乞言於余余因言少渠行善而得福報宜益加勉而力闢王充之說恐後之讀者有矛盾之疑故掇舉其事著於此編

杭州老儒

杭州有老儒以教讀為生一妻一女家有餘屋因賃與某甲居之居數歲某甲遷居他處然猶通問如常時其眷屬亦相往來也一日某甲使二人荷轎來迎其女去及暮老儒自館中歸女猶未返使人至某甲所近之則空無人矣問其鄰言今日午前盡室而去不知所之老儒偵探無縱懼為門戶羞不復深究是女已許嫁乃以暴卒告其壻氏存亡聽之矣某甲挾女至江蘇無錫據為妻而某甲故婁人又慵惰不能治生轉仰食於女女工鍼黹傭於蘇州一宦家月得洋錢二以畀其夫而甲殊未饜

謀鬻女於妓家女微聞之無以自脫忽有浙人來詣其主女見其名紙曰此吾杭之大姓吾父嘗教授於是家者也訪知其在次日至其家求見言家世及通家之誼甚有條理乃為招其父至訟於官答逐某甲而判歸其女於父老儒愀然不樂曰此女歸尊門戶矣邵君步梅亦杭人官於蘇者舊與老儒相熟也乃於吳下為此女相攸嫁一官人焉余聞此事於步梅以非美事故不書其姓氏

唐西勞氏

唐西鎮勞氏富於財生一兒年七八歲矣猶口不能言足不能步其家新建育嬰堂堂成之日兒即能言越二歲能行今且讀書游泮水矣報施之不爽如此

唐西姚氏

余二兒婦唐西姚氏女也今春從母家還言去歲其弟婦病甚奇病中從牀上一躍高及牀頂有一鐵鉤隨手折為二如枯竹焉其弟晉鄉知為鬼孽附麗而然對之長揖以洋錢數十枚置其前曰吾以此買紙錢焚化與汝汝可歸矣病者曰可然吾杭人也須送我至航船晉卿從之且行且焚紙錢至船乃告之曰此杭州航船也突有旋風起其側為之慄然及歸家婦病若失異哉鬼亦如人來往以舟車乎詎經精舍

監院校官沈蘭舫臨平鎮人也。屬於杭其子婦家無子蓄一他人子為子紹興人也。蘭舫子婦偶歸甯忽得疾口作紹音蓋即此子之祖也。索還其孫甚急俄又作數人聲皆杭音則其母家鬼也。曰此無理取鬧彼已作沈家婦何預此事。非至臨平招沈氏人來不可。越日而沈氏之鬼大至。蘭舫之祖母及父母又一庶母皆臨平口音。與生前畢肖。曰吾儕附船從菜市橋登岸至此有吾儕在婦必無恙然不可久居此宜還家。其地距蘭舫所屬尚數里。羣謀所以歸鬼曰仍以轎舁之。但命轎夫徐行遇陰涼處則稍憩且使人頻頻以湯水飲之。必無妨也。如其言而歸。沈氏之鬼從之。仍附病者與家人相問答。時蘭舫適在吳下其家人問宜召之歸乎。鬼曰此無大事新婦病不出三日愈矣。可無召也。婦病果即愈。鬼語亦遂寂。蘭舫為余言之甚詳。此其大概耳。以是二事觀之鬼襍處人間與人不異。周公作金縢曰能事鬼神孔子贊周易曰知鬼神之情狀聖人固未嘗言無鬼神也。晉人無鬼之論豈其然乎。

杭州某女

杭州山墩某姓一女兵亂時陷於賊轉徙至上海為某甲所得。遂為夫婦。某甲固刀鐮工也。及亂平父母訪得之。挈女還家。以其夫執賤業不善也。謀偽為待聘者。別擇

婿而女不可乃招其夫至而其夫無他能仰食於婦一家咸輕之女亦偃蹇不甚為禮夫鬱鬱無聊食生鴉片以死女竟別醮焉此女始知從一之理似明大義者而終始參差遂成兩截人亦可異矣

紹興某生

紹興某生應京兆試入都不售屬其族子家一日忽失之十餘日乃返則止一衫一袴面無人色問旬餘何往何狼狽至此某縷述所遭乃可捧腹蓋某日某間行入內城至西四牌樓一曲巷中見有一家門署荷包出售四字乃叩門欲買荷包有一少婦出以一枚示之已敝矣問有新者無婦曰欲新者請入內乃入共坐婦絮絮間談不及荷包問之仍以舊者進曰吾家止此一枚也然則何以署門求售婦微笑曰所售非此荷包也某會其意以言調之婦曰吾荷包價昂郎有此貲乎某即解囊出錢券示婦可數百千是時銀一兩易錢十千計之亦值銀數十兩婦曰可矣相將入室弛服橫陳某惑之遂止宿焉其家止一媼婦所傭也一童子婦之弟也朝夕饗飮咸仰給於某數日而空其囊婦曰囊中空矣某曰此細事吾自能籌之數日婦又語如前某答之亦如前一日方共卧忽有男子至其庭聲如號虎婦曰殆矣吾夫歸矣不

去必血其刃乃導某出北牖使踰後垣去某倉卒不得衣故止一衫一袴也聞者咸
粲然曰此皆偽局耳然亦不可再往族子乃予以資而使南歸

蘇州某甲

蘇州閭門外李繼宗巷有某甲者以裁縫為業

唐六典有裁縫之名蓋裁之縫之年而後成衣較周官縫人其義為備

踰三十家亦小康偶見江北蓬船一女子頗有姿首悅之旋有人為之平章以洋錢
一百為聘議既定乃擇日迺以綵輿果見女子以紅巾幕首數人扶而就輿并有一
衣包亦置輿中鼓吹迎歸將扶女出則弱不勝衣玉山積矣審視之一草人也啟視
衣包則輓石也蓋恐輿輕致疑故以此壓之舉家大譁亟尋原媒去如黃鶴矣某悵
然癡立亦如木偶

寶山鄉民鄒玉寶

寶山鄉民鄒玉寶幼聘某氏女玉寶少孤育於女家未婚也而與女以兄妹見久之
年各十六七矣玉寶偶入內見女獨坐治粉養戲問曰甜乎曰甜玉寶曰製成當以
一枚甜我女笑而領之及成父母與女共食不及壻女心憾焉私以一枚使傭媪餉
之他日又相見女戲問甜乎玉寶曰余未得嘗惡知甜女知媪之給也詈之曰老大

婢尚口饒如此乎媼曰視年稚而私於男子者何如女恚交相詬也父母聞之薄責
女女益慙其夕縊而卒玉寶聞之亦縊

賣糕得妻

光緒丙子丁丑間直隸大無有兄嫂二人挈其妹至天津求食行至紫竹林曰將暮
矣有以小車載糕而鬻者適駐其旁嫂饑欲食兄因出錢數十買糕夫婦共食而不
與妹其妹旁坐啜泣賣糕者大不忍乃推車就女曰吾糕垂盡矣所值無多盡以乞
汝不責直也已而三人皆食畢兄嫂起而招妹偕行女曰前路茫茫行將安往往而
無食亦無生理吾受此人一飽之恩不如從彼去免為兄嫂累也賣糕者喜曰吾固
無妻者得此女為妻何幸如之轉求之兄嫂兄嫂曰既彼此皆願吾何間焉賣糕者
乃以車載女并招兄嫂同至其家翌日成禮掃旁舍居其兄嫂其家固不甚貧有隙
二頭分一與其兄使賃於人而食其值焉余謂此女頗有識見而此賣糕者亦長者
也萍水相逢遂成伉儷頗非偶然安知其子孫不寢昌寢熾成一大族而推本所自
傳為美談乎

制府孝母

光緒三年正月余同年張子青制府之母孟太夫人卒於蘇屬先是李眉生廉訪於二年十二月夢至張屬入其內寢見太夫人蒙被卧牀上子青制府於牀前西向坐有一人跪其前李問何人有告之者曰鄧都令也問何為跪此曰制府孝子也故跪而求之李寤語人曰制府豈將奉諱乎時距太夫人之歿不二十日矣此眉生親為余言並云鄧都令冠七品冠而不衣補服殆其時國服未除故乎其人恂恂如忠厚長者從者十許人形狀頗不詭異非如世俗所傳牛頭馬面而陰慘之氣逼人殊可怖也余按鄧都有平都山山有五雲洞為道書所傳七十二福地之一宜為神仙之窟宅乃考抱朴子對俗篇曰勢可以總攝羅鄧則鄧都治鬼之說晉世已有之矣獨念自蜀至蘇迢遙數千里鄧都令君跋涉遠來無乃太勞且何以必使眉生見之豈以眉生蜀人有維桑之誼耶

農家子

某甲農家子也其父母愛之以其荏弱不任農事有叔父開樂肆於市使從之學費其叔父嗜飲每日必使就對門屠肆沽酒甲時年十二三眉目娟好屠婦愛之輒多與之酒如是數年甲年十六七矣屠婦語之曰若知我愛汝乎曰知之然則何以報

我甲曰不知所報婦笑曰易耳乃出酒肉共食食已招之登樓私焉嗣後伺屠他出輒就之事秘無知者一歲值中秋藥肆中友皆出步月甲亦與焉已而雨作諸友皆反而甲後之及肆則門闔矣念叩門而入必為叔父所責正徘徊間屠婦適開樓窗下視樓固臨街者見甲在下招之以手甲曰屠在乎曰買豬去矣乃開門納之登樓而寢焉會屠亦遇雨而歸呼於門甲窘曰奈何婦曰無妨使尾其後以行匿甲於門側屠入而甲出不知也甲念夜益深矣叩門而入叔父怒更甚乃立簷下以待天明俄其婦又啟窗見甲猶在曰未歸乎曰然屠安在曰醉而眠矣甲因遺其帽於樓乃以手自捫其頭且伸手作索取之狀婦曰諾未幾開門招甲甲入曰屠在招我何為婦曰已殺之矣甲驚曰奈何殺人婦曰汝以手示我使我殺之何問焉登樓視其牀赫然死人也問何刀曰屠刀刀安在曰在牀下甲即就牀下取刀所婦死而取帽以出徑歸其家給其父母曰頃偕諸友步月行稍遠距家近矣故暫歸也父母喜而留之有皮匠者藥肆之鄰也素豔屠婦而未得聞遲明荷擔出過屠肆之門見門虛掩入之無問者皮匠固知昨暮屠出而不知其反私計婦必獨寢於樓乃登其樓則屠死於牀婦死於地流血濡其履驚而走歸而閉戶卧久之天大明列肆皆啟見屠

戶已啟而無人呼之不應入視得狀又窮履迹而至皮匠之門遂縛送官不勝鞭箠自誣服越數日某甲反諸友告之曰對門屠肆夫婦為鄰人皮匠所殺矣甲曰信乎曰到官已自承不久將尸諸市矣甲曰此我為之何誣匠為叔父掩其口甲不可走縣槌鼓以聞述本末官曰義士也未減其罪竟不死此事前在新安聞諸程君心言曾記載其事歲久稿佚遂不能舉其姓名鄉里矣唐沈亞之所撰馬燕傳頗與此類古今事固有相同者乎

李氏子

粵中李氏子幼讀書應童子試不售性好博父屢誡之不悛婦陳氏因之屢與反目俄舉一子父名之曰阿靠及阿靠週歲父謂陳氏曰汝夫屢從牧豬奴遊非吾子也吾名孫曰阿靠將舍子而靠孫矣為汝計亦宜舍夫而靠子是日父具酒食以飲食其子謂之曰汝強飲食俟汝醉飽吾送汝赴清流矣李叩頭求活不許復涕泣跪其婦前乞為緩頰陳亦不應父乃以布囊蒙其頭使健僕負而投之河載沈載浮將及里許有人拯之起則博場中舊友也即留之博場中居月餘李辭其友曰吾以好博故父不以為子妻不以為夫今在此旦夕聞呼盧喝雉之聲彌觸我隱痛矣乃去而

乞食於市顧尚能書自買紙寫楹聯遍送市廛市人亦稍酬其筆墨之費雖乞也而所得較豐流轉數千里至山東某縣寓道觀中大病幾死觀中老道士憐而飲食之醫藥之幸而病愈道士謂之曰此間頗重南中文士吾為招童子數人使子授以經書必有至者此寒士謀生之恒業也不勝於仰面求人乎李欣然從之遂得與邑中士大夫游有趙翁者設逆旅以待四方之客家頗小康而無子止一女欲為女招壻而即以為子久而未得其人道士乃說趙翁曰翁女若壻本地人此時雖暫為翁子久必挈女歸耳李氏子無家者也孑然一身流落千里若為翁壻必長為翁子矣趙翁聽其言乃贅李於家久之謂趙翁曰某視此間庠序中人其文藝亦與某等耳使得與試一矜非所難也翁大喜即使以趙姓應試補博士弟子員逾年舉於鄉聯捷成進士數年後選授粵中一縣令携妻之官歷任繁劇宦囊豐盈因官本籍恐致人言未敢問其家也服官十餘年以公事罷職將歸山東乃迂道訪之則父死久矣妻與子顧無恙然貧甚無以為生李乃自至其家詭言李氏子舊時博友也請見其妻時李鬚髮有鬚且貌又豐腴其言操北音妻固不識也呼其子視之二十餘歲矣問有妻乎曰無問何不娶告以貧故李慨然曰吾與李某自幼在博場中交好今故人

長逝妻子單寒西華葛帳令人歎息吾雖小人不忍坐視乃出橐中數千金與之且為作媒娶鄰村某氏女婚費悉出自李廟見之日李亦至焉李妻親至堂前叩謝并使其子與新婦登壇趨展拜中設一坐請李坐之時賓客咸在意李必從謙抑而李儼然踞坐受其拜謁拜已大聲呼曰阿靠汝幼而無父不識我宜也阿靠之母何亦不識我乎李妻在旁聞而大驚李乃語之曰吾即爾夫也因歷叙前事眾賓咸詫歎李曰吾官此多年今不能復歸原籍矣即將辭爾等北去夫妻父子緣盡於斯妻聞之哭失聲眾賓之長者或進言曰君既榮顯何不挈其母子同歸山東李笑曰曩者之事誠出老父之意然夫妻死別人間至慘乃視吾布囊蒙首漠不動心人之無情一至於此吾在山東有妻有子矣焉置此為其舍夫靠子遵吾父之命可也阿靠阿靠善事爾母言己不顧而去

范桂芳

余舊居臨平鎮時其西鄰有曰范桂芳者故充仁和縣役曾得罪於孫文靖相國之孫古雲襲伯荷校通衢然其後武斷鄉曲豪橫如故余幼時屢見之今死久矣光緒五年臨平有沈氏婦病死將死前數日范桂芳附其體與沈氏婦女相問答蓋范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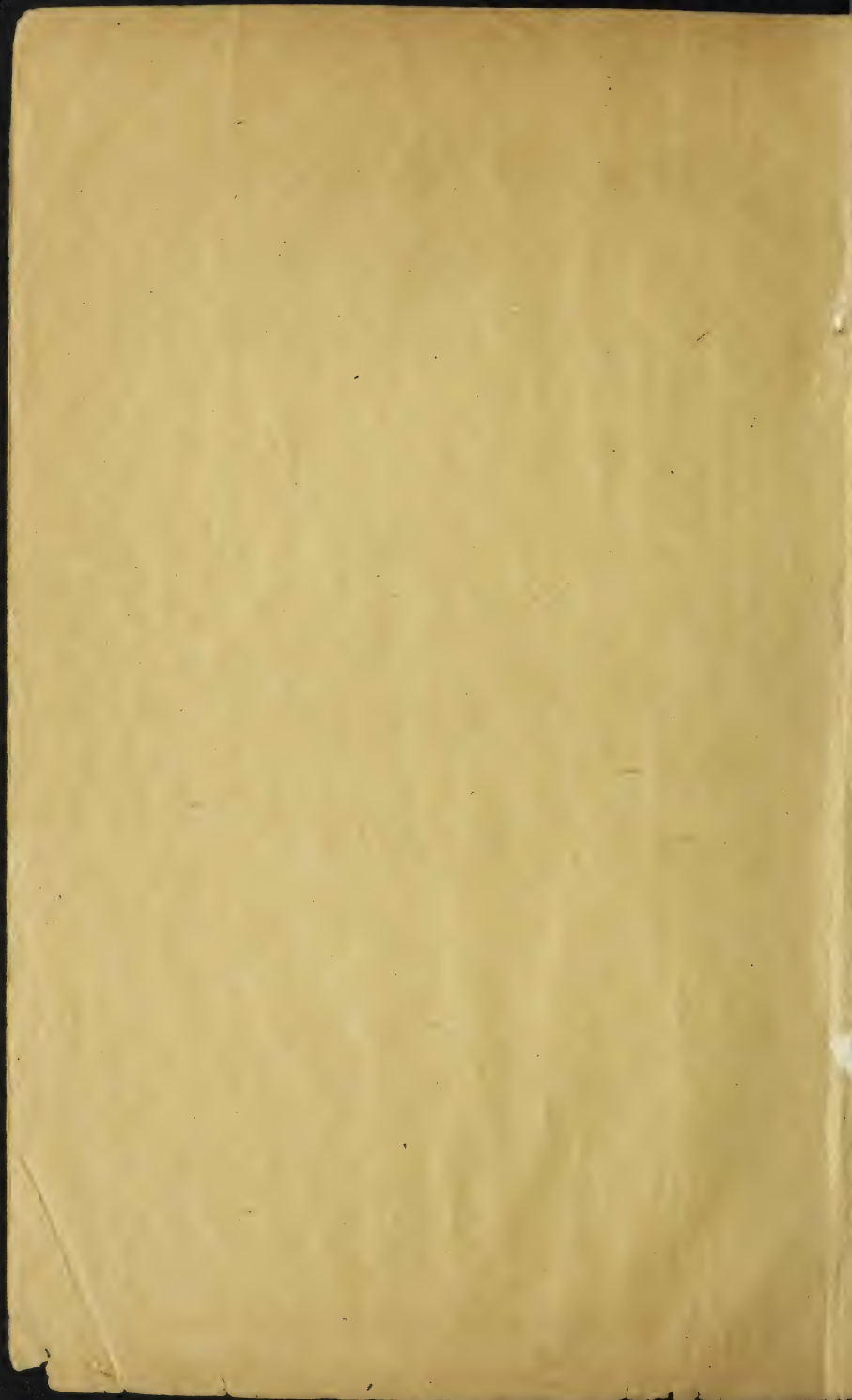
前曾以錢債事與沈氏有隙也范故杭人僑屬臨平者故其語猶襍杭音鬼語亦然
湖范之死四十餘年矣溯其生年則已在百歲外范本一小人宜乎如昌黎公所云
其身已死其鬼不靈者何其氣久而不散如此耶鬼神之事真有不可知者古者廟
焉而人鬼享是鬼恒居家廟也孔子又曰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
昭明焄蒿悽愴是又居墟墓也鬼果安在乎延陵季子則曰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夫
鬼不過人之餘氣人之生也非舟不能行水非車不能行陸乃其餘氣為鬼遂能無
所不之是鬼轉勝於人矣漢文帝問鬼神不知賈生之對云何孔子之告子路則曰
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孔子亦有所不知耳紫陽氏之說曰非原始
而知所以生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此說也余所不解夫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不過謂生者人之始事死者人之終事耳若謂知生即可知死此恐有所不能夫人
之生也由父精母血感而成胎夫人而知之矣淮南子云一月而膏二月而腠三月
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是未
生以前之情狀古人有能歷歷言之者今謂魂升魄降以後作何情狀亦可據此而
推之得乎不得乎紫陽又言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此說又非

也如其說則子路所學未及乎此誠哉等不可躐矣顏曾之徒所學高出仲氏倍蓰豈諸賢所孜孜講求者已不在人事而在鬼事已不在生事而在死事乎寒夜無事因范桂芳事縱論及此世無賈生誰與決之

李老道

李老道流寓楚北自言蜀人問其名曰無名問其年曰忘之矣視之如六七十歲人然八九十老翁皆云自幼見之已如是則其年固未可測也所衣單布衫袴外著葛布袍冬夏不易冬不言寒夏不言熱與之食食無算不言飽與之飲飲無算不言醉或旬日不飲不食不言饑渴人皆以為得道者或叩問養生術老道曰吾不知其他惟任其自然而已咸曰自然二字平平耳何能若是老道必別有異術而秘不言也余謂老子云天法道道法自然是自然二字固老氏之要旨天且法之況於人乎人之一身清升濁降本有自然之節古之至人患人不能循此自然之節故有鑪鼎之術鉛汞龍虎之說使人循此以求自然之節而已非有他道也推而言之聖人之治天下亦若是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皆有自然之節聖人制為禮法使人循此以求自然之節也又推而言之制為六書以求合於自然之文制為五聲六律以求

合於自然之音是故拘拘於偏旁點畫非知書者也見擔夫爭道可悟書法沾沾於上工四尺非知音者也聞海上波濤可悟琴理無他自然而已李老道之言深得養生大旨誠得此旨則參同契可燒也况悟真篇之類乎





編目

右台仙館

世



PL
2734
A16
K2
右台仙館筆記卷三

蔣澤山

曲園居士

余門下士蔣澤山孝廉至崇明縣勦校試卷事畢觀於文廟見兩廡先儒中湯文正公之位闕焉問之學官學官曰此地舊有五通神為崇民間被五通之崇者輒向學中門斗言明將湯文正之位私自請去供奉其家則崇自去歷來如此吾儕職司學校每十餘日必來審視如文正之位久而不歸則向門斗催取而已不能禁止也夫吳中五通久為文正禁絕崇明海外之地當時或未盡奉行乃身後粟主猶足以攝伏姦邪是其正氣固長存天地間也

陶阿尼

蘇人陶阿尼性好博而博屢負橐中罄矣計無復之踽踽獨行將告貸於所識者忽有人自後拍其肩曰阿尼輸矣乎回視則其已死之友朱大也陶大恐朱曰吾非禍君者君能葬我骨我當助君博陶諾之朱乃出巨金一錠曰持此入博場壓白虎門必勝再以所得者盡壓白虎門又勝四度而止勿過貪也陶從其教果大得彩比曉腰纏纍纍矣視其中有紙錠一枚乃故人所假之原注也訪諸野得其棺買地而葬

之

田升

天津市中無賴少年往往於博場索規例錢諸博徒亦樂應之然其始得也頗不容
易余屬天津時有粗作人田升日往來於博場一日見有醉人昂然而至上不衣下
不袴止以尺布蔽下體一入局中便肆口慢罵博徒羣起各執白木棍痛打之然打
者自打罵者自罵至體無完膚氣息僅屬猶喃喃罵不絕口於是羣歎曰好漢好漢
以童便飲之又以溫水滌其血污負而歸之開局者之家自此月有規例矣斯人也
豈所謂北方之強者與

汪氏

歙縣汪氏婦孕十六月而生一兒軀體甚肥齟有齒頰有髯目炯炯然咸懼欲棄之
其母不忍仍為包裹兒不啼亦不食乳至六七日僉謂無生理置諸輿爰將俟人定
而棄之河北晚忽聞啞啞有聲視之則以兩手掬土而食其身驟長乃聽其自然至
月餘乃死衆人聚觀宛若廟中所塑土地像身長二尺八寸鬚長寸許秤之重二十
一斤

富家僕婦

京師一大家富於貲傭一僕婦為昌平州人服役有年性甚黠能得主人心故主婦頗委任之凡金帛所藏悉與知焉一夜人定後有盜六人自屋而下皆塗面執刃羣僕驚逸此婦聞聲趨出為盜所執以刃擬其頸曰爾主人何在曰值內班未歸盜揮其徒曰速縛其主婦來婦跪而泣曰主母遇我厚願勿嚇之我願以身代盜曰既如此爾但告我金帛所在婦嘯嚙不欲言盜舉刃欲斫之婦大駭乃具告焉盜搜括既已意猶未足復以刃脅使盡言婦曰金帛盡矣尚有珠寶首飾在某所於是盜又盡取之笑謂婦曰汝所言未必盡實念汝頗忠誠姑留餘地乃呼嘯而去主母深感此婦出而慰謝之而婦則面色如土不作他語連呼嚇殺嚇殺而已比曉主人歸知狀亦慰謝之然念婦雖為盜所劫何必盡情洩露當遑遽時乃纖悉不遺如此乎且僕婦甚多何以獨劫此婦其事似有可疑而婦自此即云驚悸成病越三日以病重告歸主人重賞而遣之密遣幹僕尾之行婦初卧車中出齊化門即自起遣車反而別雇一車以行至昌平州某村止焉有數人迎門而笑婦亦笑而入僕即奔告於官遣役偕往時已半夜奪門而進則婦正與眾分所盜之物金帛首飾俱在縛送官論如

律

少婦

京師又有一部郎家傭一少婦乃三河人婦與其夫成親甫一月而別別時與夫約曰歲暮宜至京城某媒媪家訪我所在而見我焉我必有以畀汝及歲暮婦日至門前候其夫一日有鄉人徘徊其門婦見之誤以為夫也蓋相聚不久而別已經月面貌音聲不甚了了矣遽招之曰爾今日始來歟我望眼欲穿矣汝少待我取錢與汝其人惘然莫測姑待之婦果携錢券數紙出付之其人大喜持去明日其夫果來聞者達於婦婦訝其復至出而詰之曰昨付爾之錢尚不足用乎我則無矣夫曰我昨暮始至城中宿於汝所言媒媪家今日倩其幼子導引而來昨豈曾至此爾得無夢歟婦始悟昨日之誤認癡立無語嚶嚶啜泣夫固問之乃哭失聲內主人聞之呼入問故知其事大笑憐其少年夫婦以貧故別離以錢十餘貫與之使畀其夫焉

難民能詩

蘇州楓橋有高某以課蒙為業而性喜吟詠一日有江北難民數人闌入其塾乞食高方執筆吟感懷詩得句云有限年華催老易屬對未就難民中一老翁援筆續之

曰無靈文字送窮難大喜延之坐不坐問其名不告贈以錢受之而去嗚呼江湖漂泊中乃有詩人哉亦可喟矣

奇形人

光緒丁丑九月揚州城內教場中有山東人張設布圍其中有奇形人五一男子上體如常人而兩腿皆軟若有筋無骨者有人抱其上體而旋轉之如絞索然一男子胸間伏一嬰兒皮肉合而為一五官四體悉具能運動言語一男子右臂僅五六寸右手小如錢而左臂長過膝左手大如蒲葵扇一男子臍大於林能吸淡巴菰以管入臍中則煙從口出一女子雙足纖小兩乳高聳而領下虬髯如戟於是觀者甚衆事聞於官謂是采生折割者流逐之出境

小兒

杭州武林門外之山墩有橋曰新橋亂後重脩頗為堅固丁丑之秋村人於橋旁搭臺演戲橋上觀者甚多有小兒呼曰橋下有人培土史記封禪書橋將圯矣衆皆笑而不信俄頃之間橋果崩毀死傷者甚衆此小兒不知誰何或者鬼神使之警衆歟又聞此日麴部中一老優先知必有變異恐傷其儕伍密於臺之四柱各斫一刀叉

倒燃雙燭於房以厭之豈知伶人無恙而反傷觀者也殆亦有數存矣

溧陽蔣某

蔣某溧陽人偶立門外忽有素不相識者口操紹興土音向之借洋錢五枚蔣曰吾適無有子姑少待吾將乞諸鄰及向鄰家借錢歸而此人已他去不可蹤跡矣蔣大呼曰吾負汝即取刀自剄而死噫人雖好行其德亦不至此殆有宿冤歟此紹興人為人為鬼未可知也

王姓女

直隸永平府某縣其地閨範極嚴凡女子初嫁母家必使偵探成婚之次日夫家鼓樂喧闐賓客雜沓則大喜若是日闐然則女家為之喪氣女之留否惟夫家為政不敢與爭矣積習相傳如此雖其意固善然亦敝俗也有王姓嫁女於李氏邵扇之夕李以新婦貌陋嫌之次日託言非處子不舉樂仍呼媒妁送歸母家女幼失母隨其嫂以居嫂知小姑無他乃問昨日洞房情事則固未合歡也嫂曰然則安知其不貞歟力言於翁使翁訟於官官命驗之果守禮謹嚴之處子也乃判李姓仍以鼓樂迎歸余按毛詩草蟲篇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鄭康成解亦既覯止為男女覯精解我心

則降為自此可以甯父母故心下也說經者皆笑其陋今觀永平之俗信必既觀而後可以甯父母豈詩人之意固如此歟

李姓弟

鄴人李姓者為其弟娶婦賃其鄰陳氏屋作新房每至夜半房中輒有聲頗滋疑懼一夜聲作甚厲舉家咸集覺牀下泥土浮鬆乃共掘之得銅盆四具鐵如意一柄鐵碗一隻嗣後聲遂不作後亦無他

雪彌勒

昌黎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風俗通所載如鮑君李君石賢士等大率類此從古然矣乃若津門所傳雪彌勒事則尤可笑某歲津門大雪好事者戲聚雪作彌勒低眉垂目笑態可掬偏袒踞坐大腹彭亨右手持牟尼珠左手持布袋又為作侍者二人皆生動有致愚夫愚婦見之膜拜作禮竟有以香燭供奉者諸無賴子遂藉以歛錢侈談靈異瞻禮者眾乃搭棚以蓋之檐前懸紅燈二居然一佛殿矣然人多氣盛又益以香氣燭光熏蒸終日未及浹辰玉山積矣諸善信皆廢然而返

白髮翁

楊州興教寺有萬佛樓相傳前明所建樓中之佛實有萬數雕鏤工巧兵燹之後此樓未毀丁丑正月有白髮翁登樓焚香謂寺僧曰中懸長生燈宜防失火寺僧亦姑諾之乃越十日果以燈火上騰由樓而至大殿方丈竟罹祝融之虐此翁之言不幸而中豈鬼神使之先告歟聞災之前三日樓中佛像自仆於地者十數尊亦可異也

天津鄔三

天津有鄔三者其父以沙船起家死已久矣鄔三性嗜賭遂耗其貲田園皆歸他姓惟屋猶在與母共居之俄而母死津俗喪禮尚奢而出殯尤甚鄔賣屋治喪遂無立錫地寄居博徒家有姑嫁奚姓頗富以其姪不肖亦久不與通矣鄔年二十餘尚未有室一歲迫歲除窘甚無以為生有博徒與之謀假以衣冠使至其姑家求見姑辭焉告闔者曰此來非有干求特以將成婚禮不敢不告於長者耳姑聞此語乃命入見衣冠楚楚頗不藍縷問頻年何在以貿易對問婚期何日曰即後日是也姑大喜贈銀十兩為婚費并云屆期當來賀姑有子婦二人各送津錢十千鄔持銀錢歸商於博徒諸博徒喜曰然則尚有後惠矣乃即所居屋使工為之標飾覓一青年之妓飾以荆布使偽為新婦也者及期其姑果至見婦而悅之婦又善於承迎入厨作羹

跪坐而饋姑欣然食已謂曰此屋偏仄吾不能宿此明日當復來少有資助明日又至出屋契一紙曰此屋贈汝夫婦即可遷移其中又出田契曰薄田百畝粗供饘粥鄔驚喜過望此妓之父亦一搏徒因買人博進暫以女為錢樹子今知鄔有田有屋即以女妻之弄假成真鄔之謂與

杭州陳某

陳某杭州人素性迂謹買人錢百千不能償憂憤不釋遂成心疾一日路過鬻明器之肆見有紙糊元寶曬於地上大喜曰此天賜我也然余無多求取其二足矣即取二元寶去肆中人知其駭也亦姑聽之陳歸語妻曰今日天賜我二元寶可以償宿負矣妻取視之笑曰此泉臺上寶也見清錄陳曰我取歸時明明元寶二枚今化為紙天絕我也遂痛哭求死妻勸慰之不可其病益劇親屬中有高姓者素豐於財且勇於為善乃取真元寶二付其妻遂詭告其夫曰天賜之寶又化為銀矣陳大喜遂以易錢償所負以其餘為卒歲資而心疾頓愈

姚姬

蘇州胥門外梅灣里有姚姬者老寡婦也撫孤子至二十歲將為娶婦積洋錢四十

餘圖以備婚費又製銀首飾數事並新婦庚帖同置一小櫃中一夕忽然失去嫗念十餘年所蓄全在於此今既失之不能復措而婚期已近計無所出朝夕悲泣越三夕忽於人定後聞屋上有人呼曰姚大娘前夜冒昧幾誤人婚姻今仍送還可至檐下取之我去矣嫗呼子出視果得原物於簷下斯人也所謂梁上君子者乎

某甲

去丁字沽三十里有地名楊柳青其地多女間有某甲浪游至此見一家門署招租二字旁注欲租者請入面議某本無求舍之心姑作尋芳之想款扉而入一蒼頭導之升堂有少婦自房出明眸皓齒年約二十許請導觀屋宇乃招之入房紅羅複帳角枕錦衾固其臥室也某欲辭出婦曰良人遠客度日無資既不能枯坐食貧又不屑倚門賣笑姑偕招租之帖聊當賣酒之帘君既惠臨豈得無所留贈某辭以無錢婦不白何言之謙也即至身旁搜索於靴鞞夾袋中得錢卷六十千謝曰有此可為纏頭之費矣即持付戶外交二男子手某視婦雖荏弱而此二男子固健者知墮其計中不敢與爭踉蹌而出此與前所記荷包出售事情狀略同某雖見機而作未受虛驚然所費不貲矣亦可為冶游者戒也

粵西姚三

粵西有姚三者幼時不異常人年十八時偶釣於池得一魚無鱗烹而食之忽暴病月餘病愈則軀體驟長尺許已而屢病屢愈病愈體必加長數年之間長及一丈矣然其言仍與常人無異詢其故則食魚時棄魚頭未食一大食之俄而犬首亦大倍於前惜此犬旋為人撲殺否則亦必有可觀矣

迅雷擊棺

江西豐城鄉間某年春夏間路斃一媪衆人憫之醵錢買棺以斂舁至義塚未及葬埋忽雷電大作風雨暴至衆皆趨避俄而霹靂一聲棺截為兩段此媪起坐棺中視之則已生矣余謂此媪偶然氣閉非真死也為雷所震蕩氣復流通故仍生耳然其棺無故為迅雷所劈亦非偶然殆命不應絕如號太子之遇扁鵲矣

小樓居妾

鄞有汪翁富於財妻死無子納一妾生子而殤及翁死族人利其財逼嫁其妾翁死後三七之日其家作佛事親族畢集妾出徧拜之泣而言曰未亡人雖小家女亦知從一而終之義誓死不出此門願長齋奉佛以了餘生但求諸尊長見憐與我一室

之地我便削髮修行家中貲產所不問也言已袖中出剪刀剪髮投地哭而入內時其年甫二十也衆人中亦有爲感泣者乃掃除屋西偏一小樓使居之嗚呼是亦居然一燕子樓矣

武弁遇丐

有丐者乞食於吳市忽有武弁過之問曰子非某鄉某氏子乎丐曰然弁曰吾嘗受子之惠今何一寒至此乃携之至茶肆使之啜茗小坐以待未幾取衣服帽履而至悉與易之又於懷中出銀十餘兩與之曰子有此可作歸計勿久吹吳市簫也丐者茫然不測所自來向弁問故弁曰事雖久遠子忘之我不敢忘也竟別去此弁感恩報德殊有風義使其得志則淮陰侯之一飯千金豈所難哉

李氏得夫

番禺李氏女許嫁趙氏子趙子以貧故謀食海外歲久不歸音問遂絕女待至二十八歲父母欲別嫁之女不可乃使媒妁言於趙氏先娶婦入門以待其子之歸蓋亦粵俗然也女於是或居夫家或居母家又歷十餘年而趙氏子果由海外附輪船以歸行至中途輪船飄沒同舟之人皆死於海惟趙抱一木浮游數十里遇他船救之

得生還家後與女重行合卺之禮夫婦皆年將五十矣趙之遇難不死或鬼神哀憐貞女故陰相之使得完聚歟

程姓婢

山左程姓者寓於吳中有一婢嫁農家葉氏子庚申之亂程全家避於葉氏器用財賄悉寄焉不數年程氏相繼死止遺一幼子在襁褓中婢撫以為子使與諸子齒俄而其夫亦死婢守義不嫁撫程子及其子俱成立為程子聘鄰村一女為妻成婚之日請姑出將以新婦見而婢遽出自房登櫬輓而先拜焉程子大驚婢對衆自陳曰我非新郎之母乃程氏之婢也主人不幸遭亂流離死亡殆盡我以郎君年幼無人管束故十餘年越主婢之分冒母子之名今敢不道其實歟於是具述顛末并出資財盡以歸之程子欲分其半以與婢不受乃使其妻以姑事之而已仍呼為母焉

同室異爨

甲與乙兄弟也同室而異爨甲鰥而無子乙有子已十餘齡矣甲欲嗣以為子而乙惑於後妻之言執不可一日乙之子至河干浙米失足墮於河後妻望見之惟大聲呼救坐而不動甲適有小疾卧牀聞聲趨出一躍入河拯之而起子得免而甲之疾

則如劇乙歸知狀感焉延醫治甲疾以其子子之烏呼乙之始惑於後妻之言必以後妻為愛其子而以甲為不愛其子焉不過事變真偽烏乎見哉

言醫

有病不治恒得中醫賈公彥引此入周禮疏非惟古諺直是經義矣潘玉泉方伯嘗為余言有病者延醫治之醫言宜用麻黃少許以發汗持方至藥肆而肆中適缺麻黃以偽品予之服之無效次日醫至詫曰豈用麻黃太少不足以發之乎乃倍其數而肆中以購得真麻黃如方服之大汗不止而死然此藥之誤也又有兄弟二人庚申辛酉間避亂於滬濱同時而病醫者各授以方且戒曰病異藥異切勿誤投而其家止一爨婢煎藥竟誤投焉次日皆愈設使不誤不將俱死歟醫之不足持如此余謂醫所憑者脈也而脈之失傳久矣史記扁鵲傳言扁鵲飲長桑君所與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又曰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夫扁鵲特以診脈為名則其精於醫非精於脈也而至今言脈者宗之則是扁鵲特以為名而後人乃真以治病即此知其不足恃矣素問有三部九候論所謂三部者豈今所謂三部乎所謂九候者豈今所謂九候乎脈法既已失傳醫道亦可不講

而懸壺之客遍滿通衢衙推之名被之屠酤又以其書傳自黃帝其職列於周官從古相承莫之敢廢父母之於子女子孫之於祖父苟醫藥之不具即慈孝之有虧而人之不獲終其年命者多矣醫師卜師並列周官卜亦聖人之所重而唐李華有廢龜之論卜可廢醫亦何不可廢之有余曾有廢醫論刻入俞樓禱纂雖駭俗聽不顧也

望空交拜

北地嚴寒冬日則水澤腹堅舟楫不通雖通洋諸口不能不停橈以待謂之封河若南中則向無是也乃光緒丁丑臘月大雪之後氣候凜冽河中冰厚尺許來橈去楫為之停滯者旬有餘日蘇城有某姓子聘胥門外某氏女為妻期於是月初八日迎娶乃至是而冰雪交阻將由陸路則雪深沒脛輿不能行將由水路則冰堅如石舟不能進兩家父母令新郎新婦望空交拜以應吉時越七日而黃姑織女乃得相見是亦婚禮之中亡於禮者之禮也

問卜

鄞有卜者設肆於市一日有男子在肆中大罵勢將用武衆人環集問故其人曰夏

間因人口不安就彼問卜彼問竈何向我對曰南向彼曰宜改西南我謹如其言乃至秋而仍多疾病又來問卜彼仍問竈何向我曰西南彼曰宜改正西我亦如其言今入冬後病者未愈加以貿易折耗無聊之至姑再卜之彼問加前及我告之則曰宜改南向是仍復其初矣自夏徂冬我奉彼為著龜乃顛倒如此乎眾大笑為解勸之而去余因憶親串中有從相宅者之說一歲之中三易其竈而復其初與此相類然彼則三人三說此則一人而前後異說尤可笑也江湖術士之說固無足據矣

借屍

蘇有某翁於庚申之亂失其子旋於亂中收得他人子及亂定復歸屋廬幸而無恙乃即以他人子為子而為之娶婦焉俄而此子死將為之斂忽欠伸而起徧拜其父母曰別父母久矣幸無恙乎又指其所娶之婦而問曰此伊誰也怪而察其聲則即其所失之子也問曰汝故吾子歟今從何來其子曰吾自與父母相失轉徙至某所某所今甫趁某人之船而歸耳言未已其所謂某人者自外叩門而入曰我載爾子歸將至家而暴病死今其屍尚在舟也父母趨而視之則果其子之屍始悟其子死而借他人子之屍以生也因即以所具之棺斂之其相慶幸謂假子死而真子生矣

乃其所娶之婦則以其夫聲音舉止與昔頗殊恥與同室舅姑無如何請其父母來再三勸導始為夫婦如初

山蛟地震

光緒丙子夏秋之交浙中大雨臨安一縣凡出蛟二十七尾其北鄉有二山忽合而為一徐花農孝廉書來述之言其邑人來赴鄉試者所言當不妄也余按明史五行志泰州有二山相距甚遠民居其間者數百萬家一日地震兩山合居民並入其中然則此事亦前史所有不足為異矣

逐兄累嫂

紹興某翁生一子而妻死乃續娶焉又生一子兩子並長成皆有室矣而翁死遺產千金族人為均分之俾兄弟同居而異爨乃其弟傭情耗其所分之產遂與母謀將逐兄而據其所有於是母子兄弟娣姒間終日勃磳矣兄不堪其逼一夕謂其妻曰某所某所有錢若干爾可撫遺孤度日我已市有生鴉片煙拊一死以解冤矣婦奪其煙曰君死我何賴焉不如我死為愈耳夫初以為勸解之詞亦不留意未幾聞婦在房中聲息有異入視之則已宛轉牀蓐間灌救無及竟死婦故妊身數月矣死後

腹中大動逾時乃止見者側然

腹中兒啼

杭有鄭姓者年四十餘妻始有孕甚愛護之傭一媼於家凡爨汲浣濯之事皆使代之命其妻安坐勿勞頗一日曝衣於庭而雨驟至傭媼適他出乃自起收之還入室聞呱呱聲以為鄰兒也察之則出已腹中大驚而卧夫歸語之延乳醫治之亦無效時妊甫七月兒啼腹中月餘乃止及期而產竟無他異

張某

紹興張某自幼聘陳氏女為婦旋以父母雙亡又遭回祿之虐無以為生遂入天台削髮為僧而陳氏待壻不來訪知其遁跡空門乃別嫁其女於沈氏成婚之日沈已大病勉強成禮未久即卒女實猶處子也其姑憐之將為擇壻時張某在天台三年矣有舊友入山遇之勸其還俗遂從之歸訪所聘妻已別嫁矣其友為平章娶沈氏之妻而實即其元聘妻也故劍復得殊非偶然但多此周折不知造物者果玉成之歟抑播弄之歟

博徒識人

某孝廉家貧落魄無以為生貸於親友皆莫之應有一博徒獨善遇之時有餽遺以資薪未及公車北上又為治裝且瞻其家未幾孝廉捷南宮授縣令感念舊恩使人招之謝不往曰吾儕呼盧喝雉席地帷天放浪久矣一入朱門則束縛欲死非所以愛我也使我居君之所仍日日外出從牧豬奴遊不於君官聲有損乎又非所以愛君也孝廉乃使人贈之千金亦不受曰君雖日贈我千金亦不過供我博場之一擲而已徒傷君惠而無救我貧不如其已也此博徒見識甚高使淮陰侯能見及此則無烏盡弓藏之數矣誰謂市井中無英雄哉

孫氏遇鬼

甯波孫氏有屋一區忽於戊寅之春不時火起雖旋起旋滅而梁柱窗櫺均有焦灼痕孫氏之子亦猝然顛狂時發時愈時問之云見有紅袍紗帽者五自云兄弟五人皆明季翰林欲孫氏為之立祠又不時有字紙從梁上飛下間有詩句一日得七言詩一首用四豪韻而有跳字羣以為出韻或以為誤筆少頃梁間飛下一紙云集韻跳與逃通又問古人用過否次日臨睡問者於牀頭得一紙曰元微之詩主帥驚跳棄旄鉞衆皆驚服余按漢書高帝紀漢王跳如淳曰音逃此鬼不讀古書但以元

微之詩句為證信乎明李翰林也

紅蘭

紅蘭蘇妓也與某生訂嫁娶而生無力脫其籍紅蘭鬱結成疾有費媼者傭於妓家者也謂曰娘子傾城姿何患無藏嬌金屋乃戀戀一窮指大乎蘭曰秦樓楚館中所往來者率皆紈袴兒大腹賈誰似某郎之甘苦相隣者彼也力繇我也命薄茫茫孽海不知伊於何底矣媼曰果爾吾當為娘子玉成之一夕乘假母他出負紅蘭至某生所生懼不敢受媼出紅蘭身契付生曰吾已為盜得此紙彼無如何矣媼歸乃跡假母所在而告以紅蘭逃尋覓數日始同至生處見之假母促蘭歸蘭誓死不從媼曰此女心變矣速歸取身契訟於官必得直我請為證假母歸覓契則無矣不得訟媼乃為調停使生酬假母百金而紅蘭竟歸生矣此媼者其亦古之許俊崑崙奴歟

石臼

蘇人某甲無賴惡少年也屢與人鬪毆為人痛打而不悛改人皆呼之曰石臼以其耐打也一日飲於酒家飲畢徑出酒保索錢甲曰乃翁適乏杖頭資俟諸異日可也肆中人惡其無狀羣出詬罵粹而毆之如舂如掬血流漂杵視之幾無生理乃縱之

去越數日復至則傷痕已愈咆哮如故羣歎曰真石臼也予以千錢而去

阿保

阿保者小家女也父母早卒育於比鄰金氏媼及長頗有姿媼欲倚之為錢樹子阿保泣曰秦養之恩沒齒不忘雖鬻我為妾為婢我不敢怨若入墮入煙花則刀鋸鼎鑊不能奪我志也媼無如何鬻於某姓為妾而大婦妬甚日加鞭笞體無完膚阿保惟飲泣而已一日婦乘夫外出送之歸金媼而以逃亡告其夫阿保俟夫歸作書自陳杳無復書亦未知其得達否金媼乃偽為其夫書命其他適阿保得之即日仰藥死嗚呼此女節烈之行如此而淹沒無聞談者并姓氏里居而失之是可慨矣

改節為孝

山東藩司院庫之吏某甲生女甚美自幼許嫁其從母之弟未嫁而壻死問名者踵相接而女誓不他適父母勸諭之不從遂為別築一靜室居之長齋事佛者數年心如古井矣俄其父盜用官錢事發繫囹圄當死計無所出有富家子謂之曰吾喪耦未娶爾能以女妻我者我必為代償官錢父母商之女女執不可母泣曰爾父無生理矣父死我亦必死爾守未嫁之夫而不顧父母之死乎今舍此無他法而爾執不

可我先死爾前矣女飲泣數日從之既嫁事果得解而女以違其初願居恒鬱鬱不數年竟死自來表揚節婦者必題以節孝二字蓋女子奉父母之命以身事人不負其夫即是不負其父母故節即孝也乃如此女則節孝不能兩全是亦居人倫之變矣然女子為未婚夫守義歷來議論頗有異同此女改歸他族於禮本無不可使其執志不從父死而母隨之此限豈有極歟勉從親命以全孝而又鬱鬱以死則仍所以徇其節君子於此女無譏焉

劉氏婦

津門流妓多出楊柳青獨流諸處其地淫風流行過於秦汭矣乃有劉氏婦者亦楊柳青人其姑傭於某氏某氏子知其子婦之美乃以重金陷其姑使招子婦來供縫紉之役其子婦初意不願姑強之乃往始至無所事鍼黹稀少而飲饌豐腴亦頗相安數日後某氏子於薄暮入其室挑以言婦不從直前犯之婦奪門而出奔回其家某氏子乃使其姑勸諭之姑告其子子亦以為可母子二人朝夕賂焉婦投水死嗟乎碧玉小家之女又居採蘭贈芍之鄉而堅白自持如此人之貞淫固由於天賦歟

蘇州閭門外高版橋一富翁晚年得子甫三歲忽患驚風之疾一厥不醒翁痛甚舉家惶駭四出求醫有道人踵門求見自言能醫問所須令於靜室中為壇取白米一斗金銀各十兩為鎮壇之用道人入室誦咒良久令抱兒出道人以手撫摩數四又以中指重按兒鼻兒忽作一嚏道人曰生矣生矣翁大喜留之飯不肯息恩別去視鎮壇金銀封裹依然而已易以瓦礫矣正共驚疑小兒倏復驚厥竟於是日死

納妾被騙

蘇人某甲清狂不慧母死未踰月即欲納妾徧求佳麗其親串某乙知之出一西洋法所照女子像視之曰君視此美否甲曰美甚乙曰此某氏女可圖也然須重聘耳甲即託乙平章往返數四乃報甲曰事成矣議定聘銀五百兩先付二百為女治奩具甲如數付之數日無耗使人問之則乙已遠出矣留書別甲曰君甫遭大故即納小星非特人言可畏抑亦國法不容此事宜徐之天下多美婦人俟君服闋再為留意僕適有遠行前銀暫借一用甲得書惘惘累日或慰之曰費此二百金省却幾許事亦值得也又有人於學使者按試時詭言是使者葭莩戚可為買通關節一生感其說乃於議定用銀二百兩先付四之一及試畢無效再訪其人杳無蹤跡忽得

其一書云學使者乃朝廷大臣豈可干以私士子讀書當知義命萬無夤緣倖進之理承惠銀兩暫充杖頭資願此後努力下帷以求上進勿圖僥倖致犯刑章斯言也可為藥石之言矣以五十金買得之亦不得謂之不值也

貪色失財

某甲銅匠也居蘇州閶門外孑然一身而頗有積蓄然性儉嗇衣履不完所居破屋兩間中惟草薦敗絮而已一夕獨坐未寢時風雨交作忽聞門外有泣聲啟視一少年女子也頗姣嬈問所自此女操江北口音自言父母俱忘為族人誑誘至此將鬻我於倡家恐陷入火坑故冒雨而逃然我無歸矣言已又泣且出金簪一枝付甲求為之計甲既豔其色又利其財乃招之入室曰室止一榻奈何女覩然曰既至此固惟君所為矣甲喜擁之而卧及天明女起為執爨若甚相安者俄有江北人數輩排闥而入見女曰在此矣乃并執甲曰汝誘藏良家女子當縛送官女俯首不一言甲亦無從置辯衆人徧搜室中得金簪并金約指十六枚洋錢數十問女曰簪與此等皆汝所携來乎女點首乃盡攫之挾女出復欲拉甲去一人故相解勸乃舍之闐然而散

教子有方

山東人朱翁商於姑蘇性好施與有以緩急告輒假貸之不責其償及病且死其子問父外人所假貸者亦有契券乎翁曰此可勿問也吾枕函中有一小匣吾死汝取視之一生喫著不盡矣俄而翁死子發匣視之中無他物惟朱子家訓一篇此翁大有晏子鑿楹之意其所見高出士大夫上矣

好人做賊

有於薄暮見一中年婦人哭於路問之曰吾某處人附航船至此投一親戚而其家已遷至別處我欲歸家則夜航開矣進退無所以是悲耳其人為惻然乃招之至家飯以脫粟而止宿焉天明不辭而去則失去衣服什物無算乃悟是此婦所為是婦女能為賊也有一家每日必有所失雖所值無多然日日如此而室中實無外人往來惟鄰舍一幼子日或數至嬉戲良久乃去年未十齡固不疑也一日此子將去踰闕而仆急為掖之起則懷中墮出零物數事皆其家物也乃悟是此子所為是童子能為賊也金陵有某氏子應童子試有年考鳳池書院居然高等乃其素性佻達母又溺愛不加防範與鄰女有私丁娘十索苦無以應適其同居朱姓一老寡婦頗饒

於賁某氏子乃乘夜入其室竊得洋錢數十黃金三十兩珠十餘顆質明朱告於官官往勘驗曰此非外賊也大搜其家於某氏子書室得金珠焉洋錢則無矣乃繫之去是士子能為賊也蘇城道前街有一客寓多樓屋每一間以版隔之分為前後二間客各居其一有前樓之客局戶外去及歸啟鑰而入則後樓之客正在其室怯篋探囊發匱矣蓋版不甚高累卓倚而登即可踰而過焉然後樓之客寓此已經月平日冠五品之冠乘肩輿而出一僕應門一僕從之居然一官也是官亦能為賊也嗟乎外戶不閉之風固難望於中古以下矣

醫生遇盜

金陵楊立庵醫生也一夜已二更矣有人打門甚急問之曰求醫者乃使傭媼啟入之則一盜也塗面而持刀徑入楊室楊見之惶遽失措顧曰爾何必塗面來其意謂我無所有爾來此無謂耳盜聞斯言誤謂楊識其面不敢行劫而去又滁州一張姓者亦醫生也一夜有盜入室亦塗面而執刀張固識其人謂之曰爾何必塗面來盜知主人識已懼其明日告官竟殺張而去同一塗面之盜同一何必塗面之言而一以獲免一以見殺天下事豈可以一律論哉

殷柳二翁故事

徽之績溪縣有殷翁與柳翁者相善也柳翁且死託其子於殷翁及其子長則流蕩不肖日以飲博為事殷翁述乃父之遺言苦口勸戒至於流涕痛哭而罷如是者非一次矣而其子終不悛殷翁知其不可教也乃使其客日從之博博大負則又教之賣田而殷翁出己金託他人之名以賤值買之其田之所入則別置一處不侵蝕其絲粟凡柳子此後鬻田鬻地鬻金玉器皿鬻字畫玩好殷翁悉以其田所入之錢一一購買之未數歲良田美產悉歸殷翁而除購買柳氏物外又無他用所積益饒柳子固不知也久之并其所住之屋亦歸於殷柳遂無立錫地其初寄宿親串家大受殘杯冷炙之辱又轉徙至僧廬道觀亦不見容納遂行乞於市夜則席地惟天與羣丐為伍殷翁乃招之至家熏沐之飲食之謂曰若亦憶我向者之言乎柳子痛哭自責殷翁曰所失之物不可復返矣姑努力讀書或可望晚成耳柳子嗣是果發憤下帷期年之後得隸諸生籍殷翁乃以所買田宅一一歸之曰曩見足下迷而不悟不可以口舌爭非山窮水盡不知變計故不得已出此背水之計置之死地而生之曩與子共飲博之某甲某乙皆吾所遺曩買子田宅之某甲某乙即老夫託名也今此

計果成即君前程未可限量老夫年邁不久就木死見尊翁亦無愧九泉矣柳子感極厥角稽首不知所云里黨聞之咸歎殷翁高義而又有遠見非尋恒所及也余按元人雜劇中有一事與此相類疑即古事而誤傳為今事然言者鑿鑿以為不誣姑為記之稗官小說家固不必拘拘於事之真偽但取其足以風世而已矣

火焚女嬰

有客自甯波來言其地有焚死女嬰一事於空地積薪置女嬰其上舉火而焚之始則呱呱啼繼則趑趄動久之皮骨俱焦不復成人形矣乃縊以石而投之江觀者數百人咸為歎息問其故則此家已生二女皆溺死之至是復生女故不斃之水而斃之火冀其魂魄知懼不敢復來也嗟乎溺女已為敝俗乃更以一炬了之赤子何辜慘罹王莽焚如之刑為民牧者如何不為之厲禁也

金少伯祖母故事

金少伯樞部之祖母某太夫人享高壽幾及百齡而終其末年神識日衰見其子婦孫婦輒呼大姊二姊以為是親串也每至家祭之日子婦具饌則以既食辭初謂是老耄謬誤耳已而每祭皆然怪之因問所食何物則皆祭品也始悟其形神已離家

祭之日已與祖先一同受享矣又緣此知吉蠲為饗實有來享之者聖人知鬼神之情狀而制祭祀之禮詩所謂必芬孝祀神嗜飲食者初非虛語也

秦晉配

秦娘者維揚句欄中人其父固老諸生也談者失其姓生而國色幼失怙恃依其舅以居而其舅貧官通不得已議鬻其甥女為媒者所誑遂入青樓女守貞不辱假母好言勸之不從恫喝之撻楚之惟以死自誓假母計窮議轉鬻之他所而以其貌美未忍也或為假母謀曰凡為女子孰無情欲宜廣覓少年美男子勿責以纏頭之費苟有當女意者任留一二宿此後事易為計矣假母從之凡所交好者皆託其物色於是裘馬少年日有至者女見之輒哭泣稍近之則怒詈假母不能忍日以鞭朴從事女決意求一死夜夢老翁曰吾爾父也汝慎無死吾已為汝覓佳壻明日當可諧秦晉之好矣吳下有蔣生者以應京兆試道出蕪城初無意尋芳也蔣有友平時亦嘗受假母之託以蔣貌美導之往蔣始不可友固慫吏之及至女向壁哭如故蔣調之曰聞卿名秦娘小生則小字晉郎秦晉自宜為姻好何拒我之深也女聞言憶夢中父語秋波斜睇見蔣風度不凡不覺哭聲頓止假母喜曰大好大好今日仙女思

凡矣老身且去料理酒食女與蔣同坐房中雖無一言亦無愠意須臾酒食至假母招女同坐女亦盈盈而至然淚痕固泫泫也蔣見旁無他人乃問之曰觀卿情狀必有隱懷僕雖交淺何礙言深女細述已志且告以夢又哽咽而言曰即君若能為百年之計夢中父命敢不敬從若以為風塵中人苟遣一時意興則雖死不從也蔣歎曰有志女子哉小生固未娶然貧無金屋奈何女曰苟許相從荆布無恨但求先矢天日然後再陪杯勺蔣許之共誓於神是夜遂同讌好假母喜女意轉堅留小住乃流連三日女謂蔣曰即君別後假母必不容獨居宜早為計君家有何人所居何處可詳告妾蔣曰家中無人惟一寡姊相依所居則姑蘇某巷也女喜曰妾得計矣君宜為一書與令姊詳述妾事妾自有策脫此火坑蔣悉如其言及蔣去三日假母果別招一客至女強笑承迎醉之以酒乃服客之衣帽襪履詐為客狀啟戶逕出大罵曰何物婢子如此倔強令人憤氣填膺假母疑女又有變得罪於客追出謝之則揚長竟去矣入房審視客固醉卧未醒而女兔脫乃始追女甫出門而暴風驟起燈燭皆滅蓋女之出也默禱於父有陰相之者也追者皆悚然而返女獨行昏黑中若有導之出者遂附船至蘇州竟至蔣家投書於姊姊審書不謬留之而女已有身及期

產一男姊始猶狐疑視所生男酷似其弟乃大喜焉蔣自別女入京應京兆試不售或薦之就四川學政幕甫至而學使者卒蔣留蜀不得歸俄值川楚教匪之亂益困頗適大帥欲延一書記之友蔣遂入其幕府賓主甚相得始惟司筆札之事居久之仄盤密謀罔不參預以軍功保舉訓導是時道路梗塞魚雁罕遇而蔣亦從事戎旃置家事不問遂與家人久絕音問及楚川平叙功以知縣銓選始乞假而歸自辭家北行至此將二十年矣遙望故山頗有近鄉情怯之意乃至所居坊巷則門庭如故且紅燈雙挂綵幕高張鼓吹喧闐溢於戶外不知其有何事入門則坐上客滿多不相識有少年就問客從何來蔣詫曰吾故蔣某此吾家也少年大駭而入無何有中年婦人出則其姊也驚且喜曰吾弟歸歟引少年就蔣曰此吾弟之子也蓋其子年已弱冠是日適為畢姻耳坐客皆大驚歎以為巧遇姊曰正有一事為難弟婦已將作阿婆而猶垂髮作女兒裝束使之改妝不可今吾弟幸而歸來事當如何一客曰何不趁此吉日使父母子婦同日完姻亦佳話也滿堂轟然曰然於是青廬之內花燭高烧翁姑拜前兒婦拜後觀者皆嘖嘖謂為未有之盛事好事者為作秦晉配傳奇

放白鴿

蘇州鄉間有某甲者饒於貲而無子年四十而鰥乃謀買妾偶入閭門遇一媼似曾相識邀至其家略叙寒暄便問君今喪偶當續絃乎抑買妾也甲曰亦思買妾耳媼力以蹇修自任言次有女子奉茶出媼曰此弱息也君視可抱衾稠否甲睨之女頗娟秀乃問聘金幾許媼曰伊誰媼曰老身無夫無子久思託足空門正苦此女為累若得所歸便大慰矣何敢多求止望洋錢一百為老身瓶鉢之資君如許可則覲面一言人財兩易媒妁奚為甲大喜囊中適有此數即以付媼携女逕出同舟而歸甫出城有數人飛棹而至中有老翁哭而呼女女亦哭而呼父兩肱切近一擁登舟翁抱女去衆人凶凶勢將用武甲無婚書無以自明問女則女無一言知為媼所給但呼咄咄而衆已一闕而散矣蘇諺所謂放白鴿者也

右台仙館筆記四

鄒妻喬氏

曲園居士

松江鄒生娶妻喬氏生一子名阿九甫周歲而鄒死喬守志撫孤家尚小康頗足自存而是時粵賊已據蘇杭松江亦陷於賊喬慮不免思一死以自全而顧此呱呱者又非母不活意未能決其夜忽夢夫謂之曰吾家三世單傳今止此一塊肉吾已請於先亡諸尊長矣汝甯失節毋棄孤兒喬寤而思之夫言雖有理然婦人以節為重終不可失意仍未決其夜又夢夫偕二老人至一翁一媪曰吾乃汝舅姑也汝意大佳然為汝一身計則以守節為重為吾一家計則以存孤為重願汝為吾一家計勿徒為一身計婦寤乃設祭拜其舅姑與夫曰吾聞命矣後母子皆為賊所得從賊至蘇州喬有絕色為賊所嬖而喬抱阿九無一日離語賊曰若愛妾者願兼愛此兒死妾亦死矣賊戀其色竟不奪阿九久之以喬為貞人以阿九為公子貞人者賊婦中之有名號者也方是時賊踞蘇杭久城外村聚焚掠殆盡雞豚之類亦皆斷種賊中日用所需無不以重價買之江北於是江北諸貧民率以小舟載雜貨渡江私售於賊有張禿子者夫婦二人操是業最久賊尤信之予以小旗凡賊境內無不可至

喬聞之乃使人傳貞人命召張妻入內與語使買江北諸物往來既諗乃密以情告之謀與俱亡乘賊魁赴湖州偽言己生日醉諸侍者以酒而夜抱阿九登張禿子舟以遁舟有賊旗無誰何者安穩達江北而張夫婦意喬居賊中久必有所齎償之無有頗失望乃載之揚州鬻喬於娼家喬不知也倡家率多人篡之去喬仍抱阿九不釋語倡家曰汝家買我者以我為錢樹子耳此兒死我亦死汝家人財兩失矣若聽我撫養此兒則我故失行之婦豈當復論名節倡家然之喬居倡家數年阿九亦長成喬自以纏頭資為束脩俾阿九從塾師讀俄而賊平喬自蓄錢償倡家贖身挈阿九歸松江從其兄弟以居阿九長為娶婦乃復設祭拜舅姑與夫曰曩奉命存孤幸不辱命然婦人究以節為重我一婦人始為賊貞人繼為倡尚何面目復生人世乎縊而死此婦以不死存孤而仍以一死明節不失為完人程子云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然餓死失節皆以一身言耳若所失者一身之名節而所存者祖父之血食則又似祖父之血食重而一身之名節輕矣管仲有一匡天下之大功則不必徇溝瀆之小節特非長樂老一流人所得藉口耳

咸豐三年山東幅匪起掠費縣之仲村集有一賊騎馬走荒郊遇少婦獨行遽下騎推婦於地將淫之不知此婦固娼也殊不慙懼乃反笑曰汝騎將逸奈何賊思其言良是而四顧無可繫馬處婦又笑曰拙哉賊也何不即繫於汝足賊亦笑曰諾乃引馬韁繫已足上解衣就婦婦猛起拾地上賊刀力斫馬尾馬驚又負痛狂奔十餘里不止賊為其牽曳而去顛碎脅折生死不可知矣婦望之鼓掌大笑檢賊衣得巨金數錠懷之歸

斷碑

徽有富翁徐某將葬其親廣招堪輿家足繭千山未得吉壤偶過一樵舍有地師啗曰此地象山環抱風藏氣聚真吉兆也徐翁曰然則其家何貧窶乃爾地師曰宜陰宅不宜陽宅耳徐使人謀諸樵叟叟曰先人之敝廬百金不易也徐門下客有周姓者工心計善口辯復使往說之叟卒不可將辭出見有垂髫女荷薪而入面目頗媚好周曰此叟之掌上珠乎叟曰然老夫婦無子止此一女問許嫁乎曰未也周歸告陳曰得之矣渠有女與君家季子年相若也盍聘為兒婦此地必可得矣徐翁曰樵耳奈何與為婚姻周曰君何迂之甚得地之後此女去留固在君也乃使周為媒叟

初以非耦辭往返數四始許之踰歲即草草畢姻徐翁謂樵叟曰吾家頗有曠宅盍移家來此使壻女得朝暮見差不落窠臼從之與媼俱來始至亦甚相得徐乃復以地為請叟曰既成至親何愛敝廬竟以奉贈可也徐乃擇吉日招地師定穴開墳掘數尺許得一斷碑曰居此絕葬此吉乃悟地師宜陰宅而宜陽宅之言不謬也既葬數年家益富厚長子入粟仕秦中為縣令次子亦登賢書居然搢紳矣而徐之季子頗喜狎游旋娶一娼婦以為妾樵女微有違言輒與反目樵女訴於舅姑舅姑顧不直之曰汝小家女眼孔淺耳而夫大家子東眠西宿自是常事豈如田舍兒止一婦哉妾聞之意益驕日進讒言於夫又誣以陰事樵女無以自明雉經死媼痛女亦死乃逐樵叟歸徘徊於陳氏新塋痛哭其下觸墓石死未幾天大雷雨震陳氏之塋發其穴破其棺陳翁不得已易棺而更葬之於其穴下又得斷碑曰義則吉不義則絕與前所得碑語意相承蓋一石也改葬之日季子暴卒其明年次子應禮部試入都墜車死長子官秦中以侵冒軍餉伏法陳翁暮年失所亦以憂死而門下客周姓者偶過陳氏塋見樵叟揖之入則仍昔日樵舍也悸而覺恍然如夢奔還其家與家人言所見未竟忽曰樵叟又至矣歐血而死

就地滾

有巫者名就地滾能以術治亡者之魂其為術也先伏地喃喃誦咒誦畢就地一滾則亡者之魂已附其身與家人問答如生時其術甚驗故得是名而其真姓名轉不甚著矣一日有士人託致其父之魂良久竟不至巫者甚愧往見其師而問焉師曰其人之父必大惡人也巫曰此亦儒流未聞其有大罪孽師曰然則其人必生天矣巫請其說師曰汝但能行召亡之術而未能知亡者之情狀也夫人之生也為血肉之軀其質重濁故雖聖賢如孔孟有蟠天際地之學神勇如賁獲有裂兕曳牛之力而離地一步即不能行及其死也此塊然之質埋藏地下而其餘氣尚存則經清而上升矣大凡其氣益清則其升益高故孔孟顏曾千秋崇祀而在人間絕無肝蠻蓋其氣已升至極高之地去人甚遠也苟有一分濁氣未淨即不能上與太清為體於是其有赫然森列而為明神者焉其品愈下則濁氣愈多而去人亦益近至於尋常之人則生本凡庸死亦闕尤不過依其子孫以居汝平時所一召而即至者皆此等鬼也若夫凶惡之人清氣久絕純乎濁氣生前有形有質尚可混迹人間死後形質既離使非大地所載其氣愈沈愈下墮入九幽去人亦遠吾始疑其人之父為大惡人

恐其墜入九幽故非吾術所能召也既非此類則必其人之氣濁少而清多已超然在聲臭之外故吾知其已生天也余謂此論極精非他巫覡所能見及佛家天堂地獄之說不外乎此余嘗疑匹夫匹婦死猶有鬼而士大夫一經易簣則反寂然殊不可解得此巫師之論乃釋然矣若夫有恩報恩有怨報怨其心既有所係著則無論氣之清濁而皆不能上升故往往能見形為禍福此巫師所未言而可推論及之者也

冥役

胡某蘇州人役於冥中其赴役也每不自知或行於通衢忽然倒地甚或自樓梯墜下頭面破壞甚以為苦哀於冥中主者願預示期日主者曰他人皆不爾而汝如是有夙譴也宜自讖悔乃可甲自矢從此永不殺生嗣後遂預知期日先就牀榻安卧昏沉若死或一二日始寤其入冥為何事則不與人言惟言冥中城郭市廛與人間無異然陰晦無天日途中之人肩相摩也而從無交一言者又言冥中境域有數等其所治事之處最下一層也由最下一層望次上一層之人猶外邑之人視省會中人也望再上一層之人猶京師中人也若更上則不可得見矣最下一層者可以

暫至次上一層而不能至再上一層其再上一層之人則可至最下一層但至者少耳所言若此與巫師之言可相印證矣

童子放鴨

江西南昌鄉間有童子放鴨於河一鴨遁入田塍其田主乃某秀才也適行田畔遂捕以歸童子尋至索鴨秀才怒麾之以肱墜門前池水中池濶水深童竟溺死其母哭而至秀才大言爾子自墜水死與我何涉母見其詞色甚厲不敢與辨又痛子死亦自沉於池事聞於官秀才竟擬抵臨刑之日一妻三子均來哭送而秀才默無一言但流涕而已環觀者甚衆見其人可四十餘貌亦閑雅無凶悍之色以一鴨之故竟罹大辟豈前生冤孽歟亦可為小不忍者戒也

婦人做賊

漢口一錢肆中以錢一千置錢版上轉瞬間并版失之時無他人惟一婦在櫃前小立而去乃使數人分東西追尋果遇之於隘巷方傾錢入袖中猶未盡也即拉之歸盡取其錢將縱之去一少年曰男子作賊已可惡况乃婦人宜重懲之乃盡褫婦上身之衣縛之於柱加笞楚焉少年之意非惡其作賊蓋以婦年止二十餘饒有姿首

欲觀其袒露耳方縛婦時少年故意以手觸其乳鞭答既久復曰此婦頑鈍無恥宜并褫下衣衆人咸曰不可少年乃手脫其帛解其雙行纏擲置通衢曰聊以示辱衆人咸勸乃始釋之婦披衣拾履號哭而去婦本良家素無遺行偶以貧失志遭此大辱既歸家又飽其夫老拳既羞且憤夜竟投繯焉明日少年在肆中忽曰此婦又來竊錢矣衆以為戲語而數數言之乃始駭問少年忽張目作婦言曰吾豈來竊錢耶來索命耳吾誠不合竊汝錢然何至辱吾如此吾死汝豈得生耶言已以穿錢之草繩向喉下作自經狀衆方驚顧而少年已氣絕矣

農家姊妹

高郵縣某村有農家姊妹二人其姊嫁而死壻請繼室以其妹父母皆喜女不可父母固命之執不可母私問之女曰閨房之內夫婦之私天下之至恥幸無他人得與聞耳若姊妹俱事一夫則吾姊之私吾得而知之是重吾姊之恥也父母不能強乃已按明史列女傳虞鳳娘義烏人其姊嫁徐明輝而卒明輝聞鳳娘賢欲聘為繼室女知泣謂父母曰兄弟未嘗同妻即姊妹可知父執不聽女自經死余謂虞鳳娘事不足為法其所言亦於義未精蓋同夫與同妻迥別妻不可同非獨兄弟為然即非

兄弟亦無可同妻之理夫則固有可同者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之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然則姊妹同夫古禮固然使謂姊妹不可同夫則堯不當以二女妻舜矣今此女所見與虞鳳娘正合古今事固有相類者然皆一偏之行非中道也

奚猷子

奚猷子鄂人也以樵蘇為業貧未有妻然性喜淫每負薪入市遇婦女問價輒賤售之不與論所直故市人呼曰奚猷子市有某翁者生女及笄有姿首奚見而豔之每日束薪賣之其門俄而翁女死奚知其瘞處乘夜發塚負屍歸與之媾焉翼日鍵戶出采薪而遺火於室煙出自竿鄰人排闥入撲滅之顧見牀有卧者笑曰誼叟如此尚未寤歟此伊誰也發其衾則一裸婦迫而視之死人也乃大驚有識者曰此某翁女也翁聞奔赴驗之信聞於官論加律異哉天下竟有好色如此人者乃歎宋孝武帝為殷淑儀作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觀死尚非異事

慙夫殺子

有夫婦二人者廣東人寓於蘇婦每至歲終積鍼黹所蓄并向其夫索洋錢數枚寄

廣東遺其母一歲索之夫不之應婦忿泣數日雉經而死有一子甫兩歲夫以乳哺乏人需之劉氏劉抱子去越二日婦之鬼忽附其子而語劉曰速召我夫來劉大驚召其夫至鬼曰爾不恤我之母并不自恤其子何無良至此我今來挈兒去無使謂他人父也言已其子竟絕此婦可謂有靈矣然懟其夫遂殺其子自是一悍婦宜其輕以自戕也

翰墨辟火

光緒丁丑正月餘姚城中失火延燒屋宇四百餘間有某姓之聽事燬矣而大門巋然獨存其門額乃前明王文成所書也故老相傳此門三遇火災而皆無恙豈大儒翰墨固有神物護持歟

從母入水

蘇州齊門外黃姓嫠婦汲水於河其子甫五歲隨之行婦失足墜水兒大啼亦匍匐入於水適有舟過拯婦起而兒已隨流去至對岸始救出之則腹彭亨而氣已絕矣姑依法治之覆兒大栲栳上研皂角為末吹入其鼻未幾兒哇然有聲吐水無數竟得復生孩提之童從母入水此赤子之真性也絕而復蘇殆鬼神陰相之歟

徐烈婦

徐烈婦名仲婉平湖人嫁同里趙寶善夫兄寶源亦娶於徐於婦為從姊妹甚相得也其舅宦於蜀姑從之婦每以手書問起居書法秀勁舅姑得之甚喜寶善能畫花鳥婦輒摹其粉本繡之於縑生動有致見者咸歎美焉生子女各一寶善卒婦曰姒吾姊也吾兒不患無母惟逝者寔寡無侶吾當相從地下耳家人共守之不得死日久守稍懈竟自經焉發其匿得數紙書留別其父母舅姑者又為韻語訓其孤并處分身後事戒勿以佛事溷喪禮夫烈婦殉夫世多有之若徐者賢而有才尤難得也

顧孝女

顧孝女名嗣徽字亞芬金匱人年十六隨父母避寇鄉間父或以詩文課諸子孝女輒效為之每出一語雋永可喜患難中以是博父母歡焉及亂平還里父母相繼病女刲臂肉和藥以進卒無效父母死女欲殉之或尼之曰母病以弱弟託汝今家庭之間櫟釜燃萁情事孔亟汝死如汝弟何女乃不復言死而兵燹後室廬盡毀所居一室黑暗如漆女又厭人事相擾杜門塞竇足不逾閫日坐其中焚膏讀書服素而食淡或勸以事佛則曰非吾所願也弟自塾歸必呼之問所讀書衣服飲食調護惟

謹或弟有所需而主者吝不與則拔釵搜篋以給之及為弟畢姻乃歎曰今而後可以見父母於泉下矣仰藥死所著有綠香吟草臨終投之火此與徐烈婦皆賢而且才故並錄之雖虞初小說而未始不以表章孝義為主也

劉氏女

漢口鎮有劉氏女許嫁張氏子彼此往來嬉戲從不避忌亦其鄉俗然也有富家兒見女而豔之謀於父將以千金買為妾父漫應之女以為實然是夜啟戶潛出如張氏告之乃即夕成禮焉質明父失女奔告於張則女及壻雙雙而出拜矣夫六禮不備貞女不行此女所為殊乖禮法然既聘則非奔也宋儒云權而得中是乃禮也可為此女解嘲歟

僧無病故

蘇州三鄉廟有一僧曰皆通年六十矣除夕其生日也先期一月大會僧俗盛設酒麵以慶六十之壽而即於是日備豫後事絞紼衾冒手自料量客問其故曰吾不臘矣衆莫之信乃至十二月二日竟跌坐而逝此僧平日飲酒食肉了不異人而來去分明如是可異也

癡道士

癡道士賣藥於蘇州閭門外之渡僧橋不知所自來其言語不倫人咸以為癡每夜棲宿一草屋中丁丑冬大雪盈尺而其草屋之上無雪或問其故道士曰明日飲吾酒吾告汝次日有好事者携酒而往則道士不知所之矣豈其異人溷迹市廛者歟

何孝廉

山右何君諱者失其名以丁卯孝廉入貲為郎中官農部屢議春官不得志至丁丑春忽夢一人向之誦詩曰十載鶯花春夜夢八年魚水鏡中歡寤而思之似非佳語居恒怏怏俄而感疾遂卒計丁卯至丁丑十載而其續娶之妻適止八年夢中詩句年數正符亦足異矣

李玉桂

李玉桂者妓也故蜀產不知其姓氏流轉至漢皋姓假母之姓故曰李頗有聲北里間有李孝廉者長沙人也計偕北上道出漢皋為友人拉作狹邪游遂與妓相遇妓屢目之友曰若愛李郎乎是故將買妾而未得其人也妓私於李曰信乎果信也妾有私貲如干當出以佐君為脫籍費李感其意諾之而請俟之禮闈捷後已而春風

失意旅食京華遂失前約妓偃蹇風塵中未嘗一日忘李也有富商某豔其色強委千金於其假母劫之去妓不食七日不死仰藥死嗟乎節烈如是此女不妓矣

土四衙

民間呼縣尉曰四衙蓋以縣令之下有丞簿尉故尉次第四也通州德興鎮有毛某者武斷鄉曲俗有土四衙之號畜一犬甚愛之名之曰阿生飲食寢處輒與共每年六月六日相傳為狗生日則具酒麵為壽焉一歲為鄰人王長林擊斃毛大怒迫使其棺以葬之斬衰而送之且使手書計狀榜諸通衢其文曰不孝狗男王長林罪孽深重不自隕滅禍延狗父阿生府君於某年月日壽終即日成服治喪謹此計告此真未有之奇文也昔楚莊王所愛馬死使羣臣喪之以大夫禮葬之因優孟之諫而止阿生竟得成禮以葬土四衙之豪橫亦可想見矣

農家子

河南有一縣談者忘其縣名其俗喜為少子娶長婦欲以操井臼持門戶也有農家子甫十三四而所娶婦年長以倍矣新昏之次日賀者畢集而寢門未闢日且旰矣舅姑呼於門外聞其子應聲而不見其出穴窗視之則匱縛於牀足驚而問故其子

曰昨暮人定後有男子自牀下出縛我於此而擁新婦睡問何故不言曰言則殺我語未竟男女二人皆啟帳出男子抗聲曰吾與爾新婦自幼有交昨乘人亂入此室處當容我盡歡而去如敢破扉而入者袖中出白刃指其子曰吾剗刃爾子之腹矣舉家驚異罔知所措而男子在室中索酒肉索飯索湯餅曰不我與者殺而子與我而不豐美亦殺而子其家不得已一一與之男子使自窗中置案上而以長繩繫其子使就窗間取之先命其子品嘗食然後食以所餘食其子食畢置虛命撤於是觀者雲集皆恐傷其子計無所出相持三日聞之於官官亦駭異親詣視之信官問新婦有父母乎曰有乃逮之至使呼其女女不應官命隸答其父鬻批其母頰父母呼鬻哀號甚慘復使呼其女仍不應如是者三母頰批至百父鬻答至二百流血漉漉父母踰窗外哀其女使開門若罔聞知官無如何命人邏守之繫其父母去是時獄中有一賊善穴人壁官命之至其家先伏人於門外而使此賊伺男女皆睡熟從屋後穴而進潛以刀斷其子之繩曳之走而門外伏者破扉突入男女皆就縛天明送之官其事轟動一邑觀者自大門至大堂皆滿官坐堂皇鞠之男子乃屠者面麻有須髯黑醜可憎女則娟娟白皙纖腰弓足頗有風致官呼女至前戟手厲聲大罵之

曰吾見人多矣從未見無恥如爾不孝如爾者夫癡之不若非人類也律載婦女犯姦去衣受杖况爾豈可以人理論乎命左右盡去其上下衣不留寸縷先批頰如其數母再答醫如其父數然後科以姦罪決大杖四十命其父母領去而歸聘禮於夫家父母扶裸女出縣門各脫衣衣其女而觀者無慮數千人爭前褫奪竟不得衣而歸屠者答二千不死次日又答二千未畢死女父母羞且憤相繼死女杖創尋愈無恙後數歲有人於逆旅中見此女為人行酒風致如故而頰則有批痕矣或指以問女女縷述前情不少諱至公堂受辱情狀尤言之厯厯如繪人多樂聽之藉博纏頭以餬口焉

劫子

江甯徐某為贅壻於汪氏生一子矣汪以其貧也庸奴視之徐不能堪而歸其婦翁商於皖將移家至皖徐聞之往迎其婦婦不可徐知其將從母遠去矣謀於族人議奪其子歸族人咸以為然乃將七八人偕往先徧拜其鄰比告以故已而直入婦室劫其子去婦之母大呼有盜而鄰人無應者責其坐視不救鄰曰徐氏之子為徐氏父兄抱去此正理耳吾儕何與焉婦母又至徐氏索之徐氏羣起詬誶不敵而返斯

人斯舉大有張飛趙雲勒兵截江奪回阿斗之意想亦從看演義得來也

安胎

維揚王氏婦孕六月矣適有鄰猫來攫其籠中之鳥婦起逐之仆於地震動胎氣勢甚危殆一鄰媼曰可速覓一二紙過期不贖之當票燒灰和開水服之則胎即安矣如其言果無恙夫過期當票已成廢紙乃有安胎之妙用其理不可解亦見天下之無棄物也

老嫗買藥

楊州之俗嬰兒初生必服化毒丹以滌胎毒有何氏者生一子命老嫗至藥肆買化毒丹此嫗乃金陵人口音與楊州有異藥肆中人聽之不審會誤為買活絡丹者即以付之嬰兒服後忽大病不食乳數日竟死偶檢點得蠟丸刻活絡丹三字窮究之乃得其故然無及矣是故買藥不可不慎也

老嫗賣柴

有賣柴老嫗挈其子入城至一富家其子年十八九未娶也富家適有隔夜冷粥一盂有蜈蚣死其中議棄之於河其子正苦餒即曰此不足為患乃以指捉去蜈蚣而

啜之立盡富家有女睨之而笑其子以為悅已也歸而思之不置遂成疾日以羸瘦
幾不起矣媼知其情偶以語富家之婢遂達於女女曰然則速召此子來其子喜甚
力疾奔赴女一見大罵曰天下有此妄人耶我見汝饑不擇食是故哂之汝敢遽萌
妄想乎命婢媼輩批其頰數十其子叩頭服罪始叱之出及歸病若失矣

三義

陳廣輔陳廣弼安徽巢縣人兄弟也一日因喧傳天半有龍見因登城觀之先有一
人在城上天雨泥滑仆於地壓廣輔之足輔舉足欲使挽之而起不意足一舉而其
人滾落城下頭面破損奄然斃矣於是城門之兵役咸集執二人將送官輔曰是誠
我之罪也與弟何與弼曰否此我為之非兄也宜執我兄弟兩爭不已輔曰我一時
鹵莽致有此事安可誣弟弼曰兄甫有室兄死嫂必嫁我又無力娶婦則宗祀絕矣
不如我死之愈也於是眾皆歎曰義士義士彼人雖絕或尚有救姑試救之移時果
蘇而其母亦奔至見其子已蘇眾又告以輔弼之言母亦泣然曰吾子幸而得生即
不幸吾不責汝償也輔弼咸厥角謝之道途嗟歎以為三義

意外緣

高邨一農家衣食粗足生一女極美父母愛之擇壻殊苛其後門臨大河有宦家子泊舟河干見女而豔之停橈不去一日見有尼自其門出遂尾之至庵告以故許以重賂尼諾之越數日醉女以酒而送之至舟遂揚帆而去女醒大啼宦家子曲意撫慰之矢以白首比至家則有翁在女哭訴於翁翁曰是吾兒之過也然既至此母戚戚吾為汝玉成其事乃倩媒妁具綵幣至其父母家聘為子婦焉農家失女正愁苦無策至是喜出望外遂結朱陳之好好事者為譜意外緣傳奇

尋女得媳

王士淮皖人而家於揚其妻則揚之仙女廟鎮人生一子一女而妻卒子年甫及冠聘某氏女為婦矣以學賈於質庫故恒不在家惟女依父以居一日有從母至其家謂女曰吾將歸甯於仙女鎮汝曷從我至外家乎士淮適他出從母乃告之鄰嫗而携女去士淮歸不見其女鄰嫗亦他出無從問訊而大江以南自經兵燹婦女絕少欲娶婦者輒謀之江北姦人逐利往往有略賣婦女之事士淮疑其女為人所略即渡江而南蹤跡之至丹陽縣境一小村聚聞村人偶語曰可惜此好女子嫁此白頭翁也王驚詢其故村人告以村中李翁年將六十今日新買得一妾王即訪至其家

偽為賀喜者聞內室有啼泣聲王遽出奔城中訴於官官命役偕往闖入其室大呼索女女出則非己女也王駭愕方自咎鹵莽女哭曰吾揚州某氏女許嫁王氏王士准吾翁也王驚且喜曰汝吾兒婦耶吾即王士准也拉李赴公廷李願還女且以洋泉二百為謝乃罷訟寄女於尼庵而遣急足告知女父女家失女正其驚擾聞信奔至得女大喜謂王曰吾昨至君家聞之鄰嫗君女固無恙乃從姨至外家耳然使君早聞嫗言則必不渡江尋女不渡江尋女則吾女不可得矣此吾兩家大幸也王亦喜曰此誠天祐吾叨天之祐而因以罔人之財可乎歸洋泉於李翁偕女父挈女歸

吞珠

某甲以鹽官需次維揚家藏一大珠重二錢有奇置之闇中有光熒熒古所稱夜光者也一日有同官數人踵門求觀咸共讚歎先後辭去惟一莊姓者未去某送客復入則莊姓者猶踞隱囊而喫鴉片盤中之珠已失所在大驚問莊莊亦大驚曰室無他人豈我竊耶乃自解其衣不留寸縷使大索之且曰如疑我藏珠衣中請留此衣君假我衣以歸可也某失珠大懊惱然初不疑莊乃越月而莊之僕以其珠來歸蓋莊幼無賴習吞刀吐火諸幻術是日乘某出送客吞珠腹中歸則哇而出之也後以

虐遇其僕事遂敗古人剖腹藏珠以為大愚此則匪夷所思矣

劫婚

蘇州葑門內有王七者與富仁坊巷某姓有連自其父在時即呼某姓婦為乾阿嬭父卒後某姓撫育之視猶子也婦有一女與年相若初意即以為壻及王七年長則一流蕩子也婦乃悔前議許嫁其女於胥門外某生娶有日矣王七聞之糾合無賴少年十餘輩劫其女歸女至王七家閉門號泣久之無聲或自門間窺之則雉經矣破門入救之復蘇女遂絕食求死事聞於官官以王七劫婚非禮也答之百且諭之曰汝謂某姓先曾有婚姻之議然空言無實據女既誓死不汝從汝又何愛焉男子豈患無婦哉乃判某姓婦以洋泉五十畀王七使為異日婚娶之資而全曩時撫育之義女則歸之某生云

畜犬

何阿雙金陵人以負販為業畜一大竟體白毛如雪光潔可愛出入寢食必與之俱室無他人以犬為侶一夕携犬歸卧至明日門不啟人大無聲鄰人疑焉又越一夕門閉如故呼之不應排闥入則流血滿牀阿雙已為犬嚙斷喉管而死犬猶據其腹

大嚼不止乃醵錢殯之即殺犬祭焉聖人云鳥獸不可與同羣信夫

搶親

張阿福紹興人寓於杭自幼聘王氏女為妻年三十矣貧不能娶女亦年二十有七其母屢託媒媼趣阿福成婚媼曰彼貧奈何母曰彼無婚費我亦無嫁資無已其搶親乎媼以告阿福阿福大喜乃期於某月日糾眾劫女去母故招集比鄰至張氏奪女則合卺已畢賀客盈門矣媼勸曰事已至此夫復何言明日當令其來謝罪也母若為悻悻者而歸夫搶親惡俗也律有明禁乃此則由女氏招之使搶亦事之創見者矣

典妻

律載將妻妾典僱與人為妻妾者杖八十而甯波鄉間往往有此事亦惡俗也有唐某者以采樵為業一母一妻以捆屨織席佐之而常苦不給值歲歉饑餐餒缺焉聞鄰村有王姓者無子欲典人妻以生子唐謀於母將以典妻焉妻不可唐曰婦人失節固是大事然使母餓死事更大焉婦乃諾之典於王以一年為期而婦有姿王嬖之及期往贖王將典契中一字改為十字唐不能爭婦告眾曰吾隱忍為此者以為日

無多而可以活姑與夫之命也若遲至十年吾行且就木矣其奚贖焉乃投水死此婦以養姑失節卒至破鏡難圓黃泉齎恨其亦可悲也已

假屍募錢

金陵城中有以蘆席覆一屍者其上半身不可見下半身則褲僅及膝雙足不履不襪挺然不動屍旁立一丐者向衆涕泣募錢收斂云死者其父也於是觀者甚衆頗有哀而予錢者或百或數十一時積有千餘丐猶未足請益哀有老翁持筒吸淡巴菰餘燼適墜於屍足足為之踣衆大驚既而悟其偽也乃大笑死者掀開蘆席而起曰愈矣愈矣捲蘆席向衆叩頭謝共荷錢而去

節婦感神

蘇有汪氏子者賈於常州託其友金姓者寄家書於其母金故酒徒也既至蘇先沽飲大醉然後如汪氏汪所居在虎邱山後金行至望山橋失足墜於河覺有人堅握其手不令起金大驚正與相持忽有人訶曰此人為汪節婦送家書爾曹安得留之金始得攀援登岸疾行至汪氏衣服淋漓手腕青黑汪母問故具告之母曰不圖匹婦一節之善感動鬼神也

男女情死

浙右某生年少美風姿有聲庠序間以早喪父母故弱冠而未有室某年以鄉試至省城寓親串家其家有女貌美而能文兩相慕悅遂有割臂之盟女父已亡其母微知之不禁也及生使媒妁來求婚母問生年則長於女者六歲以俗有六衝之忌辭焉女知事不諧終日悲泣母始而慰諭繼而譙訶女遂雉經死生聞之亦仰藥自盡拘牽俗忌遂使男女並以情死雖非禮所許其情亦可憐也

婢妾私逃

龔某不知何處人入都應京兆試場前納一妾一婢皆購自牙人其姓氏里居固無稽也寓宅在前門外三里河分前後二院將入闈以妾獨居處有他虞乃請其友部郎某君居其前院部郎素迂謹承友朋之託一步不敢離日坐前院讀書而已場畢龔歸部郎告以謹守管鍵幸不辱命龔再三致謝乃入後院則闕無其人并室中什物俱歸焉有矣窗戶完好惟後垣頽焉始悟妾與婢皆從此去防其前未防其後也

僧食男胎

揚州東鄉十里田有看青苗人野宿棚內遙見二里外河邊土地廟前有火光或大

或小忽明忽暗疑之約壯夫數人持械同往至則一僧席地坐旁置土銼支以石聚薪燃之問何事僧曰吾朝南海還過此腹饑故煮食耳衆亦將返矣一人笑曰和尚得毋食肉戲揭其蓋則所煮者兩嬰兒胎也衆大驚爭以械擊僧僧倒地歎曰吾數盡矣凡吾曹鍊金剛禪者須食男胎三十六箇大道乃成吾止食其七而遇公等此吾福薄也速斃吾無多言衆怒甚擊殺之而投其屍於河

丐能醫病

無錫有啞丐者行乞於市多厯年所人皆識之一日至南門內一搢紳家乞食其閤人拒之曰吾主人因幼子病危自朝至日昃不遑暇食焉有食食汝乎啞丐忽出言曰何不謀之於我我能治之閤者以其啞而能言大異之入言於主人姑延入試之切脈處方具有條理一服而有起色服三劑病者霍然主人喜出望外問其生平丐自言父在日曾開藥肆我雖生而啞然自幼識字喜觀醫書故頗知醫父歿家貧又以不能言有術無可施故流而為丐耳問今何以能言則亦不自知也由是醫名大噪懸壺城隍廟就診者日以千百計然是歲之冬有杭州黃質文路過無錫訪之見其所開脈案不成文理所書藥名亦多別字恐其術止一時偶中竟以為高手醫吾

不信也或曰啞子能言亦太奇事然安知其始非偽為啞以行乞與

沈濤

道光丁酉鄉試之年湖州雙林鎮人沈濤在家晝寢夢有數人譁器而入曰沈濤中式矣正驚喜間又有一人狂奔而至曰誤矣誤矣非此沈濤也乃轟然俱出其步履之聲始則自外而內繼則自內而外行於石鞢鞢然行於木登登然皆歷歷可辨是科沈響泉同年中式響泉名濤湖州城中人所謂非此沈濤也殆鬼神以此人名姓相同故意戲弄之歟

雷塘鄉

楊州之北鄙雷塘鄉即隋煬帝葬處也近年忽出一物女

物女二字見春秋繁露王道篇曰乾谿有物女水盡

則女與村中少壯者交交輒病病重者死光緒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日加午忽陰晦如夜雷雨大作電光中見一女子白衣紅抹額手執雙叉與霹靂鬪雷竟不能下擊相持良久大聲忽發有雷火從地出傷女一足女稍逡巡一迅雷從空劈下其聲猛烈異常觀者皆暈仆俄而雨霽則有一物震死於地如猪而無尾如牛而無角周身白毛兩背至脇有黑毛成如意形腹下一肉條長二尺餘其氣羶腥不可嚮邇稱之

重二百餘斤衆莫之識其地有觀音庵一老僧出視曰此螭虎也鄉人鬻割而焚之
臭聞里外愚按說文螭若龍而黃漢書楊雄傳音義引韋昭云螭似虎而鱗此物白
毛黑文而無鱗未必其為螭也

香珠

京師十刹海煙袋斜街有山西劉姓之女小字香珠自幼許嫁同鄉黃某黃學賣於
外久無音問而劉姓中落女遂流落煙花已而黃某積累得數百金挾之至都將求
故劍舍於西河沿逆旅主人利其腰纏誘與冶游黃年少墮其計妓有秀蘭者與黃
極相得無何黃之金盡妓家將有逐客之令秀蘭乃託言赴廟會與黃偕逃至良鄉
投宿一老媪家媪熟視曰汝非山西黃某歟此女其劉家香珠歟叩媪姓氏乃黃之
從母而劉女幼時呼為乾阿孀者也於是始知秀蘭即香珠媪為買花燭具鼓樂而
成夫婦

女屍

揚州左衛街一大宅亂時為賊中大頭目據為偽府亂平後某姓居之其堂前地每
逢陰雨輒見一女子形洗之不去天晴即沒遂局閉不處偶有親串自遠來僕從眾

多遂入居之夜半忽見磚動不已頃刻墳起一僕踐之暈仆於地天明言於主人發而視之則一女屍也衣裙未壞面目如生偏體生綠毛長寸許相相欲動聞於官官命焚之其鄰有攻皮之工某叟曰此事吾知之我陷賊中即隸此賊帳下賊獲此女欲污之罵詈不從杖數百罵益厲遂活埋之不意其今為祟也余謂此女既以烈死毅魄貞魂久已歸之大虛此特其遺蛻耳久而成僵或地氣使然與烈女初不涉矣惜叟知其事而不能舉其姓氏不得為之表彰也

掘棺

金陵自遭兵燹後往往於城中住屋內掘得棺木蓋皆亂中渴葬者也王府園旁一廢地為某達官所得以瓦礫堆積成山命兵勇平治之掘出棺二十餘具發視之一棺有女屍周身衣服絢爛如新然皆已成灰隨手而碎其屍未壞膚肉白潤頰上粉澤猶存又一棺有男屍坐而不卧又一棺已成僵屍上半身生獸毛下半身生鳥羽尤可怪也達官聞之命將諸棺遷葬他處不許開視

烈婦殉夫

黔中有任某者續娶胡氏再嫁婦也然甚賢淑撫前妻子如己出數年後任大病胡

侍奉湯藥支持門戶累月不懈見夫病篤知不可為乃先服毒欲與俱死抱夫痛哭夫卒亦卒親友入弔咸歎其烈亦有議其不死前夫為可惜者余按隋書列女傳首載蘭陵公主事是亦死殉後夫者史臣稱其質邁寒松此婦亦其流亞矣

狐總管

京師西單牌樓有大宅為狐居之無賃者屋主以久失業怒甚往而詈狐是夕忽失其子次日求而得之於此宅問何以至此則亦不自知而其子曰就羸瘠淹淹欲斃或言東便門樓有狐總管實司京師狐政乃具酒食撰文疏而往訴焉越數日往偵空宅則樹上懸一首似猫而巨喙較長蓋已為總管所誅矣狐神鼠聖亦自有道歟

擊鬼市

距通州十里有普濟閘閘之西南有叢塚相傳為和尚墳不知何年所葬亦不知和尚為誰也每於黃昏後幻作鬼市迷惑行人行者患之迂道避焉乙亥之夏有小舟載漕米赴普濟閘暮經其地舟子呼緯夫改由對岸行緯夫二人其一收緯登舟其一恃有膂力笑而不信奮臂獨前俄見燈火熒熒青帘高挂似有酒家知是幻境即折道旁柳樹一大株執之而往距鬼市已近便舉柳亂擊見有無數和尚為所擊倒

審視則在叢塚中所見幻境已無覩矣乃覓路回舟以告舟中人皆莫之信然此後和尚墳頭土盡塌落無復怪異皆此人一擊之功也

伐樹

江西河口鎮咸豐中駐兵設防焉命丁夫入山採薪見有古榆一株大可蔽牛舉斧斫之血汁噴射有土人告曰此樹已四百餘年甚有靈異伐之不祥乃舍之而還營中軍士聞其事曰吾儕何畏鬼神得此大材而不取何以供炊爨乎明日復率丁夫數十往伐之血流如故俄而樹斷倒地響振山谷樹長十餘丈中空如竹其內枯骨縱橫兼有髑髏一具又有碎梘及竹箸無數觀者咸駭異莫測所自來

移屍

江西一世家子遷葬其祖啟穴則棺已朽爛不全棺中滿貯磁碗竹箸而不知屍骨所在堪輿家曰此殆所謂移屍地乎命昇去空棺入穴審視則惟西北隅有一小孔圓如盂口大僅容拳姑命從此掘入至兩丈有餘而屍在焉僵卧未壞其旁有磁甕數枚有大有小形製甚古出以示人人莫之識其棺中失屍而易以磁碗竹箸亦莫測其所以然

元壇廟

嘉定城西有元壇廟頗著靈異庚申城陷廟亦旋毀鞠為茂草矣相傳其始有某生者館於江西龍虎山張真人府一日得家書知其父病急欲歸謀於真人真人以一符與之戒曰到家即焚化生登舟解纜但聞波濤澎湃舟行如飛一日夜而至父病已危方寸替亂竟忘焚符符神屢見形求去乃始憶真人言具香燭焚化之是夜神復示夢曰送我太遲已逾限期不能歸矣生乃醵金建廟以奉神初不知神何名因其像頗肖世間所塑之元壇神故謂之元壇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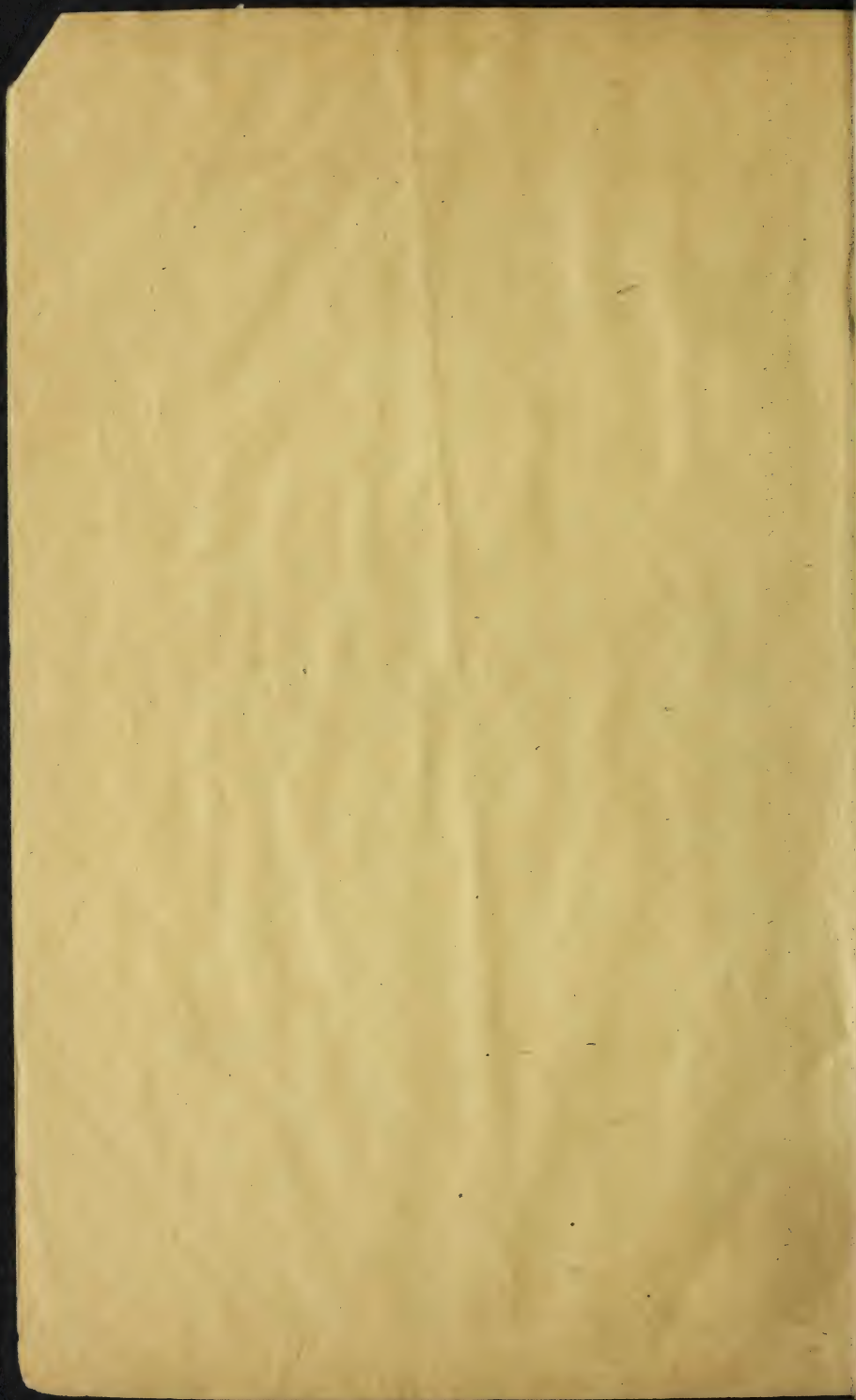
問卜

紹興諸暨縣之店口鎮有陳氏之屋每遇火災而屋不燬相傳國初有陳紫衣者將建此屋親至紹興城中請夏姓者卜日夏視之一田舍翁也乃曰請少待為君擇之陳即出洋錢十枚為謝夏日既如此請三日後來陳知其以酬謝之多寡為選擇之精粗乃以白金百兩揖而進之曰老朽一生辛苦始有此舉幸先生留意焉夏日既如此請一月後來及期而往則日日已選矣幸勿稍有更動陳謹如所教屋成而鎮上大火前後左右盡為焦土惟陳之新屋歸然獨存自是以後歷三十餘次火災

矣至今陳氏猶世守之而夏之子孫亦尚以擇日為業

壽考一門

湖南湘鄉縣有胡氏兄弟五人皆享上壽光緒四年其長兄朝瑜八十九歲次朝瑞八十七歲次朝琇八十五歲次朝璠八十三歲次朝環八十一歲湖南巡撫以聞洵人瑞也事見邸鈔謹記於此胡氏五人可敵周之八士矣





編

右台仙館筆記

PL
2734
A16
V.3
右台仙館筆記卷五

村農索命

曲園居士

何阿謹仁和臨平鎮人當粵寇之亂為賊所脅從與俱至一村農家搜括錢物於簞中得洋錢八十攫之去後從賊中逃歸及亂定即以其貲開餽鈍店甚得利而村農頗知之向之索取阿謹堅不肯認且曰賊取人錢物無算皆將於我取償耶農村曰汝曩時取我錢人所共知今亦非敢責償但我貧苦無以為生汝幸有餘稍有以償我我非惟不怨且感爾也阿謹執不可村農無如何而去後竟以貧不能堪投水而死一日阿謹在店方包裹餽鈍忽謂其妻曰今日我死矣問其故不答俄恩恩出門去急使人跡之則已赴水死咸知村農索命也

雷擊逆子

臨平鄉間有兄弟三人者皆不孝其母而伯仲尤甚粵寇之亂三人均從賊剽掠頗有所獲亂定尚有餘貲遂去其母不與同居俄其兄娶婦兩弟皆在同治酒食母聞來視之兄大怒曰今日我喜事汝窮媼何得來枯亂我操挺逐之去仲聞之亦趨出詈罵其勢洶洶母皇遽走出哭而呼於市曰天乎我有子如此時天色晴霽忽陰雲

四合雷雨交作霹靂一聲此三子者皆從室中提出跪於母前而死矣母又哭曰天乎季子遇我尚不甚酷何不留以與我耶又霹靂一聲而季子竟活

牛孝子

同治庚午歲湖北咸甯鄉間頗有虎患有盛氏兒牧牛於郊突與虎遇兒從牛背墜地牛以身庇之奮其角與虎鬪不勝有他牛來助之虎乃去盛氏兒得不死而所牧牛竟以傷重而死於是盛氏長老咸集皆曰此義牛也買棺斂之穴地葬之日為作佛事而使此兒斬衰治其喪若喪所親者然謂之牛孝子

屋神

蘇州自粵寇之亂屋廬多毀葺門齊門間則尚有存者亂定後人多買其屋移造於閭胥兩門間有老儒借虹橋濱一廢屋聚童子數人而授讀焉忽聞有聲出自四壁若母雞之呼其雛及夜又聞若有數十婦人嚶嚶啜泣者如是數日不止而匠人已操斤斧至蓋其主人已將此屋鬻於人人將移造於他所也舅氏姚松田老人言此事且曰其祖若父辛苦而成此屋子孫不能有宜乎冥漠之中有深痛矣戴子高則曰此鬼亦不達之甚有造此屋者即有拆此屋者凡物有成必有毀天地且不能長

存別區區一屋乎余謂子高之論固甚通達而不知此聲非其祖若父所為也蓋天地之精氣無所不在而在空洞無物之處則散漫流行不能凝聚必有所憑藉而後其氣得以凝聚焉凡為大屋其外則牆垣高峻其內則門戶重疊如是百餘年或數百年則其氣之凝聚者久矣凝聚既久斯具形質形質既立斯含神明大而山川小而城社又小而屋宇其為神一也今一旦將毀拆之則失其所憑依而其氣不復能聚矣其神實先知之故有此悲歎之聲是乃屋之神而非造此屋者之鬼也余外家姚氏居臨平棗山港其對門沈氏所居相傳為元時屋制度與今有異亂後亦為人拆卸運斤之始大聲忽發匠者一人死焉蓋其氣凝聚至數百年之久故強盛而能為厲也若夫茅茨苫蓋占地無多聚氣亦少則隨成隨毀了無靈異其理亦可想矣若謂其祖若父所為豈畢門圭竇之鬼其曠達轉勝於高明之家之鬼歟

奇病

仁和唐棲鎮人姚晉卿余二兒婦之弟也少時延江姓者教之讀江亦年少頗謹飭終日坐書室中忽一日覺體中痛楚俄而增劇宛轉牀褥呼父喚母達旦不休姚氏乃以舟送之歸江既歸遂卧牀不起每夜靜息燈黑暗如漆尚能下牀於房中行走

稍露燈光便不能動若白晝則雖四面用布幕遮闌亦止能僵卧稍未展轉而不得矣如是數年便溺皆在牀中然飲食如故體貌豐腴如無病者其父江蘭圃固知醫百計治之不廖後窮於術且意亦倦不復為處方而服藥既久一日不服藥則如飢之思食渴之思飲乃聽其自為計每日隨意買藥數味服之雖無效亦無損也忽一日啟戶竟出行動如常計自得病至此已及十年矣一旦霍然而愈不知是日所服之藥適中病耶抑或冤孽牽纏至此解脫也使段成式見之當採入奇病錄矣

江氏婦

江蘭圃有一子婦於重身之後忽見有婦人與同卧牀中向之切切私語初甚駭異後乃習見之此婦人著紅裙形狀了了惟所語者譚謔細碎迄不知作何語江氏婦大感自知及期必不能免每與人言之輒痛哭也俄果以產卒聞江氏婦頗婉婉且年亦尚少未有惡業殆前生冤報也

讐結三生

唐西姚氏一婦忽患奇病語言不倫形狀詭異能反屈其足至首又時或吐舌垂至尺餘絕可畏怖姚氏素奉箕仙乃召仙問之仙曰此婦前生為杭州施氏子有夫黨

其婦者施為作婚書而婦不願別嫁雉經而死夫悔之亦自經今來索命不可為也姚氏之人環而祝之曰此前生施氏子事與今生無涉其今生在姚氏作婦頗稱賢淑自夫死至此十餘年守義不嫁冰霜之節有足多者若許以今生之善贖前氏之愆願廣作佛事以資識悔鬼許之附箕而言曰前愆終不能銷釋今生既為節婦姑舍之去待來生再向彼索命可也自此姚氏婦之病果愈年六十餘而終

目能見鬼

唐樓姚氏又有一婦體質荏弱目中能見鬼物其母家有一婦病姚氏婦往省之見病者牀前立一黑人面目不甚可辨又有一人面色與常人無異對黑人而揖每見皆然甚怪之此婦之病旋愈意者此黑人為索命之凶魂對黑人而揖者則報恩之善鬼矣

冤報

蘇州某甲初以搖夜航船為業年四十猶未娶也後行販江湖小有貲產乃謀娶妻豔鄰村某氏女託一媼為平章媼謀之女父母不許媼歸戲謂甲曰我為若作冰上人其父母頗不見拒乃此女以君面有贅瘤不願為君婦奈何蓋某甲面有小瘤故

媼以此戲之也甲聞言憤甚是夜竟以利刀自決其溜血殷牀席次日頭痛如斗宛轉號呼數日遂死於是鄰人皆咎媼一老叟歎曰非媼之咎是有冤報也蘇城方陷賊時某甲為賊作鄉官據有其友之妻其友乘間携妻而遁甲追得之友故有溜在其項甲先破其溜血出如注乃殺之死狀甚慘今若此豈非冤報乎是可畏矣

掩埋髑髏

臨平鄉間有某氏子剝草於郊偶見一髑髏憫其暴露掘地而埋之歸語其人曰今日行一善事俄而寒熱大作鬼附之而言曰我在曠野甚樂汝乃埋我土中悶不可耐必殺汝其家大恐為酒食以祭之焚紙錢無算數日鬼始去某氏子病旬日而瘳余謂髑髏之樂過於南面之王此莊子寓言耳掩骼埋鬲古之仁政某氏子所為誠屬善事反以此得罪於鬼何歟殆別有邪鬼借此事為崇以求酒食非果此鬼之以德為怨也

孝廉捉鬼

先達某公為朝官時其次子婦病有鬼物憑焉公退食入視之意鬼必避己兩侍婢相視而笑公問故曰鬼在公衣袖間殊不畏也公怒甚聞門下士某孝廉能捉鬼親

往告之某曰明日公於病者窗戶外設几席與某共坐俾某得望見室中乃可為力然布置須在有意無意間毋使鬼知知之則遁矣公從之明日某至公延入坐病者戶外適有棋局在旁某曰今日無事與公一奕可乎公曰可甫下三五子某忽若沈思者然支頤瞑目似睡非睡公笑曰此君小極矣命左右退去無擾其神思於是從者皆散一飯頃某猛醒曰鬼在此矣手執一瓶言鬼在瓶中亦不知瓶所自來也而室中婢媼輩皆譁而出曰鬼為人捉去矣先是婢媼輩皆見某入室鬼即避歷牀下某隨之入鬼又躍上牀頂某隨之上如是數次始為所獲故皆知鬼已捉去而在室中者為某之神在戶外者為某之形則衆莫能辨也公問請奕何意對曰某始坐此間即望見鬼在室中倉皇欲遁故姑與公奕若無意於鬼者鬼不我忌某乃得乘間直入而獲之也此事余聞之馮夢香孝廉孝廉聞之其鄉人童夢君先生云是阮文達公事不知然否未敢質言姑記其事如此

方伯知死

江西萬麓軒方伯寓居杭州光緒四年以病卒未病之前其子婦以父病歸省之父謂之曰我病固不起恐汝阿翁亦不久矣近日世間死亡甚衆冥官言我二人覈對

簿書也汝來省我尚宜歸省阿翁於是其子婦適歸而萬果病作矣及其卒也有韓氏之僕田姓者人謂其有狗眼能見鬼是日適奉主命來視疾歸而語人曰我甫至其門有神崔判官在焉止我曰此時未可入我徘徊戶外見方伯便服出其後一人從之即世俗所謂無常也而門內之哭聲作矣然則人死固有無常歟崔判官者何人歟杭人所言如是姑記之

慈湖書院

慈谿慈湖書院有二其舊者在慈湖西即楊慈湖公祠堂也有慈湖公塑像以土木為質而衣冠之與生人無異昔年有學究於此教授生徒學究他出一徒竊神衣冠自被服之以駭其同學者同學者出不意一驚而斃嗣後慈湖公像乃真能行動往往出外駭逐路人以銅釘釘其四支以布蒙其頭始不復出而此書院遂鍵閉無敢居之者其新者在慈湖東邑人馮氏捐貲所建也亦多怪異有邵君名昌者讀書其中夜出便旋忽見長人鋸坐樹顛邵頗以膽量自豪舉挺擊之長人躍下與邵相搏邵不勝走入室長人從之仆邵於地大肆捶擊而去邵遂大病口吐青黑水不數日而死又有人於月夜見長人自慈湖書院出此人亦素負膽量尾之行慈湖書院在

北門外由北門至西門外大寶山一大樹下長人始不見此人施從數里必窮其所之而後已其膽量真不可及矣邵死而此人無恙蓋不犯之則長人亦不為人害也慈邑之有長人人往往見之俗呼白衣者為白事人黑衣者為黑事人或疑為山魃馮夢香孝廉曰邵君見其踞坐樹顛而此人又見其至樹下而沒殆城南老樹精之流亞乎余謂夢香之言為然

祭鬼

同治乙丑春間嚴州城中夜夜聞鬼叫聲烏烏啞啞如小犬鳴居東北者以為聲在西南居西南者又聞其聲在東北忽遠忽近聲無定在而終夜不絕論者曰此必死粵寇之難者魂無所歸也其時袁君之京字懷西者方權建德教諭乃出己貲為倡醵錢於四城門各放醵口一壇并焚紙錢無算果三夜無鬼聲其第四夜復然協鎮朱君仿而行之亦三夜無聲吳和甫學使按試嚴州居考棚亦聞之以問衆廣文袁君以告學使命各城門放醵口如袁朱二君故事又自為文祭之自是鬼聲遂絕

鬼哭

杭州保安橋有馮氏屋屋外尚有隙地謀築牆圍之畚揭已具是夕聞窗外鬼哭聲

甚悲馮氏或語之曰鬼哭何為為鬼誠苦為人亦未始不苦也窗外鬼歎息而去聞者毛骨悚豎次日掘土築牆於土中得四屍蓋粵寇陷城時死此者乃悟鬼預知明日將為人所掘懼其毀傷暴露故先告哀於人也為買棺改葬之後無他異

驢精

慈溪北門中亦有馮氏宅相傳此宅舊有驢精馮氏一幼子患病往往僵厥云有長耳毛身人來至牀頭持泥團強食之疑即此驢精為祟也後病愈亦無他粵寇之亂宅燬於火而驢精尚存其所窟則在喉口中喉口者慈湖水入城與城中諸水會合之故道也其道經馮氏屋下湮塞已久或云趙文華築城時所塞或云馮氏之先有官御史者實建此屋惡水聲之喧聒故塞之也數年前邑人用形家言率錢鳩工開濬此道以經費不繼半途而輟故喉口中仍無水驢精得居之猶時出見形焉

觀世音

安吉典史周君言其家有一傭媪乃老寡婦也在周氏數十年家人皆敬遇之不與他媪等為人良善凡家人詬誶必委曲解釋之每食無鮭菜惟醬腐乳一味而已自云夜間一合眼即有婦人衣藍布衫者與之俱如是數年習見之亦不為怪一夕婦

謂媪曰今有極樂之境當與爾一游媪唯唯忽聞聲如霹靂眼前有雙門洞開婦與媪並入其中堂宇軒昂陳設華麗儼然富貴家也既出婦謂之曰汝知此何地乎此地即在爾身曩所入之門即爾頂門也媪自捫其頂則頂門已開如小兒之有齒矣自是每夕必至其處婦亦輒與之俱但不復聞辟歷聲耳媪自與婦人游能見人所不見或空中有神明經過媪能見之故凡便溺必閉窗牖且施幕帟不使有一隙漏光懼瀆神也忽一日向空叩頭不已人問故曰闕帝過也吾見闕帝之後有黑雲隨之恐將雨矣時晴日呆呆初無雨意俄而雷雨大作人乃信之問闕帝之狀若何曰與廟中所塑無異又問神在空中如何行走曰凡神所至必有白氣圍之止見上身不見其足也又數年媪忽買黑棗啖之日食無算怪而問之曰吾每夕與共之婦人乃觀世音菩薩也今將從菩薩去而以生平飲食太菲壽數雖終而食祿轉未盡不能遽脫俗塵故食棗以盈其數也不數日媪果無疾而卒

土地神

阿三者象山人失其姓名至湖州開墾荒田居孝豐之烏泥坎一日偶失足蹶於途忽見有五六人皆著紡綢衫口操湖音向之索博進阿三視之皆不識也怒曰吾何

時與爾博乃負爾耶遂相毆擊以一敵衆大受窘迫俄有老人曳杖至曰爾等何為阿三告以故且求援焉老人曰若輩無禮我助爾擊之揮杖奮擊五六人皆逃匿稻田中阿三又拾路旁石塊擲之皆應手而滅老人指路使歸曰彼已滅迹不足復慮汝可歸矣阿三循途而返忽如夢醒則身猶僵卧道旁也歸家慙甚曾被捶擊處尚覺痛楚皮肉皆青黑色旬餘始愈後至土地祠見祠中神像與前所見老人酷肖知為神助具牲醴謝之

葛飛熊

定海協鎮葛君飛熊微時素無業定海之俗為病者禱祀必多具酒食其陳於几者曰上筵所以祭神其寘於地者曰下筵所以祭鬼上筵則主人自食其胙下筵則分給丐者任其醉飽而去凡禱祀之家必聽命於卜者故羣丐日偵探於卜者之門屈期畢集而葛亦與焉一日食畢時夜已深微有月色葛乘醉獨行忽見一女子彳亍前途葛疑為私奔者試尾之至一家門外門不啟而女子入乃知為鬼於是就門外竊聽則姑婦正相詬誶已而寂然葛慮有變急叩戶入則婦已登樓而姑猶怒坐樓下葛告以所見乃大恐邀葛共登樓葛甫上向所見女子趨出猝與葛遇跌仆樓梯

下回顧已無有矣入視其婦婦懸於梁幸其時未久救之而蘇乃厚謝焉

巫醫

世本稱巫彭作醫是故古之醫即古之巫也周官男巫之職主招弭以除疾病尚有古之遺意至於後世醫且失傳而巫更無論矣江西南昌府有所謂搶魂者各村坊咸有廟廟之神曰太子白面而有笑容其身著甲其首戴兜鍪一手執旗一手執劍不知何許人也凡病重者請道士為之搶魂用響轎一乘迎太子之神至其家響轎者昇之格格有聲者也既至焚紙錢道士叩頭為病者祈禱其夜以健者四人昇神道士從之又十餘人執炬從之至於曠地盤旋三匝眾皆大呼三匝既畢飛奔而回甫及門即大呼病者之名門內應曰諾於是復奉神於其家三四日後仍用道士送之歸廟而病者果愈與否道士不問也廣東則有所謂喚魂者亦謂之跳茅山其法用道士數人設齋壇懸神像誦經識皆如常儀既畢則布樓梯一具每級刺利刃刃皆上向道士赤足踏其鋒拾級而登如是數次謂之上刀山乃以鐵彈一鐵鍊一置烈火中燒之使紅道士口含紅鐵彈手捋紅鐵鍊久之投入冷水中水猶鬻然即以此水為病人洗面道士又自刺其手出血塗病者兩太陽穴及兩掌心以去內邪又

燃兩炬入病者室中彈藥末少許訖然一聲滿室皆火光謂之發火粉以去外邪最後乃以雄雞一青竹竿一取病者親身之衣登屋而呼其名是謂喚魂凡喚魂時若適有物來或牛羊或雞犬均吉無則病不治矣或遇有人來亦吉然所遇之人必死故道士行法時其前後左右十家內道士必保其無咎十家以外不能保矣不幸遇此而死其身必有火印云余謂此皆師巫邪術非古巫醫之遺法為民上者所宜明禁也至甯波鄉間有所謂爛泥膏藥者則尤可笑其首簪花面敷粉行村落間有就醫者不診脈以清水一盃用筆注濃墨三點於水中其墨痕蜿蜒而下用竹管窺之即述病狀有中有不中而述以五七言歌辭出之辭極鄙俚亦頗抑揚可聽從之索藥則以一泥丸付之令病者貼某穴無他藥也故有爛泥膏藥之名自稱先世有與仙女耦者與一丸泥至今子孫用之不竭荒誕之詞更不可詰矣

冥役

慈谿俞君以生人而役於冥中有活無常之名俞亦能文之士頗恥之故隱其名焉其往役也僵卧若死者但胸膈間微溫耳或竟日而醒或數日而醒久而習之亦不以為異也詢以冥中事則祕不言俞有友素相狎求與偕往觀冥中景象俞不可苦

求不已俞曰必欲偕往宜擇靜室安卧雖數日不興戒家人毋動也友如其教俞引其魂徧游冥中亦有城市與人世無異俄至一官署俞有事當入謂其友曰子待我於此勿他去此間究與陽世有別倘誤入迷途我不能救也友曰諾待久不出意緒無聊忽見數女子自署出皆妖豔異常其友心動尾之行入狹巷中有小戶半啟女子咸入某不覺亦從之入忽聞大聲如辟厯然驚顧則己身在豕豎化為小豬矣俞自署出不見其友尋覓不得悵悵而歸往探其友猶僵卧未醒其家人皆咎俞俞亦皇遽無策而撫其胸猶溫乃慰其家人曰此人生機未絕當再往求之於是又赴冥中一日餘而醒曰已得之矣其魂在數百里外某縣某村業已轉世非我親往不能返也乃至其地探知一家有母豬新生小豬即至豬圈視之有一白尾小豬見俞則徇然而鳴問主人此豬直幾何主人知有異曰非銀十兩不可如數與之携之而歸至友卧室用鐵椎擊豬斃之而其友蘇矣然自此智識稍鈍於昔或由曾墮入豬胎故也俞君自言每入冥則城隍神授以草鞋二扇一著草鞋則行走如飛隨心所之無有隔閼雖城垣可越而過如門閭耳其扇一面紅一面黑以紅者向人扇之必竟體發熱以黑者向人扇之則寒顫矣又言冥中真有血污池世傳產婦必入此妾也

血污池專治男子凡男子惟一娶者不入此池再娶者即須入池一次三娶者入二次若有妾者入池之數視妾之數俞君之言如此可為色荒者戒然於理實未是也禮曰宗子雖七十必有主婦則再娶固非所禁而古者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則妾亦非所禁也豈有聖人之禮所許者而冥司顧以為罪乎余謂冥中無血污池則已誠有之必為男女之不以禮合者而設外婦私夫悉入其中則情罪允洽矣

壯仙

慈谿之俗有所謂壯仙者相傳鬼於生前負人之錢則入其人腹中其人籍鬼之力為人招致亡者之魂人必以錢酬之償滿宿債則鬼自去有腹中止一鬼者有數鬼同居一腹者鬼之初入人必大病每食必大嘔吐俟鬼所居安帖由口出入游行無礙而後病愈慈谿人極信之有馮氏者使之招致亡人其人生前喜食鴉片煙及至即索之乃為鋪設茵褥如其生時設盤於牀盛煙於筒俄氣縷縷出似有人呼吸之者不逾時而煙盡矣此誠可異也又有王姓者於寇亂時失其子請壯仙探之壯仙歸曰此人為礮火轟死今其鬼周身黑如炭形狀醜惡且久與諸厲鬼伍傖儻疊殺無復人理生前之事久已盡忘招之入室必將為禍不如其已也而王姓必欲致之

強而後可俄而肚仙云爾子已至無一言闖然入內室去矣不可得而問也是夕王姓果大不安一女一媪均暴卒王姓窘甚復求驅去肚仙云是非一人之力所能敵矣幸腹中有三鬼併力驅之或尚可為俄聞空中搏擊聲甚厲自內而外久之始息肚仙曰已為驅去矣甚矣憊

葛仙翁

慈谿縣城東二十里有驃騎山舊名靈山俗呼小靈峰其上有會龍寺奉葛仙翁像於寺中凡入寺瞻拜者必在神前請給牒文謂之關牒云死後持牒至冥中可領銀五百兩故鄉民登山必請牒歸而藏之篋笥臨死焚之寺在山巔自下而上可五里許而登者雖老弱必步行相傳以籃輿登則所領關牒成廢紙矣每年自正月一日至十日及四月八日為香期一縣之氓無遠近畢登鄰縣亦有至者寺中香火緣此大盛其牒文詭誕鄙俚即由鶯紙之肆鏤板刷印上鈐葛仙翁印通人多笑之以為寺僧造此邪說藉以圖利耳然婦女臨死往往大呼連焚關牒牒焚而目始瞑焚牒時又往往有見其火滅作交龍形者馮夢香孝廉曰天地之道不外一誠而已矣千萬愚夫婦誠意固結安知冥中不由此增設一例乎萬事萬物不誠則雖真亦妄苟

誠則雖妄亦真余謂此論是也中庸云不誠無物可知誠即有是物矣古之明器今之紙錢皆可以此例之

孝廉滅鬼

慈谿馮孝廉貞祐字膺甫以才氣自負所居宅有鬼為祟往往白日見形或於地下伸出人頭俄與屋齊或見披髮人伸舌下垂至地種種怪惡不可殫述孝廉不懼也常佩一寶劍見鬼必逐之一日逐鬼鬼逃入其妻室妻適免身俗呼產婦房為紅房一月內入此為不潔孝廉守此戒甚謹鬼知之故逃入紅房妻見鬼坐牀沿作喘息狀大驚呼孝廉入逐鬼孝廉終不肯入但執劍立門外呼曰鬼如有膽何不出與我鬪乎後孝廉為文訟諸城隍甫具藁未謄也夜聞按上紙筆有聲明日視之紙已裂筆盡禿孝廉笑曰鬼畏吾文乎易紙筆書之焚於城隍之廟是夜聞有鎖鍊聲至旦始寂而自此鬼果不復見

代死

唐西鎮人張慶孫當嬰冠之亂避居盛澤鎮得病而死死後其魂至盛澤之土地廟盛澤土地以其為唐西人也送之唐西之水南廟水南廟者唐西之土神其神乃陸

姓女子死而為神唐西一鎮有水南水北之分其廟在水南故俗稱為水南娘娘云
又由水南廟仍送之還盛澤土地廟而蘇未旬日其妻勞氏死先是慶孫之死也勞
氏徧禱於羣廟請以身代有慶孫之伯父行七者死十餘年至是附一傭媪之身語
勞氏曰汝意甚善然汝亦吾家健婦不可少也盍以爾女代勞曰此女年幼吾尚望
其成立堅請以身代其七伯曰汝意既決吾不汝違然此事亦甚周折吾尚須大費
錢財耳及慶孫蘇而勞死知冥中從其請也又臨平人徐守之其子名美生美生病
且死美生姊纔十餘歲忽從夢中呼晷而醒其頰紅腫徧體亦有青痕問之則云為
其祖父母所撻也時其祖父母久死矣問何罪撻爾曰祖父母欲我代弟死我不可
大加答楚我痛不可耐已許之矣未幾果死美生病竟愈由此二事而觀則死真可
代也惟聖人知之故周公有所請代之言俗儒讀金縢而疑焉彼惡知死生之說與鬼
神之情狀哉又余二兒婦姚氏幼時為其祖母所奇愛年六歲大病已死矣其祖母
命製棺未就故尚未歛有欲昇之出者其祖母輒痛哭抱持之有幼妹甫一齡乳媪
劍之立於旁其母歎曰爾姊且死爾祖母悲悼如是爾不知耶何不以爾代之是夜
舉家不寐環病榻前忽病者自牀上自投於地若有人提擲之者衆人驚詫急抱之

起則已活矣俄而其幼妹死

瞎子復讎

范某江西南昌人居順化門外少無賴族人患之屢送官懲治釋回則為患愈甚族有某甲者昌言於衆曰爾曹但縛之來吾當指其目使彼不復能為患衆從其言縛某付甲某乞哀甚苦甲不聽竟抉其兩瞳子某遂以瞽廢後十餘年甲死有子四人某皆與之暱若忘前隙者光緒五年臘月甲二子有事入城某與偕焉共宿於城中范氏之祠三人者同牀而卧夜半某以利刃刺二子之腹殺之而自詣縣言狀夫以瞽廢之人卒能手刃所讎者之子雖其事不足道亦可謂智深勇沈者矣

冥譴

臨平有沈姓者患病數日頗困頓忽若有攝之者隨至一官府有主者檢籍曰此人未合死誤被攝取仍當送還乃命人導之出見堂下罪囚無數敲扑甚苦有沈愷者亦在其內其素所識也裸而受刑徧體糜爛旁有人謂曰明日且以鐵索穿爾鼻沈見之甚為悲憫俄而若夢覺者遂蘇使人視沈愷則病卧牀褥間宛轉呼號已歷數晝夜求死不得明日其妻方持藥至忽鼻孔中噴出血二道即時氣絕沈愷為人暴

戾恣睢久為鄉里患及死人咸快之余謂冥吏誤攝載籍常有如前定錄所載因追金鄉縣尉韋泛而誤追金壇縣尉韋泛朝野僉載所載因喚天官侍郎許子儒而錯喚地官侍郎周子恭皆是也若此沈姓之誤攝則似有意蓋欲使之見沈愷在冥中受罪轉告世人以為鑒戒耳不然則沈愷之死雖有鼻中出血之異安知其為冥譴哉

產怪

安慶人游某僑寓江西其子婦重身逾期不育腹彭亨若五石瓠或薦術士治之術士至披髮跣足禹步於庭仗劍指麾口誦咒手執一雄雞刺其血書符二一焚其灰於水令婦飲之一令婦佩之於身曰兩日內必生然恐所生非人也越兩日婦腹震動大痛欲死俄腥風起自牀下燈光慘淡房中人咸凜凜而婦已產矣視所生兒毛髮鬢而色甚黑眼鼻不可辨口則甚闊幾過其耳手足亦略具通體柔弱無骨提挈之則長釋手則短咸共怪異恐驚產婦命舉而弃之野余二兒婦因言其在家時見親串中生一子至十歲外猶不能行立置之一大木盆中便溺皆於是提挈之則高與人等釋手則一皮渾脫耳其母惡之略不省視其祖母憐而飲食之年十六竟死

於盆中余謂古稱徐偃王有筋無骨此豈其類與大兒婦又謂湖北咸甯鄉間多怪
產有石氏婦凡九產而生怪物九大兒婦之嫂石氏女也實親見其三一猴一蛇一
鳥

死女為祟

湖北咸甯鄉間有毛氏女未嫁而與人私父母怒而殺之埋其屍於野俄而成僵屍
出逐行人乃發而焚之俗言焚僵屍必覆以魚網則屍燼而鬼亦滅時偶未計及焚
煙上徹有紅鳥見於林端已而其鬼果時出為厲凡人家子女之潔白端整者每每
為所祟而死遠近咸稱之曰毛家姑媽不知其所起亦不知其何以得此稱也為所
祟者初不自言雖父母前不告也其人了無疾苦但言欲製某色衣某色袴某色鞵
鞵女則并抹胸纏足一一布置諸物既具始言毛家姑媽招我去矣向所布置皆毛
家姑媽為之也乘人不覺即取著之或仰藥或雉經無一免者於是人皆畏之各村
皆為立廟廟立之後為祟如故有咸甯令某公聞之大怒悉毀其廟且至江西真人
府求施勅勒之術自是稍靜謐然其為祟已數十年矣方其盛時鄉間至不敢言毛
家姑媽偶言及之則動色相戒云及粵寇亂後毛家姑媽復出然不至如前之甚諸

被崇者或仍言毛家姑媽或言某氏子某氏女則皆向之死於崇者蓋其徒黨也異哉毛氏一女子非取多而用宏者何死後數十年猶有靈爽若此也殆戾氣所鍾歟又有順寶者咸甯范氏女亦未嫁而私與人為父母所殺其鬼時時出見久之人亦習見而不為異每春日諸女至山中采茶薄暮則順寶之鬼輒出助之與其妹尤暱幾於無日不見每語妹曰我不肖死固分也妹幸好為人母似我為父母羞此鬼殊有意勝毛家姑媽多矣

登山遇仙

嘉慶時錢唐人某游天台山見一人自稱陸講山言明季事甚詳異之明日復訪其人則不復見矣某欣然以為遇仙按陸講山先生名圻字麗京錢唐人乃國初西泠十子之一少負盛名與弟堦培稱三陸培以行人死甲申之難先生後為湖州莊氏之獄所株連及事白奉母隱西谿駱家莊常賣藥茗雲間及母歿棄家遠遊不知所終至嘉慶末此人猶得見之殆真仙矣

寢廟遇怪

震澤王君蟾生余門下士王廷鼎夢薇之父也道光庚子歲讀書東安村之八蜡廟

廟有樓王君與諸友晝則讀於其下夜則寢於其上一日諸友皆外出王君獨留忽狂風啟窗戶皆鳴卷帙飛舞突見一老叟兀立案前年可六十許黃面白髯目開合不止兩手向空作攫拏之形王君驚問何人叟不答徐徐卻走退至東壁如嵌入者兩手攫拏如故王君大呼有老僧聞聲趨至則全身已隱而鬚眉口鼻猶見於壁相相欲活也懼而走出薄暮諸友至復偕入視之則無有矣是夜仍宿於樓夜半聞扣窗聲窺之則有長人足立庭中而首出樓外諸友中有吳友霞者素有膽潛立窗側挾利匕首伺之俄其人探手入急以匕首刺之中其腕大叫而遁匕首亦隨腕俱去俄聞鏘然有聲知匕首墮矣明晨得之於殿庭之西隅血凝如膏腥穢不可近其時廟中人咸集循血跡求之至廟後有敗宮數具一棺蓋有漬血僧曰必此棺為怪矣議焚之王君止之後亦無他余謂晝所見者或即棺中人若夜所見者怪也非鬼也鬼安得有血乎使非晝有此異夜必酣眠或為怪所攫食未可知矣棺中人與諸君有恩王君止焚是為有見惟棺蓋血迹又似可疑或曰必此怪恨棺中人而以此嫁禍也若然則俄頃之間機械橫生捷於鳴鏑視巨手破窗更為可畏矣

潘氏之墓

平望鎮之西有地名韭溪里人潘氏之墓在焉某年夏忽於赤日杲杲中辟厯一聲白雲四起有一物從空中墮其墓上其物長四五尺牛首鼉身有角有鱗而無尾四足皆五爪而後足若痿痺不能起者但以前兩足蹣跚而行所過之處翁仲俱仆大木盡拔村人大駭聚而觀之且奔告於潘次日潘至是物已久倦積卧豐草中腥氣不可嚮邇蠅蟻集於其身徧體蠕蠕而是物若不知者或以竹竿刺之亦不動間或昂首一噓氣觸之者無不立倒潘知其異禁人勿犯之無何風雷交作大雨如注物奮身一躍騰空而去至天半猶垂首俯視久之始杳竟不知是何物也

布袋和尚

布袋和尚者不知何許人嘉慶中至吳江縣城賣卜居城東關帝廟中口噪楚音年可七十餘項下懸一黃布袋不暫釋因以名之袋廣長僅尺餘不甚豐滿而和尚每日所用之具若杯若壺若冠履若紙墨筆硯咸取之此未嘗闕焉日賣卜以十事為限談休咎輒中既畢則徧游村市見字紙必拾之投袋中恒勸人惜字自言每日所拾暮則權之必滿一斤之數如是者三十餘年矣廟中人有伺其熟睡而探其袋者止得龜殼一長寸餘於是皆疑為仙環而叩其術和尚厭之乃不恒至一夕忽來即

闔戶而寢次日日中不起呼之不應破扉入則和尚圓寂矣失其袋大索不得正共驚異而西郭外之人膚至咸曰和尚成神矣蓋其地故有土地廟是夕父老皆夢土地來別曰吾去矣明日有懸布袋於項者是代吾者也及旦父老至廟中祭之則見神項下懸一黃布袋說曰此布袋和尚之物何為而在此入城而和尚果死故知其真成神也衆即葬之土地廟後至今神項猶懸布袋云

鬼能賦詩

桐鄉倪亞卿弱冠游吳中寓桃花庵之夢墨樓一夕獨坐忽聞窗外吟詩聲靜聽之其詩云生怕秋來瘦不支十年心事訴誰知荒庵寂寞如宮禁況是風清月白時一病奄然百事灰多情無力挽春回青山綠水橋邊路苦望郎君撥棹來聲甚慘婉倪知是鬼即亦不懼俄見一女子推扉入倪問曰卿何人也女曰妾姚氏字脩竹家山塘故風塵中人也年十六為貴州李小白刺史所賞許以千金聘妾先下百金為定期三年之後改官江南然後來迎乃瓜期滿矣而花信杳然妾感其情誓不再嫁獨居抑鬱半載而殂三寸桐棺即停庵後偶來玩月聊爾哀吟以抒幽悃幸勿見訝倪憐之以手撫其背女卻立曰妾以守貞故歸泉壤否則猶在人間也言已遂滅次日

驗之果有一棺在牆隅倪因題詩樓壁以識其事越二載有都司李某自黔來蘇亦寓此樓見詩驚曰李小白吾父也於咸豐十年殉難吾即以先人難陰得此右職初不知有斯事也因屬庵僧善視此柩吾差事畢再來此當為營葬然其後亦不復至

鑪火焚婢

咸甯毛氏有一婢年十三四矣其主母慮火災防範甚嚴雖天寒不許近爐火忽一夕舉家聞惡臭若火災物者已而鄰舍亦聞之競扣扉問故其主母即呼是婢則不知所在旋得之於空室中足踏銅火爐倚門而立呼之不應視之死矣競前挽之則隨手而化為灰獨兩腳不化猶立銅鑪上流膏滿地而室中物一無所燬其所倚之門亦不焦灼異哉謂火自爐起則當先焚其足何其足轉不化歟或疑如佛家之戒火自焚然此一蠹婢耳平時初無異人處且膏油流溢死亦甚慘戒火自焚必不如是也或疑此婢必先醉燒酒火氣薰蒸引動內火遂至自焚此頗似近之然藏府燔燒筋骨俱燼其楚毒為何如尚能植立不動歟是真不可解矣

黃蛙敵人

紹興蕭山縣有隔河其河淤百餘年矣光緒五年夏大旱乃訪求其故道集民夫濬

之有周姓者與其役掘得一石門長廣二尺許啟之則如隧道然疑故時人家洩水之溝也以竿探之忽有聲若人歎者異而益窮之至丈餘歎聲愈厲有青蛙數十躍出大者如盂最後一蛙身長尺色深黃腹下純白徧身黑斑纍纍然怒目大鳴人或擊以竿蛙以前足格之竿為之折於是人爭擊之蛙抱一木椿兀不動惟以後足相撐拒口格格如鳴鼓有老人急止之曰此非常蛙殺之恐不利衆避其言擬縱之河而蛙抱木不釋爪之入者三分衆因昇其木而投之甫及河蛙一躍而去須臾大雨四境沾足

孝子報讐

童元發嚴州淳安人其地皆山也山多猛獸元發父自城晚歸中途一熊突出攫之仆焉同伴者狂奔而免糾衆還救之熊始去而元發父碎首剝腹死矣奔告其家時元發甫弱冠日持匕首哭父死所欲得熊而甘心焉或數夕不歸母匿其刃禁不使出元發哭愈哀月餘復竊刃而逃村人徧尋之不得自是蹤跡杳然矣而數十里內山中居者恒隱隱聞哭聲或夜靜聞霍霍磨刀聲去其鄉五十里有地名葉家坂居人以獵為業一日入山見一獸人面而獸身以敝衣蔽體衆異焉發大鎗擊之不中

獸奔衆逐之獸呼曰吾童元發也勿傷我衆人素知其名呼與俱歸元發騰躍而去捷於飛隼俄頃不知所往於是遠近皆知元發不死且喧傳其異矣元發母聞其事思念甚切一夕忽聞扣門聲啟之則元發闖然入曰兒今得報父讐矣氣咻咻喘不止汗淋漓如雨肩一物擲地腥臭不可近燭之熊也母驚喜鄰舍畢集時元發去家已一年餘矣問其所歷曰自入山後日伏巖穴中飢則采果實或掘黃精白朮食之寒則集桐葉松毛為衣數月後覺身體輕捷且生毳毛如猿猱然踰坑越谷無異平地日夕禱於山神願報父讐昨宿枯廟中夢神告曰殺爾父者去此不遠東行十餘里沿澗伺之可得也如其言果見熊飲於澗刺刃其腹應手而斃遂負之歸聞者莫不歎異翼日熟而祭於其父之墓并具牲醴酬神於山嗣後飲食衣服仍復其舊身亦重墜與常人無異惟徧體之毛竟不脫落余門下士王夢徵曾於同治十一年見之瀘安市上其人頽而長年可三十許飢理鵲黑兩顴毛毳毳然視其手臂亦然人皆曰此童孝子也惟神識不甚慧問之多不答如聾聵者識者謂積慘傷其心也粵寇之難近村多被焚掠而童孝子一村獨無恙

鸚鵡救主

吳江梅堰鎮有殷姓者賈人子也畜一鸚鵡五六年矣愛之如子咸豐十年四月粵寇突至殷舉家奔竄半途忽憶鸚鵡復還至家中謂鳥曰寇至矣不能終畜汝汝速去勿罹此禍遂開鎖縱之鳥去而寇至幾不免後歲餘殷徙居鶯湖之計家港一日鳥忽至飛鳴于室若有所言殷不悟飼之不食籠之不宿至夜不去啁啾如故俄聞礮聲始悟賊將至鳥速之去也即挾眷屬狂奔而賊已四面合圍不得脫天遽明潛出欲越橋北走而寇伏於橋側羣起遮攔忽有一鳥翱翔其間賊注目視之鸚鵡也口銜白布一幅咸共駭異疑為神遂巡久之而殷氏之衆已從橋上去賊因鸚鵡之異亦不窮追殷至光緒中尚在

救命龍王

周如三浙江山陰人賣藥為業嘗與村人採藥王山山有澗狹而深兩旁石排列如矛戟止容一人入而黃精紫葳生其中周解衣使同伴者縋而下有所得公焉其同伴有趙某者見周衣中藏白金十餘兩利之乃懷其金與衆俱走已而周欲出呼其曹莫之應窘而大號亦無聞者不得已緣澗行澗甚紆曲廣狹靡定行十里許得一洞外窄而內寬窺之若有光入之則有一蛇存焉長四五尺圍可五寸鱗甲陸離形

狀頗異憐而欲出已為蛇所見因跪而告以故并求寄宿焉蛇若領之者周遂匍匐入伏其側洞中山氣薰蒸不雨而滴又昏暗無天日不辨旦暮久之飢甚見洞有一石光滑如脂蛇恒以舌舐之意其可以療飢又跪而祝曰小人不食三日矣願分君之甘蛇又若領之者因亦就舐之石泆無味然飢火頓息如是數日忽聞雷聲殷殷在山之巔蛇聞之蠕蠕然動未幾暴長頭角崢嶸不蛇而龍矣騰躍欲上周攀其角曰龍王一出某老死洞中矣願從龍王偕出蛇又若領之者辟歷一聲挾周俱上俄而墜於地則其村也乃反其家家人喧而告曰吾以汝為死矣周曰誰言之曰聞諸趙周欲詣問趙而趙已至披髮跣足奉衣及金跪於門外自述前意問誰使汝來又誰使汝言之則趙亦茫然不知也

右台仙館筆記卷六

烈女殉難

曲園居士

湖北咸甯有某氏女頗娟好粵寇之亂有賊數人突入其家見女豔之欲劫之去其父母村農也駭疑不曉事謂賊曰吾女已許嫁某村某氏子矣安能從汝賊曰易耳吾往某村殺某氏子則爾女可從我矣父母曰雖殺某氏子亦不汝從賊曰然則并汝二人殺之爾女可從我矣女見事急從容謂父母曰吾父母何老悖如此我得嫁將軍異日為妃為后未可知也豈戀此田舍耶哉又謂賊曰我從將軍去父母老悖不足與語父母牽女衣而哭女揮手曰兒此去大好何用悲苦然父母宜即日他徙不然地方官府知兒從賊必以為父母罪矣言已從賊竟去甫行數里又謂賊曰吾固許嫁某氏子今從將軍去異日某氏必向父母索女且為父母累幸此地距某村近宜往與訣絕賊從之女平時固常至壻家且為其姑所憐愛及是乃徑詣其姑告別且謂之曰舅姑宜即日他徙不然地方官府知兒從賊必以為舅姑罪矣其姑聞之泣女不顧而行賊欲犯之輒好語之曰我固從汝然須成禮不可苟合行一二日賊又欲犯之女度父母舅姑皆已他徙乃抗聲大罵曰狗奴我良家女且已許嫁某

氏子豈從汝輩犬彘哉賊見其意驟變大駭尚以其貌美不忍殺以甘言勸慰女罵益厲自以頭觸賊刃遂見害此事余大兒婦言之以不記其姓氏為憾余曰是無傷也明史列女傳所載如招遠孝女石門丐婦上海某氏六安女之類皆不詳其姓氏至今何嘗不炳然史策哉

父凶子報

蘇州桃花塢有缸甕阿慶者

甕俗字古無之集韻有甕字
蕭孟切音胸祇屬或即此字

多膂力鄉里咸憚之有某

甲與之忤慶糾其黨欲毆之甲懼奔告於慶之妻父其妻父曰是不可以理諭也汝謹避之而已甲歷數月偶出遇慶於途痛毆之甲憤且愧歸則吞生鴉片煙而死鄉里莫敢為一言久之阿慶亦死其子曰二和尚年長矣家亦小康一日自市上晚歸遇甲於塗呼曰汝父殺余余今且殺汝和尚大駭狂奔歸家遯大病述所見家人大具牲醴以祭之久之病始愈踰年又遇諸塗歸又大病家人為焚紙錢無算久之病亦愈而和尚以久病遂失業家亦落一日又遇諸塗和尚習見之亦不畏也謂甲曰吾今非昔比矣饕餮不繼生亦無味顧安所得死甲曰何不食生鴉片煙和尚諾之至夜謂家人曰某甲教我以禦貧之計吾從其教已食生鴉片煙矣家人方驚愕而

和尚忽跳擲號呼移時竟死

蒯氏僕

門人王夢微言其鄉先達有觀察仲公者微時讀書於蒯氏之園一夜聞池中澎然有聲俄一人推扉入面色微頰鬚鬚有鬚向公長跪問何人則叩首曰公勿怖我乃鬼也生前為蒯氏僕失足死池中冥司憐我無罪而死且沉淪三載不求替代將保我為土地神然仍須陽間貴人一保狀故敬來求公也公笑曰我一介寒儒且陰陽路隔何能為鬼苦求不已公乃取名紙書一保字付之欣然叩謝而去次日問諸蒯氏果有此僕云後公以編修視學江西携眷屬乘舟赴任守風泊一山下見士女往來如蟻問其故曰此山土地神素靈異今值生長故數十里內咸來瞻拜此年年一盛會也公有子纔十齡聞之欲往乃使數僕負之上山至則笙歌鼎沸百戲襍陳觀者環立如堵牆諸健僕擁公子直至神前公子忽仆口流白沫呼之不應掖之不起僕知于神怒急叩首謝無益衆人曰是非其父母來不可僕急歸述於公公不得已具香燭與夫人登山既至廟中仰瞻神像宛然蒯氏僕也乃曰子非數年以前求吾作保者乎今得志何漠然無故舊情也且孺子無知有何干犯而凌虐至此其平日

妄作威福可知余誤保矣言已舉手批其頰神首應手而墜公子頓蘇衆愕然公為述其故自是香火遂絕

癡和尚

蘇州珠明寺有癡和尚者蓬頭垢面嬉笑無度其狀類癡人因以為號也常數日不食或一日而食數日之食冬夏衣一短布衲不易亦不做畜一黑犬跬步不離每晨必出城登楓橋向西方呼吸良久而返市中果餌鮭菜任意攫食食畢納其餘於袖中凡經其攫食者是日利市三倍故人皆樂之不責直亦不從予直也若強之食則必如直而償或卻之則投其錢而去好與兒童嬉袖中物輒分給之亦有索之而不與者莫測其意也又能醫人有病者招之輒往或不往則病不治矣有陸某病瘵羸醫束手乃延之診治比至已死矣和尚熟視大笑急索筆書一方云泰山石一片蟠桃仁二十粒扶桑木一株用黃河水煎衆難之和尚又大笑索大焚之以其灰和茶灌死者口中須臾即活病若失其醫他人用藥悉類此皆燒灰和水飲之也一日至日是不起寺僧異之窺其戶異香滿室入視則已圓寂矣昇之輕如蟬翼其所畜黑犬尋亦死

老弔爺

俗謂懸物曰弔湯臨川牡丹亭曲曰高弔起文章鉅公則明人已然矣因而以縊死為弔死其字實當為𠂔至篇了部𠂔了切懸物貌了了切其音如鳥與弔略殊然亦一聲之轉廣韻上聲有𦵏字都了切讀如鳥去聲有𦵏字多嘯切讀如弔然則𠂔亦可讀如弔矣相沿既久遂莫能改河南省城有所謂老弔爺者縊死鬼也其人姓張名子和生時以賣布為業一日負布數匹售之於市為賊所竊憤而縊死死後頗著靈異縣中捕役奉以為神尊之曰老弔爺為之立廟凡捕盜賊不得則禱之輒有應其始為祥符縣有廟後中牟縣捕役禱而應因亦立廟余親家翁樊玉農觀察曾宰中年其長女即余長子婦也時尚幼曾往觀之神像高纔二尺許立而不坐手執兩繖背負布數端宛然一市井中人也祥符有富民某姓者生一兒僱村婦乳之婦負兒出游俄失兒所在大索不獲聞於官官命役蹤跡之亦竟杳然役禱於老弔爺出有而鵲噪於前若相導者因祝之曰爾果神歟請止鵲即止又祝之曰爾果神歟請飛鵲即飛乃隨之行至城外一處鵲集於地而噪就其地發之則兒屍存焉斷而為八矣然莫知為何人所賊禱於神神亦不復指示時村婦已去久之復入城言於

其主曰殺兒者即吾夫也吾夫素無賴頻向我索錢未滿其欲因促我歸我戀所乳兒未忍言去夫憤怒乘我不覺抱兒去殺之也於是官逮其夫至訊之如婦言乃論如律婦誠愚豈茫然不知殺人之必償其命歟殆亦若有使之者矣

樊和氣

樊和氣湖北咸甯人余大兒婦之再從兄女也其父名希森以財雄於鄉咸豐二年粵寇至希深全家遷居省城中俄而賊圍省城時和氣甫十三歲父素所憐愛謂之曰吾全家無脫理汝年幼可偕僕媼輩逃匿吾止汝一女無俱死也和氣曰父言誤矣父母止我一女祖父母不止父一子乎父宜亡去存先人血食一家細弱俱宜早死免為父累父乃命我逃匿設不幸落賊手人必曰樊氏女為賊所得矣此言父豈樂聞哉已而賊圍益急城且旦夕破舉家和藥以待及城陷父將飲之和氣奪其藥去而謂其母曰此母與兒輩所宜服也兒請先母嘗之言已即舉藥一引而盡曰此藥甘如飴耳諸婦女亦有飲者俄聞賊已封刃且傳偽檄安民矣乃各以藥解之諸婦女皆蘇惟和氣最先飲毒深不可救竟死時倉卒不得棺乃納其屍於櫥中而埋之屋後積灰之下未幾賊至其居舉家分散各不能相顧賊退始先後歸其家男婦

數十人皆幸無恙獨和氣死耳因復入城至故所鬘發積灰求之其櫬固在啟之屍尚未腐面色如生乃具衣衾改斂之其手足猶可屈伸惟腰間若有微創蓋先時納屍櫬中誤傷之也然人雖見之慮其母傷悼亦不以告久之和氣見夢於其母曰兒本仙女死仍為仙今在杏花仙女處甚安樂惟腰間微覺痛楚亦無大苦母勿念也母覺以語人不解腰痛之故人始以所見告益信夢之非妄矣

居寶

大兒婦樊氏言其家庖人治一鼈已以箸夾其頭將斷之忽其尾間又出一物如頭然庖人訛曰豈此鼈有兩頭歟強納入之復以箸夾其頭頭出而尾間物亦出庖人大怪之乃曰吾熟爾於斧中看爾有何怪異及熟而剖之則中有一人焉其狀如老翁鬚眉宛然頭戴風帽身披氅衣但不見其足耳僕媪輩傳觀之兒婦時尚幼亦取視焉雖已乾腊尚可把玩或語庖人曰此鼈寶也生得而畜之則可以盡得天下之寶矣庖人乃大悔

七星魚

高君者與臨平周氏有連余昔寓臨平屢見之人以其行七呼為七先生忘其名矣

喜食鱧魚每使其子婦手治之一日其子婦治一鱧未奏刀而鱗間血溢出說曰此鱧有異吾未之見也及熟而進之以其異告勸翁勿食高殊不之信笑曰魚必有血此何足異竟食之是日遂死按鱧魚首有七星亦名七星魚道家以雁為天厭犬為地厭鱧為水厭是為三厭高君喜食鱧卒以隕命可不戒歟

孤怪

蘇州閭門內有屋一區浙人唐氏僦以鬻繒帛余妻昆弟之子姚穀孫與其事一夕與同業某氏子夜話頗久覺有飢意乃携雞卵數枚欲就厨下熟而食之甫出戶而所執之燭驟滅是屋素著怪異穀孫習之亦不畏也笑曰豈其鬼歟呼某氏子復以燭來及至厨下而燭又滅穀孫曰汝能滅之我不能然之歟乃與某氏子各執一燭且各藏火種此滅則彼然彼滅則此然屢滅屢然竟煮熟雞卵食之而返又小倉口一屋亦有怪異余嘗僦居之余長子紹萊與女壻許子原同卧一室中夜深不寐偶思得食是日適有祀神之雞雖已啟毛取血未熟也乃就窗外短牆上一小火鑪置鐺於上入雞其中敲石取火束薪蒸而然之兩人皆不習爨烹久之不熟而意亦倦抽薪滅火仍歸就枕俄聞窗外有扇聲又有薪柴爆裂聲慮火未盡滅或致上炎偕

出視之則鑪內初無一星之鐵而鑪中已鬻然沸矣發而觀之雞已爛熟可食初不知其所由姑取而飽食竟無他異余謂此必孤魅為之非鬼也

神童能醫

河南中年縣民間一女子生而兩目與人異其瞳子旁有白痕一綫圍之自幼能見神鬼甫能言即言空中某神人過某仙人過人雖不之信然以某神某仙之名非童釋所能知亦頗異之也五六歲時即能為人醫病久之其名大盛延請之者無虛日其治病也不切脈處方隨意以一草一果食之或使人入市買藥物少許所買藥皆人所常用之品且所值不過一二十錢而病人服之無不瘳者一時聞然以為神醫然不受謝或以食物遺其父母少則受之多亦不受也自言不能過十八歲如期果無病而卒其人蓋在道光初年惜談者失其姓氏也

收生婆

湖北有某媪者乳醫也俗謂之收生婆其始亦與他媪等一日偶於田間拾得死人手一携歸供奉之嗣後其術益神凡有召之者或即時而往或遲之又久而往其至也必適屆其婦產時未嘗早至以待亦未嘗有不及也一入其門即知所生之為男

為女百不一爽亦有呼之而不至者則此婦必危矣所至不索重酬然竟以此起家年八十餘而卒其晚年不輕為人收生有難產者召之猶時為一往

收生見鬼

楚人有梅姓者官於中州其妻將產使人召收生媼媼至見一婦待於中堂服飾甚豔戴花滿頭責媼曰來何遲也人家何等大事汝乃遲滯如此乎媼惶悚謝過乃命入房視產婦而產婦頗不易久之勢甚危殆媼曰事至此恐不可為諱矣宜請主婦來其家人曰產者即主婦也吾家安得更有主婦媼曰待我於堂且責我遲滯者誰歟家人聞之皆大駭異謂無是人媼不信徧索之果無有已而其婦竟卒後有知者曰舊有朱姓居此屋其婦以產難卒據媼所見與朱氏婦形狀相同殆必其鬼矣豈以產難卒者亦如縊鬼溺鬼之求代歟

居官孝弟

楊某山西人官於貴州有一妹庶出也妹甫生而所生母死育於其母幼而明慧父母皆奇愛之父臨終謂某曰必善視此妹母臨終亦謂某曰此女雖非我所生我愛之逾所生汝必善視之某承父母遺意遇此妹甚厚其妻頗賢待小姑亦甚厚女美

而且才家中事悉女主持之已而其妻死繼室亦賢仍以內政讓女女年已長矣某擇配良苛凡有求娶者某視之輒曰非吾妹偶也因循久之未得其人而其繼室又死未幾又續娶一婦婦不能如前兩人之賢輒怏怏曰奈何以小姑主家政然不敢公言於其夫女知之乃往往託疾有以家事闕白者推以與嫂如是年餘家中事悉決於嫂矣然兄之飲食衣服女尚手自料理嫂意不樂自是家庭間小有口舌女鬱鬱成疾是時女年幾三十矣某急欲為擇壻終以未得其人迄無成議某偶于役於外聞女疾甚馳而歸則女已死矣乃撫膺大慟曰吾父遺言謂何吾母遺言謂何吾妹死吾何面目見父母地下乎痛哭歐血未數月亦死余謂此君推父母之遺意以愛其妹可謂孝且弟矣然不能早為擇壻使有所歸則愛之而不知所以愛之適所以死之雖以身殉奚益焉惜哉

孟貞女

孟縣貞女不知其姓氏故援明史招遠孝女之例以縣名冠之自幼許嫁某氏子未嫁而某氏子卒貞女年甫十四請於父母欲往父母不許固請不已其叔父曰奈何吾家有此貞女而不成其志力勸其父母許之遂如夫氏舅姑皆不欲其舅猶以婉

言遣之姑則出惡聲焉貞女痛哭不肯反其夫之叔父曰奈何吾家有此貞婦而不成其志力勸其舅姑留之姑遇貞女虐飢寒不之恤而役之如婢妾冬日手足皸瘃而操作不倦無怨言姑以其勤慎稍憐愛之然役之如故有夫弟纔八九歲女視之猶弟也未幾舅姑相繼死女主家政喪祭皆以禮及服闋夫弟年十六矣女即為之娶婦婦至亦頗婉婉女每事必教導之且以不久當以家政付婦新婦曰我年幼無所知仍當歸似女曰未亡人數載以來心力交瘁此後餘生無幾爾夫婦不當代我勞乎自是女稍稍謝去家事日事縫紉一衣一襦皆新作之然悉以布無寸錦尺帛焉既畢乃歸其母家先是女問一歸甯未暮必反母留之宿辭以舅姑及舅姑死辭以家事又其歸也惟居母所雖兄弟之闕不履也至是乃徧詣其伯叔兄弟流連數日而還其叔父使人遺以紅袖一端傳語曰叔氏問姑娘使得否女大喜受之亦傳語曰敬謝叔父使得使得俗語以可用為使得亦莫之異也還至夫氏與小郎夫婦言家事甚悉其夜著所製衣襦以叔父所遺紅袖自縊甫就縊即見其舅姑至又偕一少年至曰此爾夫也已而有長老數輩至室中無慮數十人俄而中雷井竈之神悉至社公亦至皆力阻之砰然一聲懸絕於梁女墜於地小郎夫婦聞聲趨至破

扉而入見狀大驚急扶女起則已蘇矣夫婦厥角痛哭請母死女慰之曰我不死矣乃述所見曰神鬼皆阻我我豈得死哉因解衣就寢達旦晏然次日女大治酒食祭其先并中雷井竈一一祭之人問故曰謝其祐也其夕竟縊而死疑己以必死之故祭告鬼神故鬼神亦不復阻之矣年二十有二其叔父遺以紅袖大有王矣午生祭文山之意使與死同音使得者死得也於是一縣轟然歎其貞烈孟縣令實親臨其喪云

夢中託孤

江夏朱雲舫敏中元配早死有一子四女繼室以龍氏龍氏女在室時夢有婦人至其前呼之為妹意若甚暱龍固不識也私計此人何以妹我婦人已若覺之笑曰妹不知歟吾儕姊妹也今有事相託請從我一行乃與偕往房櫳曲折且經由鑾室始至一處有嬰兒卧牀上撫婦之而謂女曰此妹之子也宜善視之覺而異焉不以告人夢之次日而朱氏之媒至竟歸於朱成禮踰月始履行其屋由鑾室至最後一屋宛如夢所歷入之則前妻所生子及乳媪在焉蓋以正屋方娶新婦故移此耳女憬然悟夢中所見必前妻也命移兒至已所臥室撫愛之無異所生後女竟無出前妻

子亦善事之

如前

余外姊適周氏者之長女歸嘉興張少渠大令為繼室張初娶丁氏生一子一女周既歸張數月忽夢見一婦人衣紫色衫向己肅拜曰諸事奉託問夫人何人曰我丁氏也周頓悟為張之前妻驚而醒覺帳外如有人拳視之則其人猶立牀前果衣紫色衫了了在目周懼而呼遂不見蓋亦以所生子女為託也所異者其所著紫色衫固尚在篋中周亦嘗著之人死而有鬼宜也衣服猶在豈亦有鬼意者凡物有形質必有精氣鬼固得攝其精氣以去耶抑或幻作是形以取信於人耶

外財勿得

余家有傭媪何氏天津人言其鄉間一巨家將築室集人夫治地何媪夫兄之子與焉掘得一銀盆其大如槃爭欲得之遂致誼闕聞於主人主人曰此我地也地上地下皆我之物汝曹何與焉眾乃不敢爭主人携歸權之重五十兩命匠鎔之而分與治地者人得二兩有奇何媪夫兄之子亦受所分而歸俄而大病醫療月餘雖幸不死而所分之銀盡矣何媪每舉此事以戒其儕輩曰分外之財得之無益勿妄求也

死而復生

余大兒婦樊氏言其二伯母體弱多病恒在牀褥年四十九時大病已死矣衆人欲為具含殮而其子坐牀頭手持其帳不使人得近之有言已死者輒大怒衆人始以孝子哀痛不忍奪之繼以死且竟夕而絞紵衾冒一事未具懼不成禮力勸其子卒不可奪遷延至於旦而死者竟蘇既蘇命亟焚紙錢以犒輿丁衆共駭異環而問故曰舅姑送吾回也時其舅姑死久矣問其詳乃曰吾頃如夢中至一處舅姑皆在焉棟宇高峻僮奴甚衆舅姑見吾至皆詫曰汝安得遽來此宜速歸吾曰新婦既來此當奉侍舅姑尚何歸乎舅姑皆不許舅言猶和婉姑色甚厲并操杖逐之曰不去且杖爾舅曰且勿且勿與姑不知作何語姑乃入房携藥一丸出命吾吞之曰今可去矣吾徘徊未知所從出聞舅呼陳榮陳榮者故樊氏奴也及至與生前無異舅命陳榮以轎送吾歸吾從陳榮出果有轎乘之而行甫望見家門而昇者遽釋肩啟簾幙呼吾出曰至矣至矣吾自門外行至此甚疲憊今昇者當尚在門外故宜以紙錢犒之也聞其口中尚有藥香數日後其病竟愈衆人因問其子何所見而知爾母不死其子亦不能言也衆曰大病不死其壽殆未可量然至明年又病未幾竟死死而其

子亦不復力持之矣乃知往歲實鬼神使之也然死而復生生一年而復死亦似無謂大兒婦曰吾伯母青年守節五十歲時親友皆上壽且為詩文表揚之鬼神殆欲以此稍酬其苦節歟又言其死時亦頗有異是日天適微雨侍疾者偶言及之其伯母曰吾宮中不雨也問何謂宮中曰吾亦不知何宮但覺屋甚高大與常制異且左右侍者皆宮妝疑非民間閭閻也眾以為將死妄語耳乃數年後其母病且死語人曰姑娘至矣所從宮妝女子甚眾其云姑娘即謂伯母也初其伯母甚孝頻以食物饋其母及死家人祕不以告歲時仍饋食物其母老耄竟不知女之已死也乃瀕死見其女果如所云亦可異矣余舅氏姚平泉先生瓶山集有悼三女叔蘭詩云易遷宮裏題名在灑淚遙天隔絳霄自注云夢女來言以節烈故名列仙籍豈節烈婦女當居易遷宮歟按葛洪枕中書有云童初之府易遷之宮不言為婦女所居然舅氏博極羣書必當有本惜不及一問之也

雷擊媼婆

寶應某氏婦懷孕將產產之前一日其夫適自外至以洋錢四十授婦婦隨手置之枕邊已而婦生男其夫大喜次日語婦曰吾夫婦年逾四十今始得子宜大治湯餅

昨日之洋錢何在可仍付我為兒作三朝婦探枕邊則無有矣大驚徧索不得計室中無他人惟產兒時有收生媼坐牀頭必其所度也召媼問之媼力辯且曰我誠竊歟我當為雷擊死我不爾竊爾誣我竊則爾所生子不出三日死願明神鑒之某夫婦以媼言切至亦不之疑三日洗兒仍招媼與其事及媼去兒啼不止至暮竟死夫謂婦曰果誣媼矣婦大悔恨抱死兒而哭俄而晦冥雷雨驟至霹靂一聲懷中兒活而媼死於門外洋錢在手其為媼所度審矣然尚未知兒死由媼及為兒易襪襦則一鍼存焉兒臍尚有漬血乃悟媼洗兒時納鍼臍中徐徐入之殺兒以應其誓也媼狡且很如是宜其為雷所誅哉觀此等事不可謂天道遠也

兄妹索命

嘉興朱氏婦錢唐許氏女也婦頗賢淑家人皆憐愛之成婚未久即大病有鬼附之一男一女乃兄妹也言婦前世為其兄之妻有憾於其妹誣以不貞兄信之詬其妹妹無以自明縊而死已而兄知其誣也悔之亦縊而死故兄妹同來索命也朱氏盛設酒食以享之為焚紙錢為作佛事鬼竟不可或責鬼曰此婦前生不賢今生則固甚賢也汝曹不索其前生之命而索其今生之命何歟鬼曰吾訴之神明展轉申請

俟神明見許始來索命故遲至今生也曰然則何不索之於在室之時鬼曰彼在室時不得於其嫂大受磨折此亦神明所以示罰故我不遽死之也今來汝家乃大安樂我不能再遽矣於是婦極委頓病至月餘無復人狀有一媼者其乳母也憐之每夜必伴婦宿鬼輒批其頰頰腫痛且潰爛乃不敢與同處如是久之婦竟死余家有傭媼舊傭於朱氏實親聞鬼語云

善惡有報

唐西勞氏女許嫁而其夫死遂守貞不嫁長齋奉佛足不及閭外親黨咸歎美之至三十餘歲忽有鬼附其身自言生前為某氏婦勞女乃其夫兄之子也吾寡居病鼓脹乃誣我為私孕昌言於族人迫吾嫁吾見偏奪雉經而死今乃索命耳又謂女曰汝十餘歲時曾病鼓脹憶之乎此吾所為也吾寡婦病鼓脹則為私孕汝室女亦私孕乎汝若嫁人吾必使汝以產難死今汝既不嫁吾仍使汝以鼓脹死後果如其言或謂前志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況在來世乃佛言衆生造業有現報有生報有後報生報者今生造業後身受之也後報者第二第三生受之也然則苟種業根必有業報雖於無量世中流轉生死而業結牽纏終不相舍噫亦甚可畏矣又按婆沙

論云有一屠兒七生以來常屠七生以前曾施辟支一食故七生不墮惡道然此人七生以來所作屠罪之業過七生已次第受之無有得脫善惡俱爾以是言之此女前世之惡既有惡報今生之善仍當有善報但人不得見耳

夢中增壽

咸甯人呂某有兩兄極友愛俱前死呂忽夢至一處見堂上列長几二兩兄皆就几上治事簿書堆積似甚茫遽者有一神赤髮頰頰手執筆跳舞於前若俗所畫魁星之像正旁皇間兩兄已見之曰汝何得來此家中止汝一人矣何得來此乃起至神前若有所訴神始不允兩兄力言之乃首肯兩兄遽麾之出曰汝增壽一紀矣遂寤果踰十二年而卒異哉使非兩兄力言此夢遂不醒歟彼執筆而舞者何神也呂君與樊氏有舊余大兒婦樊為余言之余戲曰此必南斗之神也魁為北斗第一星此神似魁星而赤髮頰頰南方之色也則為南斗神無疑南斗注生宜呂君之益算也

八卦治鬼

門下士司馬晴江言其伯曾祖宜亭公諱驤江甯諸生少任俠有旅力曾館於楊州一鹽商家商有聽事頗宏敞而終歲局其尸言有鬼物不可啟公曰試闢之商不可

強而後從之公令以大盆實米畫八卦於上是夜公身坐米上手執周易一卷案頭
燃巨燭置匕首二夜將半其左楹有聲如裂帛審視之有人長寸許蠕蠕然動搖於
楹下寢搖寢長俄長至丈許紅袍烏帽行近案側燭光驟暗公以匕首指之輒稍卻
已而復前指以匕首卻如初前卻者三乃退至楹下仍縮小至寸許而滅公以匕首
插地識其處還坐米上讀周易終夜不復有見矣翌日命人就所識處掘之得朱棺
一有題字不可辨商欲焚之公不可令覓地遷葬為文祭之其宅以安

畫像為神

司馬秀谷鍾乃晴江之伯父也弱冠即以畫名山水人物花鳥魚蟲下筆輒有生趣
道光中頗見重於公卿間嘗畫麻姑一幅其母韓宜人愛之遂懸之室中室偏仄即
懸於卧榻旁下置溺器亦弗留意也俄而韓病鼻衄血出如注三晝夜不止勢甚危
其戚許雲章言北山有孫明秀者精奇門之術乃即使許詣孫占問吉凶孫布式已
曰病雖危無傷也病者牀前有神像一幅宜送禪院供奉則病自愈矣許歸以告僉
謂閨闈中無他神像惟此麻姑懸之已久初無他異且移奉禪院亦非所宜許曰何
不火之乃如其說付之火火燄中有青氣一道直衝霄漢逾時始散其明日韓病良

已

老僧長齡

金陵永福庵一老僧曰長齡其俗家在鼓樓北之老菜市自幼好勇鬪狠與里中無賴子游父母弗能禁曾為聘某氏女為妻堅不欲娶父母強之始成婚合卺之夕踰牆逃去竟不復歸無何以酖酒殺人亡命於外遂削髮為僧後事解潛歸故里住永福庵家人不知也其婦自夫人出亡恒鬱鬱遂成疾久之且死乃語翁姑曰婦病入膏肓無復生理願延僧作佛事資冥福雖死不恨翁姑憐而許之即為延永福庵之僧僧至始知即其子也令還俗不可使與婦見婦取指上纓環擲以與僧曰此汝家聘物仍還汝妾與汝無夫妻情然死守空帷自謂無負於汝妾死後當為誦大悲懺四十九日又謂舅姑曰請以婦柩停永福庵中不從所請死必為崇越日竟死舅姑懼其為崇如所請停柩於庵之西廂閱數月而僧病羸瘦日甚庵中舊傭一人司香火俗呼之曰道人一夜將半風雨淒淒道人聞西廂門忽啟潛窺之見一少婦循廊下入僧所居室道人疑僧所匿也急奔捉之婦忽不見乃知其非人驚而仆地逾時始蘇遂以告僧且詰其故僧亦不諱言吾婦每夜輒出與吾合吾病固以此也道人

曰是不難乃用石工之墨繩於樞上縱橫彈之每一彈樞內輒有聲如裂遂不復出僧疾尋愈及粵寇之亂金陵不守僧去游淮揚間亂定復返而庵已毀乃住鼓樓之善司廟同治三年尚有人見之年八十矣

墨綫辟邪

木工石工所用之墨綫古謂之繩墨記云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是也然權衡規矩皆不足辟邪惟木工石工之墨綫其鬼魅畏之其故何也邪不勝正也管子宙合篇曰繩扶撥以為正東晉古文尚書曰木從繩則正淮南子時則篇曰繩者所以繩萬物也高誘注曰繩正也鬼魅之畏墨綫畏其正耳慈谿西門外曾有僵尸夜出為人害一夕有木匠數人登城隱女牆窺之果見棺中有僵尸飛出其行如風匠人伺其去遠乃至其處以墨綫彈棺四周復登城觀其反俄而僵尸還見墨綫痕不敢入徘徊四顧如有所尋覓者然俄見城上有人踊躍欲上眾匠急以墨綫彈女牆屍遂不能上相持至天明仆於地乃共焚之

僵尸追人

金陵小倉山後有大悲庵亂後屋宇撓頽惟前殿與後樓存有吳生者失其名貧且

孤館其中日則於殿上授徒夜則宿於樓其徒皆村童輪流為執爨庵久無僧師徒外無他人也樓左右皆山山中國多荒塚每夕陽西下暮色蒼茫恒見白衣人往來松下吳妄意白者金象音有藏金伺之知自一棺中出因託故早散諸徒袖斧而往乃斧未及棺而棺中白衣人已出則僵屍也大驚卻走屍從之吳意僵屍不能踰溝走坎科處避之而屍踰坑越谷如履平地吳窘甚奔還庵門未及掩而屍已及吳急走上樓而仆明日諸徒咸集而師不出乃入視之將及樓見一白衣人僵立於梯駭而出走告其家於是聞者畢至以長竿縛帚撲之乃倒面如生惟毛髣髴長寸許衆以稱鑊壓其胸懼其復起也登樓視吳則仆於牀前口吐白沫胸間猶溫以薑湯灌之始蘇詰得其故乃曰君真大幸也意者僵屍艱於登涉竭蹶半夜甫及梯半而天已明陽氣浸盛故僵立不能動耳吳遂導衆至所出之棺衆皆知之曰此某甲之子也往告之甲乃返其屍於棺聚薪蒸而燔之逾數月吳亦物故或問甲爾子何乃衣白甲曰吾夫婦年逾六十止此一子此子死族中又無可嗣念身後竟無成服者故預以白衣斂之也

狐怪戲人

鄭和軒江甯人習申韓家言有妾某氏頗有姿首鄭甚嬖之就館睢甯縣携妾俱往署西齋固多狐妾偶言及之其夜夢一少婦美而豔微有愠色詣榻前責其言語不謹觸犯忌諱曰不薄懲之奚以禁其後以手拂其面微哂而去妾驚寤亦無所苦明日窺鏡則左額上有爪痕五青黑色百計治之不能去心殊怏怏會居停主人解任去鄭亦他就越五年又受睢甯令之聘仍携妾往居市月復夢前所見少婦視之而笑妾求去其癰婦笑曰諾及旦爪痕如故也妾陰念既已許我必不我給乃置淨水一盂於西齋焚香拜禱之三日後取水盥面其痕果應手而滅

周某

周某者江南督標騎兵也嘗從一武弁至古北口外宿旅店中其地山深林密地僻人稀每多虎狼日落之後人無敢出者而周不知也晚飯畢出門便旋久而不返店中故畜猛犬數頭日以鐵鎖鎖之及夜放犬主人必徧告諸客勿出戶為犬噬武弁聞之呼周始知其外出主人駭曰此何時尚外出歟得勿為虎所食乎乃悉集其徒秉炬燭持器械往尋之甫出門見周俯臥於地虎踞坐其股眾皆驚欲擊虎則恐傷周虎忽起立以舌舐其項眾始擊之虎一躍而去眾昇周入店血淋漓僅一息存以

藥數之幸不死而自此項後骨外露鱗鱗如鋸齒然皮肉不存毛髮不生矣

蝙蝠食人

徐州睢甯縣北門有元武廟相傳建自明時廟久圯僅存一殿亦無僧也道光丁未夏有鄉間甲乙二老負薪入市既售同歸至北門小憩風於城下就地酣眠逾時甲醒失乙所在而擔纏皆存疑其如廁久之不至遂往尋之至廟中見殿前有血跡仰視則乙在空中其腹黏著屋椽初無所維繫而不墜落大驚奔聞於官官至飭役下其屍衆議以梯升而屍忽墮驗之則胸已洞矣知其上必潛伏怪物發視其竿無所見官無如何姑命甲還告其家時日方午也俄濃雲四合雷聲殷然須臾大雨驟至忽發一迅雷殿上棟折椽崩有黑物從電光中飛去雨即止未幾有自城外來者言距城七里震死一蝙蝠大如牛乃知殺乙者即此物也

金銀化魚

咸豐癸丑歲粵寇陷金陵有鄧某者江甯將軍印房吏也自城中逃出而其子陷賊中受偽職鄧不知也其後大軍圍城賊勢窮蹙有自賊中出者以告鄧鄧乃寄書於其子速之出子得書將歷年所得金銀分裝四壘埋舊所居屋中覆以巨氈暗立標

記遂亡歸其父未逾月城復鄧恐子所埋金為他人得急與其子入城至家見屋宇如故埋金處標記猶存大喜及夜發之則壘固在益喜啟其輒則空矣駭甚俄聞一壘中有聲視之惟鰾魚一尾長二尺許圓徑寸游行其內鄧疑為金所化出而死之血淋漉無異常魚懸之簷下冀其復化為金翌日腐矣

叟精輿術

金陵南門外有竇村居民百餘家皆竇姓也其地山水環抱林樹茂密望之鬱鬱蔥蔥若有佳氣相傳康熙時有竇叟者精堪輿術為人擇地罔弗吉其二子屢請於叟曰大人為人擇吉壤多矣蓋自卜一區為百年後藏真之室乎叟曰吾已得之矣請所在笑而不言及叟且死二子復請叟欲言又止再三叩之乃曰地即在吾所居屋中第恐汝曹不能用吾命耳子曰大人命何敢違叟乃示以穴所在且命之曰吾死後勿用衣衾棺槨穴地八尺裸吾屍倒植其中首下足上面東向以土覆之汝曹局門四十九日過此乃可出若不能用吾命勿用此地也叟死二子相與謀曰先人命雖如是然裸而倒植於人子之心安乎乃稍變通之以帛纏屍正立之於穴中其他悉如父命將及四十九日叟之妻弟自徐州來視叟詣其門則門不開叩門大呼二

子自內以父遺命告其妻弟大怒曰父死不吾告爾罪一也葬不以禮爾罪二也且天下豈有葬父如是者爾曹得無有異謀乎不速啟吾且聞於官二子不得已啟門延其舅入是夜有氣五采見於其屋上明日大雷雨霹靂破其所葬之穴二子奔視則叟之屍已化為龍矣頭角悉備惟兩目尚閉偏身若珠網纏之者蓋為帛所縛也俄迅雷下擊叟屍糜爛二子尋亦死無後此叟妄冀非分致身後為雷所擊其術雖精適以自害矣

楚官得財

楚人某以丞倅官蜀中其所官之地甚瘠苦雖有衙署相傳有怪物踞之其前任皆僦民屋而居某窮甚無僦屋之資不得已携一僕居署中其夜不敢寢素善飲酒姑取酒痛飲腰間懸利刀以自衛至夜半忽有一巨人排闥入勢甚猛視之皚如霜雪某即拔利刀力所之鏗然有物墜地其人返奔某大呼追之僕自旁屋聞聲亦出某膽益壯共追至一處而滅以物識之復還入室視所墜何物則血淋漓一臂也乃坐以待旦亦無他異及明視此臂乃銀也大異之至夜所識處掘而視之中埋一銀人但少一臂以所斷背配之適合荷以歸權之重數千兩

捉鬼羅大

羅大林者上海東鄉羅店鎮人身長而色黑膂力過人性麤疏無所畏自幼以負販為業欲娶婦苦無資謀於其儕輩時有巨宅一區多怪異入之者輒死有好事者與之約曰汝能宿此一夕當贖錢十萬為作婚費羅諾之而慮其爽約眾乃書券付之宅主人王姓者聞之喜曰汝果能驅除怪物吾有市上屋三間俾汝納婦弗責值亦書券付之其夕羅搗蒜為泥和燒酒中飲微醉持巨燭數枝啟鑰而入眾慮其潛出匿他處外鍵其戶羅既入衰草蔽徑叢篠當門室中塵積寸許惟最後一室潔無纖塵其西偏有牀牀有帳有衾褥蓋先時處此者所遺也羅即坐帳中以覘其異至二更後忽聞大聲發於戶外一黑人闖然入盤旋室內其面目不甚可辨俄逼近牀前羅突從帳中躍出抱持之黑人不得脫兩手為所抱又不得舉因對羅吹氣其冷如冰羅側首避之久而頸痛若被刀削者乃強轉其首亦向鬼吹氣鬼亦側首避之已而鬼又吹氣羅又避之相持極久聞鷄鳴鬼頓縮小彌縮彌小不復能吹氣矣而其體轉益堅硬羅終挾持不敢釋時其儕輩皆在近處守候天明咸集入視羅則所抱者棺木一段放手倒地朴澆有聲聚薪焚之臭不可近眾壯其膽予之錢屋如所署

券此宅之怪遂絕而羅之頸從此偏側不能正矣其鄉人呼之為捉鬼羅大

狐作人言

于某海鹽人居西鄉之沈蕩其妻遇婢虐有婢頗慧年十六矣頻捶楚之一日晨起見庭有狗矢怒婢不掃除撻而迫之食婢無如何俯而少嘗焉哭而至河干滌其口忽見一船泊岸有美婦出簪珥桂裳俱極華麗兩婢掖之由步而登顧婢問曰汝是于家女奴歟可傳語主母客至矣急糞除後樓為我臥室婢以為信奔回白主甫入門而仆不省人事其主母使人扶入以薑湯灌之良久乃蘇問其故以所見告于後有樓三楹儲什物不住人聞婢言乃入探之未至沙石撲面不能進乃知為狐即使此婢往婢入無他遂登樓見所儲什物已併疊在旁屋其中為便坐左為臥室羅屏繡幕陳設一新美婦指揮二婢布地衣懸畫燈婢懼欲走婦使坐且語之曰聞爾主虐遇汝吾甚不平今後復爾必小懲之自此以後于婦於此婢稍加訶斥輒有人批其頰于婦懼始善遇諸婢矣月餘婦謂婢曰為語主人假我洋錢五十吾有所用之然仍不出汝門無慮假而不歸也婢以告于于正思一見乃使婢告曰錢非所吝但須面付耳婦笑曰諾于取洋錢如數至後屋無所見欲登樓將及梯忽眼前見一臂

著淺絳色衫紅袖高將皓腕呈露帶金玉條脫鐙琮作響手掌紅潤五指纖削如蔥指爪長寸許于對之心蕩忽聞嬌語曰收到矣速去臂遂不見而于手中物亦與俱去矣于之女即於此時見靚妝一少婦著淺絳色衫年約二十許向之微笑忽失所在婦見形於其父女異地而同時可異也于有弟婦孀居三年矣于待之薄其夜忽於枕畔得洋錢如于所失數乃知其挹彼注此也于亦感悟遂善視之婦居于宅半年忽謂婢曰今將往蘇州去矣遂絕此光緒四年八月事

鬼為人妻

海鹽吳鴻吉邑諸生也館於同邑徐氏徐宅頗廣粵寇之亂曾為偽王府賊平後白骨纍纍滿空舍中雖遷葬他所猶見怪異吳館其中一二年日形尪瘠戚好怪之問其故輒言無他久之寢改常度日喃喃作昵語于是告之其家家人至已不復省識昇之還將召醫治之吳忽告其父曰此無病不須醫也察其音則北人而又女子也父因問曰汝何方鬼魅來此作祟吳仍作女語曰兒生本宦族幼通文翰遭難鬱鬱而死夜臺悽寂與爾子有緣故來相就行且謀百年永好非為祟也於是知其有所憑百計驅遣不能去家人憤而詈則對詈毆則對毆若與好語則清言娓娓機慧絕

倫且喜度曲靡曼之音聽者蕩魄家人因許以作鬼妻為之設位因自述為王姓小字媚儂且言其生平月日甚備然病竟不減一日告家人曰明日日吉辰良當與郎君俱歸矣是日吳竟死聞吳頗謹愿好讀書乃為淫鬼所殺豈其有宿孽歟





編目

右台仙館筆記



PL 2734
A16
V.4
右台仙館筆記卷七

樊夢樓

曲園居士



樊君希棣字夢樓湖北咸甯人余長子婦之三兄也官貴州貴定縣時大病死而後蘇自言死時初無所苦但覺由內署出至大堂上徘徊久之沒階而下將出儀門有一叟自外趨進力挽之使入曰公去則百萬生靈誰屬乎送入內署遂蘇如一夢耳夢樓有文武材幹宦黔中十餘年積功至監司其初至貴定也賊環攻之夢樓樓止雉堞間與士卒同甘苦故兵民悉為之用與賊大小百戰身受十數創其後貴定之民皆愛戴之每以公事至省城輒有數百人從之夢樓止之城外而從入城者猶數十人也至則噪於大府之門曰無奪我好官故令貴定最久雖已擢郡守而其在縣也仍以縣令冠服視事不敢言己遷官也貴定在省城東北九十里當是時大病亦倚以為重云夢樓慷慨有大志善用兵自言異時天子或有事四夷雖死不敢辭余甚壯之乃年未四十而歿惜哉余本擬為作傳記存集中因循未果姑撮大凡存之筆記古來忠臣義士恒藉稗官小說以傳不必碑版文章然後照耀四裔也

余朗齋

余炳文字朗齋亦咸甯人於余親家翁樊玉農觀察為妻昆弟之子故恒在樊氏司錢弊之出入誠善不苟兼善丹青余長子婦粗知寫生其所教也晚年家居初無病一夕忽夢玉農召之去仍屬以家事時玉農卒久矣覺而語人曰吾其將死歟未幾竟無疾而逝其諸子皆前卒止存一孫闥跂支離無醜不備或疑余君長者不應如此大兒婦言其所居之屋雖天日晴和亦覺陰晦其家之索職此故歟然其中子名守鐘字韻笙為貴州龍里縣知縣頗有政聲賊環攻之固守年餘賊不能破會當去官賊驟至城遂陷民擁之出走已行數十里可脫矣擁持之者稍懈竟乘間奔回城遇賊於途賊亦識之曰此好官也相戒勿殺乃奪賊刀殺賊數人賊仍不殺之終赴水死斯人也固循吏及忠義傳中所當兩收者矣朗齋會送大兒婦自湖北至蘇州止余春在堂旬日會余在杭州及還不再宿而朗齋去大兒婦言朗齋此來欲求余為其子作傳因恩遽故未能達也余悲其意牽連書之於此雖齊諧志怪之書不足云野史聊以副朗齋未言之意而已矣

陰司問案

孫某歸安諸生病且死恍惚間見有冥隸持牌至牌上大書提歸安學生員孫某孫

曰可不到乎隸曰陰司公事與陽世異不能倖免也許以重賄亦不可促之行至一大官府引孫入跪案前神問汝是孫某乎曰然孫因叩頭詭稱有母年七十餘願增壽一紀養老母神怒曰汝生平無善行但知放債取重利不減算幸矣望增壽乎取案頭一冊以硃筆點之投筆砰然悸而覺與家人言之其夜遂死孫母實前死神不以此斥其妄求蓋未檢冊雖神亦不知也孫有桑田數十畝蠶時以葉貸於人及新絲出乃收葉錢必數倍於市價神所云重利其即此歟

孤火

蘇州察院街市居稠密有貝松泉筆店筆頗佳光緒戊寅歲其店中頻有火患率莫知其所自來一柱在複壁中俄火發於柱延及於梁一飯籬懸空際忽四旁烈焰上騰急解繫撲滅之籬不焦灼有學藝者晨起卷卧具束之已而煙從中出發視則被中泉著爐焉店中至不敢舉火而火仍不熄一月或四五發鄰人驚擾或曰是殆狐魅所為乃即室中設位以祀之為患如故有士人語之曰妖不勝德子宜力行善事庶足以禳之設位以祀適助其譊無益也主人從其言自矢於神力行善事撤所設位而火患良已

盛翁知死

盛翁紹興之柯橋人幼傭於唐樓宋氏宋有女適姚氏後宋氏中落不能畜僮僕盛遂從宋女歸姚姚聚族而居人極衆每夜至三四更尚有出入者故大門常不開慮宵小乘間入乃使盛坐守之盛居姚氏數十年勤於其事小有所積蓄以宋氏故主貧恒賙之後以老病歸家其子尚留唐樓翁病篤語家人曰吾今自當死矣然吾子未至吾且待之遲二日其子至翁乃死盛雖小人頗有行誼宜其生死之際來去自如也

泥鰻破賊

蘭胡亦名彈塗海濱小魚也形如鰕長二三寸潮退跳擲泥塗無慮數千萬頭定海六橫畧人恒捕食之然人行泥中輒陷必乘泥鰻乃可捕蘭胡泥鰻者以板為之人坐其中一腳在外以腳推之一推行可數丈其捕蘭胡之法先以竹筒千百徧插泥中乃乘泥鰻東西馳逐蘭胡遇孔必躍入則盡入竹筒矣當粵賊之寇定海也先至六橫六橫之地分為八甲有上四甲下四甲之名下四甲已降賊矣上四甲有王大綬者字博泉籍諸生一鄉中推重之家有一馬頗良或以語賊賊欲得之一日下四

甲人引賊四人至索馬王不與賊怒拔刀脅之鄉人咸集賊止四人力不敵殲焉次日賊大至王指麾鄉人禦之賊舍舟而登悉陷於淖一足起一足又陷王望見之令鄉人皆乘泥鰻往其行如飛賊無不束手待斃賊無算由是鄉人膽益壯賊屢攻之輒敗於泥鰻竟不能得六橫後攻定海亦屢失利由先挫於六橫也夫泥鰻一漁具耳其形製殆如蘇文忠所謂秧馬者當是時賊勢甚盛浙東西郡縣皆陷而區區海濱之民以泥鰻勝之不龜手之藥小用之則以泝辟洸而大用之則以破越豈不信夫

張真人使者齋文

馮夢香孝廉之弟則誠於同治壬申年讀書慈谿縣城中一日忽傳江西張真人府有使者至城隍廟乃往觀之果見一使者背負黃袱中有文書取出於神前焚之以真人府封條封廟門三日於是一縣諠傳不知何事數日後縣中一吏言之曰此為遼東某縣事也遼東某縣有夫婦偕行於路者婦急欲溺不得已溺於路側其夜夫婦皆卧矣有扣戶者夫啟視之久而不返婦亦起出視其夫則腰斷矣人疑婦實殺之聞於官婦極口稱冤官細詰是日曾至何處曾作何事婦悉以告因至所溺處掘

地數丈得一棺啟視之面如生官疑為牒問真人府真人府覆言此鬼為元朝浙江慈谿縣人以行賈至遼東而死其鬼強悍婦溺適當其棺觸鬼之怒是夜殺其夫者果此鬼也鬼本慈谿人宜移文慈谿城隍治之故使人齎二文至慈谿一焚城隍廟限三日斷此獄故封廟門三日一投慈谿縣故縣吏得知其詳余謂此事妄也憶素隨園老人新齊諧中有一事與此相類州縣治地方事萬無因事涉鬼神牒問真人府之理此必道流緣飾舊事以聳動愚民之視聽耳余在吳下每見有人託言真人府法官施送符錄聚斂錢財此使者亦必其流亞也所齎二文一焚城隍廟所謂限三日斷獄者誰實見之一投慈谿縣縣令亦不過姑妄聽之而已所謂遼東某縣者相拒絕遠又誰肯越境而問之乎是所投二文皆可任意為之無能發其覆者觀其事之不在浙東西且不在與浙鄰近諸省而曰在遼東其用意亦巧矣慈谿之人見其儼然有公牘投縣署必深信不疑彼乃得肆行其術余書雖志怪然於此等事固不信之也

兄弟業漁

定海大謝畧有甲乙丙三人兄弟也甲乙皆以撈海蜃為業

門人馮夢喬曰海蜃二字見閩中海錯疏今俗

稱皆沿之文選海賦注引南越志海岸間頗有水母東海謂之蛇博物志異魚篇東海有物狀如凝血名曰鮓魚余謂古字作蛇作鮓在古音並魚虞部中字今作蜃則支微部中字亦見古今語音之變矣丙尚幼好狎弄二兄厭苦之一日將入海秘不使知而丙已知之

先至舟中伏隱處及行至半途乙謂甲曰今日弟不來差安靜矣丙笑出曰我在此相與大笑旋至一處泊舟甲將登岸甫出舟復跌入舟中乙繼出亦然丙不解其故試出覘之則一巨蛇粗若木桶其色純黑蟠卧沙灘上聞人聲若驚覺者仰首向天張口噓氣其口分兩岐若剪刀然口中鮮紅如血俄見蛇身徐引而直蜿蜒自去有風聲從之其行甚速頃刻遂杳始知兩兄驚仆以此也遂呼曰蛇去矣甲乙乃蘇亟捩舵而還不復操此業或曰丙不去則甲乙死生未可知丙之去殆有使之者乎

冥官受告

有汪某者習申韓家言其人固長者也夜為冥官治冥中事三人共之皆服 本朝衣冠其中坐者帽頂以珊瑚汪則坐其左一夕有女鬼披髮號哭持狀呈於中坐者中坐者命持至汪前汪閱之所訟即汪也先是汪在某縣幕有女子為人調戲而自盡者調戲之人例得免罪汪改易其爰書中一字而罪人減一等免死故女鬼訟之汪以其事涉己仍使呈中坐者中坐者與鬼語良久鬼大笑而去汪不知為何語也

及明日某縣以重修縣志請汪秉筆汪乃悟鬼笑之故因為此女立傳備言其本末載入縣志

新科解元

丹徒張氏望族也相傳其先世有某甫者至金陵應鄉試所寓屋租價甚廉而室中塵積寸許同寓之友疑其不吉去之張以其價廉留焉宿於樓下至夜半聞樓梯有步履聲伺之見有二人衣服藍縷顏色慘淡一提壺一執扇由梯而下至中庭而立張懼甚欲呼其僮僕忽又有一人頭戴白布高帽手持綠油繖語二人曰新科解元在此爾等速去言已三人者皆不見明日詢之鄰人知此樓故有繭兒鬼時出為祟也張居此竟無恙是科果以第一人中式次年成進士以知縣終

書生逐鬼

鎮江柳某携其一弟二子至金壇應歲試以試院左右屋價甚昂乃於僻地租屋數椽而居之屋在深巷中每夜時聞鬼聲魏魏然頗厭苦之謀逐鬼柳某曰吾能誦誦口經以召諸鬼俟諸鬼畢集二子立巷口阻其出路吾弟在內持帚向空奮擊必可痛懲之庶此後鬼不敢至也眾曰諾是夕陳設如儀柳高坐誦咒以召鬼二子分守

前後巷口弟持帚奮擊柳又鳴鑊以助之鬼聲至巷口輒回如是久之其長子呼其叔曰叔憊矣且來守此巷口我待叔擊鬼叔往立未定忽仆於地若為人推倒者蓋鬼已奔去矣後二子皆成進士其叔以明經終或曰鬼殆以其可輕而侮之歟余曰不然鬼之畏人畏其鎮定耳一移足則氣不固矣敵之至也攻其瑕病之來也乘其虛皆此理也余同年丁濂甫紹周自言少時曾戲學縉流施放談口祇習召請之文未得退送之訣鬼聚其室燈光如豆濂甫置之不問擁被而眠但聞啾唧之聲達旦始寂竟無他異此則由濂甫根柢深厚故鬼不得而侮之否則未有不為所困者矣

丁濂甫膽識過人

濂甫又言道光辛丑歲入都會試繞道走徐州投宿旅店店中人滿主人導至後屋中掃榻布席將就偃息俄聞有臭氣甚惡周觀四壁無所見以燭照牀下則一屍存焉兩手兩足以四巨釘釘於牀版濂甫噤不敢聲危坐達旦束裝而去此必孤客挾重貲為所戕害者使見之而驚呼必且身罹其害危險之中鎮定如此其膽其識均足多也

甘露寺太守見鬼

鎮江甘露寺一巨刹也嘉慶間長白策公守是郡不信佛法一日至寺寺僧與之暢談內典并侈陳福田利益公曰佛法深微固難遽喻至如慈雲甘露普拯幽冥則宜實有徵應明日煩吾師施放漱口吾親臨觀覽必有所見方釋吾疑不然則是師之慧力未足洞徹幽明當別選高僧住持此寺僧唯唯謀於其徒有小沙彌頗狡獪謂主僧曰市有丐者二人形容如鬼俟呂孤魂時使之跽蹐庭中自東而西太守遠觀必以為鬼也主僧從之乃與丐約每人與之錢二百使偽為鬼以欺太守孰意次日未暮太守使人封閉三門丐不得入羣僧無如何晚間姑循照常儀登壇施食果有人影往來庭廡僧疑三門封閉丐不知以何術而來乃太守則聳然異之布施優渥頂禮而去次日僧持錢往酬丐則已僵斃道旁矣始悟昨暮來者丐之鬼也因使人瘞之

作佛事主僧念咒

鎮江鄒氏在乾嘉間頗稱殷富其第宅寬大四旁小屋空者居多一日有傭工縊死其中鄒氏不知也會其家作佛事至夜施放漱口緇流正在堂上誦經忽陰風大起滿堂燈燭暗淡無光羣僧惶駭皆逃入廊屋惟主僧曰希聖者仍危坐不動口中默

念不知是何神咒良久燈燭復明羣僧亦集佛事畢希聖語主人曰今日事頗怪異檀越宜各處檢尋有無他故次日尋至空屋始知傭工縊死已數日矣

沈縣令始終家貧

丹徒有沈某者工舉業而家甚貧無所得食乃為人作訟牒一夕夢其父痛責之始輟不作其後舉於鄉成進士以知縣分發河南十餘年後宦成而歸橐中頗豐至歲除日夜將半矣其妻聞聽事前似有人聚語乃自門隙窺之見古衣冠者數人列坐堂上一人曰沈某不義之財宜付之一炬一人曰此似過重絕其嗣可也一人曰沈某作縣令聽斷尚無枉撓絕嗣亦太過但當散其財耳其妻悚然而入其後果日貧扶箕異術

揚州包某酷信扶箕之術懋遷有無悉決之於箕久之家大富一日箕仙告之曰某日揚州有水災汝宜早為計勿及於難包疑信參半然念時屆秋初正淮水盛漲之時且箕仙靈異素著當不吾欺乃先期具舟託言有事於鎮江載眷屬俱去是日天氣陰晦大雨如注甫出瓜步江中風浪大作波濤汹涌幾瀕於危幸而至於京口雨霽風亦稍止次日探問維揚消息則並無水災城中安堵如故數日後仍移家而歸

叩問箕仙盤中大書曰是日江中風浪可怕否殆以其屢瀆故戲之也

冤鬼索命

京口有蔡姓者其妻張氏病中見一鬼來索命言前世冤讐今日既遇必不相捨蔡因具牒訴於城隍神張見有冥隸持票來捉鬼去俄又有一隸來拉張俱去張遂昏然若死者二日而蘇語其夫曰不可為矣我至冥中與鬼對質彼直而我曲神不吾祐也翌日果死

魔君轉世

揚州有某翁者以鬻莢起家為諸商領袖家中巨富年亦逾六十矣偶乘肩輿過鈔關義渡值漕艘連檣來風帆甚猛頃刻而至渡舟幾為衝覆同舟之人惶怖號呼翁坐輿中亦甚驚懼有一輿夫在旁見輿中所坐竟非翁也青面赤髮目大如雞卵齒齷齪出唇外若廟中所塑鬼判者然大驚不敢言俄頃之間仍復其故舟亦不覆此翁亦驚懼故神出於舍見此怪狀殆亦魔君轉世者歟

大姑成佛

史蘭奇海甯之硤石鎮人無子有一女名大姑年二十未許嫁同治甲戌歲史患痢

疾甚劇諸醫束手同里有戴生者善扶箕之術乃使求方於仙仙判用大黃四兩僉疑不可用請易之又判用猪脾一具實以糯米及蓮實芡實煮爛食之大姑素慧見仙方如此歎曰吾父病必不起矣其夜戴生在家忽箕筆自搖動若欲書者大驚試扶之則疾書曰此地竟有此大好事耶史女大姑以身代父其孝可嘉惜其父祿已盡不能延也上帝憫之賜其嗣子成名又錄大姑為泰山侍書羽葆導引從此經過猶未遠也衆方驚詫忽聞香氣酷烈且隱隱有音樂聲戴與史相距里許乃走問史氏史氏猶不知大姑已死也急入視之則大姑卧牀上其體已冰推尋死狀蓋服生鴉片煙而死也次日史病小愈越十四日竟死既服闋其所嗣子補博士弟子員所謂賜嗣子成名者信矣則大姑之為泰山侍書亦必不妄也余雅不信扶箕之術然如此等事雖近無稽而有足勸孝裨官小說何妨妄言而妄聽哉扶箕或謂之扶乩余按夷堅志沈承務紫姑一條云紫姑仙之名古所未有至唐乃稍見之世但以箕插筆使兩人扶之或書字於沙中據此則當作扶箕為是

問前因箕仙判斷

離硤石十餘里地名長阡有王翁者人頗長厚一子弱冠應童子試矣為之娶婦甫

娶而婦死續聘某氏女未娶而女又死其子旋發狂疾翁亦久病乃問於箕仙仙判云此風孽也爾前生陳姓家巨富有范生者寒士也負爾百金爾索之急范縊死妻徇夫死子失母亦死其家遂絕范訟之冥司冥司以為負債必償索非無理但陰律首在問心范生本有償意而陳操之過急致范生一家三命同時而死情殊可憫陳本素封此金為數無多在陳不足為得失乃銖銖必較為富不仁其情又甚可惡故判今生以一子兩子婦償其三命亦使絕後所以報也惟念今生尚不失為長者倘能力行善事或尚可挽回王翁乃矢於神願力行善事且誦高王經滿萬徧復叩問箕仙仙曰冥司嘉爾善念令范生寬二十年限俟爾子生子再償范命矣已而子病果愈

附箕言死後有靈

劉雲椒孝廉廷杰直隸通州人道光戊子科舉人中年不得志放浪詩酒以卒仁和許信臣中丞乃釗宛平史叔平觀察致康其同年中最契合者也死後附箕仙降於許氏成詩文數百言酷肖其生前所為中丞愕然曰君是雲椒歟何以至是曰然廷杰死三日矣以赴狀未至故君未知也前身本紫府吏今世無大罪惡一詣城隍司

不復拘束因念君故一來耳又一日復附箕言妻孥勞苦諸君存恤之甚善聞叔平有卵翼孤兒之意尤可感也時叔平方謁選京師得雲椒凶問念其子尚幼恐以貧廢學欲繫之至官甫起是念未以告人而鬼神於數千里外已預知之亦可異矣

胡端敏公祠

杭州艮山門外有地曰橫塘其地有明兵部尚書胡端敏公祠肇自明季至國朝二百餘年列入祀典春秋致祭粵寇之亂胡氏子姓凋零祠亦毀於兵火余門下士高海垞鵬年與胡氏有連議復之乃糾合仁和錢唐兩縣紳士具呈請於大府時楊石泉中丞為浙撫以亂後無可稽考咨詢閩浙總督衙門展轉年餘始於同治十三年二月復建胡端敏公祠由杭州府遣官致祭悉如故事祭後三日海垞忽夢有古衣冠者向之拱手胡氏後人於是夕同得此夢者十人而九是公之靈爽猶未泯也公名世甯字永清宏治六年進士正德中官江西副使忤宸濠得罪戍遼東宸濠誅復起至兵部尚書太子太保明史有傳

魏解元死後為神

仁和魏芸閣士龍余甲辰鄉榜同年也魏為是科解元其歲年已六十矣生平邃於

經史而旁通禪學每日晨起必先誦金剛經一徧寒暑不輟道光庚戌歲年八十有六憑几誦經端坐而逝右手猶作展卷之狀卒後有傳其為神者其門人蔡小酉孝廉祖武為龍游校官一夕夢入公解中見魏與項梅侶先生並坐於上旁列小几蔡至為之起且曰君來大好此間案牘甚繁可分勞也其時蔡尚無恙越三日即逝項先生名名達亦仁和人嘉慶丙子科舉人先通奉公同年也

妖孽害人

仁和魏條三農部大綱僦居宣武門外厯有年所矣道光二十年忽來一狐仙不見形狀但在空中與人言語自稱姓名曰胡美髯頗解詩與農部倡和甚歡其詩皆書片紙從空飛下詩句清新書法亦適勁一時傳為美談有術士過其門曰此室有妖氣請為驅除農部不之信術者歎息而去未幾都中大疫農部與三子俱死殆所謂妖孽者歟

強鬼索命

杭城孫同伯諸生也元聘施氏未娶而卒光緒五年復聘同里某氏女婚有日矣孫忽得疾施氏之鬼附其體而言將與孫俱去孫父母苦求之許迎其柩以葬且立主

祔家廟皆不可餓而孫竟卒此鬼何強悍如此或亦孫之數當盡歟

節婦感神

道光十五年杭城大疫死者甚衆市中棺槨為之一空武林門外有地名倉基其地有金姓者於前一年除夕聞門外有鬼聲俄又聞若有人言此家有節婦及元旦開門則見牆上畫一大紅圈異之然亦謂是兒童輩所為耳及夏間疫盛鄰比諸家無一免者而金姓獨無恙始悟除夕紅圈乃鬼神為之以識別也節婦姓錢氏為金子梅都轉之伯母時守節已三十餘年矣余門下士高海垞乃節婦之外孫為余言之

撰詩話黃生送稿

海垞又言錢唐黃成甫茂才維城博學工詩文年三十餘而卒平生著作零落無存同治十二年仁和鍾雨辰殿撰將編詩話致書海垞託為蒐羅海垞與黃君有舊徧搜其詩不得耿耿於心一夕忽夢黃君來次日即於舊帙中得其七律一首且駭且喜錄寄雨辰并述其夢文士名心至死不泯亦可悲也昔顧俠君選元詩竣見古衣冠者數百人來謝當非僊語矣

貝翁逐鬼

錢唐有貝翁者少有膂力素以意氣自負一日至城外被酒夜歸憩於白蠟橋下瞥見一婦人趨過覺有異尾之行抵一村舍婦忽不見叩門入則其家止婦姑二人是夜適反唇因使視其婦已扃戶雉經矣亟解懸救之得不死感翁高義以夜深止之宿翁以其家無男子不可遂携燈獨行俄寒風自後來林葉皆簌簌落翁知為鬼不之顧鬼忽作聲若相詈者翁怒返擊之鬼乃退及翁行又詈如初翁益怒窮追不已復至於橋下而鷄聲四起東方白矣

善人有後

仁和鍾古春明經鳳書生平頗多善行咸豐辛酉歲杭城再陷死之其二子皆陷於賊次子登甫孝廉世培世年甫十二為賊所脅已出城十餘里賊以其年幼力弱棄之於途是夜宿郵亭中若有人推其背曰速行速行登甫驚起而昏夜不辨南北其前隱隱有燈光遂從之行天明至北新關其地有吳姓者知其為明經之子收養於家亂定後於光緒元年中式副榜次年登賢書杭之人咸歎善人之有後也

鬼寄家書

杭有高君者勇於為善其少壯時已不殺生晚年并斷葷血然不奉佛而好言養生

能辟穀數日不飢年八十餘無疾而逝有友人客於成都一日忽遇高於途驚曰君高年來此何為時其友適將旋里因約與偕高曰我尚思游峨嵋山君其先歸有扇一握塵尾一柄煩君携至我家並為傳語兒曹我此來安好勿念也其友抵家訪之則高死五月矣成都相見之日即其死日一扇一塵尾皆殉葬物也此事載高氏家譜予門下士高海垞其族孫也為余言之

大風捲物

同治八年五月蘇城大風民間所嚙衣服嗽俗字然香山詩云中庭皆隨風而起飛嚙服玩則此字唐已有之舞滿天有墮十里外者蘇俗率以稻稈為薪十餘斤為一束有陸氏積薪於庭亦被吹去愈上愈高望之若止三四寸者移時不見余門人王夢薇廷鼎時居護龍街忽墮一竹筐筐外書某年某月琴川黃氏置蓋常熟人家物也距蘇已七十餘里矣

迅雷擊槐

夢薇又言其家舊住平望鎮柘湖之濱門前多古樹最古者一槐已二百年矣一日大雷雨槐為迅雷所擊分而為二雷所劈處有煙燄上騰越日乃止鄰比聚觀並無他異惟於樹根下掘得黃脂斗許大小不等而皆堅凝如石椎而碎之又甚黏膩世

稱茯苓琥珀生於松下豬苓生於楓下此或其類歟惜不知何名亦未詳所用也

母豬產豹

壽昌多山故多虎豹有童姓者居於眉林其家畜一母豬甚大一歲生子十餘內有一頭短頷修尾與凡豕絕異數日頷長大食倍他豕童老寔之屏勿使食欲使自斃其鄰叟曰此豕淺毛被體粗具文理狀頗彪炳得毋虎豹之屬歟童老曰若然亟當殺之為虺弗摧為蛇奈何磨刀霍霍親赴豕豎豕忽突出追之不及入於山中數月後有一豹徑詣童氏入其舊闌若甚馴擾羣豕見之徇然驚走豹徘徊良久乃去嗣後月或數至且與他豹及虎俱來出入村舍遇人不噬然村中人甚厭苦之聚眾驅逐如是數次乃不復來

鐵算盤

江西李某以貿易往來蘇杭亦老於江湖者也嘗自杭州歸途少年求載同舟者遇咸拒之李見其衣服藍縷躑躅江岸心憐之語同舟者曰孤客無歸大可憐憫何惜此一席之地乎乃招之登舟及至常山將舍舟而陸少年顧諸客曰萍水相逢幸附船驥今行將分手頗思稍盡微意供諸君一飽願聞所嗜諸客曰昨過某處見市中饅

頭頗佳今思之食指猶動既承雅意得此足矣他不敢請時距其地已遠諸客姑以此難之且知其貧必不能辦也少年曰可乃還至其所卧處蒙被而卧衆呼之曰毋擾清夢衆曰吾曹飢矣饅頭安在曰諸君何汲汲若是頃方起餽裹餽耳卧如故久之覺熱氣縷縷自其被中出衆異焉或曰此渴睡漢鼻息耳俄少年起曰饅頭出籠矣發其衾纍纍者皆是也衆客飽啖咸果其腹異而叩其術笑不言食已登陸獨約李會於三里外李至少年已先在出數紙為贈視之自玉山起至李之鄉里止一路舟車悉為代僱此則各牙郎之票據也李怪問之少年曰不敢相欺某乃江湖所謂鐵算盤者也不必探囊肱篋而能以術取人財舟中諸客所齎已各分其半矣以君長者故絲毫未取且為君代僱舟車以報厚意李大驚又甚感之再三致謝少年曰舟車之費皆取之諸客何謝焉李曰相距且數百里何能咄嗟而辦少年曰我輩於千里外物不難立致况數百里內直咫尺耳又謂李曰江湖間如我輩者不少君此後橐中宜置五穀少許或官府印花方不為術士所算也遂別李而去李持票據示牙行無不合契沿途舟車悉應付如數盜亦有道斯之謂與

明五先生

門人漢陽鄔梅仙言其家好為扶箕之戲名其壇曰駐雲壇有明五先生者屢降是壇自言乃元時濟州一狐也少年時曾蠱某氏女為雷神追擊幾殆其後潛修二百餘年始挂名仙籍又言修仙之道其過莫大於犯淫其功莫重於惜命故二百年來惟以惜命為事雖一草一木有生意者均不忍攀折也叩以休咎多不答喜談詩及古事如云宸濠脅有肉鱗王陽明體頤而黑皆世所不知也或問先生何不以狐為諱曰由狐而仙臂如白屋中出公卿方以為榮何諱之有

悲花庵

臨平有某氏嫠婦獨居悲花庵中長齋奉佛有年矣畜一貓亦不食葷血每食飼以白飯一盂上置豆腐一方呼而戒之曰貓爾其省穢而食之貓噉然若有知者先食白飯飯盡乃食豆腐日日如是余外姊適周氏者之女實親見之余長女聞而笑曰此婦所修未知何如此貓必成正果矣

道士驅狐

有某氏者崇於狐延道士驅之道士星冠象簡伏而拜表兩童子執劍侍乃道士未起而童子忽失所在俄聞有聲出自甕視之則二童子在焉甕固不甚大不知何以

能容二童子而二童子又何從入甕也共議破而出之一椎甫擊而童子在甕中呼痛於是道士術窮不得已禱於狐聞空中語曰既爾知罪可避去我出童子乃各避他所而童子出矣甕初不破亦不知其何以出也

慈谿小靈峯

余前記慈谿小靈峯闕牒事茲又聞有一廟淫祀也廟中之神不知何姓塑一女像配之則張氏女也初張氏女從母至小靈峯進香歸而自言神悅其貌將以為妻自是閉門不與人接而時有香氣出其房中兒女燕褻語亦往往聞焉家人患之莫可如何居數月女腹彭亨矣母以告其父父曰處子而有孕是為門戶羞立逼女死神憑女而言苟殺是女必禍爾家其父怒曰吾不畏也必殺女女知不免泣曰吾為此一塊肉而死凡婦女懷妊者我必祐之乃於夜中投水死屍逆流達於廟前其夕廟祝夢神曰起起迎夫人不解所謂次日其家失女疑其逃也四出跡之而得其屍其兄憤怒至廟中批神頰無算又以指爪碎其龕靈峯人聞其事乃塑女像稱曰夫人至今媿婦輒禱焉香火甚盛二月某日為夫人生日紅綰綠鬢相望而神面爪痕竟不可去屢經改塑瘢瘡如初

牛頭人

杭有徐翁者家於清波門之水溝巷每歲暮祀神必以彘首一鷄一魚一俗所謂三牲也既撤輒失之初疑奴輩所竊又疑貓犬食之然無全失之理又不應歲歲如是一歲祀神畢徐翁親以筠筐盛之而懸之於梁自設卧榻於側卧而偵之人定後忽有瓦甃聲出自厨下無何一人于于然來頭角嶄然若廟中所塑牛頭之狀以頭戴筐而去翁徐起跡之則至厨下而没乃以物識其處明日集家人掘之不數尺見有階級徐翁疑其中有窖藏之物自入視之階盡忽隱隱有光曲折而進屋宇儼然漆燈熒熒未滅光蓋從此出也又進則有朱棺一具巨綬懸之明器之屬羅列左右徐取其銅爵一藏之懷中尚徘徊其間冀有所得忽左室門闢牛頭人自其內出徐駭極而奔牛頭人亦從之及階而止眾援翁出即以土掩之顧視翁色若死灰汗猶涔涔也探懷中出銅爵古色黝然以插花無不活且能結實洵非近代物也此必唐宋人古墓但牛頭人不知何怪周官方相氏職曰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啟方良此牛頭人其諸所謂方良與

鬼附人言

張某紹興人携妻子至杭賃屋而居其妻自是多病張疑其不服水土使醫治之一夕忽作杭音語張曰此老婦之屋汝何得居此張知有異以屋券示之曰我所賃也曰屋雖汝賃然其下我藏有金銀今爾居此或盜我財奈何張聞其語豔之乃曰爾附我妻而言必為泉下人矣金銀皆人間所用之物爾無用焉苦守奚為不如指以示我我得爾財為爾廣作佛事則彼此均有利益不然薶藏地下雖至百年不獲其用甚無謂也曰汝言亦有理但須以汝子為我子我始以所藏付之張欣然呼其子至拜於牀下其妻撫摩者再仍作杭語曰所藏即在牀下如言掘之得一壘緘封甚密發之惟洋錢三枚簪環數事而已以告則曰老婦耄而善忘固不在此當在戶限下耳復掘之得二壘一則滿盛清水一則貯鐵釘無數已生鏽矣又以告其妻作杭音呶呶不已謂乾沒其所藏金張無如何盡以前所得者易紙錢焚之擾如故乃別賃屋而遷居焉其妻之病始瘳

紙錢買命

鄔梅仙言其友金某者死後憑其冢女奴而哭告其母曰兒壽不止此特死於庸醫耳陰律凡壽未盡者必置之枉死城中陰風冷霧慘不可言幸為兒多焚紙錢庶可

買他鬼自代問或為主者所覺奈何曰每日以洋錢六枚賂主者即無事矣他鬼亦主者所顧募也問冥中亦有洋錢乎曰陽世之物冥中皆有之但多焚紙錢一一可致也其母許之女奴乃蘇問之茫然也

妖婚婢女

海鹽西門外有吳姓者饒於貲一婢名秋華年二十矣頗有姿首先緒己卯歲四月中忽有美丈夫據而淫之既乃謂婢曰為我告爾主明日掃除後屋以待屋中什物好為陳設倘有不備或備而不華美禍且立至婢告其主母於是家盡知之吳翁以為妄不之信次日午後有肩輿入其門至中庭而止輿丁啟其簾則虛無人也驚曰吾在東門外有少年賃吾輿令昇至爾家今安在輿豈其鬼也因述其人年二十餘衣羅衫手執扇丰采麗都聽其語為冠蓋中人非本地鄉音也翁知有異入內探問則婢已失所在翁室中有牀一具金鉤翠幔頗極富麗亦轉瞬失之因覘之後屋則沙石飛擊人不能近有頃婢自內出傳少年之語屬主人喚傳婢一人為之上頭又須備盛饌一席次者兩席又須青蚨四貫以備賞犒不從其言且大爾屋翁懼如言備之而家中衣服器皿其佳者悉被攝去雖什襲深藏亦不得免明日婢又傳言

須循俗例餽女三日酒食之外宜有稊戲侑觴一日為十番鼓二日為口技三日為盲女彈詞亦曲從之有好事者請入視新婦亦不之拒但見婢盛飾坐牀頭房中紙醉金迷五色眩目餘無所見嗣是每日必有所需間數日輒一出出必輿輿者但聞其語不見其形也吳翁苦之將使人走江西訴於真人府一日少年忽謂婢曰我今且去矣室中物具在汝苟念伉儷情一月之內慎勿移動一月不至則永訣矣言已而去吳翁即時移其物於他所呼婢出嫁之其後竟不復至

碧霞宮侍書

海甯硤石鎮之南有地曰大虹村其地有吳姓者本農家子也後以水旱荒其田棄而逐什一之利久之家稍裕遂服賈於外恒數月不歸其妻陳氏雖農女而頗有姿鄰里諸少年皆豔之然陳貞潔自守無可乘也有小姑色僅中人而愁眉顰蹙作諸媚態惑之者頗衆性狡工讒常於母前短其嫂母信之故陳恒鬱鬱久之成疾每疾發心輒大痛四體如水終日不煖惟夜卧則痛止而體亦溫和心異之一夕睡醒覺有人並枕卧大駭推枕而起則杳矣惶怖無措解帶欲自經忽見少女向之歛衽笑而言曰姊何鹵莽以儂為男子歟陳問卿人耶鬼也女曰儂非人非鬼實則狐耳已

為姊按摩四夕矣再如是三夕病即全愈陳見其修眉秀項笑靨嫣然甚愛之與俱坐問所自來曰儂亦吳姓小字細細舊住海甯潮神宮今宮圯故一家皆他徙儂與姊有緣來相伴耳自是女不去惟陳得見之小姑聞嫂與人絮語疑有所私告其母母怒執梃而往先於窗隙窺之陳獨坐燈下方縫紉故衣寂無他人母以女誑己也將還問之至其室則見女正與鄰子狎狀甚褻母憤甚奔入奮梃撻之鄰子尚抱持女不釋女號呼母恐聲聞於外忍怒走出女哭罷終夕罔測其故蓋女雖與鄰子私是夕固獨宿也細細幻形以挫辱之耳然自此百口莫辨矣居月餘細細忽辭陳去曰明日即君至矣明日吳果至陳為述其事吳欲一見陳曰渠約一月復來且俟其來謀之及月陳方獨坐而細細至握手笑語如故陳述其夫求見意不可再三言之乃許於道旁一見戒勿萌他念若惡作劇則與姊從此絕矣陳謹諾之其日吳自外歸忽見道旁大樹杈桠中坐一女即衣淺碧色衫淡墨色裙羅襪錦鞵纖不盈握對吳微笑百媚橫生吳大喜趨而前將緣樹而上忽飛塵眯目痛不可啟掩面而歸為妻白其故陳方咎吳狂妄忽聞空中語曰與姊從此絕矣聆其音細細也陳拉吳俱跪叩頭謝罪泣而留之曰緣定不能強也明年二月尚可一見言已寂然是時為

咸豐己未八月至庚申二月杭城陷鄉間盜賊公行吳外出未返陳已有孕其鄰村有某甲者素無行且習邪術恒取孕婦胎以為藥久聞陳美且知其孕白晝將三人入其室思姦之而墮其胎陳駭欲死忽皆反奔而出跪而自投又以手自批其頰頰盡腫口流血鄰里聚觀甲等誓從此不敢犯陳且願保衛吳氏使不受他害眾亦為代求始得扶携而起歸各大病數月後遂斂戢是夜陳夢細細來曰今日之事我救姊也上帝以我好善而貞命碧霞宮侍書從此真與姊絕矣

科場果報

咸豐乙卯科浙江鄉試頭場有紹興某生於卷上大書一絕云繡鞋踏徧幾回尋相會當年未了因記否紅欄明月夜樓頭偷占一枝春人詢其故搔首不言至初十日黎明繳卷而出余門人高海垞與同坐一號先一日相與論文極相契合其三藝皆已脫彙讀之甚佳乃夜間忽有此異是必於溫柔鄉中失足者也諸書言科場果報事類此者極多此則海垞實親見之

孤魂託夢

仁和高君桂山與其兄嘯蘿讀書西湖之葛林園其鄰為梁文莊公祠祠中有棺數

十具皆他姓所寄也。一夕聞外有吟哦聲，啟視無人，閉戶而聲又作。乃笑曰：「如有吟魂盍來相見？」久之杳然。隔數夕，又聞之。其聲自西南來，浸至窗外，審聽之，則嗟歎之聲，非吟哦也。俄而闐然一聲，其門自啟。二人驚顧，以為鬼來，然實無所見。及卧夢見一叟曰：「我粵東錢某老諸生也，以謀食來浙，死於此。明日斷橋堍下有青布衣者，吾子也。吾棺停梁家祠內東廊下，煩兩君指示之。」二人寤述所夢，皆同，相與愕然。次日，至白隄，伺之，未至。斷橋果有一人來，如夢所言，迎問之曰：「爾姓錢乎？」其人驚問，何以知我，乃告以夢。其人果訪尋父柩者也。導至梁公祠，指示所在，并厚贈之，使歸。

木盆覓屍

黃桂圃，培榮浙之會稽人。道光末，官湖北武昌府同知。咸豐二年，粵寇至鄂城，陷桂圃衣冠坐堂，皇罵賊求死，賊繫之，并其一妾二子挾以入舟。桂圃得間自沈於江。妾與子皆至金陵，長子啟勳，時年十一，二為鄉人竊負以出，逃至蘇州。桂圃有弟金谿，刺史需次於蘇，因撫育之。其妾為賊幽於女館，久之放出居鄉間，以縫紉自給。幼子尚孩提，力不能養，有鄰村婦乞為子，不得已許之。密以鍼刺天賜二字於兒左肩，泣而昇之。天賜者，兒乳名也。及官軍收復金陵，啟勳長矣，至金陵訪其母，得之，迎以歸。

光緒四年啟勲預海運之役溺死天津金谿痛桂圃之無後也其妾因言天賜事乃致書江甯蔣鶴莊太守物色之得其母子召至署中解兒衣驗其左肩則天字二畫尚存次字貝旁亦未泯滅乃謂村婦曰此黃氏子也判歸黃氏桂圃為國捐軀固宜有後而其妾之智節則亦足多矣此事杜筱舫方伯為余言之筱舫又言啟勲之溺也失其屍求之數日不得筱舫之弟筱珊太守時為江蘇海運津局總辦命以紙作靈位備書官職姓名置木盆中旁設羹飯匕箸具焉浮之天津牕口使人駕小舟從之初入水其盆向北逆流及小舟解維盆即順流下行約二里許至寶林庵前木盆忽自就岸則屍已出自水中面貌雖改衣裝宛然乃厚斂之並請於朝得優卹焉筱舫問弟何處得此法曰咸豐八年七月有直隸廣文忘其姓名奉檄押送南漕剝船舟中携有一子以便旋失足入水欲覓其屍有土人傳此法云鬼神之事誠有不可解者此法屢試屢驗則亦奇矣惟啟勲歿於王事其遺魄自不應葬之魚腹或有神物護持亦未可知也

周鏡樓

周鏡樓南匯縣人曾應童子試生一女而卒初無靈異數年之後其女長矣忽大病

病中言其父實保護之故得不死自是目中遂能見鬼而鏡樓即附其女以與人言靈異大著自云在冥中簽押文書頗能作威福有謝心畬者娶於周氏與鏡樓兄弟也已卯秋病甚鏡樓之女往視之見鬼往來甚多問之竈神神言無有女曰吾所親見安得云無於是竈神窮治之告女曰是於某月日賂門神而竊入者也其夜鏡樓至其家人環跪求之鏡樓詰問鬼鬼自言姓李名儒奎浙江人八世前為王氏女潘氏婦心畬八世前為某氏子與之私後有孕服墮胎藥而死歲月雖遠怨毒未消累世尋求至今始遇必索其命乃去鏡樓勸之再四且許延道士為誦經鬼不可鏡樓怒曰汝不知吾周鏡樓乎汝能出吾掌握中歟鬼始聽命曰苟延道士誦經願誦大梵經若玉皇經則在冥中為最下田土不願得之也謝氏從其言病良已鏡樓又言有顧春船者戊子科舉人在冥中頗有勢力已得為冥吏乃其所薦也以是觀之冥間營營亦與人世無異矣

右台仙館筆記卷八

拈鬪安葬

曲園居士

年月日時干支俱同者六十年中惟甲戌歲有甲戌月甲戌日甲戌時乙酉歲有乙酉月乙酉日乙酉時丙申歲有丙申月丙申日丙申時丁未歲有丁未月丁未日丁未時戊午歲有戊午月戊午日戊午時己巳歲有己巳月己巳日己巳時庚辰歲有庚辰月庚辰日庚辰時辛卯歲有辛卯月辛卯日辛卯時壬寅歲有壬寅月壬寅日壬寅時癸亥歲有癸亥月癸亥日癸亥時然甲戌之歲必有甲戌月甲戌之日必有甲戌時而甲戌之月不能必有甲戌日其餘皆然故遇此難也光緒六年三月十三日日加辰是為庚辰歲庚辰月庚辰日庚辰時杭有楊翁者精於叢辰之學死後營葬有術者為擇得此年此月此日此時取四庚辰也他術者以為不可用議改用初六日癸酉其家以翁素精此術乃就其靈前拈鬪決之竟拈得四庚辰者遂用以葬友人丁松生與執紼焉還過俞樓為余言此因為記之

生死注定

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古有此說是冥冥之中固有簿書記載矣世間每遇水火刀兵

諸劫輒有人夢見冥中繕寫冊籍疑亦理之所有也咸豐之初粵寇萌并有海鹽人查某者夢至一處見文書堆積如山數十人繕寫猶若不及楹間懸一聯云弱柳瓊簫仙有劫落花銅鼓佛無靈意不可解而其語則頗可誦也

女化為男

黃岡縣易氏女子化為男余已載在第一卷矣有傭媪宋姓者言河南蘭儀縣鄉間某氏女子已許嫁矣某翁無子性好善其女病數日忽化為男言於父母驗之信乃使人告之夫家其親家翁曰此翁為善之報也吾有弱女願即以嫁之親者無失為親不亦善乎某翁大喜仍諧二姓之好後生子女而母故在弱凡衣履縫紉之事父輒分任其勞蓋素習女紅雖為男子猶未忘故技也

牙牌數

牙牌之戲相傳起於宋宣和時其來久矣近世有牙牌數一書借以占卜蓋亦古者棋卜樗蒲卜之類也兄子履卿言光緒己卯歲江南鄉試無錫諸士子於榜前占牙牌數其辭云大開圍場射鹿得麀顧盼自喜中必疊雙是科無錫縣中式者二人一顧姓一章姓顧字明見數中射鹿得麀句暗影章字尤為巧合也

刺繡蛇像

任司馬江蘇人談者不言其名字需次浙中寓舍頗有怪異一日失去洋錢三枚正相詰問忽空中語曰我所假也三日當奉還越三日果得其二問尚有其一何在曰此尚須遲一日耳越日果得之嗣後頗有假貸或償或否而不見其形司馬偶坐聽事前忽見一人過其簷下其形夭矯幾及丈餘疑蛇精也司馬有女公子刺繡於樓晨起視之則於空處添繡一人面異而傳觀空中語曰此我所為即我之像也汝曹欲識我貌觀此可矣其面不辨為男為女惟上有兩角面色白角則黃色其餘口鼻之類尚與人無大異至今此像尚在司馬家司馬遷屋避之輒隨之至不知其究竟如何也

箕仙判詩

咸豐間江都符南樵孝廉主講松江之柘林書院與同人為扶箕之戲有女仙降壇自稱唐時人姓韓名碧霞父誠為蘇州刺史時江蘇尚陷於賊問何時賊平箕筆作一詩有二句云掃開雲霧見青天正在遼東獻豕年後賊平在癸亥歲符豕年之語又蘇州陸鳳石潤庠之封翁九芝先生於咸豐間扶箕問鳳石科名事箕筆書七絕

一首其末句云金階拜向捲簾時後鳳石以同治甲戌大魁天下是歲

毅皇

帝親政

皇太后撤簾箕詩捲簾之句洵有先見古稱山鬼知一歲事此殆不

止一歲矣

登舟遇仙

崑山縣有地名茜墩咸豐四年夏有村童金姓者年十五歲刺小舟放鴨湖中正寅緣葦間俄油然作雲狂飈怒吼白浪如山人與舟俱被風挾至空中俯視雲氣迷濛下不見地自思設或墜下必糜爛矣忽來一老者衣黃色衣鬚髮皤然手執麈尾指曰去去人船俱從空而下墜於平地一無所傷距其家三里矣觀者環堵咸共歎異牽其舟下水送還其家

石獅作怪

蘇州開元寺前有大石獅二歲月既久頗著靈異盤門以內地甚荒僻居人多以蔬圃為業一夜三更後守圃者見有物在圃中齧食蔬菜其形龐然不知何物亟返呼眾共視則已杳矣嗣後連夕皆然乃糾眾伺之夜半物果至突出噪逐物狂奔而去至寺前乃止迫視之石獅也遂鑄大鐵釘釘之自此不復夜出

溺鬼迷人

朱祥麟蘇州人素佻達好漁色偶飲於友人家而歸時夜已深矣路無行人至護龍街見少婦獨行睨之美而豔尾其後徐以言挑之婦微笑招以手大喜隨之行至一處婦推門引朱入屋不甚大而陳設頗華遂同入房中鏡奩脂盞無不精美牀上則綺帷羅幔繡被錦衾更極富麗婦解衣裙置枕上僅留袒服皓質呈露促朱先寢朱心蕩不能自持方欲登牀忽火光灼爍十數人擁入手執燈籠皆有蘇州府城隍字俄頃之間所見人物一時都杳其地則在范莊前石欄杆外近水處也駭極癡立適有武弁行夜至此知為鬼迷送之歸此等景象必溺鬼幻為之使非神燈一照是人必於溫柔鄉中失足矣可不懼哉

朱藤療病

山東登萊青道署有朱藤二本數百年物也其藤蜿蜒縈繞所蔭可數畝許花時紫豔紛披掩映戶牖間清香襲人相傳其樹有神當風清月白往往見之民間有疾病者得其一花一葉即可療治以是爭來禱祀香火不絕署中有空屋數間花落輒掃置其中以供病者之求凡新官入署必祭焉潘偉如中丞嘗為是官循例致祭并以

酒一大甕澆其根土其夜兩花神皆見形一為老翁朱顏皓首長髯及腹一為婦人署中人皆見之是年花開尤盛

鷹攫人帽

蘇州人姜少甫與其友石某至杭州天竺燒香瞻禮既畢循途而歸至萬松嶺下石忽腹痛即於道旁遺矢焉忽有一鷹自空而下攫其帽以去急起奪之而鷹愈翔愈遠高入雲際不可復見二人大駭踉蹌歸舟至暮而石病作頭痛身熱頗不可堪夜半忽夢入一城問城中人此為何地或告之曰紹興嵊縣也俄至一廟中有碑甚高刻申莊二大字而日間所失之帽儼然在碑上大喜引手欲取之旁一僧止之曰不能不能且待四年後來取遂寤次日病殊未減姜與余門下士王夢薇有舊以夢薇能醫令石力疾就診因自述其夢夢薇診其脈但感受風寒耳初無他也授之以方恩恩辭去云即日還蘇不知究竟如何余謂此人之病自因風寒當腹痛時已伏病根鷹之攫帽會逢其適既有是事因有是夢夢由心造與病初無涉也

還他人子

蘇州陸墓村人某甲當兵亂時於途間得人家所棄子畜之為子比長為取妻甲夫

婦初不知子之父母為誰其子并不知別有父母也光緒六年甲婦病篤死而復蘇呼其子語之曰我在冥中見爾母乞還其子我已許之矣汝母某氏汝父則尚在人間姓某名某住蘇州城中某處汝宜携爾婦歸無使我失信於爾母也言已遂卒其子以為亂命不之信次日有蘇州人至其姓名與甲婦所言同索還其子甲問事越二十年何忽見索其人曰夜間亡婦見夢言曩所失子在君家今向君家婦乞還承其見許故來此願與子俱歸也甲問其家住何所則亦符合乃謂其子曰此真爾父矣吾幸已有子汝携婦以歸可也其子始泣謝而去

龜精顯靈

杭州西湖瑪瑙寺故址前有大石一方俯臨湖濤名停鷹石有某寺僧擬刻金剛經於上乃就石旁編木為棚招集工匠於其中將於次日奏刀焉忽有一人衣黑色衣青色半臂至棚中與工匠閒話問爾曹來此奚為告以故其人曰俟刻石時宜先告我苟不我告必貽後悔眾工因詢其所居曰即在石旁不遠耳及次日將事鑿刻工匠徧覓其人不得偶言於松木場茶寮中有聞者曰石旁固無居人得無龜精乎駭而問之曰此石下舊有龜精人往往有見之者其大如五石瓠不為人害今刻經於

其上則彼為所鎮壓不得出入自由宜彼之意有所不欲也西湖南北兩山為石多矣可刻之石亦必不少奚必此盍與僧再議之衆疑信參半是日因循未刻越宿而衆工或病於目或病於臂乃覺其有異言於僧改刻他處

惡報

某甲農人也嘗以爭田致人於死後即於所爭之田獲稻忽雷雨驟至甲呼其子偕歸其子尚幼隨之行見空中人馬喧闐無慮數十人或手秉炬火或負一物若魚網者既近有青衣者二人奪其父所獲稻去又數人以網蒙其父頭炬火即從之下擊霹靂一聲其子驚仆起視則其父死矣曩所見諸人皆化為雲氣騰空而去

舟人識鬼

桐鄉周鐵厓士鋼少補博士弟子員屢試秋闈不售一日自佗處歸夜泊舟村落間望見臨水一家有樓翼然樓窗外有碧火如環旋轉不定異而呼舟人訊之舟人見而駭曰縊鬼求代多作此狀吾屢見之矣此家必有將縊死者慎勿聲鬼為人所覺且移禍於人周奮然曰見人死而不救非夫也登岸叩門大呼其家出問告以故大驚蓋姑婦方勃蹊婦泣涕登樓姑猶呶呶未已也聞周言亟共登樓排闥而入婦手

持帶立牀前神已癡矣呼之踰時始覺舉家共勸慰之乃已周次日抵家夢一老人謂之曰子勇於為善宜食其報周曰此何足為善必欲食報者他不敢望敢問我於科名何如老人笑而示以掌掌中有何可成三字寤而數曰科名無望矣其明年竟登賢書是科主試之為何公始悟夢語之巧合也

中舉有德

同治乙丑年浙江補行鄉試是年夏嵊縣有人夢至一廟廟中有神南面坐其旁胥吏甚夥各負一牌呈神坐前神執筆於牌上點之乃各員之出夢者隨而問曰此何牌也負牌者曰牌上姓名皆今年鄉試中式人也夢者見一牌上大書裘治成三字其旁尚有小字數行問此小字何也曰皆其所行陰德也寤而訪之則邑中諸生果有裘治成其人者往告以夢裘笑曰吾不應試十餘年矣精力衰穢學問荒落自分此生永謝場屋恐不能踐君幻夢也夢者徧告裘之姻族咸縱史之乃赴試竟舉於鄉或問裘有何陰德裘曰無之固問乃曰前年族人有一婢將置之死吾力救而免之且為擇壻而嫁焉此或一事乎餘事則非所知矣蓋無心之善作者猶不自覺而鬼神則已紀錄之也

陰功有報

會稽王湘舟濟泰工為制舉文而困於場屋性好施予一日有里人以硯來求易錢一千視其硯凡石也卻之其人顏色慘沮問其故則其婦方產勢甚危殆欲以此硯易錢招白洋媼婆白洋媼婆者越中乳醫之最良者也遂留其硯而予之錢久之念此婦未知己產未使問之其家則婦死矣無以歛其姑亦老且病號咷欲自盡王惻然急取敝衣數襲洋錢十枚親送與之至咸豐乙卯歲元旦之夕夢一婦人向之叩首曰妾即往歲以產而亡者也手以一黃紙條示之有朱書曰臣十七寤而不解所謂是歲應秋試入闈中所坐號適為臣字十七及題目出文思泉湧榜發中式

善得科名

山陰倪某幼時曾一赴童子試不售輒棄去善治生家固殷賧人極長厚鄉里稱善人也同治癸酉歲年五十餘矣其鄰有張君者故粵東一縣丞以病免歸自言判冥中事倪亦未之信是歲之春勸倪赴鄉試倪笑謝之張言之不已一日密謂之曰君忘十五年前事耶完人名節上帝所重君得科名職此之故其必往毋自誤也倪憶十五年前有親串家一少婦夫亡守節其兄公以莫須有之事污蟻之謀出之而奪

其財事垂成矣為力白之乃已此事張所不知也始心動然久拋舉業懼不中程式乃先作文十餘篇并乞名手點定及入場四書題三道皆在其中錄之而出榜發中式乃數曰張君果判冥事不吾欺也

汪宗伯

樂平汪宗伯守和幼時讀書家塾私與儕輩鬪蟋蟀角勝負宗伯公所蓄者巨喙而黑質每鬪必勝公寶愛之夜閉之籠中而置諸庭使吸清露及旦取視則死矣兩股斷焉懊恨殊甚跡其所在得一股於石罅羣蟻曳之將入於穴始知為蟻所殺也公怒思有以報之乃至市廛買爆竹剝取其火藥以羶物引蟻出穴布火藥於地而火之羣蟻數千同時而斃為之撫掌稱快既而悔焉曰嘻亦太甚矣遂不復畜蟋蟀及嘉慶庚午歲公以少詹事授奉天府丞兼學政與盛京將軍薩公善一日有布衣客詣將軍轅門求見薩公見之長揖就坐古貌儼然自言以生人為冥吏數至冥中決獄今為汪學使一案而來此案懸四十餘年讎家屢訟不休今宜了結以汪固端人且其先世積累頗厚自當右之知公與汪善明日請往省視如汪有疾屬其家人勿相驚擾亦勿投藥餌但謹守之三日自愈也薩公異其言明日親詣汪所則汪得暴

疾死一署惶然薩公如客言使靜守以待其蘇公果病三日而愈自言得病之時昏然不知人事覺有人導之入一公廨堂上有長官服古衣冠南面坐面顰黑無髭左右侍者甚衆長官問公曰有多人訟爾知之否公告不知長官命吏檢簿籍示之備載幼年殺蟻事公謝曰事誠有之今悔無及長官命傳諸訟者則焦頭爛額者無慮數千人環呼索命長官婉言諭之曰蟻與蟋蟀皆蟲也爾等不合噉食其所畜蟋蟀童子無知苟圖洩憤罔識輕重遂成此獄今既已降其科名減其祿算使其一生常有美中不足之處亦足以示罰矣衆譁然曰我輩止傷蟋蟀一命彼戕我族類萬餘豈此薄罰所能了耶言已大噪其勢洶洶殆將用武長官大怒曰汪某已膺冥罰足以蔽辜爾等么麼微物貪慕腥羶污生人之厨竈侵死者之墓隧罪不勝誅若再譖譁當科罪如律衆始懼而退長官謂公曰此案已結宜益為善以贖前愆公乃蘇明日即往謝將軍甫入而前日之客出過於門不交一言薩公迎慰之曰昨日對簿甚勞公驚問何以知之以客言告公亦縷述前事且曰頃所遇之客即冥中決獄者也對之猶慄慄若非祖德所庇恐無生還之望矣乃悟客非常人也公以乾隆壬子年舉於鄉圍中初擬中第二名後抑置十八名及嘉慶丙辰歲廷對後讀卷者以前

十本進呈公哀然居首

仁朝更定為一甲第二名其後官至尚書以資格將

晉協揆竟不果道光十六年薨於位

宣廟悼惜 贈太子太保 賜祭葬故

事尚書歿於官得 子謚禮臣以請會畿輔旱 宵旰憂勤此奏久留中卒不得謚

殆即所謂降科名減祿算美中不足者歟公以一代名臣以戕羣蟻致罹冥譴物命

至重可不慎歟

勿貪外財

道光間有某觀察者性廉靜公事之暇輒至齋中讀書一童子侍丙夜始就內寢日
以為常會屈中秋節制府某公素貪黷餽獻不滿意輒中傷之觀察不得已枉法得
白金五百兩置書篋中將以備書函并字之需時秋高夜靜月色皎潔方執卷咿唔
忽飄風入戶為之慄然笑見一女子戴黑紗幘頭衣粉紅綃衣近案而立正驚顧間
其後又立一丈夫赤髮深目鬚如蝟毛直前謂觀察曰公所得金盍以為長者壽觀
察未之應而女子袖中出白丸摩弄之光灼爍如一匹練觀察懼發篋出金陳案上
女子盡納之袖丈夫又謂觀察曰以公平時固廉吏故不相害然此不義物非公所
宜有謹將去成公之廉言已與女子俱出倏忽不見殆古劍俠之流歟觀察秘其事

旋移疾歸里殆與所親者言之

神礮

江西南昌府照牆後有老屋數間故礮局也咸豐三年粵賊圍城營於沙井其地有文孝廟為賊所踞廟牆堅厚城中發礮擊之不能破有人夜過照牆後見黑面人數十輩從礮局出言願助官軍殺賊次日訪之則無人焉知為礮神言於官掘地得大小礮甚多重三千斤者十三尊重四千斤者一尊昇至章江門礮臺向文孝廟擊之牆壁皆毀斃賊無算遂解南昌之圍南昌人謂之神礮

石將軍

長江水師提督黃公翼弁迎養其太夫人於金陵太夫人偶得疾夢神人告曰我因寇亂身陷獅子街井中如能救拔必有以報疾不足慮也太夫人覺言所夢公命人浚井果得一石像詢之土人曰從前江甯城中本有石將軍廟燬於賊失其像今所得者即是也公因為立廟井旁頗著靈異至今香火不絕惟石將軍不知何人相傳為東晉人司馬流按晉書蘇峻傳峻遣將韓晃張健等襲姑孰進逼慈湖殺于湖令陶馥及振威將軍司馬流其他無所表見千百年後尚能廟食人間亦可異也

油井

同治八年四月江甯城糯米巷民宅中一井晨汲得油數瓶油盡始得水明旦復汲亦然如是數日域內外悉聞知觀者填門其家厭之白縣令封閉其井長洲朱君孔彰時寓安品街距其地不數十步使人汲井驗之果如菜子油入燈盞可然

小吳王

溧陽崔淦貧甚無以為家寄居僧寺讀書至丙夜忽聞寺後山上有車馬聲啟後戶視之無所見俄而聲益近有人叩戶曰小吳王至崔延之入知其非人也不敢發問客曰君毋怖我廣西人亦讀書籍諸生為賊劫至江南後入官軍中從張將軍戰死於此聞君讀書竊所愛慕山中無佳侶冀聆雅音聊慰幽寂又曰上帝命我主此山封我為小吳王我亦不復更念人間世惟有一女年十五矣小名阿鸞今流落在廣東香港君可至彼訪之如不嫌鄙陋即以蒲簪帚可也言已別去崔怪之欲從其言往訪女然以道遠資糧靡屨猝不易辦故未果也居無何小吳王又至語崔曰君其無意乎崔以情告曰君患無資何不早告此山之南有窖金可發也即指示其處崔發之得白金五千兩乃如廣東訪阿鸞於香港果遇之青樓中年未破瓜猶處子也

風姿娟秀粗通文翰惟自幼流離不自知其家世崔以三千金贖之歸遂為夫婦此事余聞之朱君孔彰朱聞之於曾蓉舫曾亦溧陽人與崔相識也

刁筆現報

黔縣北郊有王某者以工為訟牒遂致殷富營造新宅頗極華美一日有數客造其鄰比問王某所居鄰人指新宅告之遂入然莫見其出也越數日新宅中忽火起眾奔救乃熄自是大發無時旋起旋滅家中什物每提擲空中悉皆破壞煮飯於釜飯熟輒雜以泥沙甚至糞函溺器狼籍衾枕間月餘不勝其擾王某自作牒將訟諸城隍神若有人厲聲曰汝伎倆能欺人間官府耳能欺明神歟崇益甚王大懼伏地自投且言知罪願許悔過又厲聲曰速遷去免爾死遂舉家遠避空閑其宅

惡報

沈嶽良宜興人有膂力而居心險惡當粵賊之據常州也受賊偽職從之抗拒王師每掠得婦女必裸而淫之禪國山東南有石洞極深邃婦女避亂者數百人入焉沈積薪焚其洞皆斃之又殺周王廟僧數十人而投神像於廁中賊平逃出境無恙一日忽病狂家人扶置牀上旋躍起以手相搏曰眾婦人來索命又作婦人聲曰彼

有力吾曹不能勝宜招和尚來又大呼曰和尚來矣自是日夜呼晷不絕聲數日家人守者稍倦竟奔出不知所之半月後有人言周王廟廟中溺死一人家人往視果沈也徧身青黑七竅流血臭穢不可嚮邇嗚呼其受報亦酷矣

不為鬼迷

撫州胡瓊常至城外訪其親串所過之地荒僻無居人忽見一女子立水次亦未之異也女子顧胡而言曰子衣上如何有血污痕可解衣為子澣之胡自視良然遂解外衣女子曰中衣亦污又解之如是者三而血痕猶在回顧女子嫣然微笑以手招之胡悟女子非人也抱衣卻走女子躡其後胡急奔望見前有巨人二不知其為人為鬼亦不遑顧直造其處則二巨人者已不見止有一土地廟比至廟門則女子亦不見矣胡無邪心故不為女鬼所惑不然殆哉

食犬現報

山陰某甲父子皆嗜食犬犬之斃其手者不知凡幾矣壬申之秋其子觀劇北城日晡而歸有卑腳花犬隨之行甚馴擾試呼之即弭耳從歸甫入門忽跳跟大嗥遽噬其股其父聞聲出又噬之傷於足犬即走出不知所往父子中犬毒至深號呼一晝

夜而死

歿後為神

閔斗陽司馬世魁歸安晟舍鎮人官雲南府通判升同知一生正直不苟居官亦多善政年老乞歸其卒之前一日有里人死而復蘇告其家人曰陰間路黑不能行有人語我曰明日閔公赴雲南府城隍任輿從不少必有燈火前導可隨之往沿途有供張并可得酒食次日公無病而終里人亦死死後見夢於其母曰今日從閔公俱行不愁昏黑且幸為公錄用不落寞也此事余聞之閔君小圃即其族也凡人之聰明正直者歿則為神理固可信先兄壬甫卒於福甯知府任福甯有楊明經廷瑞者一鄉推長者先兄既捐館舍而楊君亦病謂家人曰吾不起矣吾夢見青衣者持官符至言施侯遷擢去以俞公代之辟吾為幕僚期以某日去吾其能久乎趨治後事果如期而卒施侯者故靖海侯晉江施襄壯公相傳歿後為海神者也於是郡人藉藉稱俞公代施侯為海神云兄子祖綏曾具先兄事略求余為傳誌其言曰明道行狀以伊川而傳文忠碑銘待潁濱而作宏文鉅筆雖親弗嫌余兄弟似皆不足當此語然吾兄居官立身具有本末固宜撰次以示後昆而余衰病侵尋未能握管偶因

閔公事附載先兄軼事如此

閔希濂

閔君希濂字一瀛與余甲辰歲同舉於鄉者也嘗於夏日在書齋疲倦假寐膏騰中若有人持名刺來請者從之至一處宮殿巍峩兵衛森列登其階見堂上有古衣冠者二人本朝衣冠者亦二人皆南面坐其兩旁列坐者十數人惟末坐虛焉持刺者引閔登堂三揖坐者皆為之起即引之至末坐曰此君坐位也少頃有吏持文書并以筆墨來分授兩旁坐者而閔亦得一卷其卷首書吏部天官增減司閔八字卷尾亦如之吏請於卷首閔字下書一奉字卷尾閔字下書一行字而中間文字不使展閱書已吏持去坐者皆散前持刺者又引閔至一處有屋三楹額曰增減司告閔曰此君之署也送之出門而醒自是頻夢至其地事畢即醒閔從不與人言惟所親者得聞之暨咸豐之末江南大亂鎮江府城陷於賊閔時寓滬上一日夢有偉丈夫來見與之謀克復鎮江閔曰書生不諳軍旅何能為其人曰行軍貴謀不貴勇君其無辭旋有諸將戎裝而來請命從何門入閔夢中率爾曰從東門入皆曰諾俄而身履戎行舉旗斬將大捷而還則身固卧逆旅中也覺勞頓殊甚靜卧三四日乃起果

聞官軍收復鎮江矣自是不復夢至增減司治事閤後為石門教諭壽終於官亦無他異

死不認父

吳沙陽歸安諸生也嘗客山東其子年十九兵在家讀書吳一夕忽夢其子乘馬來遇諸塗責其子何不下馬不應追及之欲與語其子回顧舉鞭欲鞭之旁有一白鬚老人呵止之曰此人於汝有十九年養育之恩不可不可吳遂寤月餘得家書則其子即於是日死矣

屠戶改業

羅某業屠一日將殺豕豕作人言曰我應於明日死何早也乃不殺次日又將殺之豕又言曰我應重至九十斤而死今止八十七斤何早也羅懼售其豕於人改業不復屠柯某亦業屠一日執豕於牢聞兩豕相對作人語其一曰今日爾去投生矣我明日亦不免一刀之苦當隨爾去宜稍待我其一曰諾柯聞之亦遂改業焉又有鄭某亦業屠其徒鄭三卧於樓上夜半忽下樓自將左手置砧上以右手舉刀斷之血流滿身大呼倒地咸驚起俟其蘇而問之言見有人來買豚蹄我割而予之不知自

斷其手也言畢而死此三事皆閔君小圃言之三屠皆湖州鄉間人也

火焚嫠婦

金華府城外有某氏婦者嫠也同治壬申年正月望日村中演戲盡室往觀婦獨不去至二更後其夫弟先歸呼婦不應從窗隙窺之見室中昏黑惟婦牀前有綠焰一綫如將燼之燈懼其不戒於火破扉入以燭燭之則見婦獨坐椅上自鄰以上皆焦黑如炭惟口輔不焦其臭不可嚮邇大駭莫知火所從起足下一火鑪已冷矣且鞋襪不熱則非由鑪中起也此與第五卷所載咸甯毛氏婢事同不可解

忠臣有後

仁和典史福建林公汝霖字小巖於庚申歲杭城初陷時衣冠坐堂皇罵賊并其家屬同死賊平後當事者為聞於 朝哀其遺骸葬於孤山且立祠焉今所謂林公祠是也公有二子曰慶生曰涇生僉謂同死於賊矣至光緒己卯歲有楚人羅君來游於浙徧覽湖山之勝至林公祠讀壁間所刻碑記知其實肅然起敬留數月仍還楚僱一小舟舟人甚謹愿問其姓名曰姓李名涇生湘鄉人也問家有何人曰有老父問母死幾年矣曰小人無母異而詢其詳曰我本福建林氏子祖官涇縣我生於

涇故名涇生年八歲隨父官浙城陷為賊掠至金陵有李翁者憐而撫我即今老父也後隨之亡歸因姓其姓以操舟為業李翁無妻故我無母也羅歎曰然則爾為林公子矣羅有季父官浙中即馳書告之其季父言於唐執農觀察觀察言於譚文卿中丞中丞即移咨湖南由湘鄉令資送來浙於光緒六年四月十二日至杭城成服而哭於墓中丞即以其事入告俾承襲雲騎尉世職焉林公忠臣固宜有後若羅君者亦可謂有心人矣

節婦投繯

杭州孫氏女年十五嫁同城高在端甫五月而粵賊陷城夫婦偕遁中途遇賊婦逸而在端陷焉賊平後偵知在端已死婦賃屋獨居抱他人子為子時其母亦了然無依乃迎之來同居一室婦上事其母下撫其子惟倚鍼黹為活篝火夜作達旦不休而性倜儻遇人則談笑自如詎諧間作母疑其志可奪陰遣其中表某甲為媒勸改嫁婦不可因此浸失母意恒以細事譙訶之婦自夫死悲傷成疾又日夜操作兼為其母所羈如是十餘年病轉劇念子已長大可自立己病如此生亦何味乃乘夜投繯焉是時其母已寢忽若有大聲呼之起者急與其子及同居之徐叟偕入婦室則

婦已懸於梁有一衣繭紬袍之老者以手藉其足三人者入老者始不見乃解其懸幸不死自言初縊時見有老者力止之曰汝子不惡汝再守苦十年必有佳境神明不負汝苦節也此老者疑為社公矣

碧血為燐

江浙間凡學手藝者必三年而成成後役於其師者三年不取直故俗語謂之學三年幫三年六年之後任其所往若師欲留之則必予值矣杭州艮山門外有樓縹店其徒陸阿毛者六年滿矣師語之曰吾有女年十五與汝年相若也汝再幫吾三年吾以女妻汝陸欣然從之又三年益勤而其師因家計稍豐擬嫁其女於賈人子爽前約陸請踐言不許請予值計三年之值須錢數萬師又吝不與陸屢以為言師怒毆辱之陸憤甚縊而死陸本無家故無與師為難者鄰比之人始雖不平師許厚葬之亦無他言而每夜聞鬼哭聲達旦始休又陸之死也口鼻流血於地其地至夜輒生碧燄熒熒如火高尺許用水洗滌竟不能去師令其女祭之且祝曰嫁後若生子必以為君後自此遂安靜無他

仙翁草履

光緒丙子夏義烏鄉間有某氏兒甫十餘齡夜宿樓上其父自外納涼歸上樓欲卧不見其子呼之不應家人聞聲畢集鄰比亦屬至秉炬窮搜杳無蹤跡方驚疑間忽見其子凝立階前問所之不答良久乃言曰有一白髮翁到樓上與兒草屨一雙著之招兒同去曰隨我去與汝果子喫兒曰吾家果實方熟食之不盡豈貪汝果子哉翁促之急兒啼不肯去翁以手捫兒口負兒從窗牖出騰空而去行一里許兒聞家人尋呼聲曰速放我歸吾家人來矣翁乃脫所著草屨仍負兒歸自牆外遙擲之若投物然竟不知翁為何怪也

九龍椎

咸豐間金華之澤塘有操舟者名興談者失其姓嘗在新安江中有五六人賃其舟比登岸出一銅椎準賃舟之值視其椎刻龍九條彫縷精工其人曰此九龍椎也吾祖為某省軍門時所得珍藏數世矣興受而藏之及還家舍舟陸行路遇一婦問興何往曰將之澤塘婦請偕行至一小橋上婦袖中出酒一壺糴二枚與興曰君且食之妾去即來興食飲已而婦不至乃携壺前行有少婦縊於林間急解救之問所苦則其家因失酒糴疑婦竊食婦忿而求死也興以壺示其家且述所遇始悟為縊鬼

所弄也興又前行半里許遇所遇婦人怒而言曰汝壞我事今不汝貸即見鬼狀吐舌長尺許興解囊出椎擊之有光如電鬼即不見乃知此椎固神物也後舟行至七里瀧值大風舟幾覆興意椎既靈異必能禦風以繩繫椎投水中火光迸出繩絕椎沈不復可出而風波果定

陳坡遇害

義烏人陳坡字東屏官甯遠令時徭民為亂前任楊林葉城走陳至始平之先是民間毀一文昌閣發地得石有文曰龍尾蛇首犬逐人走三木齊折一土獨守至是乃驗三木謂楊林一土謂坡也又陳在官時夢遊一處額曰蒲團寺壁間有詩曰破壁積垣跡已荒人間幾度感滄桑不如小小蒲團寺萬古鐘聲到夕陽後陳還里咸豐辛酉賊陷義烏陳遊至城外觀音堂一見愕然曰此即夢中所歷之蒲團寺也明日賊至遇害

朱新甫避亂遇騙

湖州人朱新甫於咸豐庚申歲避兵吳江縣之莘塔鎮偶坐茶肆見有一人扶老携幼叩頭於五十餘歲一老翁前且哭且言情狀甚迫而老翁夷然不顧朱怪而問之

曰吾與此翁皆鹽城人也吾去歲挈眷屬操小舟來此賣鹹魚為賊所劫一家七口幸而不死乞食為活今遇此翁適將北反求附其舟此翁不許行將作他鄉餓殍是以悲耳翁曰附舟可也然自此至家鄉千餘里爾一家七口途中食用須錢七八千吾亦小經紀人豈能任歟朱惻然憫之即探囊取洋錢六枚付此人乃謝而去茶肆中有人笑曰君受其欺矣此七人者與老翁皆一黨也朱猶未信一夕有事於河干見數小舟泊焉蓬窗之下酒肴羅列窺之即向之哭而求者而老翁亦在焉正共飲噉談笑曰樂朱始知肆中人之言不謬初甚怒之繼而笑曰彼自覺言我則不失為義舉庸何傷乎越五月寇大至居民逃避臨河無舟楫死者甚衆朱與妻孥正徬徨水次忽見一小舟其操舟者即前所遇鹽城人也呼之即至載與俱免復厚酬之

狗亦知恩

紹興人周某嘗粵賊之亂為賊劫至湖州賊魁甚悍一日有狗遺矢於地賊魁怒盡殺其所畜狗最後一黑狗哀號若求免者周頗與賊魁善力請弗殺從之周以此狗寄養他所居數月周從賊中跳出狗隨之行至德清宿枯廟中及夕狗忽登其榻周驚起則聞戶外有人切切耳語蓋知其自賊中來欲害之而取其所有也周奪門出

數人露刃追之狗狂噬周得免後繞道歸紹興大風覆舟周溺於水狗亦入水銜其衣曳之至岸乃得不死光緒元年有人見周於杭州城隍山狗亦尚在

尼庵多淫

吳江黎里鎮多尼庵登徒子游其中猶青樓也有農家婦素與青蓮庵中一尼相識豔其所為常寄宿庵中尼即誘與惡少淫其夫屢以舟來迎婦歸尼厭之與婦謀殺其夫婦始諾之繼而悔焉一日薄暮夫又以舟來尼與所私者偽言欲至某處使其夫載以往并招婦偕焉行數里天已暝煙水渺茫杳無人跡尼與所私者用力推其夫於河婦駭甚欲援以手禁勿許婦大號尼曰若為人聞知爾當膺極刑我則無恐王法不殺僧尼也婦信之乃忍不哭仍從尼歸居數日其夫弟來探其兄尼與婦均言未嘗來此其夫弟徧訪無知者會歲將暮婦亦歸家私具酒食祭其夫且祝曰死而有知勿我怨為夫弟窺見排闥入窮究其故婦堅不承乃執婦并尼控於官官嚴鞫之始吐實而苦不得其屍時光緒三年正月十七日也天忽大雷雨屍浮起距其死已五十餘日而面如生尼所私者久亡去官命役捕之不獲役禱於屍其夜死者見夢於役曰其人在江甯水西門外某姓飯店如其言果得之皆論如律

王阿毛食蛙

平望鎮人王阿毛好食蛙製一鐵鉞長二尺許每捕得一蛙則以鉞穿其頸鉞滿始荷之而歸以充饌焉如是者數十年矣一日至其親串家親串止之宿是夜有遠處失火阿毛登屋望之其家臨河而居懼盜賊從水次攀援登屋故於簷端列鐵條數十皆銳其末如鋒刃然阿毛失足而墜鐵條適貫其頸呼號甚慘救之者無法可施乃豎長梯於水中衆人緣梯而上始將阿毛解下而氣已絕矣其死狀宛然如蛙也

盛凝之接濟窮人

盛凝之蘇州人少孤貧而性甚慧十四歲時十三經已卒業其李父命之學賈於錢店中一日其主使持金赴某所道出隘巷見一小家數人聚哭甚哀問其故鄰人曰是家某人死三日矣遺兒女三四貧不能斂故聚哭耳盛問所需若干曰非銀二十兩不可辦盛所持適有此數悉以與之遂不敢歸店至素所熟識之僧寺宿焉店主待久不至問之其家不得乃與李父偵探三日而始遇之僧寺詰之以告徵之死者之家而信李父痛毆之寺僧勸曰事雖非而其心術可取也李父乃舍之去盛既失業遂留居寺中仍讀書越三年補博士弟子員始歸其家至咸豐庚申歲盛年已四

十餘為賊劫至揚州踰年而逸流寓儀徵一破廟賣卜自活旋病死廟僧謀藁葬之野忽有守備洪君至廟問知其姓氏里居曰此吾同鄉也少頃請其母偕來母曰昔年為汝父營葬者與此人姓名正同未知果是否乃以銀三十兩治其喪寄棺廟中屬僧善視之及亂平洪已官參將親至蘇州訪盛氏問盛凝之無恙否其家曰亂時為賊劫去今不知存亡洪又細問其年貌乃哭曰若然則恩人死矣蓋曩時隘巷中死者即洪父也洪年十七投江甯督標為兵積功至參將其母當日即詢知盛之姓名居處時時為子言之命其圖報前真州廟中所殯者猶冀非是今果然乃挈盛妻子至儀徵以其柩歸葬且厚卹其家

男女互變

有友人言二事一則前世之夫今世為女子一則前世之妻今世為男子二事絕奇可紀也云有錢某者吳人也妻卒將歛矣忽蹶然而蘇張目視其夫曰汝何人歟夫疑為謔語婦即起坐周視其室曰此何地歟已而引鏡自照大哭曰吾其為女子乎乃告其夫曰吾閩人王某也因病而死至冥中冥王謂吾陽壽未終命二鬼送之回途遇大風二鬼為風吹去不知所之我亦覺身輕如葉隨風飄墮至此乃化為女子

乎吾本男子讀書識字家亦小康妻孕未產今當奈何言已復大哭其夫勸慰百端不應始而不食繼覺飢餓乃稍進飲食夫欲與同寢輒拒不納如是數月有為其夫計者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彼既因飢餓而強進飲食然則豈無慾念與當以男女之欲誘之夫乃覓得一說平話者日日為演說淫褻之事婦始樂聽之數日後忽曰吾婦人也奈何為我說此魔使出是夜夫就之不復拒矣遂為夫婦如常人歲餘情好甚篤乃哀其夫曰吾家在閩杳無消息妻產亦不知男女君其偕我往探之夫不忍拂其意偕赴閩至其家言之其家初不信婦乃歷叙前生事一一有據且與其妻言當日房幃祕事人所不能知者妻乃大哭已又破涕而笑其前世之妻遺腹已生男子矣留數月始返越一歲婦受孕生一女乃即以前生之子為婿兩家成親串焉又有鄒某者浙西老儒也妻死已久遺二子一女二子未娶女則已嫁矣老儒以課徒為生家徒壁立衣食不充忽一日有一少年至裘馬甚都揖老儒而問曰君其鄒某歟今年若干歲有女一人子二人乎老儒怪問君何知我少年曰吾前生乃君妻也死後又生山西某姓家某姓固鉅富吾擁資數百萬念君寒餓恒思周濟以父在末敢遠遊今父母以天年終故來相訪耳乃歷叙前生事亦一一有據因

手自檢點平生故物歛歛欲絕已而二子至皆能呼其小名謂其夫曰吾携萬金至此二子可各與四千以一千與女而以一千為君娛老無事更作村學究矣女聞其事自夫家歸見是少年男子羞澀不前少年呼其乳名曰阿巧不識我歟執其手而泣居數日請老儒偕至前生埋骨處蓬顆歛冢在荒榛蔓草中又歛歛久之買地改葬且為老儒營生墳焉流連數月乃始辭去老儒命長男送之歸自此往來亦如親串云

推算如神

淮安鄉間來一贅者推人年命如神有李氏子就之推算贅決其一生足衣食無刑禍有子女各六然當有兩妻李笑曰吾農家子不鰥足矣焉有兩妻贅曰不然命如是也又有陳叟延之至家悉以其家人年命使推算之一一不爽至其女則曰偏房命也陳叟怒曰老朽薄有田產何至以女為人妾贅曰不然命如是也即不作妾亦非正妻已而李氏子娶於趙甫六月生一子鄉里姍笑之李之父懼為門戶羞歸之於母家趙女固貞淑母家知其無他然六月生子無以自明請反不可乃留之仍撫養其子而李氏子所續娶即陳叟女也甫六月亦生一子於是趙女之父母兄弟咸

譁於李氏之門曰爾謂吾女不貞故六月而生子今陳女亦六月生子何也留則俱
留逐則俱逐一留一逐行且興訟李父子無以為計其宗族姻戚咸謂其父曰若子
兩娶皆六月而生子趙陳兩姓清白舊家兩女亦皆端好必無他故是無可疑者也
宜迎趙女以歸使與陳女以姊妹稱而陳女顧長趙女一歲趙猶忿爭乃議不以長
幼為次而以先後為次姊趙而妹陳事乃定兩女皆婉婉頗相安俄各受孕逾期不
育至十二月始生則皆女也嗣後男女相間而生生男皆六月生女皆十二月羣疑
盡釋兩女各生三男三女李氏子果有兩妻子女各六陳叟之女竟為偏房贅者之
言悉驗





編目
右台仙館筆記



PL 5734
A16
v.5
右台仙館筆記卷九

物老為怪

曲園居士

湖北沔陽州庫藏陳友諒殘甲上綴鑄鐵六片各長二寸廣寸厚不及分相傳觀者不可撫弄違則有災杜筱舫觀蔡曰夥頤竊據久應大滅煙銷而腐朽之餘猶不容觸忤豈以其取精用宏故厲氣亦結而不散乎余謂古物流傳既久能為神怪往往有之非必以其人也隋書開皇十一年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為禍變悉命毀之顧亭林先生譏其恣睢不學余門下士馮夢香孝廉言其族人霽亭茂才家藏其遠祖尚書公所乘肩輿二具前明遺物也深廣皆倍於今制其廣可五六尺其深可容人伸足而卧以竹為之竹皆作卍字形相傳有觸之者必頭痛身熱故久而不毀粵賊之亂有欲薪之者人告之故賊始不信俄果大病遂不敢毀至今猶存孔子曰物老則為怪豈不信夫

昏夜見鬼

夢香又言其先德觀察公有妾丁氏始入室時適購得大珠一顆遂名之曰珠圓而甚嬰之早死死後數日觀察丙夜未成寐忽聞啟戶聲疑為穿窬者披衣起坐以伺

之則丁氏冉冉至坐牀沿默無一語觀察亦悲甚不知所云如是者相對甚久至天將明丁氏乃縮小而滅如煙之散於地起視則戶扃如故初未嘗起也觀察自言他人雖見鬼無如我之真切者惜未一叩其冥中之情狀也

如前

歸安縣南鄉有長超山茂林修竹境頗幽雅山有護雲庵相傳前明凌忠介公未第時讀書庵中偶於月明時聞步山麓忽有老者揖於前口囁嚅若將有言公問之曰我古冢中人也子孫零落祭掃無人來從公乞一盂麥飯耳公不之信笑而言曰吾性好靜故來此讀書而四面蛙聲閣閣達旦不休甚厭苦之苟能為吾禁羣蛙不鳴當有以報老人曰諾遂不見其夜蛙果無聲公乃具酒飯祭之於荒邱自是庵之左右蛙不復鳴至今猶然

海神纏女

杭州望江門外民汪甲聘陸氏女以貧不能娶乃糾集十餘人荷轎而如汪氏劫女以出納之轎中荷以歸女初大哭久之寂然及至家則空轎也大驚返告之陸適陸氏亦糾衆來奪遇諸塗大鬪而散次日媒妁咸集汪言女尚在陸陸言女已歸汪紛

爭數日將訟於官忽有人見其女僵卧海神廟外以告陸急昇之歸昏昏若癡有時稍清爽自言初入轎時憤怒跳跟忽自轎墜地有數青衣擁之入廟廟中神赤發垂肩貌甚醜惡而兩耳皆聾青衣者以女見且以手示意神領之留使執役所食皆腥物膏血淋漓女飢甚而不可食役之又甚苛女終日哭神亦不聞也苛役如故忽聞外間傳言夫人自海昌還矣衆皆驚以手作勢告於神神亦惶懼急麾女出遂有數人者曳女出門置之地即為人所見然女自歸家後忽歌忽泣失其常度父母亦厭之歸之於汪汪與生二子一女稍識人事然神氣之間仍癡騃也

金井神童

杭州紫陽山之麓有林氏婦晨起汲井忽重不可舉視之則井中有一赤體小兒長二尺許以手攀縋欲緣之上大驚奔還告其家人其家人往視則無覩矣而婦遂得病卧不能起惇喃喃作寐語曰吾金井神童也方浴何得窺我嗣是妖異大作室中什物輒被提擲毀壞鄰有秦生者謂其夫曰吾為汝具狀訴於關帝汝可齋宿具香燭持狀至吳山關帝廟焚之其夫謹如所戒越日婦忽下牀而跪曰關帝欲誅我速請秦君為我一言我即去矣其夫謀之秦秦曰既稱神童而妄作禍祟宜受誅殛又

何言焉已而婦病果瘳秦復為文以謝

智標塔

海甯之硤石鎮西有紫微山東有審山故亦名雙山審山之顛有智標塔甚壯偉咸豐戊午歲三月初六日犁明居民忽見審山上白雲滃渤旭日照之空明如鏡智標塔旁有無數塔大小不一倏忽萬狀有金碧烜赫者有棟桷剝落者有八角者有四方者一塔隱則一塔見約半時許共見六十四塔日高雲歛乃無所覩父老聚觀皆曰此名塔見讀如田亦曰塔朝讀如春智標塔高據山顛大逾常制為塔之王凡數百里內之塔隔亦甲子必來朝之此說誕謾不足信余門下士倪倬雲鍾祥家於紫微山麓是日實親見之語人曰雲受日光與水受日光無異塔影入雲中猶塔影入水中而雲氣變幻不定故塔影亦隨之而異然形態雖異而止見一塔未嘗兩塔並見則其為智標一塔之影可無疑矣

古銀杏

倪倬雲又言硤石鎮有古銀杏二株大十餘圍相傳皆東晉物也一在其家一在蔣氏之園在其家者恒見有白光夜出樹下其兄衷魯聞人言銀杏之下實生水銀所

見白光必是也乃掘坎埋一大石曰於中俟其出迯而陷之而覆以巨石天明發視空無一物而此後遂無所見其在蔣氏園者頗覺靈異人或便旋於旁輒病蔣氏築小屋以奉神榜曰樹神堂亂後官就其園設釐捐局有李甲者役於局中亦見白光出樹下知為水銀掘坎埋大缸焉俗傳水銀能出入則已成入形收之之法必以刀斷之若斷其頭則所得少斷其股則所得多李是夕握刀以待見白光過猛斫之果見其入於坎乃覆以石集火伴邏守之天明發視則一蛇蟠蟠伏缸中赤色熠熠長二尺餘見人一躍遂失所在衆共驚異翼日李大病自言犯樹神當死火伴多方禱禳逾月乃瘳

秦膚雨夢入仙洞

長洲秦雲字膚雨自言二十一歲時方盛夏至所親范夢庵家主人為設餽鈍甫食其一忽眼昏耳鳴覺神已出舍飄飄然若御風而行不能自主至一處兩山夾立中一大路長松老柏蒼翠可愛其左畔山巔有一亭乃由麓而登見亭中樹一碑碑文奇古不可識亭後一徑頗曲折遵徑而行徑盡得一院宇朱門洞開入之其庭甚寬廣左植幽篁數株風來成韻右一大樹綠蔭滿庭樹下有巨石二童子坐其上見客

亦不問所從來登其堂空無一物堂後又有庭較小於前其右有門門內一池清澈可鑒旁有小樓面池而構上懸一額署曰詩天愛其地流連久之及出則兩童子不知何往矣復至亭中遠矚見有朱甍碧瓦隱見雲間歎曰如此境界豈人間所有吾其已離人世乎因念家中骨肉不覺失聲大哭忽如夢醒則卧榻上范氏之人環立其前皆喜曰生矣生矣蓋冥然若死者已一時許范氏為延醫診視湯藥襍投而秦固不知也至是乃覺憊甚若大病甫愈者然三日之後始復其原秦有遊詩天記叙述甚詳余撮其略如此

樂工人眼見陰審

光緒六年二月某日湖州府祭蠶神廟有一樂工於四鼓時至廟伺候廟與東嶽廟鄰其地空曠時官猶未至夜景淒清樂工出廟間步見東嶽廟中燈火輝煌人聲嘈呖竊窺之見堂上坐者面目不甚可辨階下跪二囚一不相識一則城中開珠寶店之某甲也俄見獄卒捽某甲投油鑊中大驚趨出還顧則黑暗無覩矣祭畢歸以語人人莫之信不三日而樂工死人始異焉訪之珠寶店則某甲已卧病未幾亦死死之日徧體糜爛如火灼者乃悟樂工所見之不安然某甲平日亦無大惡罔測其由

有知者曰前年洞庭山有某氏婦私託傭媼以珠玉寶石之類售於湖郡媼至郡城亦無熟識者惟與開眼鏡店之某乙有舊乙引之至甲所議定價值洋錢一千有奇媼先取奇數餘則甲書券付之媼還舟甫出太湖口遭風而覆同舟死者大半其地距城止十八里甲聞之即往視媼屍已為人撈至湖邊甲發其衣則券在焉取以歸私計此事惟乙知之乃以洋錢一百賂乙使秘其事乙從之山中婦聞媼死知所託之物無可究詰縊而死甲罹陰罰其以此歟同跪之囚即乙無疑矣或曰婦聞媼死而死非因甲與乙之乾沒其貲而死也甲乙宜若無罪焉然甲一聞太湖有覆舟者即冀幸媼死及往視果然遂搜取其券以歸此其居心為何如耶婦雖不死於甲而甲有可以死婦之道乙之罪或可薄乎云爾甲則難從末減矣

人死有鬼

光緒元年二月上海招商局輪船名福星者覆於黑水洋江蘇海運委員死者二十一人滿洲長小巖大令長懋與焉其眷屬住江蘇省城猶未知其事一日薄暮其妻見大令自外入倏不見驚告於人忽仆地作大令口音泣述死狀并邀其同鄉恒月坡司馬恒坦至託以後事未幾凶問至果如所言月坡乃為經理其喪焉越三年又

有朱雲甫觀察事與此相類朱雲甫名其昂浙江候補道江蘇寶山縣人僑居上海其家世以沙船為業諳悉海道上海之有招商局自朱君創之也購火輪船往來南北洋而江浙之漕糧即附其船以達朱君實專司之光緒四年住大沽分局偶感時疾旬日而亡年未五十亡之次日由輪船寄信其家船甫至信猶未達也其家一僮婢忽仆地作朱君語告家人以死期且云本尚可活十二年為醫藥所誤今附某輪船南歸已至矣舉家正共惶駭而輪船中即送信至蓋人初之死靈爽猶存意所專注雖遠必達聖人知之故始死設重以依神虞則有虞主練則有練主皆欲其靈爽有所式憑不至遽散也講說家必執無鬼之說魄降魂升歸之太虛無物由是而背死忘生者衆矣

神竈噬人

京師宣武門外有神竈每出必於夜千百犬隨之而行人或遇之輒為所噬相傳久矣杜筱舫觀察言其戚儲惺甫農部於冬夜飲友人所醉而歸持鐙獨行過菜市口是日適決囚遺血在地有巨大俯而錫之正當大路惺甫叱之犬一舉首則雙目如炬有異常犬俄騰空而去惺甫大駭歸即卧病遂不起所見豈即神竈耶

儲惺甫生女不凡

筱舫又言惺甫官京師時買妾生一女甫生即問爾家何業其音甚細而清脆可聽告之曰京官也遂不復言至周歲後牙牙學語與常兒同及惺甫卒妾別嫁挈女以俱女時四歲矣一夕忽語其母曰明日大姊夫來當從之南還明日而筱舫之弟筱珊太守至其妻乃惺甫之兄子也因念此女恐其淪落故來相訪其母知不可留遂使從筱珊俱南時杜氏媵屬寓居淮城聞其至婦女悉迎於庭女獨牽其姊之裾投其懷中而泣女與其姊初未嘗相見也舉家咸異之留杜氏五六年送之歸湖北儲故湖北人其嫡妻猶在也嗣後與杜氏不相聞計其年當已嫁矣不知有異人處否也

王孝子代母而死

王孝子名繼穀字子詒會稽人父為鄞縣教諭光緒五年教諭君病孝子禱於城隍神請以身代然父竟不起孝子大慟曰神不鑒我由我不以身先之也事母俞益謹一日私語兄曰昨夢父告以母祿將盡奈何明年三月母果病時其家猶在鄞其兄子獻孝廉奉父喪歸葬會稽獨孝子留侍母病已而聞兄營葬畢將歸喜曰事母有

人矣於四月五日冒雨走出至暮不歸明日或言有素衣冠者僵立月湖賀公祠外水中往視之果孝子也不知於何時死立而不仆祠前衆樂亭上黏黃紙一幅大書漱六道人歸真處七字又有小字云漱六道人者會稽諸生也年二十二隨父至鄞已卯十月二日父卒越一百八十日入月湖以去時年二十九蓋孝子於兄弟行居六故嘗自號漱六道人云已而又於其書案得二書一致其兄子獻一致其弟子虞致兄書言本欲留數日面訣乃去來有定時不能如願致弟書則處分身後事歛用白布道袍勿用僧道作法事一時咸共悲歎然莫知其何以死也久之於廢紙簾中得其禱神疏稿其畧曰繼穀於去年臘月之望夜夢不祥次旦即瀝誠上疏請折免算以益母年乃入春以來母體違和日益沈頓因憶去秋父病乞以身代良由志願未堅以致精誠莫達椎心泣血悔恨何追今母抱疴日亟而兄在越未歸力竭計窮淚枯腸裂若空言籲禱恐難感格神明刲股剖肝不免傷殘肢體曷若踵汨羅之行嗣曹江之志削兇紀算續母桑榆至於晨昏侍奉尚有諸昆似續宗祧已延弱息塵世利名固非本懷身後毀譽在所不計湛湛月湖寸心可鑒神聽不遠哀此愚忱乃知孝子實因代母而死遺筆不言者恐傷母心耳其在里門夢孝子乘白馬渡江

而來從者甚衆前有金牌大書孝子悌弟字已而訃至然則所云來去有定時者必非無因矣子獻寓書於余請為銘誄以傳其弟之奇孝余養痾吳下未有以應先書其大略如此

為鷄喪命

距天津百里而遙有地曰唐官屯亦一邨聚也光緒庚辰夏其地有民家女死於雷年甫十五六年久之有知其故者蓋其家多蓄鷄而恒為人所攘女甚憾焉日蹤跡之無所得有某甲者夫婦年四十餘甫得一子皆大喜乃於子生之十二日為湯餅之會殺鷄使婦烹之而自出外買酒肉之類女至其門外見有鷄毛疑焉入視之婦適奏廁北俗所卧煖炕即與竈相連女見鍋中熱氣炯炯啟會而視鷄也恨曰此必昨日竊之我家者顧視坑上一嬰兒方呱呱而泣即抱兒置鍋中仍為蓋之而出婦如廁還失兒覺鍋蓋微有異發視則兒與鷄俱爛矣痛甚倒投水缸中以死其夫持酒肉自外至兒死於鍋婦死於缸莫測其由亦縊而死其家更無餘人鄰比為殯之而已無窮究其事者及女死於雷鄰女之與女狎者知此事始為人言之

狂風捲人

同治九年三月紹興府南門外從空墜一女年十七八貌頗娟好問其姓氏言語不能通以手示意索紙筆即與之自書蜀人距成都三千里隨母至田間忽為狂風吹入空中瞬息至此道旁觀者如堵牆有一士一農一賈皆欲得之以為婦里長聞於官官命自擇所從頗顏不對固強之乃指為士者遂以鼓吹送歸成禮秀水錢心庵作鶯啼序一闋紀其事按元郝文忠臨川集中有天賜夫人詞亦蜀人正與相類又光緒五年十月初十日京師安定門外有地名八公爺墳是日午後天忽起旋風其地有十五歲之女在途被風攝至半空逾時落下即覺其半面焦黑如墨同一風吹女子而有幸有不幸昔人所以有茵溷之喻也

狐仙受享

河南潁州人李麟生玉方以縣令需次江蘇自言幼時至桐城一親串家其家適請狐仙狐仙乃姊妹二人一女巫主之巫至先相度坐處分前後二室前室陳果餌必精美後室則粗具蔬果而已蓋以待其從者也甲夜仙至聞其語不見其人俄而後室中哺啜之聲大作前之人責之曰此家以禮相邀何太無狀內竟寂然乃詰主人所問何事一一酬答既畢辭去一人曰可瞻仙範否應曰可其來時置梯於中庭及

去見二女子拾級而登及雷而隱年可十六七容貌昳麗而身材甚短較之常人不過三之二而已仙畏燈燭光雖香煙亦避之惜麟生方齟齬不能言其詳但記大略如此

蔣清翊注集奇聞

蔣清翊字敬臣蘇人也以知縣需次浙中性耽翰墨注王子安集頗詳瞻余嘗為作序知余蒐訪異聞乃以紀夢數事見示今錄如左其一事云同治壬戌歲在安邑縣夢坐花下湖山石上有一大池池之北畫閣瓊窗悉以五色頗黎嵌之中有諸女笑語聲問此何地一女曰此君舊所管領之寒香洞也何忘之耶夢中亦自憶為舊游之地俄鼠觸物有聲遂覺又一事云丙寅歲附輪船至天津中夜夢至一處圖書滿室有人告曰此為少海上帝命唐龍門王勃在此修金臺仙錄俄而王出夢中以王集多散佚求觀其全王抽架上一帙示之是太極宮飛霞閣銘有序文甚長可數萬字讀已王命送出聞舟中人語而寤則舟進煙臺口矣又一事云戊辰歲在蘇州夢鄉人簫鼓賽神問何神曰秦穆公也夢中為作祭文覺而記其一聯云雄狐定晉兆霸跡於韓原雌雉興秦膺靈符於陳寶憶封禪書祠陳寶是秦文公頗悔用事之失

後讀索隱引列異傳則作秦穆公夢語固不誤也

訪古墓鬼付詩稿

雲南府城外商山西北隅有邢妃墳雖碑誌無考而草間石獸猶存故老相傳妃即圓圓吳梅村所為作圓圓曲者也嘉慶間蘇州鄭生客游滇春日踏青商山訪圓圓墓不得崩榛荒蕪中忽迷歸路俄而落照西沈暮煙籠樹遙望前途似有人家思往借宿至則朱門洞開玉湏金鋪儼然王侯第宅乃使閤者轉達良久而出導入東廂為設食樽酒簋貳亦極精潔飯已有老嫗出問客操吳音是何鄉貫具告之少選嫗秉燭而出肅客登堂有女子容色絕代羽服霓衣如女冠裝束降階而迎曰妾即邢氏埋香地下百有餘年時移物換邱隴就平念君是妾同鄉有小詩十首求為傳播因命侍女取詩付鄭其末章云鴛鴦化盡魚鱗瓦難覓當年竺落宮鄭問竺落之義曰竺落皇笏天是南方八天之一載在道經妾舊時所居宮名也取翠玉笛一枝以贈并吟一詩曰歎息滄桑易變遷西郊風雨自年年感君弔我商山下冷落平原舊墓田遂命送鄭出時東方微明向之第宅俱無所見惟四面隱隱若有垣墉諦視之則深林掩映而已然袖中玉笛故在視其詩箋則多年敗紙觸手欲腐墨色亦闌淡

迴非人世之物鄭以幽會荒唐刻圓圓遺詩託諸箕筆東海劉古石傳會作商山鸞影傳奇彌失其真蘇人蔣敬臣為余言如此因紀其大畧至其詩世多有之且亦不甚工故不錄也竺落皇笏天據道家書為十八色界天之一云

蘭陵女子

常州一女子談者失其姓氏自幼為父母鬻於妓船女絕色也船媪頗珍之稍長導以淫不從日楚捷之卒不可而客來見女者豔其色爭啗以利冀當女意故雖不薦枕席而所得纏頭倍他妓媪以故稍寬之女亦私積蓄陰自為計咸豐己未歲媪載女至湖州有市人陸姓者溫溫然善伺人意貌亦都雅女年幼於世情未閱歷見之以為佳士也遂與訂嫁娶陸去女白媪曰某日陸郎以洋錢二百來贖兒兒即辭母去苟不見許兒死於母無益也媪知不可奪諾之女慮媪中變遍詣鄰舟告以故且言別至期陸不至使招之來問爽約之故陸言無貲女出私蓄洋錢百五十畀之期於明日來陸得錢即赴博場頃刻而盡他妓有知其事者以告女女猶不信明日陸仍不至使招之則徒手來問昨所贈曰罄矣女哭失聲陸乘間亡去女遂仰藥死湖郡諸耆老聞之皆憫女而惡陸之無行強使經紀其喪焉余亡友徐誠庵大令為作

蘭陵女子傳

月桂

月桂者直隸樂城妓也家貧父母強使為之而非其志燕趙妓多奔走逆旅媚過客桂獨否蜀人劉斗山明經曾詣之欣然延接為竟夕談如文士如山人斗山甚異之一日有老尼踵其門施以錢米俱不受願一見既入無寒暄語輒大笑而桂對之痛哭不已尼曰無過悲若不忘本來某日吾遲汝於某所桂唯唯屈期如尼言至其處果得一庵桂入庵拜佛及尼已而出剪刀自斷其髮從之往者驚阻不及勸之歸不可乃還告其父母越日復往則庵中闐然桂與尼俱杳矣

湔江水神

四川石泉縣劉氏女許嫁同邑羅氏子羅氏子與女同齡年十五邁疾而卒女欲奔赴父母不可意常戚戚家人慮其死嚴守之父母潛受他姓之聘祕不使知女微聞之佯為歡笑父母以為無他也其明年三月十六日距羅氏子歿週歲矣適父母兄嫂俱外出女挈其妹如鄰媪家先是媪有子失足墮江死其婦聞之亦投江以殉蓋其家屋後濱江女素所知也語媪曰頃傷於手聞媪後園多藥草願往求焉妹時年

十二矣訖曰姊傷手吾奚不知索觀之女歛手袖中不使見旋乞火燃香執之而出媼詰何為曰避穢氣耳妹覺有異從之出後戶女插香於地拜且泣妹問之不答趨走江邊妹摻執其袂女急解外衣擲付妹曰好事父母吾去矣一躍入水其族祖劉翁自隔江望見之疑是女急使人援之出面如生而氣已絕其上下衣縫紉不可解亦不甚沾濡但肩背間有方尺許者稍漬水耳蜀俗死於外者不以尸入室議殯於門外其嫂曰小姑從容就義雖死猶生請以尸入我任其咎乃奉尸俛於堂親故來弔者咸歎美之而父母所許之某氏子亦至願一見其面或曰不可或曰是故舊姻也庸何傷時女已小斂某氏子至女側女口鼻忽出血嘆其面某氏子驚仆輿歸逾月竟死道光壬辰年有司以女貞烈聞於朝旌其閭命下之前一夕其母夢女來曰女奉上帝命為渝江之神不克在父母左右矣語已而拜拜畢有從者數十輩為女易冠服色皆純白衣竟欲去母挽留之忽然而寤以為積想所致而渝江中有人墮水者往往遇神人拯之而免其神人之狀則少女而白衣乃知即劉女也嗣後靈蹟甚著邑人醵金建廟顏曰渝江水神廟香火頗盛至乙未歲其姪劉斗山明經自他所聞其里火不及車馬徒步而歸未至家已暮矣至一橋見有人迎面來肥而短

其身正方既過念世間安有如此人豈鬼耶回顧之見兩燐火大如栢投之以石其人復來與相對而立燐火熒然瞋目視之則縮小如豆稍瞬復大如是久之其人長嘯而去斗山不覺自隨之行俄聞水聲悟曰此必溺鬼也却立不前而昏無所覩覺有數人牽曳之正危窘間忽聞呼曰娘娘來矣皆散去有人撫其背曰兜何選事耶彼不相侮擊之何為幸兜有後福彼尚不敢肆否則吾來亦無及也兜可速歸慰汝祖母且告家人勿遷吾墓斗山豁然如夢醒知其為姑也歸入門則祖母方泣詢之言夢汝姑來是以悲也女墓濱水其旁多他姓冢葬後江水齧其處成一小嶼四面皆水環之似不欲與相混者家人慮其淪入水中議遷葬聞斗山言乃止後斗山二子方幼穉自鄰村歸春漲暴至陷於水有女子抱持之行半里許登岸語之曰我乃爾祖姑也斗山之母歎曰吾小姑已成神尚不忘母家如此乎斗山之母即前此定議殯女尸於堂者也斗山於丁酉歲得拔貢生神所謂有後福者其謂此耶余與斗山有同歲之誼亦嘗相識於吳中此事則斗山言於徐誠庵誠庵筆之於書故余得知之

淘金遇仙

四川茂州西南有馬殿山其高數十里盛夏積雪不消土人言往往見山市云有熊
姓者以淘金為業聞是山多金苗往尋之至山深處忽得一聚落居人數千家鷄犬
相聞廬舍櫛比熊游覽忘路遠近久之飢甚見一家南嚮頗壯麗有白髮翁負手立
門外顧熊曰客自遠方來乎曰然又曰得無飢乎此間無沽酒市脯處老夫當作主
人脫粟一餐不責直也熊稱謝從之入出鷄黍如夙具者熊食飽興辭翁問客何為
來告以故翁曰山中固產金然外人不知其處徒勞無益客不如傭於我家雖得直
不豐然較安逸矣熊從之翁自言李姓相待優渥熊操作之暇游於市井皆殷勤款
洽樂而忘歸一日李翁命人洒掃庭內陳設一新熊問故曰臘日祀先祖耳熊自至
山中不知歷時幾許聞翁言知迫歲暮悵然思歸翁慰留之曰暫還當復來耳翁曰
客必欲歸請以明日其夜翁出一物包裸重疊授之曰薄具傭直不能豐也在汝家
可數年溫飽矣然須秘密雖牀頭人勿洩也熊謹受教而異其言夜方午翁趨熊起
曰趁月色可行以蒸餅數枚納熊懷中曰飢則食此可至家矣元宵後仍來此勿爽
約熊甫出門即闔行數步回顧則廬舍皆無惟斜月欲落樹林深黑而已大駭以為
遇鬼探懷中則餅故在噉之甚甘乃於路旁稍憩天明出翁所贈物發而視之黃金

可二十餘兩驚且喜慮復來迷路折竹枝數十沿路曲折插之以為表識及入城則城中人方祀竈急回家出金易錢鄰人問金所從來不以告鄰人疑焉遂為蜚語謂熊出行劫熊不能復隱具述所遇鄰人欣然固求偕往屆期轉相招致至十餘人偕入山尋向所插竹厯厯俱在而無復人跡登高眺望見有大數十頭從山下至及近則伏地大吼悉化為虎傷者數人踉蹌而歸

奶奶廟

茂州環城皆山夷漢襍處距城十餘里為塔山墩依山構屋曰奶奶廟奉一女神不知名氏番人皆嚴事之廟恒扁遇祭賽始一開有土人何某者為人執擔纏之役每歲事輒先返火伴問之則曰待汝於塔山墩如是半載火伴疑焉施行從其所之而瞰之至廟側之土穀祠一隻出與何共語語已偕入瞰者隨入則叟已杳惟何獨行至祠後有門通於廟及門門啟何入門瞰者仍尾其後門有闔者亦不禁也男女數十輩迎何入為易衣履儼然貴人望殿上陳設華麗非人世所有意其為鬼魅大聲呼叱之忽昏然仆地詰旦始寤則人物俱渺惟何卧地上似已死者而肌膚猶溫衣服則垢敝如故屢呼之不應惶遽欲出而扁鑰甚嚴乃呼於牆隙番人之守廟者聞

之訝其何以得入啟鑰出之詰其故知內有死者乃聞於州牧周公受田命駕往驗至則何已醒矣問之自言上年過土穀祠遇一叟招與語欲以甥女女之辭以已娶叟曰固知之然此有宿緣以為外室無傷也遂贅於其家女貌甚美家甚富謂我福薄稍賙之使足衣食而已嗣是常宿其家昨夜偶多飲而醉故晏起耳不自知僵卧廟中也周以為妖欲火其廟番人羅拜乞免乃已其後諸番人以何為奶奶之壻咸尊敬之何擔負往來仍止宿廟中瞰者後亦無他何云是夜已與女均不知有瞰者也

董叟善符

董叟茂州人善符水之術老而喪婦無子携一女僦居廢廨有族子某常外出唯其婦及四歲子依叟以居一夕婦與女共話至夜深携子入室女亦歸寢詰朝日過午矣而婦門不啟窺之見與其子相對坐呼之不應破扉入則婦與子俱死子有燒痕一綫自足指入陽道中婦亦有燒痕入於陰視其面懼然無戚容撫其腹空空然如腸胃已燼者室故有地爐然無延燒及人之理皆大異之叟以此屋不吉遷於他處旋贅潘氏子為壻次年正月壻與女偕出賀歲過廢廨之門壻忽欲入女止之壻即

頭痛不可忍女急與俱歸言於父叟知其遇祟為施救勒痛稍止其夜叟就寢忽聞女室中呼救聲持炬趨往則女背為鬼火所燎其光深碧内外衣皆焦灼殆將及膚以水妖之始熄女迷惘不能言久之乃云見嫂使其子持其兩手而舉火焚其背窘甚而不能出聲幸亡母來疾聲呼救始獲免耳女所云嫂即族子婦也叟復以符水治之女遂安壻亦無恙前第五卷所記毛氏婢第八卷所記某氏婦殆皆此類乎

毒藥鬼

茂州古汶山郡唐時曾陷於土番人民稀少從州治東行六十里為甘溝西行二十里為打鼓石沿途置店以待行李之往來應門者當壚者皆婦女也其婦女之貌美者恒有異疾土人名之曰毒藥鬼每立春立秋兩節間天癸至而疾作作則腹漲如鼓皮膚皆腫口眼及十指甲流出黃水至夜而煩懣更甚其人身畔密藏小竹筒雖其父母其夫不使知也筒中儲各獸之毛犬豕牛馬驢驘皆備暗中拈得一毛其毛為何物魂即化是物出至曠野迷罔行人往往受其累間或遇有膽力者執而捶擊之則哀鳴乞憐天欲明窘更甚輒自言其姓氏里居人或殺之則病者死矣病人所流出之黃水人稍沾染之即中其毒病亦如之而病者得以稍間故凡有是病者相

戒不食於其家或不得已而就食則以赤銅置食器內毒不能中異哉此疾視粵之麻瘋粵之畜蠱更有甚矣以上蜀事數則皆徐誠庵所記其子思贊錄以示余蓋皆聞之蜀人劉斗山者也

王姑娘死節

咸豐間功令凡親喪因兵亂不及奔赴者雖已服滿仍命解任回籍持百日服於是余親家翁樊君王農由河南府知府回湖北咸寧縣籍持服而滿洲人德公實來代理府事未逾月有妾投井死先是有王公者與德公之父同官江西實有異姓昆弟之誼其王媪與德公之母亦以姊妹相稱後王公以事遣戍有僕負羈縻以從臨行叩首於其主母曰奴從主人去無所顧戀惟一女名蓮所愛憐也幸主母善視之王媪曰若從主人去若女即吾女也於是遷蓮於閨中以女畜之且教之讀書蓮長而美德見而豔之德故呼王媪為姨請於姨願委禽焉德美風儀且能為詩喜金石書畫亦翩翩佳公子也然性儇薄得新則棄舊初娶婦極相愛重後又納廣陵倡女為妾與其婦仇離王媪固知之謂曰汝已娶妻將以阿蓮為妾乎德曰不然前所娶婦不安於室久歸母家姨所知也蓮妹歸我即我妻矣王媪曰廣陵之婦口舌可畏阿

蓮非其敵也德曰彼婦已物故久矣王媼使偵之其家果無廣陵之婦乃諾其請德以禮娶之視如嫡而廣陵婦實未死已更易滿洲裝束故王氏偵者不覺也其性陰險凡德所愛寵者必以術間之德怒則或以贈僚友或以配家奴若有子女知不可去則用計并殺其母子如是者非一人矣蓮始至廣陵婦謬相敬重不敢均禮久之微用其離間之策而德甚愛蓮不能動廣陵婦乃益自卑下日為櫛髮俄而髮臭俄而體臭然他人固不聞也惟德則聞之不知其何術也俄而并其室中亦臭德遂不復入蓮室久而厭之乃以與其弟弟於兄弟行居八家人呼之曰八爺蓮號泣不從德語之曰吾與若緣盡矣吾弟八爺年少未娶從八爺不勝從我乎乃擇吉日將使成禮而所謂八爺者亦喜甚未及期先入蓮室以甘言悅之曰若意中欲何好物當為若購之蓮不應固問之乃大言曰他無所需為我買好棺一具足矣八爺悚然而出會王媼之子來為河南府丞王媼將與偕至蓮每日問王氏已至未乃王氏未至而所期已及蓮知不及待一日挈一小婢入後園園故有井蓮趨赴井所而命婢至他處採花婢去稍遠即奮身入於井婢回救無及矣奔告於德使人出之井其內衣皆縫紉嚴密知其死志久定也蓮既死而王媼至大罵於河南府之堂呼德之小名

曰阿巧償吾女之命德叩頭服罪且為蓮盛喪葬之儀使其第八爺以妻服服之時
余長子婦樊尚從其母居河南府署故知之甚詳焉蓮以小家女深明大義從容死
節視彼持梁鬻肥之子何如哉是可嘉矣惜不得其姓氏大兒婦云當時聞署中人
稱為王姑娘以其來從王媪家故云爾實非其姓也

賢婦守志

衢州人傅翁無子買他人子為子已為娶婦矣久之其子知所生父母在某所遂亡
歸省視而其父母自賣子後以居積起家頗足衣食得子大喜語之曰汝在孕時與
某氏指腹為婚姻今其女長成當為汝娶之子告以在傅氏已娶婦父母曰此傅氏
婦吾何有焉卒娶之而某氏女美子甚暱焉遂欲絕傅氏而傅氏失子後其婦日夜
悲泣傅翁乃蹤跡之得其子挾以歸好語之曰天性之恩固不可絕然吾自幼卵翼
汝以至於成人且有婦在庸可絕乎今後宜往來兩家兩家各有婦將來各孫其孫
可也子唯唯而以傅氏所娶婦不及後所娶者美雖居傅家情意落寞其婦則事之
如初不以其別娶為恨然子意益厭棄之一日傅翁夫婦方燕坐聞子舍中聲息絕
異奔視之則子以繩勒婦喉婦氣垂絕而子猶力持繩兩端未釋大驚急叱其子出

百計救婦婦乃蘇問狀婦惟垂淚而已有小婢在側述知子引繩向婦婦延頸受之略不撐拒婢欲出告人婦猶握手止之舅姑問何意婦歎曰新婦不得於良人雖生何味不如死良人手之為愈也舅姑益憐之然自此其子竟絕迹於傅氏舅姑不得已乃歸婦於母家勸之他適數年後舅偶過之婦猶出拜舅勸喻之執志如初是亦可悲矣

夫婦怨耦

杭人有娶婦者合卺之夜婦不與同衾防禦甚嚴如是者一月壻竟不得近壻恨甚俟婦歸甯出其衾與所親者觀之以麻綫密縫僅容一身每卧以足逆入若蛇之赴壻者然眾咸異之外舅姑知其事咸勸其女竟不聽乃謂其壻曰必爾等成婚之日適值孤辰寡宿是以如此當為爾掃除別舍選擇吉辰復行花燭之禮壻唯唯而已逼近歲暮人事紛紜亦未遑暇也壻以將度歲來迎其婦其婦泣涕不肯去父母強之乃歸夫家是夜壻入室婦避燈後不與語壻不得已先就枕婦則坐以待旦雖宵寒徹骨不顧也自是壻亦增惡其婦屢與反目一日因小故忿爭壻痛哭竟夕詳書婦來歸後情狀黏著大門竟去不知所之鄰比競集讀其所書有云非入空門即尋

死路是其生死不可知矣此真所謂怨耦者與

杖婦律論

余嘗館江西玉山縣其書室之前即為帳房而帳房即在二堂之左官坐堂上鞠囚聽之了了答捷之聲不絕於耳每夜靜猶時聞肉鼓吹也一日與諸友坐帳房間話聞堂上答一囚而瘡瘡呼痛之聲瘡音咸二字見輟耕錄則女子也諸友趨往觀之拉余俱去余危坐不起咸笑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俄而諸友反余問何所見曰批頰耳余問以何罪受刑曰此婦與一僧通姦乃置毒食中謀殺其夫夫中毒腹痛欲裂號呼之聲徹於四鄰於是鄰人麇至灌以糞汁而吐之幸不死乃共聞於官官逮婦及僧訊得實視其夫奄奄一息呼醫診之醫曰毒尚未盡復飲以藥夫踞地大吐始而黑繼而紫終乃紅色醫曰毒當盡矣然藏府受傷不淺姑飲吾藥養其藏府滌其餘毒三日不死乃可保也官以此婦淫毒如此故批其頰二百若夫死當論如律也言次一友來姓者曰國家定律婦人犯姦罪去衣受杖此婦淫毒如此不依律決杖乃僅批其頰得無失之寬縱歟余曰不然自古無婦人去衣而杖醫者若吏策所載北齊武成裸文宣后李氏搗捷之此淫亂之主所為豈可為法歟婦女受杖之律莫詳於元

史刑法志其文云諸和姦者杖七十七婦女去衣受刑又云諸倡女鬪傷良人辜限之外死者杖七十七單衣受刑又云諸妻以殘酷毆死其妾者杖一百七去衣受刑是去衣受刑固前代所有然所謂杖者杖脊也非杖臀也金史海陵本紀以左丞相昂去衣杖其弟婦而杖之考昂傳云昂怒族弟妻去衣杖其脊是可知去衣而杖非杖臀矣及明初定制笞杖皆臀受訊杖臀腿受無杖脊之條於是婦人受杖者亦以臀腿受而又沿襲前代去衣單衣之例遂有去婦女之衣而撻其臀者此有明一代之弊政實與婦女發教坊同一酷法也 本朝律例雖沿前明之舊犯姦婦女去衣受杖然官吏多仰體 朝廷德意務崇寬大於婦女杖罪多不的決後此僅有建言君子刪除婦女笞杖之律或亦盛德事乎其時有吳君者刑法家斷輪老手也歎曰君言是也往年乾隆間江西有姦人偽為女子夤緣入人閨闥恣行姦穢後事發臺司籍其所與亂之婦女均科以和姦之罪命所在地方官名捕之依律決杖一時諠傳云諸婦女到官皆將去衣決杖無賴子弟日集縣門伺之諸婦女聞之知逮者將至往往自經死亦有杖畢不勝羞媿而死者若從子之言造福無量矣此段議論余蓄之已久達齋叢說中有漢唐改笞法說廣楊圉近鑑中載某縣令事均略及此意

今撰筆記偶憶舊說因復詳述之如此

中流女子

光緒六年五月間湖北漢口鎮人見江中流下一木版其版凡數重以巨絙纏束之上卧一女子貌頗娟好四肢皆貫以鐵環釘著於版不能展動旁置錢三千文又有瓷壘一具中實餅餌即在其右手之側胯下有一人頭視之僧也已臭腐不堪版上插木為標書其上曰此女金口人年十九僧年四十二女死則仁人君子取此錢買棺斂之若其不死則有餅餌可延其數日之命見者不必救救而收留之者男盜女娼於是見者皆不之救任其漂流而去金口距漢口六十里莫知其為誰氏女也或曰次日流至一地名曰葛店為人所救亦莫知其審

惡報

鎮海縣鄉間有兄弟四人出海捕魚還至崑亭將進口矣適有出口之船滿載貨物而來見漁船將近懼其相撞大聲而呼兄弟四人執不肯讓故意盪撞彼舟竟覆有一人從水中以兩手攀舷求救漁船之傭請命於主四人皆曰若救彼起必謂我觸沈其舟反滋口舌不如死之引刀斷其一手其人猶以一手攀舷不釋乃并斷之始

隨流而去是年夏六月天大雷雨兄弟四人俱在家中為雷攝至中庭繫死其備亦為雷擊口尚能言歷言前事而死

說雷

秀水北鄉楊舍村有沈氏兄弟二人皆農夫也伯生子二仲生子一仲妻楊悍而貪日貽其夫求異爨已許之矣而楊又私計若伯之夫妻父子皆死則伯之田亦歸於仲利孰大焉適值農忙楊招其母來助已遂與母謀將置毒於飯以斃伯氏時為五月二十三日其夜雷雨大作電光直射楊所居屋楊之子甫四歲呼曰雷至矣蓋有所見也楊罔知顧忌次日先以昨所餘飯供母與夫而使母更泔米煮飯飯熟將寘毒焉雷又大作母懼止女楊不聽自入室取所蓄礮霜未出而霹靂一聲楊死於房母亦倒地掖之起良久始能言述楊之陰謀如此仲買棺斂楊昇至桑田中是夜雷仍不絕聲質明往視則棺破而屍見矣此與鎮海捕魚者事並在光緒庚辰歲按論衡雷虛篇力破世俗雷為天怒之說而謂雷者太陽之激氣太陽用事陰氣乘之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為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其理精矣近世泰西人之說以為雷者天空之電氣電氣之為用至廣收而用之可以代燈火通言語製

器物而人或觸之則其禍亦至烈是氣无忌五金之物故船桅屋柱皆忌裏鐵恐引
電氣下擊也其說尤言之鑿鑿然如此等事豈得謂無神物憑之哉竊謂雷本是氣
而既有是氣則鬼神即假是氣以行其誅殛之法正如水火風皆天地間所本有而
佛說有大災水災風災則鬼神即假此以成其劫也武乙僂辱天神為暴雷震死明
載史策必如王仲任所說漢時畫雷公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固失之誕妄然竟謂
無神以主之人之遇雷而死者適然耳則又天變不足畏之說君子無取焉

右台仙館筆記

卷九

卅五

右台仙館筆記卷十

亦大壽者

曲園居士

光緒六年五月浙江巡撫譚公疏稱台州府天台縣民許治邦生於乾隆三十五年
至同治十一年百有三歲經前撫臣楊昌濬照例請 旌并蒙 賞給上用緞一匹
銀十兩茲據天台縣職員陳補過等呈稱許治邦見年一百一十一歲長曾孫許尊周
於光緒五年八月學生二子次曾孫許尊賢亦生一子許治邦家住福溪人游壽字
越百齡有十歲萃五世於一堂仰懇 天恩從優旌表奉 旨禮部知道按明徐
應秋玉芝堂談薈羅列古來長壽人百數十歲者甚多 國朝趙耘崧陔餘叢考中
亦有一則不及談薈之博昔讀其書每歎其異不圖並世乃有斯人恐天壤間更無
第二人矣

天定祿位

同年魏芸閣士龍歿而為神余已載於第七卷矣今又聞諸杭人魏元名然乙道光
元年舉行 恩科鄉試魏於是年正月夢觀天榜其第一名則仁和魏士龍也寤而
求之仁和學籍無其人乃自改名士龍以應之是科不中至甲辰 恩科鄉試果以

第一人中式距得夢之年二十四年矣按世俗每言有夢見天榜者考之載籍唐人前定錄載陳彥博夢至都堂見陳設甚盛庭中幃幄飾以錦繡中設一榻陳列几案上有尺牘望之照耀如金字彥博私問之曰明年進士人名將送上界官司閱視此近乎天榜矣而不言榜又感定錄載元和初進士李固言就舉忽夢看榜見李固言第二人上第此言榜矣而不言天榜天榜之說流俗所傳然自唐宋以來士以科名為進身之階則冥冥中或有豫定其籍者亦無足怪惟魏以道光二十四年領解而先見夢於道光之元抑何早歟余與許仁山閣學應敏齋廉訪皆是科中式者是歲也三人者年皆二十四蓋皆生於道光元年也許生於七月應生於十月余生於十二月當魏夢觀天榜時余三人皆未生不知天榜中有余三人名姓否若無之則此榜為不全若有之則世間尚無此人安得遽列之於榜乎且余生至六歲先大夫始命余名曰森後又改今名名且未定而鬼神安得而豫知之是不可思議矣

子子二形

說文子無右臂也子無左臂也余謂人之無左右二臂者亦甚尠見古人何必特製此二字據左傳授師子焉以伐隨是子為兵器疑子亦兵器也其說詳見第一樓叢

書六之四乃大兒婦樊言昔年隨父宦游中州見某宦家一妹貌甚美而無左右臂問之言天生如此非斷折也此女飲食便溺一切須人冬日夜厚尚不甚覺至夏日則紗縠之衣望之了了兩袖中空洞無物殊不可看故此女夏則避匿不出雖親串罕見也聞其兄嫂甚賢以此女不能出事尊章又不忍以空閨終老擬招一寒士於家以為之壻後亦未知果否此女乃真兼子子二形矣

見呂仙失之交臂

河南孟縣民某甲篤信神仙修鍊之術事呂仙甚虔常以不得一見為恨一日獨遊於西嶺湯王廟徘徊瞻眺冀有所遇忽有人員衣囊恩恩而至視之乃素識之某乙黎園中脚色也問甲曰君何所思豈又思見呂仙乎呂仙在天上安可得見無已吾為君扮一呂仙可乎

說文扮讀若粉然廣韻三十一禡有扮字訓打扮音哺幻切則此語亦古矣

乃解衣囊出冠服服之

星冠霓衣背負長劍手執麈尾曰君視吾似呂仙否曰甚似乙曰然則呂仙亦不過如此求見奚為此去十許里有某村方演劇待吾登場吾去矣乃解所服佩仍寘囊中負之而去甲惘然久之因亦徐行至某村將覩優則寂無所見問之村人皆言無其事甚怪之他日又與某乙遇問何誑我乙言是日我初未遇君何誑之有乃悟所

遇真呂仙失之交臂矣

媚鬼神假以金物

孟縣城西門外有古冢不知其為何代何人也冢上有槐樹三俗呼曰三槐墳舊時能以器物假人凡人間有吉凶之事需用器物大而棹椅小而盤子疊子之類盤子疊子均見唐貞元十三年濟瀆廟北海壇祭器碑今作碟誤當作疊先一日焚香燭紙錢禱於墳次日即陳列於墳前任人取用矣後假者往往久而不歸於是禱之不應余按續耳談載濟源縣北海廟通人假貸欲假金者禱於神而以琰決之神許則以券投祠前池中有銀浮出如其數貸者如期具子本祭謝而投之金沒而原券浮出夫神與人通假貸已屬可怪至冢中所有不過明器之類為得有生人服用之物更不可解矣

小處女死後婚男

孟縣民李某夜行為羣鬼所騷懼甚望見前途有燈光趨赴之則小屋三間中有一女子謂之曰君如畏鬼可止宿此門外即無傷矣男女有別不敢請入室也李從之遂卧於地女又謂之曰至曉君當早行詰朝有事幸毋相擾及天明視之在一小冢之側並無房屋俄而有數人來發冢昇其棺去問之曰棺中乃某氏處女未嫁而死

今其父母用嫁殤之法與某氏子為冥婚故遷其棺與合葬也李乃悟詰朝有事之說感其與己有恩買紙錢焚與之

三道溝

孟縣城西南路有溝三道即名其地曰三道溝昔有人微醉夜行入於溝中見有洞門半啟入之則有燈闇然垂欲滅矣其人隨手挑之燈光復明顧視燈後有銀一錠懷之歸及家視之上有字曰挑燈銀五十兩以上孟縣事三則皆余門下士宋伯言恒坊所說宋即孟縣人余於咸豐七年取入學者也

天理難容

有人於冬日飲酒大醉歸家行至半途蹶然而倒里長過而見之以為死也乃使其徒二人守之而自入城聞於官其夜大雪守者寒甚乃以蘆席覆屍而自就覆穴中宿夜半醉者忽醒即起歸其家守者回失屍懼為官所責因念某家男子死甫數日其瘞處相距不遠乃發而取之負以歸仍覆以蘆席而守之明日官來驗屍醉者聞之知其為己來也詣官自陳言實未死昨偶醉卧耳官曰然則屍何來以問守者守者不能隱言其實官驗之則屍髮際實有傷痕因拘其婦至問夫死狀則固與人有

私而殺其夫者也乃論婦如律

變牛償債

有舅負其甥錢二十萬者自言無力償之死則為牛以償耳已而其舅死甥家即於是日生一犢甥知其為舅也不以常牛畜之每出遊必與俱一日途遇一叟負盆盎之屬而當於市牛誤觸之碎其盆盎叟怒撻牛甥急止之曰此吾舅也願勿撻吾當償翁盆叟異其言問之告以故叟曰若舅為誰告以姓名叟曰此人在日吾負其錢若干未有以償也今計盆盎之值適如其數吾償了矣欣然而去又一日遇重車陞輿號而求助甥不得已以牛助之既登重人謝曰君惠我甚厚可值錢二百千也牛聞之長鳴而斃

行路拾金

有鄉民自城歸中路聞人呼聲如曰稍稍再聽之如故顧視無人甫行數武見地上有白金數十錠喜甚拾置錢囊負以行至一飯店餒甚飯焉探手於囊取錢覺其中蠕蠕然動視之則所拾白金悉化為蝌蚪蟲矣大驚棄之空閒歸與妻孥輩言其異或發視其囊則尚有一蟲存焉傾而出之及几鏗然視之真白金也權之重三兩殆

鬼神假手於人使負此金至飯店而此三兩者所以酬其捐捐之勞也捐捐北人語凡以物寄託人謂之捐以上三事皆宋伯言說未知亦孟縣事否

冒犯花神

河南有一逆旅庭中植牡丹數十本花開具五色大如槃有挈眷屬過此者偶折一小朵為其妻插鬢俄有血從花蒂流出沿妻顴頰及於肩大驚知其有異仍綴花於枝用紙封裹之及忽夜見女子數十人聯袂而至交口詬詈曰傷吾妹矣携一小女示之傷痕在頸紙封儼然其人知為花神乃謹謝過且曰事由不知非有意相犯幸而獲宥當書其事於牆壁間俾後來者知之則永無攀折之患矣諸女頷之相携俱去其人後亦無他惟其妻則血所沾濡之處皆生瘡痂經時始愈

不孝有報

寶應人某甲屠者也性吝嗇有母年七十矣思得肉食輒吝不與一日甲方鼓刀而屠母又向之乞肉甲怒曰雖斷吾指不與爾肉言已忽不自知奏刀砉然一指斷焉痛絕仆地徐起裹創而歎曰此鬼神之警我不孝也自此悔過事母盡孝甘旨之奉無缺每出手以示人曰為人子可不盡孝於父母乎視吾斷指可以鑒矣易有之小

懲而大誠小人之福也此屠之謂與

生死異人

汪子餘杭州人其父宦游於蜀身後甚貧子餘又生而多病故自少失學讀書纔通句讀而已能畫花草亦不工也婚冠之年因循不娶遂無妻子其舅家乃唐樓姚氏憐而招至其家使課其幼子讀書子餘遂依姚氏以居初不言斷葷血然居姚氏十許年葷血之物從未見其一沾唇也無事輒入小室跌坐遇庚申日則坐終日不出姚氏常使一傭者伴之坐至丙夜傭見窗外一黑影大如席懼而從後戶出自此不復肯與偕然子餘固無恙也咸豐十年杭城初陷子餘實陷於城中從容乘間走出仍從姚氏避難於石門之鄉間一日忽自盥沐易新布衣向姚氏言別遂跌坐而逝年纔四十餘耳姚氏買棺殯之昇而窆諸野及亂平議遷葬之迷失其棺竟不可得余謂此子大似得道者觀其生死之際則可見矣其死也豈所謂尸解者歟傳記所載諸尸解者其棺或甚輕發視或僅存其衣或化為一竹杖惜不得其棺而證之也

姚平泉未官得夢

余舅氏仁和姚平泉先生光晉道光乙酉科舉人晚歲選授上虞縣教諭時年已七

十七矣當其未官上虞也曾夢至一處四面山如壁立山上瀑布屈曲下流及至虞游仙姑洞恍如前所夢者詭曰吾前身豈山中老僧歟後至八十一歲卒於官易簣之前一夕有紅燈自宅門入家人皆見之余曾撰先生家傳備載其事

相字

拆字之術古謂之相字在宋則有謝石見何遜春渚紀聞在明則有張乘槎見鐫績霏雪錄謝石事人多知之至張乘槎則知其名者少矣其法隨舉一字就機之所觸而斷吉凶今江湖間挾此技餬口者先有一定之字各就其字習成口訣以應問者此豈能有中哉乾隆間蘇人有范時行者頗善此術曾至吾邑寓紫陽觀所言不煩而悉有意義每日以得錢六百為率錢足則謝客寂坐有君平賣卜之風一營兵拈碁字問終身休咎范曰凡圍碁之子愈著愈多象碁之子愈著愈少今所拈是碁字非碁字從木不從石則是象碁子非圍碁子也恐家中人口日益凋零矣其人曰是也然此非所問問日後何如耳范曰觀爾裝束是行伍中人乃象碁中所謂卒也卒在本界止行一步若過河後則縱橫皆可行以是言之爾宜外出方可得志然卒過河亦止行一步縱爾外出亦不能大得志也又有人拈一義字以問范問年若干其

人告之范曰然則生年屬羊也義字從羊從我是止一屬羊之我爾終身孤隻不能有妻子也妻子且不能有他可弗問矣又有人以風字問所孕為男為女范曰移中間虫字於右旁則似乎虺字詩曰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所孕必女矣諸如此類甚多余幼時聞故老傳說今不能悉記姑書此三事庶范時行之名異時或與謝石張乘槎並傳也

保濟侯神靈顯赫

吾邑有保濟侯戴公祠廟貌巍煥其後樓則奉侯之真身乾隆間邑人徐氏請箕仙侯附箕而言邑有大災吾請於上帝願以身代之帝許我矣眾不省所謂惟傳神語以告人勸人修葺是歲五月廟中火起延及後樓悉成灰燼侯之真身燬焉道士之屋在殿東偏相距不及一丈檐栒焦灼而竟無恙始悟神語益其數異一邑聚謀重建其廟閩中木商沈某以黃楮木至乍浦求售中有四株大可合抱或與諧價已有成議矣沈夢一人衣冠甚偉而有金光謂之曰此吾屋柱勿他售晨起甫與人言之而吾邑人適至問有大黃楮木乎曰有將焉用之以廟柱告沈悟見夢者即戴侯也以木助之及廟成尚有餘貲因於廟後闢一園為邑人游覽之所余幼時入廟見殿

屋雄峻四柱甚大父老猶舉其事以告及咸豐之季邑遭兵大侯廟復燬亂後重建然園林之勝則未復舊觀也

狹近人情

邑人童樸齋居新市鎮家饒於貲其屋深邃內樓前後各五間童因眷口無多於前樓作臥室而空後樓以儲什物一夕聞後樓砰磅有聲猶不之異次夕則聞後樓語言嘈碎達旦不休天明童往視之甫上階聞內有人語曰居停主人來矣中扉頓啟一老翁出顏丹髮白衣冠偉然延童入內童素有膽氣知其妖也而不之懼入則几案雖童之故物而陳設一新几列鼎彝壁懸字畫架上書籍地下厚藉氍毹棹椅之類皆覆以錦褥中懸珠鐙四纓絡爛然坐定翁自言姓鍾名紫霞陝之華陰人携眷屬徧歷名區昨從虎邱來將游西湖并窮天台雁蕩之勝而山妻忽病暫借君樓停泊行李必有以相報幸勿聞之外人辭氣溫雅藹然可親童敬諾之越一日復具衣冠通謁老翁使一童子獻茶餘無所見而樓上則譁譟細語若有數十人者翁語童曰來而不往誠為非禮然老夫世外人習於疏嬾不能報謁幸勿罪也自後童或無事輒往鍾所杯茗清談常至終日時亦酒邀童飲置酒次縱論今古經史百家如肉

貫弗母及南宋元明之事歷歷若親見至北宋以上則言其大概而已童偶叩以吉凶禍福則曰惠迪吉從逆凶理有固然無妨推測也又善書畫曾寫扇面贈童一面臨蘭亭叙一面做南宮潑墨水童甚贊之時當初夏庭際荼蘼盛開童之女名穎姑者年九歲矣獨往採花見美婦倚闌于立烏帕裹首紫衣而素裳一垂髻婢侍以手招女女不肯往婦自出携女手遂從之入見老翁方危坐觀書笑謂女曰穎姑來可樓上坐及登樓上陳設視樓下更勝諸婢年皆十許歲呼婦為夫人夫人寢室在東偏有一小女雙足纖小殆無其匹夫人曰此吾女也少於汝一歲汝宜妹之至西偏則一美少年坐而讀書夫人曰此吾子也汝宜兄之有頃一少婦自後房出夫人使女呼以嫂遂命嫂治點心食畢又以一籃盛食物命小婢送至庭中穎姑携籃歸其母視之非藤非竹組織甚工啟而視之則內盛蘋果四枚西涼紫蒲萄數百顆訝曰此地此時安有此物耶嗣後每得時物童輒命穎姑持餉其女而夫人亦常以異果奇花相報一日穎姑甫纏足已即至鍾所不良能行夫人笑曰汝母不善纏足耳吾為若纏之非但不痛且有捷效乃解其雙行纏以口呵氣其熱如蒸足骨柔軟約縑迫秣了無所苦一月之後纖小與鍾女不殊其母竊啟裏視之所滲非罽乃白糖

也其少婦則教穎姑以鍼黹端午日製艾虎及綵縷貼之並極精妙殆非人工所能為居半年餘童所見惟翁與一僮而穎姑則翁之全家皆得見之童父女類如鍾所而翁與夫人則至庭中而止未嘗一詣前樓也童雖秘其事而僕媼輩不能無漏言里中多有知者人皆為童危而童與翁益密其友徐涪庵以剛直自負適自山東回語童曰子禍必矣家為妖窟而尚以為安乎童不應徐自與所善貝鍊師謀貝閉目默坐移時謂徐曰此狐也然非禍人者不久當自去無煩驅逐也無何有一道人黑面而虬鬚背負一劍過童氏之門語聞者曰汝家妖氣甚盛吾能除之無所求於主人但妖死我願得其皮耳時童適他出聞者不告於主母引道人自小弄而達於內道人即於庭中右手仗劍向空畫符左手持水一杯吸而噴之聞樓上語曰庭中演戲劇矣盍往觀乎俄而道人手中之劍自墜杯亦墜地而碎道人大驚若有以大杖敲其頭者踉蹌走出闌隨之奔蹶於闔傷其股樓上大笑江陰陳澹山者童之姻也素善五雷之法自蘇至杭道出新市因詣童童留之飯而徐亦至遂共飯焉徐向陳述其事童以目止之不可陳乃曰吾請嘗試之時夜將半陳命燃二燭篋中出五色紙人五按方位置於案畫符呵氣於其上正目視之不一瞬有頃紙人忽起立繞案

而行稍緩又呵以氣則行益加疾其聲隱隱如雷至五更陳曰妖已去矣以手擊案紙人皆仆仍藏之篋中是夜童之內人聞後樓諠闐如初至時竊從後窗窺之見後樓上下皆紅光圍繞聞翁與夫人語曰本欲俟爾病愈而行今陳翁以真火相逼不可留矣惜不及與賢主人一別耳至五更聲乃絕黎明入視几榻如舊地無纖塵而所陳設則烏有矣几上一小篋啟之乃鍾翁留別書也情辭懇摯微有怨徐之言童讀之黯然外留定武不損本蘭亭一冊郭忠恕山水一幅以贈童者又白金五斤則賃屋之值也夫人留珊瑚簪一枝羊脂玉玦二枚明珠四顆碧霞寶石八塊贈穎姑為嫁資澹山入室周視歎曰此孤為我真火所逼尚能從容而去其道力深矣幸其大道已成故其臨去不肯露惡狀不然吾非其敵也乃鑄鐵牌二面書硃符其上

一釘於聽事一釘於後樓以防復至後竟寂然此事在乾隆初年邑人徐晦堂先生曾詳記其事余粗加序次而著於篇傳記所載孤居人家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有情有禮者也余尤歎其臨去有君子交絕不出惡聲之意斯孤也其孤而仙者與

貝鍊師

貝鍊師不知其名居武康之高池有道術人皆尊之曰鍊師即前所記徐瀉庵與謀

童氏之妖者也時嘉興有鉅室吳姓者居北門外其屋厯二百餘年矣是年夏間久雨忽有黑物出於爨室長五六尺廣一尺許無頭面手足近之則寒氣逼人兼有冷水噴射中之者寒顫欲絕每陰雨則見精明則否有佃人趙某宿於其家吳氏之傭告知此事趙有拳勇不畏也夜適大雨趙與傭痛飲大醉俱至爨室伺之二更後是物果出兩人直前撲之忽冷水四射傭者倒地趙奮擊以拳若中繇絮者然而臂已斷矣大呼求救聞者奔集則是物已杳視傭則面白醺醺不能語趙則倒卧血中呻吟不輟久之始能言所見徧尋斷臂不可得後兩人雖皆不死而趙竟成廢人焉吳氏患之乃至武康請於貝鍊師貝曰此物僅能於陰雨及夜間見形氣候尚淺除之不難乃書一符使其徒持以往即焚於竈前忽天色驟晦巨雷繞屋而轉屋中諸物皆岌岌震動俄辟歷一聲硝磺之氣滿室人有眩仆者而天即晴霽周視諸物悉如其舊惟有一大缸可容十餘石者本埋地中為雷拔起碎為數十塊視其下清水潏潏有巨蚌卧其中其廣修與前所見物等業已斷而為二趙臂即在其旁吳氏曰此缸埋自前明貯以濁水經宿則清而且甘用以烹茶極佳舉家寶之不知有怪物潛藏其下也乃以炭火鍛蚌成灰棄之北麗橋下而歸斷臂於趙

周靜涵

歸安德清石門三邑之交有古墓焉背田面河廣可二畝餘規模雖頗宏敞而兆域久湮宰木亦盡惟河邊華表猶存羊虎辟邪之類皆倒於地翁仲仆者五其一尚垂紳端笏獨立荒煙蔓草中然陷於土者將半矣既無碑誌可稽亦從無祭掃者不知為誰氏之塋也有侵其墓傍地者往往得禍故相戒莫敢犯附近居民每見有青衣人往來墓域則是日河中必有溺死者溺人無論肥瘠一經滅頂雖即時拯起皮骨僅存若枯腊然於是人皆遠徙遂成荒墟墓南里許為某村有孫姓者其妻攜女往母家舟過墓前忽一青色手自水出大如箕攬其女入水去驚而救之則已死矣孫恨甚築土壅流而掘之至數尺無所見又年餘孫之次子與一傭者各負鋤所草將歸矣驟雨忽至見河中一人以竹篙撐木簰而過其子私計由簰渡河而南不及一里即至家矣乃許持篙者以錢而登簰焉簰小止容一人故傭者仍沿河岸行行數武回顧之見人與木俱沒於水矣急告其家孫率家衆飛棹而至鉤撈水中僅得其子之屍而撐簰者不知所之咸以為妖鬼所幻化也孫益憤怒募術士治之一道人來應募為壇於河之南岸方施敕勒有暴風自北而至一青衣人隨風徑撲道人道

人不能支為其所壓青衣人倏不見風亦尋止衆視道人則已扁矣

扁音補典反見後漢書東夷傳

流血殷然告於官而瘞之時為程南潯鎮有道士周靜涵者道行甚高孫往求之周閉目移時謂孫曰此物修鍊千年吾非其敵須召天神為助雖幸勝之吾亦將不免不可往也孫固請之周不得已而往亦為壇於南岸甫焚一符暴風又起青衣人見於前曰吾大道垂成須得生人氣血以助之故溺人於河取其氣血然所溺皆應死之人非吾故戕其生也與汝河與而見逼迫周令其遠去青衣人曰吾道尚未成去將焉往周苦勸之不聽周乃向空書符以水噴之青衣人笑曰汝修止三世不滿四百年安能治我徑前撲之周執令牌危坐青衣人不敢近而退周亦下壇如孫氏命掃除一室凝神靜坐於其中者九日復至壇所焚符而天神降青衣人出將與神敵神發巨雷聲振原野火隨雷出其光燭天青衣人不支而遁周擲劍中其首神向周拱手上入雲際遂不復見村人共見空中一物隨劍墮於河干就而視之乃石人之半面也渡河至墓域則獨立之翁仲其右面為劍斫去血流至地附以河干之半面正相脗合周書符於其胸背命仲掘起而碎之村人并碎其卧者而鍛為灰自是墓前無復怪異周謂衆曰此物再潛養五甲子大道成矣惜其欲速遂至於此深可憫

也衆送周歸南潯甫入門見一人衣冠形狀與周無異自外而入衆皆見之周曰吾元神將散矣取鹽湯飲之其人遂與周合為一後周遂多病自處分身後事臨終謂其徒曰吾為虛名所累致損元功爾等宜閉戶自修毋預外事也遂坐而化此亦出徐晦堂先生所記其事當在乾隆初年余考之汪謝城廣文所撰南潯志周靜涵名科耀一名道昱嘉興人習青符五雷法初居武康之升元觀後住南潯廣惠宮著有補閒吟草四卷

奇遁有術

吾邑乾元寺在吳羗山之麓背山而面河隔河則縣城環峙若屏幃然門前有大道然地僻山空過者絕少邑人某君與其友讀書寺中其友喜習陰符奇遁之術某恒非笑之友嘗於月夜啟匣出一劍長二尺餘晶瑩奪目持而舞於樹下覺空中有細物簌簌落地上舞畢拾視之乃樹之細枝也修短若一某異之欲把其劍友曰劍有神光觸之恐不利於君仍匣之而寢一日薄暮散步於三門外友笑謂某曰君常笑我讀奇門書盍一觀我技乎乃中立於路畫地作圈徑可丈餘取瓦石數十塊分為八排列圈外坐而俟之少頃有一人衣白衣荷糖擔手執小鑼而來走入圈中其

人素所識也友曰殆矣此人將蹶言未竟果觸石而顛碎其所齋且傷於膝坐地良久乃去某問故曰吾所布者武侯八門陣也今日支干皆火而其所衣所持悉屬金且入驚門出傷門能無蹶乎翼日某又請為之布置未已忽聞對岸有人從城上厲聲呼其友姓名曰汝又在此惡作劇乎友遽伏地叩頭曰不敢不敢聞其聲似秦人也遙望之其人頰面而目甚大餘為雉堞所蔽且相距甚遠不甚了了須臾便去某扶其友起面色如死灰戰慄不已問之但曰我師也詰其姓名不告後其友旋辭去終莫知其師為誰也

女色殺身

紹興昌安門外某村有張世昌者賈於外恒累月不歸家中惟老母魏氏與妻同居妻與母故姑姪也亦甚相得姑病思食鷄婦殺鷄烹之偶取一臠嘗其旨否姑適呼婦婦未及咽而欲應聲不能出氣塞而蹶姑頻呼不應強起視之則已死矣時方盛夏疑其中暑治之不蘇以母家相距百里酷暑不能待乃邀集鄰比買棺斂之又以家無停館之所舁而寘之祖墳之側距其家五六里矣而婦實未死棺行搖動其氣復轉至夜而蘇覺身在棺中悶不可耐幸棺甚薄足蹶手扞竟破之而出茫茫四野

不知為何處坐棺側而泣有菩提庵僧曰獨修者與傭工馬四索通而歸經由其地聞泣聲而問之婦以實告僧見婦有色詭曰吾歸必由汝村盍從我行我挈汝歸婦諾之行里許至一村則馬四之兄馬二家也馬四亦喻其意而思獨據婦乃謂僧曰此婦死而復生宜得糜粥調養我與師亦飢矣請至吾兄家小坐略進飲食僧從其言而是夜馬二與婦均往婦家中闖其無人馬四固知之及門挾鎖筒而入鄰人聞聲以為馬二夫婦夜歸不問也馬四浙米漉鬻使僧執爨潛取析薪之斧猛擊僧頭斃之即謂婦曰汝從我乎不從者亦血吾斧婦懼從之乃席卷其兄之所有挾婦以逃次日馬二歸見狀聞於官而獨修之徒知師被殺馬四不回亦控於官請捕馬四久之不獲張世昌之妻父魏翁聞女暴卒馳至棺所則無屍矣亦控於官官詣視閭測其故命役緝訪而已及張世昌歸以妻死屍亡再四尋求將及一年殊無蹤跡李茂元者其素與同賈者也是歲秋仍邀世昌同行世昌以母病辭茂元獨行至台州甯海縣城外見一家有婦出汲視之世昌妻也詢之其鄰知為縣中捕役許保賢之家遽歸告世昌世昌乃詣縣請自任緝訪之役官判公牘與之世昌與茂元偕妻父魏翁同至甯海伺婦出拉以赴官并出公牘為據官問婦婦直言前事蓋馬四挾

婦至天台又由天台轉至甯海賁用乏絕投許保賢家為傭許豔婦欲私之婦不可乃與馬四俱出捕賊數日許獨歸謂婦曰馬四死於水矣婦知有變未敢言也其夜裸婦而縛之與淫焉婦不得拒遂受其污已數月矣官執許保賢問馬四死狀初不言刑之始言誘與外出而斃以斧官驗馬四之屍傷痕宛然乃論許保賢如律而歸婦於本夫世昌以婦遭污辱實為強暴所迫告於母而收之復為夫婦如初異哉小家一婦微有姿首三人為之并命佛言慎勿與色會色會即禍生豈不信夫又馬四之殺獨修以斧而許保賢之殺馬四亦以斧道家言枉殺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殺亦可畏矣

蜈蚣珠

廣西南甯府稅關前有旗竿二某年秋間居民望見旗竿斗中焱焱有光每夜皆然已月餘矣一日大雨如傾雷火下擊旗竿而斗中有赤光上衝雷遇之輒引去如是三四忽辟厯一聲屋瓦皆震赤光頓息雨亦尋止守關者仰望斗中若有物然緣竿而上見其中蟠一蜈蚣長可三尺赤黑斑斕已為雷火所斃眾皆駭異乃出而懸之竹竿以示觀者關吏之庖人曰李元敏於是夜出戶便旋見蜈蚣頭中有光高丈許

知其有寶竊斫破之得一珠大如龍眼李匿其珠棄蜈蚣於水次日人不見蜈蚣疑其復活而去亦無窮究其事者李以珠置暗室中可以代燈甚寶之其妻偶出珠把玩而鄰婦適至懼其見也納諸口中少選吐出而偏身發熱手足紅腫知中其毒急斫雄黃服之浹旬始愈李持珠至廣州求售西洋人見之曰此蜈蚣珠也人或為毒蛇所噬以此珠熨傷處毒水湧出即時平復佩之可辟蛇虺惟不可近口鼻耳瓊州大賈聞之買以千金問所用曰吾州五指山中多產奇藍香而惡蛇毒虺甚多人不敢入今持此珠往則蛇虺遠避所獲不貲矣欣然囊珠而去李得金歸家遂小康此與上二事亦徐晦堂先生所記當亦在乾隆間宋洪景廬夷堅丁志載鄭生夫婦等八事云皆董堅老相授故皆遠年事此亦同之也

圓光

晉書佛圖澄傳劉曜攻洛陽澄令一童子繫齋七日取麻油合臙脂躬自斫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錢辛楣先生謂此後世圓光之術所自始然則圓光亦釋氏咒術之一端也近世挾是術者多不甚驗大兒婦樊言在母家時其第六嫂劉氏忽病狂易僕

媼輩薦一圓光者延之至先潔除一室於棹上置大栲栳一具滿盛米麥中安一鏡四旁徧插小旗幟及箭乃於其前燃一燈膏盛燈明光彩耀目令三童子正目視之有見則以告童子先見一大門圓如規門中室宇深邃有一白鬚老翁在其內老翁所至童子輒能見之見其由堂入室周厯房闔望之了然無有遮礙俄而有一物四足而毛大如羊豕老翁執之納一大缸中術者先藏一小瓶於棹下聞童子言至此即以紙封瓶口曰已得之矣於是諸象悉隱術者曰病者所苦今已除去不日即愈如不見信請以一事為驗乃又於棹下藏一物使童子視光中何所有童子曰吾見有大錢二大如車輪一字而一幕發視所藏果錢二文一字一幕也術者曰吾術不妄即此可見矣樊氏厚贈之不受曰受人一錢吾術即敗矣已而劉病果愈問其得病之由曰吾見一貓跳入室中即時迷惘然則光中所見四足而毛者即是物矣

其二

秦膚雨言七八歲時其族父芝庭家失金釧一雙不知竊者為誰時有揚州人王姓者善圖光乃延之至於室中設香案翦素紙廣長各二尺許蒙覆一器上為四方之形其人向之誦咒復以清水嚙之又時時取鑪中所焚之香挹其煙氣令著紙上如

是四五次遂呼童男女數輩使諦視之膚雨亦與焉紙之左畔見諸神象或袍帶而秉笏或甲冑而執戈無慮百餘人鬚眉畢見其在後者僅露其首而已紙之右畔有屋宇之象即其族父家也族父坐臥室中於燈下作書幼孫女旁立而觀有一婦人在內竊釗藏懷中一一若繪此婦舊嘗傭於其家恒往來者也窮究之果其所竊回思曩夜情事無一不合其技亦神矣

手有慧文

生而有文在手自古有之今不多見唐樓姚氏生一子有文在手曰升此子聰慧異常兒讀書過目成誦即他技藝畧一研尋無不精妙咸以英物目之乃年甫弱冠以諸生終苗而不秀鄉里惜焉然其人亦必有宿根者與

女鬼求食

唐西姚氏一婦賢而且才實饒家政春秋魚菽之祭皆此婦尸之每祭前一日必夢一婦人向之歛衽曰我馬氏也凡遇祭祀雖與諸尊屬俱來止能侍立於旁而不得食幸娘子哀憐為設杯箸於末坐且祝曰馬氏坐此則我得與矣寤而不知馬氏為何人徧訪之姚氏諸長老始知姚氏之先有賤妾馬氏無所出家祭不及焉乃如其

言設杯箸且祝曰馬姨娘坐此至今循之傳稱鬼猶求食豈不信夫

歧夢

河南中牟縣有老孝廉郭蘭可者其始生時父適假寐夢有人報曰某科二十一名舉人郭蘭可及寤而家人以生子告乃即以蘭可名之後果於是科中式名次悉符然則科名洵由前定矣又孟縣諸生有劉黎照者於某年鄉試之前夢觀榜有其姓名大喜以為必中矣是科榜出果有劉黎照然非孟縣人也此則鬼神以其姓名相同聊以為戲耳

忠奸千古

汴梁城南朱仙鎮有岳忠武廟廟前有鐵鑄秦檜夫婦跪像與吾浙西湖岳墳同凡負販之人至其地者必批秦檜之頰而摩王氏之乳謂不如是則是日衙齎市廛不能獲利歲月既久頗與乳光澤可鑑有秦氏家於廟側恥之乘夜負鐵像投於河中至次日而二像仍在水面浮而不沉衆人環觀無不駭異仍舁置廟前焉

石獅戲婦

趙州城北有石獅一滿頭有油污之痕雨淋日炙而不能去相傳其初曾幻為一少

年入民舍戲其婦婦適夜績即取燈油澆其頭獅反身而遁走至中道而鷄已鳴遂不能還故處至今躊躇大道之旁焉以上二事並宋伯言說

鬼報前讐

奉化潘某幼貧寡長為縣吏遂以起家蓄一婢遇之虐婢自經死遂藁葬於野歲餘潘經其地見有煙氣自其冢出就視之聞婢語曰且勿行我與俱歸大怖奔還其家而鬼亦隨至空中聞詬詈聲俄火發於竿救之甫滅而他處又焚奔救不遑有親串來省視曰何物鬼魅白晝為祟言未已一巨石自空墜幾中其顙乃逃去如是者四五年潘氏之人死亡相踵存者寥寥貲產亦盡

警世作惡

蕭山某甲家貧無以為生乃交結吏胥把持詞訟貲產日以饒裕而作惡彌甚中年後淫虐幾無人理忽一日暴卒未幾復蘇自言冥司謂罪已盈貫必置於法但恐人間不信為惡之報故暫令回生一年使人觀我受種種慘辱以警世人見有鬼役數十挾持我不能自主也言訖即趨出跪於通衢大呼曰我作惡人也諸君看我苦否我曾作某語今當批頰乃自側面以受刑輔頰紅腫口中流血又曰我曾為某事今

當答醫即褫衣而受答附近之人止聞其呼晷而一二里外則敲扑之聲清脆可聽受一刑畢輒曰苦苦諸君見否如是者每日皆然周歷城廂徧身血肉糜爛滿一年竟斃於路

紙牌作怪

紙牌之戲本於唐宋人葉子格而葉子又本於骰子說見歐陽公歸田錄今紙牌中有紅點黑點殆即葉子格中紅鶴皐鶴之遺乎近世紙牌盛行閨閣亦有行之者余親串中一婦病久謔語輒曰二五來矣么六來矣緣我牀壓我被爾曹何不為我捉去所云二五么六皆紙牌名目也上二下五曰二五上一下六曰么六此婦生平從不為紙牌之戲侍疾者異之初猶不以為意而婦數數言之乃大索其室中無所得已而於樓上一破簾中得紙牌數十葉多年不用塵灰滿矣疑此物為祟取而焚之婦果不復言蓋紙牌常在人手沾人手澤故歲久或通靈也

鬼與人言

義烏城北隅有樓氏廢園名槐圃地甚幽僻頗擅泉石花木之勝而素傳有鬼無敢居者咸豐庚午夏傅君錫蕃欲假其地避暑主人以有鬼告傅曰固知之非所畏也

主人乃掃除一室置榻其中傳獨坐至二更月色皎然了無所見將就枕矣忽一叟從屋隅出傳揖之曰君其鬼乎曰然來此何為叟曰此前朝墓地葬此者非止僕一人但鬼之於人亦以氣類相聚以君文士故敢一見乃坐而與言其言明季事甚悉臨去指園中花木曰彈指間又成荆棘也時粵寇之亂已擾及浙而義烏猶未被兵傳不以為信未幾寇果大至槐園為墟

埋葬宜慎

義烏人陳某邑諸生也嘗送所親馮氏之葬既至其地馮氏甫窆掘至五尺餘忽見古甌又二尺餘而舊槨見工匠輩僉謂宜別治一穴地師執不可陳亦從而附和之馮氏之人曰如舊槨何陳曰此中骸骨一無所存且無碑誌可考是遠代不知誰何之墓復何顧惜扣而去之可也馮氏從其言陳既送葬而歸遂發病謂其子曰吾坐馮氏事死矣地師亦不得活三日之中陳與地師相繼死惟馮氏無恙然自葬後其家亦日落矣

死者託夢

河南孟縣宋君夢蘭字香谷同治壬戌進士以知縣分發甘肅奉檄至涼州適回民

為亂城陷死焉家中尚未得信其族子寬夫素與同學甚相得忽夢其行袍行裳如

軍營裝束

行袍即缺襟袍行裳俗名戰裙並見會典

攜一卷書而讀讀已泣曰我已為泉下人矣寬夫瞿

然而寤明日果得凶問又浙江義烏人陳君談者失言其名曾為分水訓導後死於家其子時在省城偶晝寢夢其父自外至顏色慘淡子迎問之其父曰汝尚不返乎喚汝者行且至矣子欲問其詳適報家中有急足至急起問故乃知其父死矣蓋死者之靈與赴者俱至與九卷中所記朱觀察長大令事正相類

何子敬婦子不死

咸豐庚申浙江省城失守時何子敬觀察紹祺以事至蘇其眷屬留杭州蔡人陳氏聞變語其家人曰主已外出吾曹無可求生何氏湘南名族長幼男女義不為賊所辱乃縛其幼子慶銓慶熙沉之於池自與姻家一婦朱氏者引繩同縊會江南援兵至不五日而復省城家人亟往視之則二子以水淺未死蔡人與朱並懸於梁朱氣絕而蔡人竟以救得蘇自云縊後一無所苦第見有兩紅燈在前若相導者惘惘從之行不知所行為何地俄而復見天日則已醒矣後歸原籍以壽終夫縊至數日仍得不死此事誠屬罕聞或曰蔡人從容就義節烈可嘉宜為神鬼護持然亂離之世

舍生取義視死如歸者夫豈乏人何鬼神之獨厚於蔡人耶聞其平日禮佛誦經寒暑無間大難不死或由於此太平廣記中報應一門以崇經像得福報者凡五卷不得概以為誣妄也

狐作文字

杭州鄭譜香都轉初應禮闈試曾主同鄉魏部郎家其家故有狐譜香之未至也狐適逐去舊塾師而使以譜香代之部郎曰其人尚未至狐言某日必來已而譜香果以是日至乃從狐議定焉入書舍則四壁皆糊以新紙而蠅頭小字滿其上襍錄詩文殊無條理館人曰昨暮猶未見有此也譜香知狐所為微哂而出於他舍小坐忽一淡巴菰筒破窗而入其聲甚厲此筒乃譜香遺在書舍中者取視則上繫一紙書大旨謂何以輕我乃亦書數語答之甫擱筆而覆書已裹小石投入捷速如此宜其一夕之中書滿四壁也讀之語意仍不馴知不可以理諭遂不復答未久辭魏而他就焉譜香言此狐亦有不可及者部郎一幼子初學為時文甫作小講其文甚劣幾不可讀狐為易七八字居然成文真諺所謂點鐵成金者也又歲杪部郎有故人告貸數十金堅卻之曰亡矣忽砰然一囊墜其前白金滿焉大書其上曰此非蒙古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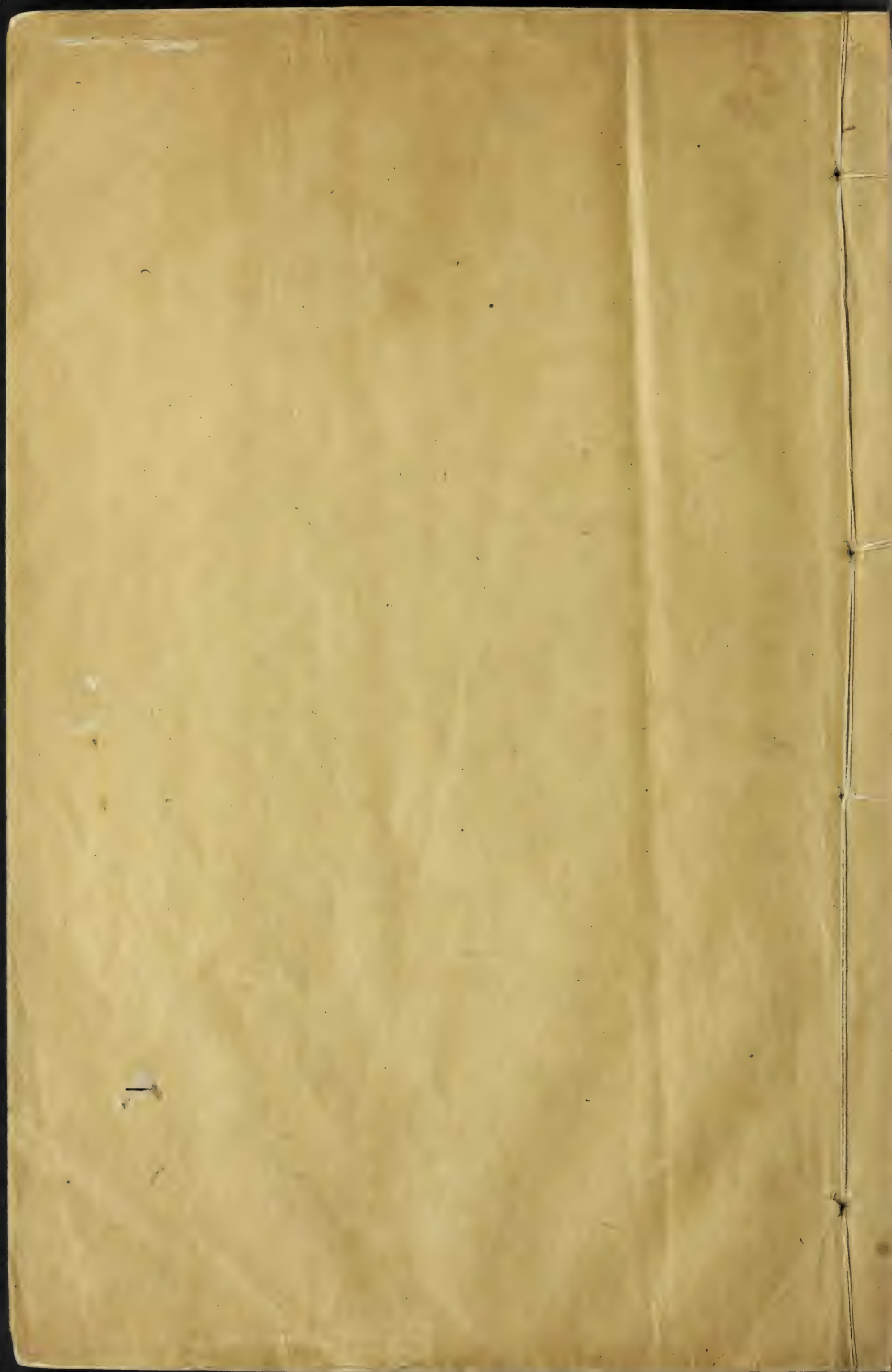
平部郎大慙後來數年部郎卒家屬相踵而亡狐蓋乘其衰氣而侮之余聞之杜陵舫云

魚首藏珠

范平許姓者偶烹一魚已熟而食之矣置其頭於器中至夜有光一點熒熒如明星持近燈燈為之滅家人異焉剖而視之得珠一顆魚珠不足怪熟而猶能吐光且有滅燈之異則可怪矣長洲朱我齋實親見之









PL 5734 A16 V.6
右台仙館筆記卷十一

生死同年

曲園居士

吳縣太傅潘文恭公之仲子星齋侍郎曾瑩與陸夫人於光緒四年三月三日同日而卒夫人歿於丑時侍郎歿於巳時海內異之而文恭公之冢孫東園部郎儀鳳於光緒二年二月十九日卒其配胡淑人於光緒六年六月十九日卒年皆五十有一世傳二月十九為觀世音菩薩生日六月十九則其成佛之日也意其夫婦二人亦皆有宿根者與

得龜終吉

元和顧子山觀察於光緒庚辰歲行年七十偶獲一龜長身細腰下豐上殺形如胡盧賓客傳觀僉以為壽徵也觀察名之曰大吉龜賦詩以張之并屬善畫者摹其正反側三形索同人題詠余亦為賦五言古詩一章按太平御覽水族部載晉義熙中有夥縣吏入山採薪得二龜有兩樹駢生以龜側置樹間後經十二年復入山見一龜甲已枯一者尚生極長樹木所處可厚四寸許兩頭厚尺餘如馬鞍狀又夷堅志吳德卿綠毛龜一條載秀州市民社會有一龜若藥瓢然詢其人云自始得時以鐵

東其腰背故如此此龜殆必其類乎然亦罕覩矣

謀人妻女

鎮江有一小家止一母一女一子子學賈於市肆適有蘇州吳縣人某甲亦在彼學賈與其子相識遂得識其母時往來其家并其女亦朝夕見焉其女許嫁一書生貧甚不能娶而其年長矣某甲與其母謀言於壻氏請絕其婚壻氏竟許之某甲因自媒焉既有成言矣而某甲之母執不可乃不果未幾女歸於他族而所失者亦甚貧且夫婦不相得女甚以為恨越數歲而前所絕婚之書生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女聞之大悔雉經而死時某甲已歸姑蘇忽大病自言女死後訟已於鎮江府城隍以其為吳縣人也由鎮江府城隍咨蘇州府城隍復由蘇州府城隍劄吳縣城隍遣吏卒逮問今不得免矣數日竟死其死在光緒庚辰歲度其事之緣起亦必在同治光緒間諶者失其姓名并此女前所許嫁之書生亦不知何人然其事則皆云實有之也夫破人婚姻已不可況毀人以自成乎甲死宜矣至地下王者各有疆域簿書期會一如人間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其知此也夫

陳生發憤入詞林

閩中陳生談者諱其名自幼佻達喜作狎邪遊而其父督之嚴始稍稍向學然其心固常在舞衫歌扇間也一歲上巳之日父適他出乃託他事給其師私至郊外踏青狎鳥撩花忘路遠近忽聞簫鼓之聲問之途人曰前村演劇也即往觀之笙歌如沸士女如雲游目聘懷樂而忘返未幾夕陽在山矣頓悟身在郊外城門將閉懼不能歸乃遵舊路而回行未及半忽見路旁隘巷中有綠衣女子從小婢緩步而行小腰秀頸楚楚可人生念野外焉得有此佳麗然愛其美亦不疑也施行從之俄至一甲第而入生徘徊門外暮色蒼然私計不及入城不如且謀寄宿或有佳遇乃叩門以求宿告婢出諾之導以入則珠簾繡幕中絳蠟高烧綠衣女已待於堂矣生問姓氏笑而不答命置酒待客雕盤綺食頗極豐腴又命婢歌以侑酒酒闌燭灺相携入室紅羅複帳鴛被蛩氈春夢香甜不知東方之既白忽燂爆有聲火光焮焮照耀窗櫺疑為失火推枕而起則天已大明而玉骨冰肌儼然在抱審視之乃枯骨一具也驚起四顧則屋宇帷幙了無所覩獨立墟墓間墓旁故有燒瓦之窰窰破故火光迸射也生知遇鬼奔還其家俄而大病因與家人言所遇咸以為慮而卧病月餘竟愈於是盡滌邪念下帷苦讀卒成進士入詞林焉

鬼使勸捐

張仙槎習申韓家言游於閩中咸豐初就閩縣令張芹香之館會芹香受代而仙槎猶居署中一夕至三更甫就枕忽見有二人來至牀前其人戴雨縷涼帽如公門中裝束問來此何事以勸捐對仙槎曰吾儕索筆依人每歲所得亦甚微薄其能捐乎二人曰固知汝不我信也明日當持憑據來遂不見甚異之次日至丙夜果見二人又與一人俱來持簿書示之曰此非憑據乎仙槎視之則皆已平日所擬訟牒中批語也其旁或注可字或注不可字問其故荅曰可者應如此辦不可者即屬錯誤應入犁舌地獄仙槎曰吾輩所擬批語不過酌理衡情初無成見即有錯誤亦屬公過何有如此重罪其人曰我亦不知但汝能捐輸或可減罪仙槎許捐錢一千文其人少之增至七千乃首肯且曰汝勿食言明日當先以實收來及明日三人者又以是時至出一紙黏著帳上曰實收在此言已即去仙槎視之其上大書張仙槎捐錢七千文八字有朱印甚鮮明諦視無有矇矓間又了了在目終夜展轉不能成寐及旦以語友人友人勸之云既有此異宜以七千錢買黃白紙錢至曠野焚之仙槎從其言後亦無他異哉冥中亦如陽間有捐輸之例乎此鬼挾人短長以相恐獨得錢七

千欣然而去恐此朱印實收亦不甚可恃矣

燒香待斃

福建南安縣太學生陳良光之母年近九十矣道光戊申年臘月下旬忽告其子曰明年我欲燒天香然為期太迫恐不及矣其子曰有何不及母曰非汝所知也燒天香者泉州之俗以正月初九為天生日前後各三日焚香禮天神謂之燒天香至次年正月初五日母命其子婦爇湯沐浴浴竟易潔衣端坐而逝俄張目四顧衆人環問有何事未了不答其子請曰豈以天香未燒乎曰然子曰當即為料理乃悉依俗例買香燭等物於初六日平明焚之至母前告曰天香已燒矣應曰好仍閉目而逝

匠人剖腹

杭州沈子麟大令之父於道光某年夏間有舊識之木匠來見漫問之曰無恙乎匠曰幾不獲相見矣問何故匠曰今年春間在嘉興為人造屋忽覺胸次煩懣恍惚聞人語曰將腹剖開即舒暢矣因將所用鑿鑿自剖其腹又聞人語曰錯矣頓覺身輕如羽俄頃便還杭城既至家中並舊時相識之家一一皆到翁家中我亦曾來也已而仍回嘉興至向所營造之處見一人卧版上衆人圍繞之因亦進而觀焉不覺與

卧者合為一大聲呼痛衆皆曰生矣生矣始悟無故自剖其腹據人云死已半日矣腸亦流出主人召瘍醫納其腸用藥線縫其傷口醫云尚可不死數日後痛稍止略進糜粥主人使其徒送之還杭今既數月創已全愈仍欲至嘉興料理工作故來一見也沈翁大異之發其衣創痕猶存然膚革充盈面目腴潤轉勝於其舊也

廖三好勇

閩人廖三者故家子弟也以其行三故人以三爺呼之貌魁梧而性敏悟凡藝事一學即精生平剛直好義不喜讀書自幼時即喜習拳勇為投石超距之戲及成童以趨下橫里中嘗語人曰大丈夫當效班定遠立功萬里外焉事章句為是時國家方以兵屯守臺灣後山兼謀開墾歷數年役未竣而士卒之以瘴癘死者相踵也廖三志在立功不以水土惡毒為意因赴某總兵軍中投効總兵委以夜巡之役大伴或語之曰子行夜不畏鬼耶廖曰我有劍在何鬼之畏火伴壯之是夜廖隻身巡視營壘忽見二鬼自林中出尾其後廖以劍擊之鬼遂滅逾時陰風凜然又見前有一奇鬼敦胸血拇殊可駭異廖拔劍待之須臾鬼至曰三爺我非來角勝乃來相請耳言畢不見廖歸疑不成寐已而倦極恍惚夢至一處廟宇宏敞有神坐殿上問曰爾

是廖三爺耶曰然神曰若來甚好有一事非若不可當以相屬廖醒遂發寒熱自知不起踰月果卒於臺灣未竟其用聞者惜焉

慢狐可畏

福建建甯府有一舊宅時建安令鮑君卒於官其眷屬賃是屋以居樓故有狐未之知也鮑妻居樓上往往無雨而屋漏又所用什物旦輒易其處畏而遷居於下其子少年負氣曰我何畏彼哉遂居之天明猶卧未起覺有奇臭視之則被有沾濡之痕發怒謾罵則臭益甚俄而已身亦臭徧視不見後方知其髮上皆糞也於是家人咸集遷其子下樓鮑君之弟焚香祝之曰我等罹死喪之戚暫住於此苟有失禮當蒙見原今空此樓供奉香火幸勿相黷祝後寂然天下事可以理勝而不可以氣力爭類如此也

老婦娛情

湖北咸甯縣劉氏一婦年近百齡而情性與孩童無異每日晨起家人為之簪花敷粉衣以紅紫艷色之衣則終日笑除其子及長孫一人外餘皆不之識苟欲告之則必舉其祖若父之乳名曰此某人之子某人之孫乃始笑而頷之如此媼者殆亦近

於鷄巢中小兒者與

方貢生拜謁真人府

江西南康縣鄉間有方貢生者失其名世以耕讀為業家頗小康偶傭一童子使牧牛童子乳名毛狗其始來也有一小人與之俱長僅尺餘時見時不見久之而小人日益多昏黑槿突不勝其擾或詈罵之輒躍起批人頰雖於貢生不敢犯然呵責之亦不聽也如是十四年聚至百餘之多器用為其損壞飲食為其汙穢甚多烟氣縷縷出自笥中發視則所貯之衣皆燒成小孔以千百計舉家厭苦延僧道穰之則僧道悉被簋擊流血被面而去或使人訴之真人府使者甫出門輒迷惘不能行一步貢生憂之而無如何至道光丁酉歲貢生於元旦黎明集其子弟語之曰我夢見天榜今科江西解元即我也子弟中亦有數人中式者我不敢泄爾曹宜各努力我亦自勉乃日夜督責其子弟溫習舉業貢生以身先之六月既望躬率子弟赴省城應試既至又語子弟曰試期尚早我有一老友舉業家斲輪老手也距此不遠汝曹留此勿荒所業我且往訪之乃不携童僕買舟而去去則竟赴貴溪縣龍虎山具牒於真人府請除妖真人受其牒判九月朔日雷部施行貢生奉牒迨返省城則三場畢

矣即携子弟輩俱歸及九月朔衆小人殊未之知嬉戲如故日加長則各惶惑失措有哭者有怒罵者亭午天忽無雲而雷電熒霆轟其勢甚猛俄迅雷一聲而衆小人俱不見矣是科方氏無一中式者貢生固託言之以愚衆小人使不為備也亦可謂智深勇沉者矣初妖之興也客有善琴者來或曰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也乃延此客使鼓琴三日果為之稍戢客去而擾彌甚惟毛狗與之狎呼毛狗為老庚老庚者俗呼同歲者之稱也其類甚繁亦有婚嫁生育親戚故舊往來之事每遇歲時輒三五成羣聚而為意錢之戲其法以三錢擲之觀其陰陽以為勝負嘗使毛狗為囊家得頭錢三千餘文又一日大雨庭中積水甚深有數小人嚮之而哭甚哀貢生使毛狗探之則其幼子溺死水中也雨霽得其屍乃一二寸長之紙人耳異哉剪紙為人乃作祟如此竟不知其為何妖矣然觀琴客鼓琴妖為少戢則邪不勝正其理昭然貢生苟知此理但當正心修身以齊其家一家中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彼衆小人者自當形滅聲銷固不必遠求之龍虎山也

孽重變文畜

休甯朱村有朱姓者賈於外父母早死妻許氏在家偶以鷄卵十餘枚使鷄母伏之

久之不出一夕許夢見舅姑自外至皆以紅帕首而顏色愁慘許欲啟問候至埽櫟間而隱明旦往視則二雛出殼矣悟曰此必翁姑也對之流涕乃溺而死之即延僧誦經三日求免翁姑之罪數月後復夢翁姑來謝曰我二人以生前殺生過多冥司罰作鷄使受湯火之苦今幸新婦代為懺悔仍得轉生為人矣

屠猪改業

休甯商山村有襍貨店兼賣猪肉市者頗盛日殺三四猪東方未明輒鼓刀而屠一日屠竟懸肉於簾忽見猪之後足頗似婦女之足底平指斂纖不盈握衆皆見而異之因問爪殼何在爪殼者猪足下麤皮也屠曰當尚在湯鑊中往視則繡履雙浮製作絕工非鄉間所有撈而出之衆手傳觀無不驚歎此店嗣後專賣襍貨不復屠猪至今尚在

墜驢失魂

余親家樊氏眷屬寓居河南省城時有傭婦其家距城七十里一日抱其幼女自其家來騎驢而行中途墜驢復抱女起騎驢入城至於樊寓而此女昏昏如睡不復言語行動與之食尚能下咽不與之亦不索也如是月餘樊氏之衆語之曰汝女之病

久而不愈曷不暫歸乎婦然之乃復抱女騎驢出城行至來時墜驢之處女忽開口喚母問之則能答矣自此途中便能言笑比至家行動如常蓋墜驢時失其魂至是復與合也

于役知警

陸連達字鍾山溫州樂清縣人家尚溫飽以知縣需次江蘇持孫琴西同年書來見其人頗樸誠而在吳中數載甚落寞亦嘗乞假返其家不久仍來歲以為常同治壬申秋復至余寓言將歸遣嫁其女余次日往送之未見嗣是遂不相聞乃是年十二月其兄之子忽來蘇踵門求見問之則鍾山已被殺於途矣為之駭然詳叩之鍾山之歸獨行不挈僮僕行至一處為黃巖縣所屬忘其地名距其家止百數十里矣鍾山於其地賃一小舟而自向市中買鮭菜之類及歸則舟中已有客六七人問之曰趁船者也無如何姑聽之而此六七人者皆盜也舟子亦與通謀夜深移舟至荒寂之處殺鍾山沉諸河而取其貲無知者越一月有漁者出其屍於水中則創痕猶存乃聞於官時黃巖令為孫君歡伯健令也親往驗其屍於其裋中得字紙一卷雖漫漶猶約略可辨一名紙有陸連達三字亦不知誰何姑命以棺斂之又月餘孫君

如台州謁太守偶與同官會飲言及此事一人曰此必樂清人也君謂此人姓陸乎非也陸連其覆姓樂清故有陸連氏吾嘗令樂清故知之且吾與陸連氏亦頗有相識者乃以書問之所問者即鍾山之兄也其家久知鍾山於某日發蘇州待之不至猶意其或不果歸至是半途中途有變使其兄子往視發棺視屍已不可識猶冀非真故復來蘇州審之既知不謬亟歸言於孫君孫君命役捕凶手不可得久之或言某所有人以朝珠鬻於市鄉間安得有此物是可疑也孫君使人捕之捕者以夜往則有鬼聲醜醜導於前至其家六七人皆在已知事發結束將行稍緩則無及矣縛之至官皆吐實殺以祭鍾山鍾山為人固長者罹此酷禍殊不可解而行路之難亦可鑒矣余因先兄福甯君之喪往迎太夫人亦嘗取道於此至台州府適陳君鹿笙守是郡留余飯於署中且為具舟舟人言須乙夜潮至始行乃於晚飯候登舟陳君親送之余辭焉不可余先至舟則舟中人滿矣問之亦言是趁船者余時止挈二僕其一從余在郡署其一留守舟中止能護持行李竟不能與之爭余徬徨無策而陳君至怒曰此何人也是時浙東當大亂之後盜賊多有故太守所至輒有親兵從行陳君遂命親兵悉驅其人登岸並以四親兵送余至黃巖焉蓋台溫地僻舟楫稀少

尋常行客每僱一舟必有趁船者固非盡盜賊也然其情狀亦甚難堪矣非太守親送豈能麾而出之哉附書於此俾于役者知所警焉

姚恩衍料死如神

嘉興姚恩衍字叔怡官中書科中書為人頗有才幹而性行篤實雖在少年已諾必誠取與不苟在京師時鄉人多推重之以事誣譏者無虛日光緒戊寅歲忽自知將死於人所屬之事一一處分悉有條理時其父訪梅觀察方為長蘆鹽運司分故其母與妻皆在天津乃為書告知死期請其母妻來京師訣別母妻得書大驚馳至則雖有小疾固未足憂也而叔怡刻期待死至四月之末戒其闈者曰五月初六日己時夏侍郎來傳旨即為達勿留滯家人咸怪其語所謂夏侍郎者乃夏君子松同善也夏與姚雖同鄉然不過正月中賀歲投一名刺而已平時固不相往來也屆期叔怡之病稍劇日加已外報夏侍郎來闈者甫延之入而叔怡已氣絕矣子松之來也初不為姚氏而來蓋叔怡之妻父鍾學士駿聲與子松極相得是日夏往訪鍾鍾適往視叔怡疾闈者辭焉問所之以告而夏有事必欲見鍾乃訪之於姚氏不圖坐未定而內之哭聲已作也一時咸共驚異謂子松之來適符叔怡之語所傳者何旨歟

此旨何以必由夏侍郎傳之歟叔怡死子松亦可危矣然子松固無恙是年冬即拜江蘇學政之命乃至庚辰秋子松竟終於江陰使署距叔怡之卒未及三年也古稱劉楨徐幹王粲並為天上侍中王茂宏為天上尚書今傳記所載多有此事子松起家詞臣歷官卿貳又嘗預君疇務成之列歿為貴神固無足怪叔怡言行不失為君子其死也或亦有所為歟惟彼時子松猶在人間而玉版徵書由其達道是不可解豈其神識已先歸天上乎

神僧治病

青浦縣南門外離城二十里許有覺海庵故無僧也同治間忽來一僧赤體無衣惟以破被自覆時有嚴寒卧地上數日不見起者憐之或予以錢米不受一日忽披破被走出見一老嫗兩目失明即向溪中汲水一甌付之曰試以此洗目如言洗之瞽目復明即能見物又一少年左足反生僧捫之曰正正其足即時轉正與常人無異於是遠近誼傳謂之神僧求醫者日數十人僧有醫有不醫醫則無不奏效住庵中一月有餘後竟不知所之

磁石為寶

青浦縣長山為九峯之一山上東北隅有平石一方中有一痕長尺餘廣數寸許由來久矣莫知何時所劖刻也近日有地師入山為人求葬地偶以定向之盤置此石上適當其痕而盤中子午鍼為之旋轉其鍼鋒不直午而直子地師知其有異將盤徐徐舉起鍼在盤中猶動搖不定至離石三四尺始復其常說者謂其下必有磁石云

食瓜得珠

青浦之章練塘鎮有某姓者買一西瓜重二十餘斤將剖食之而瓜在案上旋轉不定懼不敢剖其旁人代為奏刀騷砉一聲瓜分為二而其中有蜈蚣一條長尺餘廣寸許已成兩段矣腹中隱隱有光破之得明珠數十顆

牯牛產怪

光緒庚辰歲七月中婁縣水浦橋農家牯牛產一犢六足二尾其四足與常牛同兩足在腹下甚短其二尾之下各有一肛門每遺矢則一時並出主人怪之不敢畜有江北人以洋錢六枚買之去不知其何用也

收債遇鬼

甯波某店一友於歲終至各村中收債肩負錢囊手持簿籍皆書其店之名及歸時囊中盛洋錢三百有奇錢五百有奇時已薄暮慮遇暴客將謀棲止苦無逆旅可投又行里許見有草屋一所扣門求宿而是家惟母女二人母執不可女曰此客日暮途窮不留焉往吾母女可同榻以一榻留客亦何傷乎母從其言女并為具食客食已枕錢囊而卧夜半女忽來求共寢客峻拒之女不肯去客不得已許以作竟夕之談談至鷄鳴女促客起曰吾父歸矣可速去客驚起趨出行百餘步憶錢囊未取急回取之至則並無草屋有二棺攢焉大驚諦視之錢囊一角猶見於外正徬徨間忽有一人至謂客在此奚為豈發印摸金之徒乎此兩棺者一吾妻一吾女也客乃詳述夜間止宿事惟其女私就已則諱而不言且告之曰吾囊中洋錢若干錢若干囊及簿籍皆有店名請發視之如有不符吾任其罪乃發其攢果如客言俾盡取以歸

虐婦慘死

泰興縣黃橋鎮有何某者亦舊家子也娶靖江盛氏女美而賢而何有外婦遂讐視厥妻日肆陵虐盛順受之無怨言何嗜鴉片煙丙夜猶不寐使婦供茶湯稍不如意以煙籤亂刺之徧體無完膚婦不勝痛遂縊死其父固長者不聞於官何得以無事

一夕忽見婦來流血滿身語何曰我事君無失德何酷虐如此今得請於神矣言已不見數月後何忽得奇疾十指先作癢爬搔之癢愈甚乃以齒齧之指寸寸斷以次及肩背及股及足凡口所及之處無不齧者血殷牀褥晝夜呼號閱兩月而斃

害人損命

泰興東鄉盧家莊有盧某者貸富家錢已償其本惟負其息錢一千貧不能償求免焉而富子執不可竟如數取之盧憾甚因思其場圃外積草成阜高數丈若貨之值錢可十萬乃於暮夜躋其巔掀其蓋置火於中數日而草不然謀諸婦婦曰是夜五更適有微雨故不熱也宜再置之乃復躋其巔掀而視焉則其中為火所燒已空矣因其蓋霑雨故大不能透及掀之火即上騰盧墜其中一時烈燄飛揚盧與草俱燼其妻奔救無及矣陳子愚廣文以此事語余且曰各小致失大當以富子鑒害人反害己當以盧子鑒

改行正業

泰興老儒何君萱泰嘗有事於宿遷賃一車以行其執鞭者滿面皆刀痕若井字然問之曰余不敢自諱十年前乃大盜也有富家娶新婦裝送甚盛與火伴八人往劫

之夜半入其室新婦美而少纔十六七耳叱曰勿驚我官人我取銀錢畀爾衆姑於窗外俟之見其入牀後若有所取俄而一刀飛出插於櫺人亦隨刀飛出衆知不可敵升屋而逃我稍後之甫及屋山為其所及蹴以足我一身不能動哀號乞命新婦以刀劃我面縱橫各數十乃曰今夕我花燭良辰姑貸汝死提而擲諸牆外幸得不死乃改行焉

作德修壽

張翁山東人某年六月間於村外納涼夜深將歸寢忽有人出自草間視之其傭奴之已死者也叱之曰我待汝不薄乃來祟我乎曰非也小人執役冥中今奉牒來拘主人追念舊恩故先來告牒中共三十人主人名在第一我移置其末日拘一人可延一月此即所以報也言已不見翁憮然曰我其死矣自念衣食粗足婚嫁俱畢死亦何憾惟曾與某氏子為媒此子孑然一身貧無婚費女氏恒有悔婚之意我在故不敢言我死奈何明日悉召諸子而語之曰某氏之子其父在日曾假我錢八十萬以相信故無券也今我老矣久假不歸異日何面見故人於地下乎皆曰諾輦錢而歸之乃為故人子擇日娶婦告期於女氏女氏無以拒遂成婚翁喜曰我事畢矣越

月竟無恙而其奴又來見賀曰主人不死矣冥中續有牒至除去主人之名也

鬼傳文書

蘇城六門惟盤門居民最少城外又無市廛荒涼殊甚故蘇諺謂之冷水盤門云咸豐三年金陵不守姑蘇亦戒嚴各城門日落即閉而盤門尤早有某生者於清明前數日出盤門至鄉間展墓及歸門已閉矣正躊躇間有二人踵至觀其裝束如公門中人笑而問曰先生不得入矣城外有居停也無告之曰無有二人曰我家不遠盍偕往一宿乎某生喜隨之行行未半里即至其家同入書室中日君未夕食得無飢乎乃出以茶一甌點心兩疊子來殷殷勸食食已坐而共話竟不言寢室中亦無牀榻旋聞比舍人語誼襍問何事曰鄰有病人恐不起矣及人定時一人袖中出文書謂某生曰請先生呵氣一口從之其人仍納諸袖中起曰吾二人有公事宜即去先生留此待天明入城可也又曰我等去時與常人有異然無與先生勿怖也乃走出至庭中矯首頓足其身頓長俄頃之間高過於屋從屋上蹈騰而去其一人從之厥狀亦然某生駭極不知所謂未幾即聞哭聲知病者死矣此書室即死者之家也有入此室見之疑為賊又見案上茶甌及疊子喏曰曩者內室中失此物爾所竊乎

將執之某生力辯始免天明踉蹌而歸某生所遇殆即俗所無謂常者歟其所持冥牒必須生人呵氣此何理也且亦安能盡得生人為之呵氣乎幽冥之事蓋不可曉矣

兩城隍冥中叙事

高郵某君曾為蜀中一縣令咸豐初引疾歸一夕獨坐書室中忽有人入室請與偕往問所之曰四川也某君從之出門有肩輿舁之行其行如飛俄頃即至江干則已艤舟而待矣登舟解維轉瞬已至九江又舍舟而陸由江西湖北而至四川計其為地已數千里而其為時則食頃也既入城至一公廨導之坐西廂有舊時長官某臬使某太守在焉皆顏色愁慘問之不答俄傳王者出御殿即召之入問某獄爾知之乎曰知之蓋此獄臬使與太守得賄冤殺數人某君力爭不得其引疾歸即以此也乃具言本末王者曰爾耿介可嘉命仍送之回又聞傳臬使與太守入詰責甚厲回顧此二人者皆縮小如嬰兒須臾有檻車載二人出某君亦出遇一友故與同官蜀中者友云我即將之官不及與故人叙契濶奈何問君居何官曰我揚州府城隍指檻車中人曰某某之獄即使我治之我不得久留然我與君亦非久別明年七月某

日君為某處城隍我兩人仍為同官也言已別去某君遵舊路回家則死已逾日至是復蘇以其事告人自云不久人世矣人猶未之信至明歲及期果無疾而卒

應試生安頤貞潔女

杭城無妓館間有女閭非有導者不能入其門故杭諺謂之鐵門檻甯波某生喜冶遊而性頗長厚以應試至省城試期尚早枯坐無聊偶動尋芳之興倩友人導至一家室有少婦坐而刺繡一媼旁坐問之則姑婦也某視少婦膚色如玉瘦腰纖趾盈盈可愛乃出金畀媼使治酒食狎飲既久燭將見跋其友辭去媼與少婦導客入房媼亦避出某引少婦並坐燈前撫摩謔浪將緩其結束婦羞甚至於泣下某駭曰爾為此態何也婦曰我父我兄咸列膠庠我舅夫我亦諸生也以昏早世致我熒熒弱質一旦至此追念逝者能不傷心某聞之亦悽然曰然則爾何故甘心為此今幾次矣婦曰我姑無食屢勸我作此事重違姑意勉強相從今纔初次耳某呼之曰嫂既欲守貞何敢玷辱乃出數金贈之曰所携無多聊以此佐堂前甘脆之奉吾去矣即從後門出而夜色迷濛不辨途徑時大亂之後城中亦多荒僻之所躡跋久之忽見一小屋微露燈光中有諷誦聲因扣門問途門啟延入則一叟也一少年方伏案作

文某自言某姓少年為其子今科主試者某公吾素識之故出此題使吾子揣摩其所好而為之然猶未得也某視其文極佳乃曰賢郎之文我所不及叟猶以為未耶叟曰然子如不信吾試為改之即援筆就案頭點竄百許字曰如此庶乎可矣某再讀之不勝歎服曰叟真斷輪老手也吟諷不置叟笑曰君既愛之敬以奉贈何如某喜甚即於燈下讀之疲極假寐不覺酣眠及醒則朝暾已上矣乃在土阜之下初無屋宇知所遇者鬼也因思昨所遊婦家與叟同姓得無即其舅與夫耶反至婦家詢之面貌符合為之悚然歸取數十金贈其姑且謂之曰爾婦貞潔勿強以苟且之行及入闈竟遇是題即錄其文於卷榜發魁也復措千金畀其家

坐橋遇鬼

蘇州山塘有甲乙二人甲素耿直而乙則流蕩好狹邪之遊一日薄暮會飲於友人所乙先歸行至聞德橋見一小家微露燈光近視則自大門至於內室門戶盡啟而不見一人異之姑入而覘焉經堂入奧有一女子坐牀上華榮盛鬢嬌媚無雙乙入女子遽與並坐且曰夜行良苦此間衾枕見成何不少憩為代脫外衣搭櫺架上乙甫將就枕忽有執燈而至者女子驚起避之其人即甲也甲見乙癡坐橋欄間坐此

何事乙曰君壞我好事不小甲笑曰此橋上有何好事乙始悟身坐聞德橋欄衣服即在身旁向之所見一時消滅知為遇鬼踉蹌而歸使非甲至乙其危哉

仙人跳

吳江顧生因應試至蘇寓吉利橋畔其旁有茶肆曰錦鳳樓飯後無事偶往喫茶至則坐客滿矣惟屋隅一卓子止有老嫗偕少婦共坐無他客顧往參坐嫗即與顧間語久之頗浹洽嫗曰此間無味即君如有興何不同至我家當烹茗相待顧欣然從之既至尊之登樓樓上陳設亦頗精雅其時為道光季年鴉片煙已盛行矣榻上煙具存焉請試嘗之辭以不慣嫗曰然則游戲何傷乎命少婦燒煙奉客顧甫登榻嫗脫其屨曰任意眠坐無拘束也老婦有事且去嫗去未久聞樓下叩門聲甚厲少婦遽起下樓生疑焉施從其後以下踰伏戶後少婦啟門則有男子三十餘人鬪然而入問人在何處少婦曰在樓上乃悉登樓顧因乘間逸去蓋蘇俗往往有以婦女為圖者少年子弟誤入其中必盡取其服物且迫使書借券或數十千或數百千乃始釋之諺謂之仙人跳云

淫僧漁色

蘇城海宏寺亦古刹也有某甲住修仙巷相距甚近與寺僧時相往來一歲冬日甲晨起無事訪僧閒話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因入至最後一院落中聞僧在隔院呼取剪刀噉然應者女子聲也從隔子中竊窺之則見僧披大紅縐紗狐白氅衣立梅花下有粉白黛黑者十餘人環列其側大驚趨出甫至家而僧使人以一盒餽啟視則白金一百兩利刃一柄甲會其意受金反刃並以紙畫一瓶復之後遂不敢復往此事在咸豐之季及同治中寺僧以事得罪官盡逐之改寺為管糧通判署甲始與人言其事焉

鄭夢白入覲遇狐

烏程鄭夢白先生祖琛道光中以藩司居憂甲辰歲服闋入覲將至京師宿於長新店甫入室有客求見視其名刺則故人也欣然延入坐談良久而去未幾外報此客又求見疑其尚有未盡之辭復出見之則殊無所言又坐良久而去先生倚隱囊方謀小憩而外報此客又至厭而辭焉客固以請不得已又見之謂曰君數來將何以教我耶客曰君視我誰也視之則竟非前客面目清癯修髯及腹殆神仙中人也悚然異之不知所云客曰君第一次所見者某人也第二次見者非某人即僕也僕欲

有言於君故幻其形以求見又自惟交淺言深故欲言而仍止退而思之此事所繫甚大不敢不言故又來求見也問將何言客曰僕乃天狐也竊聞天曹之議世間劫運將至君此次入都不久即膺節鉞將來數百萬生靈之命皆在君手千萬留意言已不見先生為歔罔者久之即歲即拜陝藩之命由陝藩遷滇撫俄移節粵西而洪秀全之亂起方其萌芽之始猶可撲滅先生思客言不敢輕舉遂以因循釀禍毒流海內此狐既不惜一再求見何不直言正告而為此摸稜之辭使人誤會其意歟殆亦由陽九百六厄運固不可免乎或曰京師宣武門外有屋一區舊有狐崇先生居之則寂然及去崇如故或恚而詰狐狐曰數百萬生靈皆送其手吾曹能不畏之斯語也蓋即由此事傳訛而非其實余所聞於鄉人者不爾也先通奉公曾主先生家先兄壬甫太守又曾入其幕府其子姓輩有為余同年生者余於道光中嘗一見之先生固長者而亦素有吏才晚任封疆遂膺嚴譴且為世詬病亦見疆吏之難為也

興亡驗物

寶應城東門中有屋一區故劉氏屋也余同年生王文勤公幼時讀書其家偶食花

椒見其青蔥可愛乃以一枝插地上曰若吾他年讀書有成則此枝當活後椒果活閱三十餘年竟成大樹高過屋檐文勤以道光丙午登賢書庚戌成進士同治中由編修擢浙臬俄移粵藩遂遷閩撫而此屋亦歸於王氏其樹猶在盛於在劉氏時僉曰此王氏之祥也久之或言椒不留子其苞一啟子即墮落恐不利於子姓乃議伐之余長女為文勤之仲子婦力阻之不可未及二年文勤自臺灣歸卒於福州妻劉夫人先文勤二月而卒其效可覩矣

妻亡妾貴

律曰妻在以妾為妻杖九十若妻已不在則律無明文似所不禁然余親串中有妻亡之後欲以妾為妻者其家欲得余舅氏姚平泉先生一言以決斯議許以千金為壽先生竟不許也余在河南時聞有陶觀察者妻亡有四妾一妾年長矣內政悉主之內外無閒言觀察將以為妻既有成議命縫人為製命服服成觀察使其弟親齎至內室以授其妾蓋重之也妾方坐竟不為起睨而言曰置几上弟大怒出謂其兄曰此人甫得志無禮至此異日尚可問乎兄以為妻弟不以為嫂力持不可竟毀前議然此妾素謙下不失禮於人不知此日何以如是殆不克膺受是福故鬼神奪其

魄也余家有一婢始嫁一貴人為妾不數年正位中閨服一品之服此婢乃六合人咸豐中六合失守隨其父母至蘇州入難民局內子姚夫人買得之纔七八歲耳後其父母亦不知在亡而此婢每卜問其父母安否蓋在婢妾中為有人心者宜其有是福歟

丐除蛇害

蘇州許墅闕之西鄉有巨蛇出沒河干人多見之莫敢捕也光緒庚辰夏其地之人多生瘍者或曰是中蛇毒也乃募能捕之者於城中得三丐甲其師也乙丙皆其徒索錢甚多鄉人醵與之乃往乙丙荷一簍以從既至探得蛇窟甲命乙丙分立左右而自啟其簍中貯蜈蚣無數甲盡取食之須臾自頂至踵皆腫甲閉目運氣久之其腫處皆消惟右手食指與中指則大幾如股即以此兩指探入窟中已而用力拔出乙丙亦各曳其肘以助之指出蛇隨之出則已斃矣猶齧甲指不釋乙丙去其蛇以藥水洗之兩指旋復故蛇長丈許粗倍人臂其色黑暗如炭聚薪焚之臭聞數里此三丐者其技亦神矣

失身自盡

上海有某氏女自幼從鄰媼學繡呼之以乾阿嬈及年既長媼猶以女視之每小疾痛愛惜調護過於其母女偶病月事不行媼甚憂之語其母曰滬上無良醫天下之良醫莫過於西洋人西人於城外某所闢一館施醫藥盡往求治乎母然其言即使媼與俱往賃肩輿二以行長而往申而反是夕女即雉經而死母哭之慟媼亦哭之慟然母甚疑焉密呼輿者問之輿者曰其日甫出城媼即與女改坐東洋小車使吾曹待於城闌不知其所之也母益疑乃使輿者物色推東洋車者而問之則曰媼與女乘吾車至一家有小門叩之一嫗出手執菩提子誦口佛號導之入即予吾錢麾使去不知其後如何也轉展推求卒無端倪蓋滬上恒有密室為男女幽會之所狡童淫女白晝宣淫又廣布雉媒使相羅致疑此女墮入其中以致失身故慙而自盡云

邪教驚人

蘇城之初復也有貧士避寇而歸孑然一身無所棲止恒寄宿於相識之家忽有延之使教其子者喜而就之始至亦甚相得未及一月其主人語士曰明日吾家有事而屋舍狹小雖書室亦須洒掃以待賓客願先生暫歸一日士曰諾仍寄宿於所識

之家越日而反已而又將一月主人語之如前士不得已從之已而又將一月主人語之又如前士乃實告曰某在城中固無棲泊之所曩者寄宿所識家耳然是家亦無餘屋吾一往再往實非所便此書室既合讓客則無論何地但可容一榻雖廡下不辭主人躊躇久之曰吾屋狹小先生所知也無已則後有一室素來積貯薪蒸今稍糞除為先生布席於彼可乎士曰甚善是日初昏主人即導之入其室且語之曰先生扃戶酣眠或有所聞切勿闚觀彼此非便士謹諾之而轉展不成寐及乙夜便聞外間人語誼襍不知何所作私出窺之見中堂陳設一新其正中安一榻榻有小几左右各設裯枕主人及其眷屬又有外來賓客甚衆皆鵠立於堂若有所伺候者良久乃聞曰至矣至矣衆皆趨出待於庭又良久乃見一客自外入肥黑多鬚裝束詭異徑登堂坐榻之左畔旋有一女豔服出自西房視之即主人之次女也女向客投地而拜拜已登榻右畔與客並肩而坐於是主人及其眷屬及衆賓客皆以次入拜客與女高坐受之略不答禮拜已序立兩旁旋有數人舁一案至其上有飲食之物凡數十品主人奉一器跪進客主婦奉一器跪進女於是堂上立者皆跪客與女略嘗即止又以一器進如前凡進十餘品止不進殆由客止之也前數人仍舁案出

客起女亦起客携女手入東房久之淫褻之聲達於外主人及衆客咸屏氣待之約兩時許客與女携手出客裝束如初女則亂頭粗服矣仍坐榻上主人主婦又跪進一甌不知為酒為茗薈也客與女飲畢皆起客出女跪送於堂客掖之起主人及衆客跪送於庭則不顧也客去乃始闕然而入士懼為所見潛入後室卧不知其後如何明日出視則一切如舊昨所陳設皆不見矣士私計此非善地越十許日託故辭去數月後又訪之則其家亦遷徙不知所之矣此蓋所謂邪教者但不知其名目且蹤跡詭秘地方長吏無從知之宜不能禁也

生為冥官

孫君長齡字壽伯乃補山相國文靖公之曾孫與余家有連故自幼相熟也其生前即為冥官每至冥中治事輒瞑然如睡或一宿或再宿而醒問所事不言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孝和睿皇后崩時江浙未奉明文而部中藍印文書先至咸知國有大喪然其時

成皇帝春秋亦高羣情擬議未知其審壽伯乃

以國策觸龍稱趙太后之例微語人曰媼也是夕至冥中大受筆楚責其漏洩及醒兩股青紫卧月餘乃能起或疑冥官何至受笞刑余謂昌黎詩云簿尉卑官不堪說

未免簞楚塵埃間冥中或尚沿唐制歟惟其時詔書頒行天下近京諸處咸已聞知江浙間距京師稍遠故未及耳此非當秘密之事雖有漏洩未足深罪竟被冥刑何歟余同年謝夢漁給諫增亦為冥官謝性率易每以冥中事語人無所忌不聞其以漏言獲罪也光緒初盛京將軍崇公卒崇名崇實字璞山亦庚戌同年也未卒前一月謝語人曰璞山其不久乎吾昨已於冥中見其魂矣人不以為信踰月而遺表聞乃信謝言之有因也

右台仙館筆記卷十二

冤鬼附語

曲園居士

高玉新賈助之皆山東福山縣人於京師西單牌樓同開猪肉店高行二賈行三各以行第相呼始極相得後有違言積成讐怨某年某日夜漏將盡賈猶酣睡高執利刃連斫之傷顱及額登時殞命高到官自承不諱而問官寬厚欲改故殺為鬪殺免高之死乃微以言導之曰汝兩人素相得何因口角細故頓起殺機耶高對曰昨得一夢官怪其言不倫問何夢對曰昨夢賈老三來云高二兄我死甚苦汝必為我伸冤官察其聲非高之聲也而高再三言之不已官曰然則斫下汝頭顱便可與賈老三伸冤矣高搥頭曰搥頭二字見太平廣記卷四十二引逸史謝大人明斷官悚然知附高而言者即賈之鬼也於是論高如律

蘇公辨案

四川富順縣民婦李氏與傭工彭姓者有私李有子學賈於外其婦未婚也而育於夫氏名曰順英李遇之虐順英遂亡去有木工黃姓者留之以為妻距其家百里矣順英之兄自外歸不見其妹訟於官官拘李與彭問之得其姦狀則曰是必殺順英

以滅口也會其地三四里外有陂池深丈餘浮一女屍兩手反縛縋以巨石其面目為魚所啞喋不可辨官曰是必順英李與彭大受榜笞皆誣服獄成臬使蘇公廷玉疑之曰見屍之日距李謀殺順英之日百有三旬屍未潰爛何耶是必非順英執不可衆議皆以蘇為迂俄而順英自歸已抱子矣乃皆歎服而前所見女屍則莫知為誰久之知有夫婦同行中途反目婦投池死夫舍之去池主畏累以繩反縛之將負至他處又畏人見遂縋石而沉之云此事見蘇公所著從政雜錄蘇字鼇石福建同安人余謂李氏之獄非得蘇公力持必有冤死者矣屍猶未辨而遽以定讞可乎惟池中女屍恐別有故夫婦反目何遽輕生婦既死矣夫必買棺斂之何遽掉臂而去耶此事大有可疑當時亦姑弗深求耳

老僧料事如神

光緒六年錢唐庫吏何培以徵收錢糧擅改科則為鄉民所告巡撫譚公震怒執何培殺之事後有言培於五十歲時至天目山禮佛山中老僧語之曰居士來此大善既來此不必下山矣可作書寄家中處分家事留此與老僧焚修亦無須削髮且作靈山會上一優婆塞亦足遠禍全生也培不解其意應曰固所願也然家事甚多必

須親自料理俟諸事罷了當再來耳僧搔首曰此去安得再來耶培歸未三年而及於禍此老僧蓋先知之矣

文古王遊山玩景

咸陽文古王字巖山年逾知命而好學愈篤嘗游學浙東至黃巖游九峯山見紫雲峯下有洞崕岍在絕壁間因攀援而上至則有洞甚小偃偻入之中多蝙蝠色皆純白大有如車輪者行百餘步又有門半闔半開側身而入則風日清和平疇千頃時方秋杪其中氣候乃似春夏之交桑竹陰翳民居亦稠密惟道上行人稀少遙望數里外有高山上矗霄漢循塗而往山麓有石坊刻篆文曰無可又之鄉即於坊下小坐又捫衣而登可十餘里有一廟廟祀許由配以涿長問廟中人乃知近村居民皆太岳之後也廟旁有酒廬因入沽飲見飲者甚衆皆衣冠都雅言辭高古不甚可解末坐一少年獨飲揖而問其姓氏自言王姓年二十四歲叩所學少年云僕幼無所知惟嘗用力於周易老子二書私為之注亦未敢自信也問此山何名少年曰是名中天山高踰萬仞山巔有不死之藥四方奇花珍木無所不備有神人守之登高而望則東南大海西北河源了了在目然僕亦未嘗躋其巔也古王甚異之時日已下

春乃解佩玉付酒家為質別少年而歸出洞門則依夕矣幸有月色捫藤引葛僅乃得下借宿於僧寺與僧言之僧皆欣然欲往次日復尋舊徑則石壁千尋無復洞門矣乃以酒錢置石上而反及至寺有玉自溪水順流而下取視則即昨留酒家為質者也此事王子莊孝廉曾筆之書王姓少年必王輔嗣無疑太平廣記卷三十九引廣異記載麻陽村人事其所遇老翁為河上公守門童子為王輔嗣然則此等事古書固有之不得竟以為虛誕也

新婦溺水

黃巖縣瀕海其民築塘禦潮有頭塘二塘三塘四塘五塘之稱俗語轉為蕩自四蕩以下其地荒涼多鬼魅同治之末有人家娶婦成婚之次夕方讌賓客新婦忽起從後戶出家人尾之其行如飛竟越竹園而去釵珥之類皆冒竹葉間竹外有池撈漉無所得列炬四照見田間有女人足跡相距輒數尺斜迤從東南去窮所往得之半里外溪水中已僵立而死此王子莊孝廉門人施榕所言新婦之夫乃從學於施生者也

大暑船

同治中臨海縣民比年癘疾過大暑不瘳乃於次年相約為送船之會亦其舊俗然也其船如商船之式船具如桅檣舵艚用具如桌椅牀榻枕簟被褥食物如鷄魚鰕米穀豆麥備禦之具如刀矛鎗礮無一不備惟盛米之帑甚小僅受一升而數則以萬計皆邨民所施也前大暑數日大建道場至大暑日送之出海聽其所之俗呼為大暑船嘗有海盜夜遇之以為商船向之放礮此船亦放礮禦之至天明始知為大暑船大驚而去後此盜船為官軍所敗羣盜悉就俘無脫者又福建某處有賣米之牙行一夜有叩門以米來售者擔夫數十人至船中起其米達旦而米未盡米帑大如五石瓠荷者肩為之頽天明視之則小如盃耳有父老識之曰此臨海大暑船中米也即日疫癘大作穰之始已余從前客休甯汪村時每年四月間有打標之俗亦所以逐疫也糊紙為船無物不具但皆以紙為之耳焚之野外云送之游西湖俚俗相沿可發一噓然亦有於徽河中親見是船者昔有貿布之客曾附之至杭州至今紙船之尾有一人負布而立手持雨繖如賈客之形蓋以識其靈異也臨海之船竟是真船宜其靈異更著矣

納花會

王子莊孝廉居黃巖之柔橋其地有廟曰東阮祀晉阮嗣宗或曰即白龍山之神也道光甲午歲黃巖縣中盛行花會花會者書三十四古人名任取一名納之筒中懸之梁間名曰作轂筒主之者曰筒官人於三十四名中自認一名各注錢數投入櫃中謂之納花會所認之名適合筒中之名則筒官如其所注錢數加三十倍以酬之不中則如所注之數入錢於筒官老少奔波一邑若狂因是又有降童之事降童者焚符降神求示機兆也神依人而言所依之人謂之童身神降則童身自倒於地口吐白沫俄而躍起竟登神坐謂之上壇於是衆皆羅拜求神指示神輒示以隱語酬對既畢童身又倒地如初謂之退壇人依神言射之往往有中者故凡納花會者無不降童所降之神非一而小老爺尤覺靈異小老爺者俗言觀世音菩薩之弟也人有所問必迴身向內久之而後答蓋問其姊云柔橋之人即降童於東阮廟中小老爺甫降而邨民王廣榮忽自田間趨而來則東阮之神憑其身矣小老爺倉皇退壇廣榮傳神語責父老招致邪神褻瀆靈場父老皆叩搥不遑神自言能治人病由是問疾者麋至廣榮雖或耕於田樵於山賈於市而廟中有人問疾甫焚香默禱無不應時立至其人初不識字至是輒能為人處方悉中窾竅有羣醫束手服神方而即

愈者由是香火日盛乃新殿宇門樓廊廡煥然一新皆取給於香錢而王廣榮者固不私一錢也當是時各村神廟俱有此等事然皆以花會為主間或此方亦不甚驗惟東阮廟無敢以花會問者越一二年諸廟之神皆不降而東阮降神者垂三十年至同治甲子歲廣榮死始絕

王子莊夢中記事

王子莊孝廉於光緒丁丑歲六月十一日夢過其友張子遠所子遠示以稊文一卷內有碑說二篇其一乃王君仁堪所作其文云蓬萊方丈之間有神人焉造飛樓於瀛洲之溪距水尺咫藐姑之仙來游坐而濯足甚自得也還赤松子同觀焉赤松子曰是太迫水宜升而高之於是神人崇其樓三尺王喬飛鳥而至曰美則美矣尚病其卑也於是復崇其樓三尺洪崖子曰高則高矣登樓而望方丈蔽其前所見不曠也於是復崇之三尺蓋距水逾丈而方丈之山弗能蔽矣俄有海舟過其下檣與鬻齊不能進也於是神人又崇其址十倍蓋距水十有三仞六尺有咫云既寤其文歷歷可記而莫測其旨王君者是年成進士廷對第一人也子莊曰此所謂巨鼃鼉屬首冠蓬山者也王君大魁應其兆矣碑字其外類并其中類亞不知何字夢中讀

如倪音實字書所無也子莊有枝言內外篇皆紀異之作以余徵求異事錄以示余余采取數則如此篇者與前所書文古玉事並不知其為寓言為實事也

翁廣平親觀海市

翁君廣平字海村於戊戌之春客於乍浦偶步野外見衆人皆西走問之曰西海塘之外海臺出見也海臺者俗呼海市也因隨之往見塘外煙霧中隱隱有樓臺之衆其中有若宮闕者有若寺觀者有若民居市廛者有若驛舍郵亭者以千百計橫亘十餘里是時霧氣猶重未能悉見也少焉豁然開霽屋舍後起一複道如長虹有輿馬行其上而屋舍之簾幙卷舒窗戶開闔與夫士女之會聚燕飲或盥漱或櫛縱或坐而眺望皆歷歷可數也其東有平原若演武場有操弓矢者有執旌旗者騎而馳驟者步而擊刺者又有若大官鳴騶清道而至者其外又有若市井交易者負者戴者坐者趨者亦歷歷可數也稍遠又有若城郭者有若大船帆風而行者莫能窺其際矣俄而一峰突起有雲氣環繞之殷殷然有雷聲其中忽湧出七級浮屠上插霄漢鈴鐸動搖光彩照耀而其雲氣之變幻莫能名狀也久之昏霧復起海風亦作所見之象倏歸焉有矣翁君有觀海市記余同年暴梅村之孫式昭字方子者錄以示

余余撮其大略如此翁君為震澤平望鎮人蓋在乾嘉間所云戊戌春者不知為何年也

五老峰

西湖南高峯之下有五老峰相傳有虎穴俗呼謂老虎洞然亦罕有遇之者道光某年有高氏於其地營葬百杵俱舉邪許相聞俄聞虎嘯聲甚厲眾皆奔走恐後工遂輟高氏患之募求能得虎者其附近有翁家山山中人多膂力應募捕虎先用一木盆置大銅鏡於其中烈日照映光燄上騰若火起然於是山中之蜂飛集以萬計咸遺溺於盆中土人言蜂見火起輒來救遺溺所以救火也如是數日積溺盈寸乃捉一蝦蟆以溺少許著其身上蝦蟆中其毒跳一步而死則虎中其毒亦跳一步而死蝦蟆跳數步死虎亦跳數步死以是試之率不爽乃伏巨弩於虎出入之處弩末以蜂溺塗之一人升樹杪觀動靜又數十人執火鎗伏山下與之約聞山上爆竹聲則奔赴是日虎不出次日聞虎嘯聲有一俚鬼先出至伏弩所曰此不利於大哥即移置他所又前行樹上人俟其去遠下樹置弩如故復升樹而虎至觸機弩發虎中其毒死俚鬼聞聲復還見虎已死仰視有人在樹杪踴躍欲上人擊石取火然爆竹響

振山谷山下所伏人皆上咸發大鎗俵乃逃去衆人荷虎以歸高氏厚賚之

汪子封夢中赴任

汪圻字子封湖州人就館於宣化府偶小病月餘一夕夢有人語之曰請速赴任夢中即從之出肩輿已俟於門荷之者四人其前亦有旗纛之屬俄至一處似人間衙署門塾堂廡規模畧具然頗隘小堂上設公案置印其上贊拜如儀遂登公坐吏役參拜按籍呼名點以硃筆事已退入內則小屋三間有二僕為之執役須臾具飯饌以四簋切豬肉作絲蒸鷄卵作餅餘則蔬菜其味悉如人間飯飽之後一無所事既無公牘披閱亦無吏胥稟白視其印文曰八達嶺分司之印印雖在匣從不啟用兩餐之後解衣就枕甫合眼遽然覺矣則仍在宣化郡齋也是日仍病卧如常及夜而卧則又在彼矣情景一如初至時如是月餘汪頗厭苦之乃語二僕曰吾不欲來此得乎僕曰當問之吏胥已而來言曰官既不欲即亦不強出藥二丸授之曰服之則不來矣乃吞之忽如夢醒自至遂不復至而病亦從此若失後汪以巡檢需次直隸嘗奉使至宣化過八達嶺有旋風起於車前疑其故吏猶來迎候也越數年又過之則無復斯異蓋日久浸疏矣

啞子能言

紹興有孫氏婦嫠也年且五十矣與比鄰徐叟通生一子不忍棄而婦有女已嫁亦早寡無子乃使女子之女甚喜託言得之育嬰堂者撫之如所出子五歲不能言而性甚悍年浸長恒操刀與母鬪女患之其母適至女以告時女之夫族有在坐者曰此兒本非己出又悍無人理養虎畜狼甚無謂也不如逐之母素愛此兒不信女言斷斷與辯兒忽大聲謂女曰我本爾弟也何得子我母女皆失邑族人以其素不能言亦甚駭異細詰之則復不語矣知其有異亦不窮究於是復留數年年益長性益暴而是時其母已與徐叟合而同居若夫婦矣女之夫族竟以此兒歸之二老二老亦受之不辭兒歸徐遂能言與常兒無異今尚為木匠云

善惡自明

杭州清泰門外有士人徐彭宣者夜飲醉歸過社廟之前見廟中燈火輝煌人語喧闐異之入而覘焉見神坐堂上吏役環侍有按籍而呼名者階下鵲立之人聞呼則應各受一卷魚貫而入視其人多相識者欲窮其異因亦闌入其內見諸人列坐東西俄有人荷一牌自堂而下牌上大書自寫履歷四字諸人見之皆感額相顧曰難

難有頓足搖頭口張而不能喻者徐意此最易事何足為難遙望堂西偏有一人乃其兄也執筆而手戰欲書又止者屢矣喈曰豈吾兄善忘至此歟欲往語之而邏者將至懼為所見乃循牆行至一處署曰受卷所中一人據案坐則其亡友曹某也曹見徐驚曰子何來此為邏者所見奈何速匿此徐入因問其故曹曰所謂自寫履歷者使其人將生平行事為善為惡一一自書若無所諱飾是尚自知其過猶可姑容冀其悔改小有不實不盡則轉送冥司科罪不能生還矣已而繳卷者紛集略一展卷率多惡而少善徐思其兄素號端人必無遺行及視其卷則曹姦一處女又嘗乾沒人千金之貲皆平素所未知者未幾門啟諸人皆出曹急麾徐出曰及此不出即不能出矣徐趨出履闕而仆則身卧廟廡東方白矣歸省其兄則夜間寒熱大作昏不知人黎明汗出始愈因詢以冥中事兄茫然不知也微以所見隱事叩之兄大駭曰此十許年來未嘗告人者弟何處得之乃以社廟所見告因同至廟中立誓懺悔今其兄年五十餘尚在或神許改過歟

五龍盤闕

王君半怡乃余門下士王夢薇廷鼎之祖也嘗乘舟經太湖之筭箕淩風雷交作黑

雲四合有五龍鬪於湖中忽遠忽近俄去船不及半里湖水沸騰船隨風而上者數丈一落則水及於艫舟子驚號不知所措王君雖恐猶謂死生有命手據船舷以觀其變俄復有一龍至滿身鱗甲燦若黃金盤旋五龍之間擺領張鱗夭矯騰躍其時風雷益怒湖水皆立五龍皆不能敵有一龍向東南而遁捷於箭筈王君之舟為其所攝竟與俱去約二十餘里至錢家淩一古墓前龍觸宰樹而墮舟亦墮地頭艫尾舳無不毀壞同舟五人幸無傷失龍仰臥墓上鼻隆隆作聲若甚憊者大雨旋至龍展轉良久奮身一躍復冉冉騰空而去時已昏暮五人者與舟子努力前行遇男婦十數人面目不可辨問以途曰前有陸家社吾等皆社中人也可從吾投之因尾之行行五里許果見一村落入村男婦十數人一時不見道旁有一廟叩門而入告以所苦僧止之宿且告曰君等墮舟處即此村中陸氏之祖墓也王君私語同人頃所遇必陸墓之鬼不然此十數男婦何故於黑夜中冒風雨而行乎天明出廟見有十餘人荷畚揭過門前問之皆陸氏子孫也昨夜人定後聞叩門甚急啟視無有及寢又夢其先人語之曰墓域為龍所毀宜急修埋故今往修墓也王君語人曰吾言信矣

救蜂命果得三子

杭州陳香墅四十無子忽夢至一處綠陰中有巨宅焉四面皆樓碧窗朱檻繡幕低垂少艾者列坐其中臉檀眉黛綺組繽紛疑是青樓徘徊不能去突有十數人縻至樓下或執秉杆焉或執編管焉中一人持炬火指揮使衆爇之一時火烈具舉衆爇炎炎諸女號哭有墮樓者陳視其人則同學友周子槿也急叱之曰君何得燔人之屋力奪其炬復揮衆使退於是大熄樓中人哭聲亦止而陳頓覺不解所謂次日走訪周欲告以夢至則周適因齋前榴樹上有大蜂窠偶為所螫命家僮以火攻之陳悟所夢即此也乃以夢告止勿火是夜陳復夢數十女子拜於前曰君全吾族德莫大焉君善人必有後矣陳五十歲後果得三子

雷衫驅邪

錢唐朱振甫居五十奎巷光緒己卯夏獨坐樓上忽風雨驟至朱起開窗為暴雷攝去家人無知者雨霽登樓失朱所在見窗櫺有大灼痕遺一履於窗下舉家惶惑大索至樓後隙地見朱已死胸次尚溫面目焦黑所衣白布短衫蒼黑成紋似字非字似畫非畫皆莫之識扶至牀上夜半而蘇問雷攝後如何情狀不能言也適其家有

病瘧者寒熱交作之時偶以衫覆之病若失遂異而藏之自後病瘧及疫癘或為鬼魅所祟得此衫無不立愈踵門來借者無虛日有餘杭某氏女祟於狐因借衫去甫入門家人即見一物大如犬自竇逃出女在牀中聞硫磺氣神識頓清狐亦絕跡於是朱之雷衫益加寶貴庚辰夏三聖橋有許姓者其子忽得異疾白晝言動如常入夜則膚冷如冰始而寒戰繼以譫語其語率操北音索酒食索衣服玩好不與則詈罵其父母甚且毆繫如命以進則亦惟毀壞之而已每自言吾家世大富貴宮室如何華美服物如何珍異又曰某達官吾門下也某富翁吾奴隸也如是者嘵嘵達旦天明乃已問之則云每至黃昏即有一人面團而脰短手持冷水一盂潑我頭上遂昏然罔覺凡所云云皆不知也家人不堪其擾擬借朱衫以驅之則大罵曰吾乃天帝所使風伯雨師且聽我指揮區區雷爐之餘焉能嚇我耶猝其母之髮而毆之衆為跪求始釋次夕有所親不謀於其家表朱衫而至病者忽大喜曰今夕得免矣問何故曰此鬼縮小僅尺許匿東北隅股弁不止且聞硫磺氣甚烈豈室中有朱家雷衫乎其所親即出此衫周麾於室病者曰鬼已入溺器中而沒矣自是遂愈

狐辦闥差

錢唐伊生娶妻楊氏光緒己卯鄉試之前妻忽得疾百治不瘳一日作江西人口音曰予自江西奉真入府文牒來浙江辦闈差與汝有緣故寄居於此飢矣速為具食家人知其孤也置瓜果焉即剖一大西瓜食之而盡又食他果亦盡仍索飯飯至盡數器問之則曰下咽即消不覺其多也家人患之而無如何亦時見其形一少年婦也習見之亦不為怪時學使者方錄送遺才伊患不取問於妻妻曰必取但不高耳已而果然伊又問場中題目可預知乎曰不能再三問則曰君無憂焉吾亦當入闈必來相助及入闈無他異但文機頗不蹇澀既出責其不助曰已助君矣問中式否曰恐未必也有虞李二生伊之友也以闈中文質之曰虞君文中之豪李君文中之禪也問中否謝不知及榜發皆不售伊以告妻曰余早知之矣榜後蹤跡稍疏至第三日辭去從此遂絕而妻亦瘳

狐魅論交

李欽字又安四川新都縣學生與同學二人賃屋村中習舉子業夜聞几案有聲以為鼠也晨起視之書籍筆硯皆有移動之迹每夜皆然疑有鬼物為祟召巫禳之巫置鑼鼓於地俄而自鳴巫又削桃為杙植於地上俄自拔起擊巫之頭巫無如何竟

逃去遂不復獲一夕聞有磨墨聲李大言曰爾既磨墨必能作字爾究何怪盍書以告我明日視案上大書吾土地也四字至夕衆乃祝之曰爾既為土地之神廟在何處書云在某處土阜中如言發之果得一神像衆乃集貲為建小廟安神像於其中已而案上仍有聲衆曰神必與我等有緣能吟詩乎及旦果於案上得詩二章頗秀麗可喜乃和其詩寫而焚之自是日有酬唱之作衆曰雖見翰墨未接言談能與吾輩共語乎室中忽有聲曰可然須滅燭於是夜間欲與神語輒滅燭神雅善談論經史異同文章得失下而醫卜星相江湖術士之學無不通曉兼之勸善規過言近指遠衆皆歎服以為益友遠近聞風暮夜咸集有問疑事者有乞書畫者皆如願而去如是年餘衆曰吾輩可謂神交矣然不覩風采終為恨事能使一見乎曰燃燭即見乃燃燭而三人者所見各異一為中年人勝國衣冠一為老年人服本朝一品之服一為少年人中服如明代諸生一見之後其象即滅仍滅燭而與談衆又曰既見風采益深敬慕君居何處可許一往乎曰可遂與定期及期諸人就寢夢步出村中行半日許便非復蜀中山水觀其風景如在燕趙之交乘車而行薄暮始到朱門洞開綠陰匝地廣庭之內鶴舞猿吟有老翁延客入欵待殷勤陳設富麗次日又張筵

以宴之佐以音樂席上果品皆北產也老翁各取數枚以贈置懷袖中又次日仍循原路而歸至所居始覺以為一夢歷三日矣問之冢僮不過是日晨起稍晏耳懷中之菓纍纍皆在境雖幻而物則真咸異之然自此神竟不復至李晚年以醫游公卿間頗有聲為人言其事甚詳此其大略耳或曰土地之神必不如是殆狐魅託為之理或然也

殺生現形

日本國人多嗜食鰻然雖嗜之又甚畏之曰是有靈異能為祟故不敢自殺凡啟酒肆者必多蓄鰻以供人之求代之操刀焉嘗有醉客三四人夜款酒家之門時已三更肆中人皆睡矣客從門外問曰有鰻也無所蓄之鰻於水中同聲答曰無主人大驚至天明盡縱其所蓄之鰻即日改業又一酒肆善烹鼈享其利有年矣所生子女手足皆短小不滿三寸厥形如鼈彼中人皆云殺生之報也又有鬻豆腐者其主婦憎一狗沃以沸湯狗體糜爛叫號三日而死時婦已孕及期生一女自右額至左耳生黑毛長五六分鬚之復生今已嫁矣毛則如故人多見之者與狗毛無異

野食宜慎

莊邨翁日本人談者失言其姓名不能知也有一奴性剛暴曾於竹林中得一野鷄之卵拾歸煮食之夜分聞奴號叫之聲翁以為中其毒往視之則有一蛇長六七尺盤繞膺背間奴力解不能脫乃以刀斷之天明復煮食其蛇後竟無他世傳蛇雉相交是生蛟疑此卵雉母而蛇父故蛇來求其子也

與貓並死

日本有老嫗蓄一貓甚愛之而貓極饒鄰池所蓄之魚為其竊食無算鄰以嫗所愛忍弗言一日嫗携貓至佛寺寺有武夫寓焉方招客會飲酒肴已陳以客未集故未就坐貓登筵大嚼杯盤狼藉武夫怒甚拔刀殺之嫗聞貓死走來抱貓而哭忽中風疾手足痿痺寺僧送之歸嫗自此日夜號叫近聽之尚如人語遠聽之儼如貓鳴三日亦死

佛會警邪

日本有鬻蔬菜者夏日黎熟晨起至園中採之有一蛇盤繞梨樹逐之不去乃取巨石擊之中其頭立死及還至家其長女呼曰有數蛇追逐我甚急然其身畔實無一蛇知所殺者為祟乃招佛會之友環而誦佛號使女坐其中良久蛇果不見眾方欲

散而次女又啼呼如長女復環而誦焉次女曰蛇已去矣而三女復然因誦佛如初蛇乃絕跡遂無他異按所謂佛會者中國多有之聚男婦數十人同聲念佛竟日而罷不謂彼中亦有此風也

中魚毒死非真死

日本人多食河豚而死者俗云中河豚毒者埋土中一晝夜必活然未之驗也有一漁師食河豚而死其家極貧鄰里之人醵錢買薄棺斂之舁而置之郊外厝屋厝屋者為小屋於曠野賃於人以停棺吾浙杭州城外多有之謂之攢基即此類也夜半死者忽蘇而身已在棺中幸棺甚薄力掀其蓋以出聞戶外人聲諠雜窺之則數人席地而博思借燈火歸家乃啟戶而出博徒見之以為鬼也大駭四散而走所遺銀錢之類狼藉地上不暇收拾漁師盡懷之以歸

母財歸女

日本有嫠婦甚貧節衣縮食垂三十年積銀四十餘兩人或假其銀三十五兩行賈於外俄而婦死婦故有一女當於人為婢婦死之夜其女夢母來告之曰我已死矣有銀四十餘兩除某人所假外尚存十餘兩在牀下汝宜速往取之母落人手女驚

哭而寤即還母家果於牀下得銀如數而假銀者在數百里外亦夢婦來言曰我已死矣所假之銀必歸之吾女勿與他人寤而訪之知婦果死不敢負歸所假銀於其女

野巫招魂

日本西京有所謂平野巫者皆婦女為之各有一木匣方一尺許從不啟以示人不知其中何物也能招死者之魂與生人問答嘗有鄉間一女子與鄰舍少年通生一子父母恥之蓄其子而鬻女於西京仕宦家為婢居無何女死父母如西京取其喪檢箱中少一衣疑為人所竊又以女死不及面訣亦殊念之乃謁巫者請招其魂巫焚香燭祈於神倚匣若睡久之為女語謝其父母問衣所在曰此在家中某箱內固未携來也又曰吾兒腎囊不必醫治十三歲自愈蓋其子腎囊大如瓠後至十三歲果縮小如常衣亦果在某箱內悉如巫言

死念情書

日本某氏婦因病而死半夜忽蹶然而起步向後房眾大驚疑其復生或曰是屍變也皆從其後以觀其異婦至後房抱一篋而倒撫之其體如冰候其口鼻了無出入

之氣未嘗生也發其篋亦初無珍異之物惟有書一函讀之乃知婦生前曾與一人有私此書即所歡者詒之婦雖死而一靈不昧尚念此書在篋中必為人見欲自毀之而力已不能適以自發其覆可哀亦可笑矣

與鬼酒浴

日本有小村聚名曰長澤有渠水貫其中水極清而深不過五六寸村人某夜行聞渠中有人言笑以燭燭之則其鄰叟也不解衣而浴曰快哉快哉惜水太冷宜益以熱水知其遇鬼扶之歸家始知夢覺問其故曰有人邀我飲於酒肆飲畢復邀我浴於浴室甚覺暢適稍嫌水冷耳

狐魅騙人

日本有一處松樹成林廣袤可二里許吟風嘯雨不見天日曠無人居亦無稻田蔬圃遂為狐魅所聚處曾有人過其處見一狐出自草間採野花插頭上拾落葉化為衣被之而行宛然一好女子也其人從之行見此女入市出錢買物因從後呼曰此非人乃狐也勿為所惑俄有人擊其背甚痛女子即不見市人視其錢乃樹葉耳又有農夫入市買魚肉諸食物盛以竹筐携之而歸過此松林見有兩人斷斷爭論問

之曰吾兩人拾得銀券分之不可故相爭耳農夫曰何不易錢而分之兩人曰吾儕未嘗入市未知何處可以易錢請君携此券入市易錢而歸當分而為三吾兩人與君各得其一農夫大喜乃置筐於地曰我入市易錢君等為我守此此地多狐魅勿為所竊也兩人曰諾農入市以券示人則一枯葉也大驚即走還原所筐中之物已空兩人者俱不見張皇四顧杳無人跡

日本神佛

日本國神佛之廟皆有靈牌其製以紙為之大者六七寸小者三四寸上書某神某菩薩名號國人咸佩帶之謂可以備不虞名曰守護劄當我朝同治六七年間其國中一日大風有物漫空而下如雪花之飛舞及墜地視之則皆靈牌也又有銅石佛像及金銀銅錢亦雜其中而下其錢皆在花木之上人家花盆中亦往往得之黏著枝葉搖之不落一時舉國若狂人家皆構神壇結神會男服女服女服男服鳴鉦擊鼓走於通衢呼曰豈不好乎豈不好乎老少奔波填衢溢郭如是久之始息又有人家子弟或五日或十日不歸其家歸而問之則曰有僧招之去從某山過某山至某山率皆高山峻嶺其所至之某山則必素有神廟者也計其程則一日必行千餘

里蓋飛行於空中也俗云此天狗所為天狗者彼中相傳多在深山窮谷古神佛之靈場其形如人衣僧衣執羽扇鼻準高七八寸背有翅又有所謂木葉天狗者嘴如鳥手足皆四爪背亦有翅如中國所傳雷神之形賞善罰惡其所司也審爾則是神矣不知何以呼為天狗而是時且為人祟又不知其何理也被國倘有五行志此等事在所必載矣

蜃樓

史記天官書云海旁蜃氣象樓臺日本國越中州有魚津港港中往往見此象每當天色朦朧忽然而見其色如淡墨橫亘空中始止一層須臾又見一層或二三層城郭樓臺望之了了亦有車馬馳騁其中人物悉具瞬息變幻千態萬狀然必無風乃可有風即滅矣其地兩山環合海氣凝聚故成此象若外洋則未有見之者余前記翁君廣平觀海市事茲聞日本人言蜃樓故又記之惜不及翁君所記之詳也

陰火

日本國筑前州海中每有火俗呼之為不知火余謂此不足異海賦所謂陰火潛然者也又其國敦賀港中每歲除之夜必有神火浮於海面者三其光流走儼燭不定

往來甚速至丙夜則尤盛土人謂之龍燈每歲皆然不增不減此則可異矣以上日本諸事皆本其國人吉堂所錄吉堂姓東海氏名復在海外曾讀余所著書及至中國知余有右台仙館筆記之作錄此十數事託余門下士王夢薇轉達於余因粗加潤色而存之余詩所云舊聞都向豪端寫異事兼從海外求洵不虛矣

躲瘧善法

夷堅志云平江市人周翁瘧疾不止嘗聞人說瘧有鬼可出他處躲避是宋時已有躲瘧之說光緒庚辰初冬余在右台仙館從者余德病瘧間日一作三作之後又屆當瘧之日余德黎明即起採桃葉七瓣置諸髮際望東三揖即趨出走蘇隄第一橋而至淨慈寺遂游雷峰塔內將髮際桃葉取出摘草束之置諸地祝曰爾曹居此我去矣祝已經入城中買酒飯飲食醉飽薄暮而歸瘧果不作是竟被躲過矣然氣血壯盛者方可用此法否則未有不增劇者也

玉篇躲丁果切身也
不知何以有躲避之義

白日見鬼

余四歲時自德清南埭舊居遷臨平之史家埭賃戴氏樓屋三間以居其東廂樓版下橫木截斷其一又以小方紙書救字倒黏壁上不知誰為之亦莫知所自始余家

居此凡十二年一無怪異惟有孫氏子來其人甫踰十齡有羸疾坐室中見有一婦人自東廂徐行至後屋衣藍布衫黑布裙孫問此何人時太夫人與同坐不見也孫固言之太夫人往視杳無所見笑曰汝眼花耳孫逾年即卒殆哀徵歟

姚氏見鬼

余外家姚氏居臨平之棗山港聽事前楹東西有廂太夫人嘗於夜分從西廂至東廂一小婢執燭已先見聽事欄杆上有一婦人凭而玩月太夫人問何人不應近之不見乃與執燭之婢同索之聽事虛無一人其時內室之門皆闔亦不能他去疑其鬼也余內子姚夫人生平見鬼尤多其仲姊適戴氏戴氏居湖州夫人往省之時甫十餘齡未嫁也一夕見屏後一人行走衣聲綵繚聽之了了視其面貌則其仲姊之光公也歿數年矣從容登樓而去夫人自言所見之鬼未有如此親切者後余家僦居臨平乾河沿陳氏之屋夫人於此屋恒有所見不為余言至同治壬戌歲余家附大輪船北行至天津避寇夫人見舟中高處有鬼無數或坐或卧意鬼亦附海舶北行避寇歟余百哀詩有云海舶飄零賦北征未勞魑魅便逢迎如何眼底分明見人鬼居然共此行紀其事也及吳中春在堂成遷入居之語余曰此屋平安吾無所見

余嘗與門下士馮夢香孝廉言之且言內人秉質素弱此即其衰徵也馮曰不然鬼本在天地之間與人並行而不悖人苟秉氣至清眸子瞭然則自足以見之其前之有所見也非衰也乃其盛也後之無所見也非盛也正其衰也夢香之言如此或亦理乎余神識早衰近益昏耗雖視人之鬚眉且不甚了宜其不足以見鬼矣

科名嘉話

余兄子祖綏字履卿先兄福甯君少子也光緒丙子歲舉於鄉距先大夫於嘉慶丙子登賢書適花甲一周亦科名嘉話也出榜前一日內子姚夫人於吳下春在堂夢先大夫自外至七品冠服如生時內子迎問之曰吾將謝恩向汝姑借朝珠耳其時太夫人猶在堂也內子寤喜曰履卿中矣余百哀篇有云阿買聰明素所憐秋風喜賦鹿鳴篇先君入夢分明甚來借牟尼一串圓紀其事也先大夫易簀時以七品冠服歛無朝珠今借珠於太夫人七品而挂朝珠或仍用樾翰林封典乎是時先大夫已受二品封豈仍以翰林為重歟

鬼哭

道光戊申年余時館於休甯汪村是年秋冬間附近數十里中每夜有鬼哭聲無人

不聞之然余竟未嘗聞也生平於鬼不聞其聲不見其形惟咸豐庚申年避兵至上虞舅氏姚平泉先生為上虞校官新捐館舍其家猶居署中止余宿於花廳至三更時睡眼矇矓見一婦人趨而過夜深安得有此或是鬼歟光緒己卯年內子姚夫人卒余感念不已冀有所見而竟杳然雖每夕必夢然止是周禮所謂思夢耳非果其魂魄之入夢也庚辰歲余獨宿右台仙館中夜不成寐力行余所謂枕上三字訣樓樓纂甫欲交睫輒為一蟲所擾余甚苦之念近來飲食減少精神衰弱惟恃夜枕尚安故尚可支持若今夕不寐明日必大委頓矣俄而蟲又集於面余正無如何蟲忽嚶然一鳴若被人擊者從此寂然余歎曰夫人有靈為我撲殺此蟲矣

五柳園

余家於咸豐戊午己未間賃居吳下石琢堂先生之城南老屋有五柳園頗具泉石之勝園西南隅有小樓三間或言有狐居之然余輩時往來其上無所見也時蓄一小犬毛長被地尾短足庠形狀可喜性又靈警聞呼即至姚夫人極愛之一夕忽失犬大索不獲疑自大門逸出咎闔者失於伺察闔者力言未見其出次日清晨園門甫啟犬即躍出蓋在園中也然是夜實於園中徧索之何未之見歟疑為狐所匿

殆知人愛此犬聊與為戲耳庚申之亂余舉家出奔每一人登輿犬必送至輿前夫人猶命守屋者善視之及城陷犬與守屋者俱死余後與吾兄福甯君言之且曰是皆死於其職者也福甯君笑曰然則宜有卹典余曰有之余有憶舊游詞後半闋云金閨更回首只蔓草荒烟碎瓦積牆碧血埋何處歎蒼頭黃耳都化燐光所以褒贈之者至矣

地下有聲

仁和臨平鎮有永平庵道光某年忽傳菴中地下磴磴有聲一時人皆往看市廛為空或曰其中有寶物或曰是將出蛟余時年尚幼聞之惴惴焉一兩月後往看者日少人言亦稍息後無他異然究莫明其故不知向來如此至是始為人覺耶抑向不如是而是年忽有聲也有議掘而窮其異者然皆畏之莫敢發也至癸卯鄉試之年余讀書庵中問之於僧僧導至此室中室乃泥地既無甃石亦無木版以足蹋之厥聲隆隆如過大鼓疑其下必空也兵燹之後此庵已鞠為茂草想瓦礫之中足音久絕亦不能更發此聲矣

郎沛昌

郎沛昌仁和之臨平鎮人家居忽得無名氏一書言臨平山之麓景星觀之後有石如蝦蟆形其下有藏銀無數非君手開不能得可於某日某時親至其地發而取之郎以為譌語不信也越日又有人叩門送一書至所言與前同視其人不之識問何處得此書曰途遇一人託我寄君不知所自來也恩恩辭去於是所識者咸謂郎曰既有此異試一往何傷乎郎從其言屆期荷鍤而去至其地扣之果得銀甚多而郎未携筐篋之屬無以盛之乃掩以土而至山下人家借得一畚負之上山遇數人似薪采者各荷一筬以下亦未及審視及至所發之處則已空矣乃悟前數人所負者即是也郎發之而不能得之然不經郎手則不能發此數人者必知其故其兩次致書即是數人為之也莫測其為何理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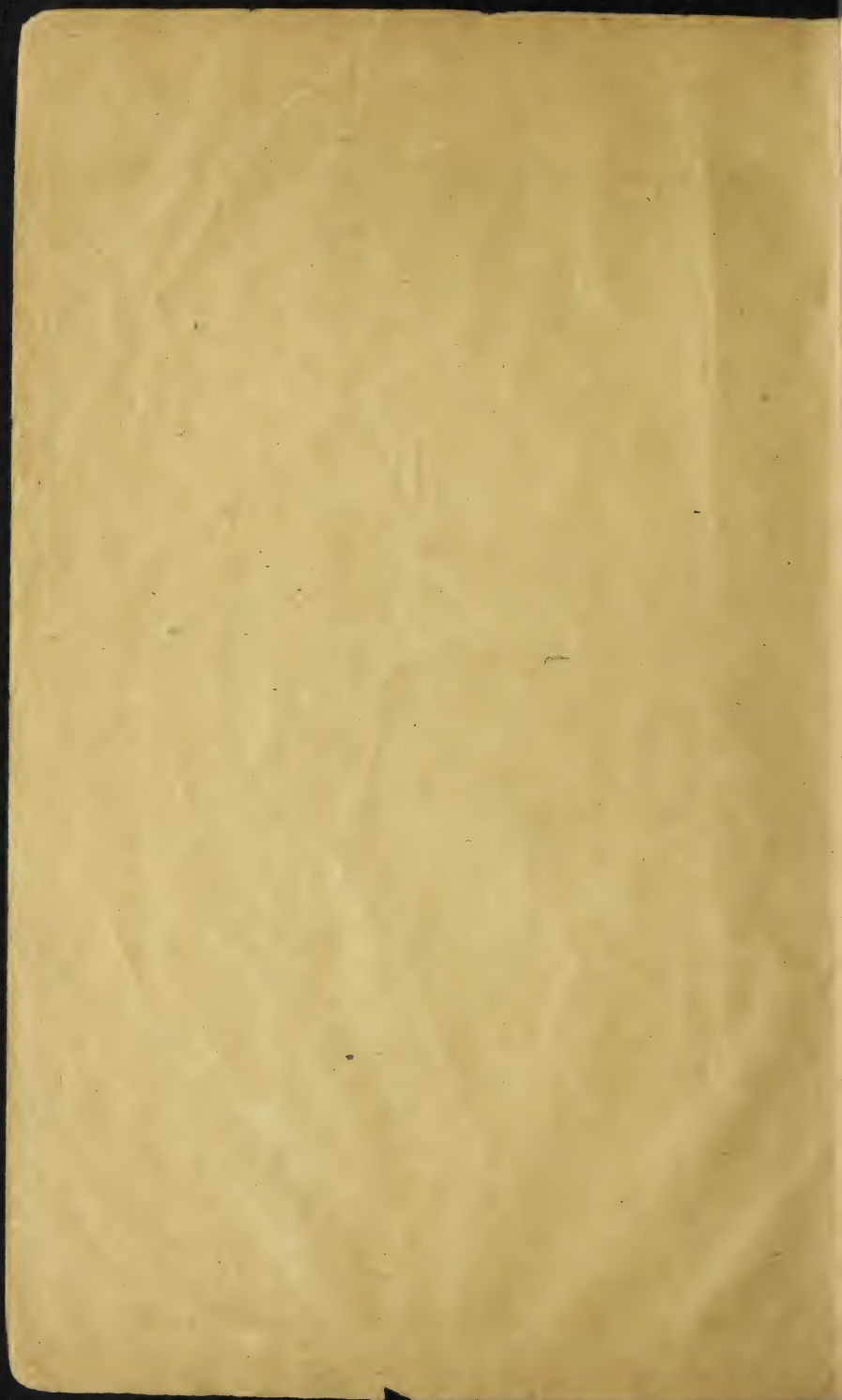
石臼

杭州貢院之後有鴨兒五聖廟其旁有一破石臼廟僧棄薪蒸餘燼於此間或宿火於中以供人昏暮之求附近居者咸便之雖雨雪之日未嘗絕火亦莫知其所自來皆以為廟僧置之而已有毛翁者其家相距不遠旦夕經由其地必就之喫煙日以為常一日忽失臼乃其異之廟僧因曰是臼本可異吾宿火其中亦偶爾耳或三五

日一置之或七八日一置之何以終歲不斷乎於是共疑此白為寶物然莫可蹤跡矣毛翁之子曰永孝字葆園為余言之葆園幼時猶見此白也

說謊

同治元年余在天津忽誼傳鄉間有母殺其子女者云其母養也私於人懼為子女所覺謀殺之以滅口其子甫十歲讀書村塾微聞其謀日加午塾師縱諸徒歸就食是子懼不敢歸師不悟其意謂其年幼獨行或有所畏親送之至其家已而諸童食畢咸集此子不來師往其家問之則已與兩姊俱死矣大驚問故母言語支離師迫而驗之則皆扼吭而死形迹顯然乃聞於官官鞫得實怒其淫毒械姦夫姦婦而殉於市余適呼刀鐮之工為余櫛髮問此事信乎曰信汝見之乎曰見之此婦長身白皙然目大而顴高固非良婦也次日有同鄉孫君自縣署來余因詳詢其顛末孫曰安有此事昨日縣令以公事下鄉至今未返縣中寂無一事安有此耶余不覺為之失笑東坡云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此事余雖未目見實已耳聞且所聞之人自云目見言之鑿鑿當不妄矣而竟屬子虛烏有市虎成於三人天下事大率類此



編目

右台仙館筆記

PL 5734
A16
47
右台仙館筆記卷十三

彭雪琴

曲園居士

彭雪琴侍郎生於嘉慶二十年十有二月其時風雪嚴寒母王太夫人臨蓐四日不產瀕危矣忽有大風發窗外室戶自闢燈燭俱滅人皆驚仆太夫人亦暈絕於牀俄而侍郎生太夫人移時乃蘇曰頃見一偉丈夫面黑色僂而入高與樓屋齊吾悸甚幾喪魂魄其事見侍郎所自譔王太夫人行略余戲謂史傳所載有黑面僕射有黑王相公君夙世為誰歟侍郎曰不然此黑丈夫必衛我者我前生是一女子君如不信視吾耳猶有穿痕然余視之亦殊無所見不知侍郎此言何據也

孀婦縊死

安徽鄉間有陳氏孀婦以夫弟逼嫁雉經而死詭言病死無發其事者時衡陽彭鶴臯先生方為其地巡檢司即雪琴侍郎之先德也適以事至郡中侍郎母王太夫人獨居廨舍一夕忽聞有婦女呼號之聲如曰冤苦初不為意而累夕皆然有乳媪楊微聞陳事曰得無陳氏婦乎太夫人祝曰誠是也宜三呼果聞呼聲三已而風颼颼從木末過遂寂先生歸太夫人白之密訪得實聞之上官論如律此亦見侍郎所為

行略中惟先生始官懷甯三橋鎮巡檢後調合肥梁園鎮巡檢此事不言地名不知為何地也

汪縣令審斷冤案

江西鄱陽縣民葉佐恩娶同縣徐姓寡婦陳氏為妻生一子曰福來佐恩死遺腹又生一子曰福得陳氏不能守贅同縣嚴磨生為壻磨生與陳氏居葉氏者五年始偕妻挈其前夫之二子以歸葉佐恩所遺田二畝歸嚴磨生耕種以養其二子屢荒於水衣食不贍而福來亦已九歲矣乃送至坑下村徐茂拐子家使學習裁縫每年與錢三千四百未幾又送福得至坑下劉光裕家為之牧牛其地距嚴氏所居曰車門湖者四十里光緒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磨生至坑下村接福來福得回家度歲二十六日晨起尋食而行福來負藍布帛內盛洋錢一銅錢千福得負白布帛盛米數升行至塢上亭遇雨而磨生又發疾病乃於亭中少息適遇雷細毛者擔兩籠而至雷亦坑下劉氏之傭自劉氏歸其家其所居與嚴相近也磨生曰我病不能興當使二子從君先行我小愈即至乃以錢米並置雷之籠內雷與二子俱行至鴛鴦埭語二子曰我與若至此分路若可坐此待爾翁偕歸我去矣反其錢米於二子而歸而

磨生猶卧亭中久之病愈雨止天亦薄暮乃走間道徑歸其家已逮乙夜矣問其妻知二子未至次日使嚴復仿走問雷細毛知在鴛鴦垠相失求之鴛鴦垠左右無有也上灣林有歐陽六毛者言於二十七日遇二稚子問途約略指示之然問途之後亦不知所之又有汪同興者啟布肆於路旁言二十七日有二稚子因饑餓向汪索食汪飯之而去問飯畢焉往不知也問有見者無曰有歐陽發仿者適在肆中二子出亦出或當見之二十八日乃始得二子之屍於陳公坂福來傷於顛傷於耳傷於咽喉福得并傷於腎錢米俱在無所失陳公坂距車門湖二里而近莫知為誰所殺或曰歐陽發仿也或又曰歐陽絲林也於是嚴磨生乃以歐陽發仿歐陽絲林殺其二子控於官而葉氏之族則曰是嚴磨生利其故父所遺之田而自殺之也亦控於官訟久不決光緒四年余親家翁彭雪琴侍郎巡江至饒嚴葉皆具謀訴於行轅發饒州府訊之六年夏侍郎至江西省垣中丞以下咸迎候於滕王閣而嚴磨生之妻陳氏又以前事訴前馬者斥之則自投於江侍郎即急命拯之起受其牘言於中丞而豫章諸大吏久知其事咸疑嚴磨生實殺二子謂二子年幼必無讐殺者若利其有則何以錢米俱在是其繼父殺之無疑也故當侍郎未至之先已命移其獄至省中

治之而鄱陽令汪君以誠者賢令也初下車歎曰境有此獄而卒不得殺人者主名上為大府憂焉用縣令為時案中人證咸羈管縣中汪君密使偵者於諸人一舉一動一語一言隨時伺察至是年五月民間傳言彭侍郎巡江且至將親臨郡城審斷冤獄而歐陽發仿聞之即自疑頻向丁役探問消息是月十六日侍郎至先是有浮梁沈可發私刻木印偽造執照自稱曾在侍郎營中侍郎提審得實即以軍法斬之而歐陽發仿愈懼其夜夢中囁語連稱不好者再汪君得其狀知殺人者必歐陽發仿矣乃於密室供城隍神之位而禱焉夜夢至一處聞屍臭而不見屍有一人以身覆之視之歐陽發仿也及旦躬率諸囚詣神廟而訊之謂歐陽發仿曰爾實殺人神已告我矣發仿雖不即承而神色大變越日又訊於城隍廟諸囚皆號哭求神明昭雪歐陽發仿無一言夜將半則大呼曰吾不敢欺神明請吐實蓋鴛鴦玲距車門湖尚三十餘里二十六日之夜二子宿於鴛鴦玲之社廟中明日前行遇歐陽六毛而問途焉又前行飯於汪同興布肆而歐陽發仿見其幼稚可欺欲誘至他處而賣之乃追及之而與之同行且請為導導之己家宿之牆外土室中雖其家人無知者二十八日平明復招之偕行行至陳公坂則離車門湖近矣福來已識之登山而望見

其村不肯與歐陽發仿偕歐陽發仿強挽之則大罵乃痛毆其頭面又扼其吭而死
福得走且呼曰殺吾兄矣蹴以足傷其腎亦殺之發青白二布帛見錢與米棄之地
不取蓋恐以此為人所蹤跡也汪君鞠得實即馳白侍郎侍郎時在焦山自然庵讀
之狂喜手批其牘有云數年鬱結為之頓釋望空遙拜為兩冤魂叩謝賢令君天下
多覆盆而有司安得如此盡心歟又不禁感慨係之其年侍郎來吳下知余有筆記
之作以全案示余乃錄其略如此

蚌中見佛

宋大觀中吳興邵宗益剖蚌得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紋畢具

見天中記引
藝苑雌黃余

未見又宣和中漂水人俞集於蚌中得觀世音像旁有竹兩枝菩薩相好端嚴冠衣

瓔珞及竹葉枝幹皆細真珠綴成者

見夷堅志第十三

是蚌中見佛菩薩象記載有之彭雪

琴侍郎於甯波普陀山得蚌殼二皆有佛像以其一施焦山自然庵携其一至蘇州
余得見之佛像凡十有二左三右五中四分列三行其像皆如佛寺所塑彌勒佛然
眉目有笑容手有指腹有臍無不酷肖亦一奇蹟也徐花農庶常曰金剛經有一佛
二佛三四五佛之語是蚌所孕正可謂之三四五佛矣

彭侍郎扶箕療病

彭雪琴侍郎幼時讀書於衡陽之石鼓書院有蕭滿者少負才氣工為訟牘然意在扶弱鋤強非挾鄧思賢之術以牟利者也中年以後乃大悔之改而習道家言善救勒之術且好扶箕其扶箕也必與侍郎俱蕭滿止能焚符召仙而運筆於沙盤作字則皆侍郎為政其言乃侍郎自以意為之然往往曲中問者之意侍郎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久之其名頗著有問休咎者有以病求方者幾無虛日一縣中老吏以其子婦病求方侍郎假箕筆作一詩云無端惡疾到心頭老米陳茶病即瘳痔贈與君惟二味曾看病起下高樓其人翌日來謝果服老米陳茶而愈蕭滿愈自信侍郎則以為偶中也如是者不勝記時衡陽縣令金君日聲浙人也其孫甫三齡偶病使醫治之醫授以方而去如方具湯液以進則其孫正熟睡金君之妻謂其子婦曰兒睡甚安勿遽進藥乃使傭媪置之飯甌之上欲其勿冷也俄兒醒命取藥姑婦二人共飲兒兒啼不欲飲強灌之不能盡視盆底濃厚如膏金君妻咎其子婦曰我固命汝瀝取清汁何乃如是其子婦訴曰曩已傾竹筴中盡去其滓豈猶未盡耶然不疑有他也俄而兒大啼顏色驟變手足搐蹙殆不可堪疑為藥所誤呼前醫詰之醫曰吾藥

雖不中病何遽至此取餘藥審視驚曰是鴉片煙膏也不可為矣時道光中葉鴉片煙猶未盛行然官署中已多有之金之庖人素嗜此是日適以鴉片煙膏一盃蒸飯甑上與兒之藥盃大小形製相同媼倉卒誤取之也金大怒趣召庖人欲予大杖金妻曰無益也宜為兒計偏召諸醫醫至皆束手或言蕭彭二君善扶箕能為人求方乃使使者二人持東以往其一人至書院侍郎固在院中使者致命侍郎私計三歲嬰兒而飲鴉片煙膏一大盃必無幸矣辭不往使者固請侍郎不獲已乃曰然則當與蕭滿偕今不知其人焉在請與使者共求之侍郎之意以為蕭滿未必即得遷延一二時兒必死即無事矣甫出書院大門而遇蕭滿不得不與俱至縣署至則已設香案陳箕盤而金君者久具公服鵠立以待矣略述病狀即請扶箕蕭滿焚符如常儀金君跪拜甚謹侍郎惶悚無以為計手扶箕筆不能成一字但頻作旋轉之勢金君請益苦姑連書吾至矣書已仍作旋轉之勢蕭滿見箕筆與常時異亦自疑懼左右顧望汗出如漿侍郎愈窘平日常用之藥皆不能記忽胸中驟得蓖麻子三字思蓖麻子固藥名然非常用之藥不可輕投轉展尋思竟無他品遂書蓖麻子三字於盤中金又請曰既蒙賜藥敢問當用幾許又大書一兩二字侍郎亦不能自主也金

乃命人延二客至便坐小憩且具食焉食未竟金出謝曰兒飲藥大吐毒盡出今無害矣仙人之賜也二君之力也侍郎與蕭滿皆大喜出以語人有知醫者曰蓖麻子固能拔毒然其性烈與巴豆同用之者法不得過三錢今用一兩殆哉蓋以毒攻毒少則無濟此殆有鬼神相之也當此時侍郎年甫弱冠光緒庚辰歲侍郎年六十有六矣夜過余春在堂言此事余曰楚語有云民之精爽不携貳者而又能齊肅喪正則明神降之侍郎固真靈位業中人蕭滿亦必生有夙根者也故二人扶箕實能感召神明與江湖術士左道惑衆者不同也侍郎因言蕭滿晚年折節為善有以訟事相商者必宛轉排解之其人自言前生為猴精不知何所見然其目睛流轉不定并口鼻輔頰亦然疑其所自來必與人異矣所謂蕭滿者滿非其名蓋於兄弟行居末故謂之滿楚語然也相呼既熟其名與字侍郎轉不能記矣余按吳江沈曰霖粵西瑣記有土字一則云說音近滿謂最少也然則字當作說乃曾文正公集有滿妹碑誌曰吾父生子女九人妹班在末家人稱之滿妹其字亦作滿蓋取盈滿之義說乃俗字不足據也

彭侍郎以正壓邪

雪琴侍郎又言一日正在書院中作文而蕭滿至大呼曰速助我不然敗矣問何事則其時衡陽縣城中有書肆曰集賢者其主婦為妖所憑延蕭滿施救勒之術大為所窘飛一石至幾碎其顙故欲與侍郎俱往扶箕也侍郎私念扶箕偽耳安足驅妖不欲往而蕭滿固強之乃與俱行然實非其志也故行甚遲路中蕭滿與言此婦居樓上輒從窗中飛石擊人肆中書籍皆為所毀其餘什物無完者一月以來人莫敢往往輒為所困言未已侍郎大怒曰青天白日而魑魅橫行如此我必往除之奔而往蕭滿自後呼之曰止止吾尚有言問何言曰兩人偕往氣稍壯耳侍郎愈怒曰吾何畏之有徑叩書肆之門門啟突入主人問姓名不告曰來驅妖耳即脫帽露頂望樓上而呼曰妖能飛石擊人何不敲吾頭若不能者吾且登樓赫汝軀拉汝幹樓上竟寂然侍郎連呼不已而蕭滿至見之喜曰有勝矣速登樓乃俱登樓婦在帳中力持其帳不釋侍郎呼其夫曰劈之帳既啟而婦遽引衾自蒙其頭蕭滿即取清水一甌畫符其中使其夫啟衾而灌之婦飲符水略不抵牾蕭滿曰飲此神識當稍清矣吾儕且扶箕侍郎則假箕筆為處一方略用丹砂鎮心茯苓安神之品授其夫曰以此療爾婦遂與蕭滿俱出越日詢之此婦竟愈矣

散天花

光緒七年正月上元夜前後數日揚州燈市頗盛自教場街鵝頸灣至犂頭街一里有餘高棚廣幕燈明如晝士女嬉遊充街塞陌有張網鎮人王姓者全家入市觀燈俄皆失散惟王翁與其子王大僅存所失者老婦一人年五十四即王翁之妻也少婦一人年二十四王大妻也又少婦一人年二十三少女三人長者十七次者十三最少者九歲皆王翁之女又幼子一人纔八歲王大之子也於是王翁父子皆痛哭於路或曰江湖間有曰灑天花者善用迷藥欲取人子女先以藥灑同來者則對面不能見然後以藥灑所欲取者即惘惘隨之去矣王翁父子曰是則信矣吾父子彼時皆頭昏目眩幾欲傾跌必迷藥使然也王大曰父請先歸我自營求之不得不歸矣擲盃珎卜於神請所之神示以東南行行數日至儀徵於江口見一舟曝衣於竿則其妻之裙也往求附舟一老翁坐船頭操楚音執不可許以重賂翁欲納之有少婦在船尾語翁曰爾不惜死耶我欲留此身以復讐必不可聽其言似中州人也翁即麾王去王大徘徊江岸忽有兵船巡江帆風而至其中有所識陳姓者在焉即登舟告以故乃眠桅以待薄暮見有一人入此舟陳即招集火伴往捕之其人一躍

入水中舟中惟老翁及少婦少婦自言黃姓河南偃師人亦其人以術取之者一家四口皆為所殺投屍於江獨我在耳翁則周姓湖南茶陵人老而行乞於市其人招之至以奴隸畜之陳問其人姓名婦曰此安徽舒城人但知姓李不知其名年三十八歲習於水勇於泅雖入水不死也王大問家屬所在果在舟中閉置倉下唐人歐陽詹詩隔簾微月入中倉是古止作倉今作艙俗字也發而出之皆喑不能言少婦曰是飲啞藥矣我始來亦然飲水則解乃飲以水復能言挈之同歸兵船中將弁將此船移交儀徵縣官命捕李姓後未知得否

書符救命

徽人程姓者啟肆於揚州新城之流芳巷光緒庚辰臘月二十四日既祀竈與其徒會飲皆大醉而罷有李姓者酒後至相識某姓肆中間語適有人來借錢券書具矣而無任者主人辭焉李慨然請為任主人不可李怒始而謾罵繼而探衣露臂始將用武環而觀之如堵牆其旁有候補同知吳君寓吳君之子聞門外大譁出而觀之李忽一舉手傷吳輔車四齒折焉吳君怒命里長監守之質明將送之官夜半李酒醒大懼以頭觸壁流血被面昏絕於地眾驚救無及正共勸忽來一老者曰毋動

我能治之取水一盂書符其中楔齒而灌之李竟復蘇血亦頓止老者曰十日不風即無虞矣吳君聞之使視其子之斷齒老者曰齒雖斷根猶在可復生也其童子歟百日復故若丈夫也一年不入房亦如故矣吳請治之老者不受謝惟請釋李之罪吳從其言縱李去此老者殆精於祝由之術者與

女巫禳病

天津有所謂姑娘子者女巫也鄉間婦女有病輒使治之巫至炷香於爐口啣啣不知何語遂稱神降其身是謂頂神所頂之神有曰白老太太者蜩也有曰黃少奶奶者鼠狼也有曰胡姑娘者狐也又有蛇鼠二物津人合而稱之為五家之神紫竹林有李氏婦得寒疾巫語之曰爾名在冥中已書銅牌越十日當書鐵牌則雖神不能為矣今幸有十日之期宜速禳之病者惟婦言是聽大具牲醴禱焉一二日間病似小瘥巫益自多乃授以秘方湯丸雜進其藥率由巫配合所費不貲而服之無驗病日加劇巫屢變其方以僥倖其或中朝補而夕瀉昨熱而今寒不及十日李氏婦竟死

樊萼樓有妾

湖北樊君希棣字萼樓余於第七卷中載其死而復蘇事今又聞萼樓有妾姚氏者素婉變善事其嫡平日嘗言婦人嫁為人妻則事舅姑如事父母禮也今我為人妾不敢侵主婦之職則惟有事主父主母如事父母耳以故萼樓夫婦極愛憐之萼樓仕黔中以寇盜磐互寄其帑於蜀姚亦從焉俄而病死萼樓在黔未知也一夕見姚冉冉至戶外欲入又不敢入即於戶外扳地而拜視其所衣桂裳鮮明四字本後漢書皇后紀釋名婦人上服曰袿今俗呼婦人上服曰袿乃俗字也故借用此語訝曰汝何得衣此遂無所見越數日而家書至姚死矣其後黔亂粗定家人自蜀還黔萼樓語其妻曰姚死汝以盛服斂之非禮也妻曰不然萼樓笑曰汝無我誑因歷言其簪珥桂裳妻不能隱乃曰吾痛之甚故稍假之耳君何從知此萼樓告以所見一弱女子耳死後一靈不泯竟能自蜀至黔亦可異也

鬼附箕言

余大兒婦樊之伯父早卒其伯母痛甚以姑年老懼傷其心不敢哭日夜飲泣淚盡則繼以血久之血亦盡則有如膏如脂者出眼孔中兩目眇昏幾失明矣一日有親串家為扶箕之戲而其伯父降焉言談如平生時或問之曰君既不靈何不歸家與

家人一叙乎箕筆書曰吾生無罪過死後在冥中微有祿秩不為冥吏拘束雖日日歸家亦無不可所以不歸者歸亦無益徒使家人悲悼耳其伯母聞之使人因其再降而與之言請必歸自誓勿哭乃訂期焉且曰哭則吾即逝矣及期設箕盤於密室中伺之果至箕動有聲其伯母在窗外聞之不覺嗚咽箕筆遂止不動後屢請不復至其伯甚悔亦無及矣

洗足喪命

蜀人沈君秋颿與大兒婦母家樊氏有連同治中曾為貴州布政使有疾使醫治之已愈矣醫曰百日不洗足乃可若洗足則無救而沈君極喜洗足且其時寢興飲食咸復其常不以醫言為信家人力阻之已將滿百日矣沈欲洗足家人使人招樊君夢樓至與之語自日晡至於丙夜乃始辭去以為夜漏已深必且就寢矣而沈命燂湯家人交口止之不可竟洗焉其明日遂卒異哉沈君所患不知何病一洗足遂不救亦可怪矣醫固知之卒不能從其戒殆亦命歟南史言陰子春脚數年一洗每洗則失財敗事如沈君者竟以洗足喪其生視子春更甚矣

姑婦相得

馬氏婦湖南人其姑病且死婦泣曰姑婦二人相依為命設不可為諱則新婦兢兢何所依賴形單影隻亦就死耳姑曰汝勿憂我死且為鳥仍與汝居已而姑死果有鳥止於室中不去時集於其婦之懷乃日以米飼之至月餘婦泣而祝曰姑憫我孤苦化鳥以卵翼我甚善然我心則何安焉請姑自便祝畢鳥去不復來余孫婦彭為我言之馬氏婦其親串也

孝女哭死

傅氏女亦湖南人幼從其父宦於中州父甚愛憐之年十六而嫁已就塗矣父親送之數十里外將返解所衣半臂授之曰塗中以此禦寒及既嫁夫婦甚相得又柔和善事其舅姑一家無間言已而其父死舅姑祕不以聞其夫告之女大慟舅姑爭來慰藉女曰蒙舅姑過愛新婦敢不自愛乎乃止不哭然不數月竟奄然而死死後有小婢言女於密室中縣其父所與半臂向之而拜拜已輒飲泣良久始出出對舅姑則愉色婉容仍如平常其在幽閒無人之所未嘗不涕淚橫集也乃知此女以毀而卒可謂孝矣

殺虎救母

童子劉某浙江遂安人年十四薪采以養母一日自山中歸且行且歌鄰人奔告曰虎銜爾母去猶歌耶童子大驚棄薪而歸荷鐵叉以出走逐虎及之以叉籍其後虎怒釋母還噬童子張其口呀呀然童子椿以叉適中其齟虎躍童子亦躍叉益進貫其頤童子椿叉於地虎口不得噙兩前足在空際不能用力困甚久之復躍帶叉而仆童子亦仆起亟負母歸呼鄰人往視虎則死矣納之官官賜童子錢十萬其母傷不甚重藥之而愈此事年家子張子厚言之蓋有毛姓者與劉同里聞實親見其事也元史列女姚氏傳云虎銜其母姚倉卒往逐之即以手毆其脇虎乃置之而去與此事相類彼一女子此一童子驚蟲攫搏不程其勇可以立懦矣若宋史所載童八娜事以身代其大母死則尤可憫也

生子失臂

豐某海甯人於光緒庚辰歲生一子無右臂人咸異之張子厚云昔在衢州見有婦人生子無左臂余於第十卷中載中州某氏女兼子子二形此二人者則一子而一子矣或云顰婦忌見月食若見之則所生之子四體必有缺

許富翁財來財去

許翁歛縣人余嘗見之於故人汪鏡軒坐上蓋即汪之妻父也家故巨富啟質物之肆四十餘所江浙間多有之至翁猶然翁為人極愿慤其言呐呐然如不出口而其子弟中則有三四輩以豪侈自喜漿酒藿肉奉養逾王侯家僮百數十人馬數十匹青驪彤白無色不具腹鞅背鞵亦與相稱每出則前後導從炫熿於閭巷間一日忽郡吏持官文書來太守以其豪橫欲逮問之乃兇懼上下行賂求免所費無算始寢不問於是此三四輩者相與謀曰家鄉不可居矣盍出游乎各具舟車出游江浙間凡其家設肆之處無遠不至至則日以片紙至肆中取銀錢無饜足主者或靳之輒怒曰此故吾家物何預公事使所善倡家自至肆中恣所取主者大懼皆以書白許翁許翁自度不能要求其子弟乃曰今吾悉閉諸肆彼無所取則已矣為書徧告諸肆使同日而閉已而肆中之客皆大譁曰主人所不足者非財也何為悉罷為肆主人自為計則得矣如吾曹何許翁聞之曰誠如公等言乃命自筦事者以下悉有所贈筦事者或與之千金或二千金視肆之大小自是遞降至廝役扈養皆有分也最下亦與錢十萬方許翁定此議時初未嘗辜較其人數及此議出主者按籍而計之則四十餘肆中其人幾及二千各如數拜賜而去而許翁之錢罄矣十數世之積數

百萬之貲一朝而盡亦可駭也余見許翁時其冠猶戴青金石頂綴鷗羽藍銅鏡軒語余曰翁所存惟此矣

惲子寬訊案如神

故海甯州知州惲公諱敷字子寬嘗為嘉善縣知縣有惠政祀名宦祠至今嘉善人猶傳其軼事云有錢氏子以應試至縣城館某氏樓下樓有女悅之投書與期錢故長者恥其事託故辭去屠者陸某其鄰也拾得錢所棄書如期而往既登樓即滅鐙火女不知非錢也及出為女父母所覺逐之陸出刃擊殺其父遞去其家訟錢氏子殺人公察錢非殺人者問女曰鐙既滅矣安知為錢氏子其身亦有癰瘡可辨識乎女曰其醫有瘤驗視無有公乃使人物色於浴堂得陸屠一訊而服又一事云有民某甲者與季父同居聲相聞也甲遠歸欲知其婦賢否以所齎金置社廟香爐中偽為貧窶焉者而歸婦事之如初既卧息乃以實告質明往取金亡矣訟於官公至其家廉得狀又知其季父故嘗謀鬻其婦非端人必夫婦密語為季父所竊聞晨往攫取之耳乃佯曰此當問之神翼日使人舁社廟神至一邑之人皆至縣中觀其異其季父亦在焉公問神神不答命以大杖敲其頭則有片紙自神耳中出曰攫金者其

季父也其季父在旁失色叩頭服罪其事遂白神耳中書實公偽為之者公固循吏而此二事實有發姦擿伏之智光緒辛巳春惲氏諸子乞余為海甯君家傳故得知其事既為作傳又存此於筆記中云

勸婦真言

同治乙丑歲余二兒在吳下得狂易之疾其婦姚甚憂之夜不成寐及夜中以夢非夢若有人呼之曰姑如此戚戚生亦何味不如死矣視之則其從兄子也爾時便覺神思恍惚問曰何以得死其兄子曰莫妙於縊將再有所問忽聞其母大聲呼已即應曰唯有周氏女字仲英者內子姚夫人之姨子也與兒婦同榻睡夢中聞其應聲驚而覺遽問曰阿誰喚汝兒婦時亦頓寤即告以故兩人皆不敢復睡坐以待旦既而聞人言此室中故有縊死鬼云然兒婦之母雖已前卒其兄子則是時實未死殆縊鬼幻為之歟後余夫婦自天津還兒婦偶及此事余曰豈獨汝兄子之形聲縊鬼幻為之即汝母有靈不必日在汝側亦神明幻為之也汝必尚有後福左右有吉神守護見汝將為縊鬼所惑故假託汝母一呼以驚覺之耳詩曰相在爾室俗語曰舉頭三尺即有神明此言可信善人則吉神隨之惡人則凶神隨之果其立心正大處

事和平則隨在有吉神守護雖遇殃禍皆化吉祥不然者反是

蔡兆騏

德清蔡駿甫兆騏余前母蔡夫人族姪孫也年二十九時病中夢見二吏持文書來召之偕往至一處似大官牙署導之入謁旋又導入一室中設公案即請蔡坐蔡曰吾諸生安得坐此豈吾死而為神歟吾子尚幼家事未了奈何泣然泣下二吏曰君既不欲宜以文字自陳空言無益蔡即援筆作數百言持吏持去已而復來曰為君勾緩二十年矣復導之出而寤病亦旋愈光緒庚辰歲蔡以知縣需次江蘇奉使至鎮江時丹徒令馮君已亭亦同縣人也下堂傷足遂言於太守使蔡代行縣事及歲將盡蔡忽感疾夢中又見前二吏來召寤而語人曰吾今年四十九距前夢適滿二十年吾其死乎或慰之曰夢不足憑即使有之前可勾緩今胡不可蔡乃為文請再緩二十年且曰如數盡難延某有四子請各假其五年之壽即可延二十年矣其文蔡自屬稿使幕客潤色之即焚於丹徒城隍之廟已而病果有間能飲糜粥自幸不死矣至正月十二日晡夕忽張目謂侍者曰噫吾仍不得免乎迎我者至矣問何所見曰來者甚衆各執燈籠有山東即墨縣城隍字明日日加午遂卒蔡自幼有幹才

為鄉里所重甫一官而不永年人皆惜之然歿而為神異夫薪盡而火滅者也

仙藥錯過

錢唐江入海之處有小村聚曰翁家步其地有某甲者偶行於市遇一人以痧藥一丸強使買之索錢五百甲距不受其人罵之不已且曰失此不買可復得乎甲不顧而去及暮而痧發百治不效甲自言日間所遇使人徧索之則不知何往矣犂旦竟死其所遇必是異人惜其交臂失之也痧之為疾夏間恒有之余二兒婦為唐西姚氏女其家以致和堂痧藥二百年來擅名天下然痧字古今字書皆不載不知當作何字門下士馮夢香孝廉通知醫理頗讀古書嘗以問之不能言也余按集韻有痧字音蘇疾也痧字或當作癰痧與癰乃一聲之轉也集韻又有癰字亦云疾也今世有烏痧之疾或古作癰癰說文有癰字云腹中急也廣韻音古巧切與絞同音即今絞腸痧矣

黃土老爺

黃土老爺者滿洲人也談者不言其名光緒十一年選授湖南靖州吏目家故貧乏獨行至楚不挈僮僕既至納部文於藩司乃徧詣臺司上謁謁者索錢不與遂不為通久之不得之官資用乏絕衣裝俱盡流落市廛間為人擔荷黃土日得錢數十以

餬其口一日因所與傭值不足其數斷斷與爭方伯涂公適出而見之駐輿問故其人以告自稱卑職卑職之稱宋人已有之見袁桷清容集涂公疑其人有心疾置不問麾使去又久之益困至代行夜者擊柝有某官者實主夜禁聞其柝聲而不見其人使人呼之則自棚中出怒曰汝職行夜乃高卧歟將答之其人疾呼不可吾乃官也某官異其言轉怒為笑問汝何官曰靖州吏目某官大驚而察其聲則北音也乃曰信乎曰信信則明日可於公廨見曰諾及明日不至問之曰吾短布單衣僅至胛耳可以行夜不可以見長官某官曰此吾之疏也以衣假之其人乃至審其家世及官秩次第履歷則真靖州吏目也遂以見長沙太守太守言於方伯涂公公喈曰然則曩稱卑職者即此君歟召而見之曰君良苦矣命吏稽籍今靖州吏目誰也則攝事者瓜期久滿以代者不至未得交割涂公命吏趣治文書俾靖州吏目之官已而又謂太守曰此君良苦宜少飲助之乃共醵金得四百兩以資其行居數日靖州吏目入辭公又見之語曰吾前命太守以四百金為驢少助行色君久歷艱苦宜益刻勵勉為好官其人頓首曰敢不奉教然所賜四百金實未敢受已寄之長沙縣庫矣公問其意曰一官雖瘠終勝擔荷黃土時布衣蔬食豈不足自給何用多金謹存縣庫備公家一日之

用公大嗟歎曰君異時必一好官也於是其事徧傳三湘間稱為黃土老爺而其名轉不著余以都下所刊爵秩全函考之靖州吏目名壽嵩或即其人歟方伯涂公即今河南巡撫朗軒中丞余同年生也

名蚌獻珠

世傳明夏忠靖公治水至松江斬一蛟以其與蚌爭珠也後此蚌徙至寶山縣海中同治初寶山修海塘汪耕餘觀察福安預其役一夕至縣中歸夜將半矣肩輿行塘上見其前紅光燭天艸熾如霞疑為失火輿丁曰是名蚌獻珠乃珠光非火光也導至高處觀之其光果自海中出夫自明永樂間至今四百餘年此蚌猶在宜其珠之光徹霄漢也珠光宜白而赤師古注司馬相如傳有所謂南方出大珠者其此之謂歟

介蟲浸吞

汪耕餘觀察安徽懷甯人其俗不奏廁每就曠野而遺矢焉耕餘自言一日正蹲踞草間見有蜥蜴逐一蜈蚣過其前已而相逐益近其間不能以寸蜈蚣忽止不行曲其身如弓蜥蜴亦止不行久之折而回耕餘先擊蜥蜴斃之再視蜈蚣則已死矣曲

身如故異之剖而視焉皮肉無恙然枯乾如腊矣蓋其精液已為蜥蜴所吸也蜥蜴之食蜈蚣不食其皮肉而吸其精液亦可異矣又一日見有蛇方食一蜥蜴自其後足始以次第及其身俗傳蛇口含蜥蜴頭謂之龍虎合蓋蜥蜴亦名壁虎故也斷而佩之可辟不祥耕餘急歸挾利刃以出俟其吞及頭猛斫之誤中蛇腰斷而為二其後半截已死前半截仍活急吐出蜥蜴全身狂竄去視蜥蜴初無所傷惟皮已糜爛矣二事雖細然非在曠野不能見也

齒蟲異形

耕餘言人齒中實有蟲往年嘗病齒或薦皖人王姓者善捉蟲召之至問所需曰無所需需銀鉞一予之其人持向齧齧間指掇久之得大蟲二小蟲六七大者長三四分小者一二分黑首而白身皆若已死者其人以紙封裹之使置煖處曰明日啟視及明日啟視則已活矣徧體毛毳毳然頭有鬚有鉗尾有長豪腹有六足行走甚疾耕餘以殺蟲之藥雜置其中非惟不畏且甚甘之三日不予食乃死夫人見蟲多輒色變孰知輔頰間乃有此物歟耕餘又言曩權常熟縣時行館甚卑濕就寢而蟲入於耳足聲窸窣如蟹爬沙又時聞其鳴如曰啞啞啞聲甚長百計不能去使刀鐮之

工繭而出之則一蟻也蟻乃得聞其鳴亦奇

謀殺親夫

仁和鄉間有細民某甲以發邱摸金為活當粵寇之亂渴葬者多甲每夜出操鑊而從事必有所獲而歸其鄉里患之曰一旦事發必為吾曹累乃謂其妻曰若為盜婦行且從坐死無地矣妻大懼問計於眾眾曰吾為若除之有間則以告一日甲歸醉卧妻告於眾眾執械咸集甲驚起奪門而出踰小水二卒為眾所得聚薪蒸而焚之明日拾其燼骨買棺斂焉妻仍斬衰哭於旁有女未嫁而育於夫氏聞父死乃歸以頭撞其母且哭且詈焉夫甲之所為誠有可死之罪然其妻乃為眾人伺間以殺其夫其罪不尤甚乎相鼠一篇白虎通謂是妻諫夫而作其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妻之於夫分則三綱情則牝合豈宜閨房之內出此忿戾之言雖古詩說愚未敢信

壁飛善技

陳子愚廣文言有盜夜入巨室登其樓見一幼女可十六七歲於燈下觀書有小婢垂頭而睡盜易之探囊發匱恣所取將去顧女若無覩者異之戲拍其肩女大怒而起曰安得無禮謂吾刃不利乎爾入吾室眩吾篋必有絕人之技試獻所長或可免

爾死不然血吾刃矣盜聞大駭乃曰請觀吾技即向壁間攝衣而上若有階級者及屋窄始卻行而下女笑曰技止此耳提其足擲窰間則一足折矣女舉纖趾踰壁直上及竿則翩然翻身以背負壁徐徐走下謂盜曰視爾何如盜叩頭乞命女曰吾不殺汝又提而擲之牆外余按梁書羊侃傳言侃嘗於兗州堯廟踰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唐張鷟耳目記言柴駙馬紹之弟嘗著吉莫靴上磚城直至女牆手無扳引詩人號為壁飛是此等絕技古固有之然以弱女子能此則奇矣子愚鑿鑿言之或當不誣惜不知其姓氏且亦不詳其為何時何地人也

玉環和尚

乾隆時江南通州來一僧兩耳各穿一孔以小玉環貫其中往來士大夫家咸呼為玉環和尚善談論喜飲酒初無他異後忽失所在衆追思之玉環無端能貫入肉中是必異僧也然余疑此或先裂其耳以環納入再用藥敷之滅其痕痕如拾遺記所載吳王以白獺血雜玉與琥珀屑滅鄧夫人頰上傷痕之類僧家借此惑衆耳其後通州呂市鎮又來一丐負竹一段手執小鋸逐段鋸之廣三四分乃以兩段聯貫為一形如連環賣與小兒為戲弄之具至晚不知所往衆傳觀其竹始共歎異竹無裂

痕何能并合殆真異人矣

成人婚姻

有富家子所娶亦富家裝送甚盛成婚之夕將就良席婦忽長歎子問其故婦曰吾初許嫁一老儒之子老儒死其家益貧吾父亦死吾母悔焉背其盟改適於君雖由母命而追念往事不覺失聲君勿罪也子瞿然曰老儒子今安在曰聞流落市井矣子遽出謂其父曰吾家幸富厚何患無婦奈何奪貧子之妻即訪求老儒子遇之以歸衣以己之衣掃除別室使成婚禮盡以婦家所裝送者畀之居數歲父使以太學生應鄉試子雖自幼從師讀書然日以嬉戲為事所作詩文皆師代為之父固不知也及入闈執筆苦思終日不得一字疲極假寐有老翁牽帷而入推之起曰吾文已成而卷為墨濡所污無用矣知子文尚未就敬以相贈子大喜錄之而出以草稿示師師曰佳則佳矣二三場必不相副奈何及入第二場仍終日無一字薄暮內偏如廁又遇此翁哀之曰尚有以贈我乎翁笑曰諾出之袖中經文五篇皆具出以語師師默然至三場又遇翁如前師曰汝今必中式矣榜發果然師乃告之曰汝所遇者鬼也天下固無是好人且第一場既以墨污遭擯斥再入奚為汝於第二場相遇吾

已知其非人不言者恐子畏怖耳汝不奪貧子之妻固宜有是報此翁必其父也衆以為然乃厚贈貧子後貧子亦成名兩家往還若姻婭矣

江干救婦

杭有貧士少時渡江至蕭山為童子師歲暮歸休篋中有洋錢三十皆學徒所贈遺也至江干有少婦坐地而哭甚哀問之曰吾夫死為族人逼迫將赴清流而腹有遺妊徘徊未忍是以悲耳言未已其族衆跡至士即同往其家責以大義衆曰君言誠是但其姑已受人聘錢為其夫治喪今無以償之勢不可已問聘錢如干則洋錢三十也士即以所齎畀之歸家遂無一錢或曰君有此高義當不久落窠而士顧困於場屋年五十餘尚逐隊入舉場所坐號舍適居最後偏近屏廁臭穢殊甚士亦安之俄有少年來坐其鄰鋪掩鼻曰此何可坐謀去之士責之曰吾所坐更後於汝汝乃謀徙他鋪如功令何少年慙謝遂不徙已而言談頗相得及題出少年操筆成文甚疾速而士咿唔良苦少年就視之僅數行耳且蹇澀不成文理士怛怛曰本不工文今年老益荒廢矣少年曰吾請為君成之染翰如飛文無加點既成以授士士大感媿曰以年論吾長於子以文論子吾師也請如王孝逸白首北面矣榜發兩人皆中

式士詣少年謝執弟子禮焉少年曰吾與君幸有同歲之誼敢辱大禮正相遜讓而少年之母自屏間窺之使婢問客某年曾於江干救一婦人乎曰有之母遽出拜曰恩人恩人蓋少年即其遺腹子也

李東懷拳勇聞名

泰興李東懷以拳勇聞有僧來訪請與角技東懷懼不敵偽曰李東懷吾師也今適他出僧出名紙曰以此致意乃以一手掀其聽事之柱去礎數寸納名紙其中曰置此應無遺失即辭去僧所寓在慶雲寺東懷瞰其亡而往答之出名紙語寺僧曰為我多謝阿師然恐遺失乃唾紙背竦身直上以名紙黏著殿之正梁略不畧斜殿屋高大梁去地幾二十丈僧歸見之不與角而去蓋一畏其驍勇一畏其矯捷也

負債償命

劉雨香仁和小陵村人其地有范氏者賈於天津使劉主會計晚歲南回家於唐西資產頗饒及病且死忽有一婦人衣紅衣與一男子踵門而問曰此劉雨香之家歟劉氏之人曰然二人徑入遇劉之妾於中庭問曰劉雨香焉在妾曰在房二人入房房中人皆見之劉方卧牀上遽起跪而自投曰所負債必無不償婦人曰已至今

日尚及償歟劉忽倒於地家人扶之起氣已絕矣婦人與男子皆不見劉氏之人無識之者莫知為誰也然負債不償償之以命則固不待問矣

艤舟遇鬼

石門有舟人某甲艤舟水濺日且暮矣有二人來賃其舟問所之纔數里耳問傭值許以錢七百甲甚喜即載二人以行行里許有一舟迎面來其操舟者鄰比某乙也問曰汝焉往甲曰載此二客如某所乙視舟中無人焉來橈去楫一瞬即過亦未暇問然心疑之既至家以語甲之子子即以小舟追及之見其父所操果空船也呼父問故甲視二客皆不見乃悟遇鬼歟罔久之與子俱歸未一月而甲死

祭墓焚身

光緒辛巳春德清鄉間有婦祭其夫之墓者祭畢焚紙錢火著其裙延及其衣不可撲滅俄頃之間竟斃於火僉以為異後知其夫乃醫也死後有洋錢數百孤子藐焉始孩婦不能守嫁有日矣謀以其賄遷而不以其孤往祭墓告別遂罹焚如之慘此鬼可謂有靈矣

家貧鬻妾

唐燦如溧陽人賈於吾湖遂家焉一妻一妾年過六十無子望之頗切將及七十妾始舉一男俄以折閱耗其貲索逋者踵於門乃出至他所避之妻與妾素不相能至是以家中落益憎其妾謀去之妾曰吾已有子矣尚焉往妻竟鬻之於鄉間妾將行泣曰吾此行必不活已而果縊死於所鬻之家其子在家已三歲能言矣一夕忽瞠目曰阿嬈喚我去未幾寒熱大作達旦竟死唐聞而遄歸已無及矣娟妻悍室斬絕夫嗣雖令賣皂莢掃帚猶寬政也

右台仙館筆記卷十四

禽鳥合冢

曲園居士

無錫縣蕩口鎮民生得一雁將殺而烹之有書生見而憫焉買以歸畜之以為玩懼其逸去以綫聯其兩翮使不能飛雁雜處鷄鶩間亦頗馴擾惟聞長空雁唳輒昂首而鳴一日有羣雁過其上此雁大鳴忽有一雁自空而下集於屋檐兩雁相顧引吭奮翮若相識者一欲招之下一欲引之上書生悟此兩雁必舊偶也乃斷其綫使飛而此雁垂翅既久不能奮飛屢飛屢墮竟不得去屋檐之雁守之終日忽自屋飛下相對哀鳴越日視之則俱斃矣書生感其義合而瘞之名曰雁冢嗟乎禽鳥之微猶不忘其偶若此使人彌增伉儷之重

馬牛鬪斃

揚州城外有農家畜一牛頗肥臍使之耕亦甚得力一日牧者繫之於樹牛方卧忽有一馬不知所自來亦至樹下與牛對卧見者初不以為異馬忽嗅牛之鼻牛即躍起自斷其絛以角觸馬馬亦起而蹊牛於是牧者大呼村民咸集而其鬪益力不可解鬪且行將入於城守者懼闔其門乃卻走又一二里至角里莊時隨而觀者甚眾

然莫能為力其鬪已及兩時之久馬倒牛亦倒則皆力竭而斃矣審視之馬洞胸破腹一目墮於地牛兩肋俱斷腹破而腸出並僵卧血中殆佛家所謂夙冤者歟嗟乎一種業根雖俱墮畜生道中猶不相捨亦可畏矣

仙狐匿人

江西省城鼓樓前一大宅久為狐據無敢居者其西為某氏宅則無他也有何姓者僦其屋以居一日使婢至後院收所曝之衣久之不至跡之杳然而其地無門戶通他處且垣墉高峻非可踰越大異之訪求數日竟不可得有傭媼來告曰頃聞鄰宅有笑語聲此屋久無人居是可異也何乃即家人往視啟其門則蓬蒿没人蛸蠹在戶經堂厯奧大索無獲廢然將反或曰此行也得罪於仙人矣宜以來意祝告之何乃焚香默禱而還及夜婢忽自後院出問連日何在曰在鄰宅問衆人入內搜索汝匿何所曰衆人來時我悉見之而口不能言足不能動但怪衆人何不見我耳問汝在彼數日何所見曰其人甚衆有小女子衆皆呼為姑子其姣無雙最與我狎食我珍羞衣我文綺其家陳設華美羅屏繡幕屋不呈材每夜衆女列坐度曲以絲竹和之或使我歌則姑子輒代謝不能焉我欲求歸則姑子怒罵曰婢子此間不樂歟尚

何歸然則今日何以得歸曰此亦姑子之意謂其家以禮相求不可不使歸也問來
去何塗之從婢皆不能言惟覺此身飄飄然若有提之而去挈之而來者何懼狐為
祟次日復盛設牲醴往謝之後亦無他異

為姑進香

湖北徐氏女嫁為邵氏婦年過三十而孀撫孤子至於成立而其姑病徐願朝四大
名山為姑延壽四大名山者蓋世俗所傳如峨嵋五臺之類皆古佛道場也及姑死
既免喪乃挈其子乘一馬以行歲月既久經歷頗遠咸豐季年至於雲南止大理府
賓川州之鷄足山相傳是山為釋迦大弟子迦葉示寂之所舊有銅佛寺頗廊碧殿
頗極壯嚴至是久圯矣徐慨然議修復之乃卜吉日庀材鳩工為經始之計或尼之
曰爾願則宏矣方今盜賊磐牙人民雕劫事必不成不如已也徐曰不然天下事有
志竟成吾姑為之不憂無助已而遠近聞其事果有施舍者或以錢或以粟徐悉以
供土木之費已無私焉惡衣菲食益自刻苦人皆敬信之其所乘之馬聽其遊行山
谷逐水草之便無牧之者而徐偶有所往則馬輒自至莫知其所所以然也其時大軍
雲集稷糧楨幹所在饒行諸將士或至寺中徐必為潔治蔬食將士皆喜各有所施

一二年集資巨萬於是大興工作木工石工日百餘人婦躬給烹炊執都養之役未及一年而底於成僧俗瞻禮無不讚歎時馬星五觀察駟良駐兵其地實親見之年未五十修眉纖趾不失大家風範其子年二十餘耳工既畢婦請於有司求給路引至西藏禮佛留之不可仍挈其子騎馬而去後有人自藏中還言曾遇此婦於塗云

由富及貧

湖北興國州有楊叟者鄉里之多田翁也偶騎馬自城中歸一童子從經行阡陌間彌望皆其田也意頗自得顧視童子曰汝視我田多否童曰多則多矣翁不聞俗語乎一場人命三場火三年之後不屬我叟大怒罵曰畜產遽下騎蹴以足童厥然而倒視之死矣童子之父母執以興訟耗其家貲十之六七僅乃得免後又三遇火災蕩然無立錫地叟死其子婦傭於樊氏余大兒婦樊聞其所說如此孔子曰滿則覆信夫

避禍得禍

大兒婦樊言有農家曝穀於場一媪守之其孫從焉有鵲向之而鳴媪曰鵲鳴不祥與汝歸乎乃歸未及其門遇娶新婦者綵輿前行一少年衣裳醜醜而尾其後鄉間

俗例凡嫁女必使其兄若弟送之謂之送親阿舅富者則以輿馬貧者徒步而已故有俗語曰阿舅阿舅轎後走狗其孫見此少年即戲誦此二語少年怒舉肱一揮其孫仆地觸石裂腦逾時而斃媼家執此少年訟之官實係誤殺不能擬抵而其孫竟以非命死禽經云白肱烏不祥其信然乎然使聞之而不歸則不與娶新婦者相值即不致以戲言見殺避禍而適以得禍天下事往往有類此者

戒人戕生

漢口鎮民陳某啟肆買乾肉有黃犬入其肆覓食陳適割肉墮手以刀斫之中要害立死曳而棄之溝數年後陳見一老翁坐其門外疑來買肉問所需翁曰吾非買肉來尋汝耳問尋我何為曰汝棄我溝中三年矣今幸得出能忘汝乎言已即不見陳問肆中之人則皆未見有此翁但見一狗向陳嗷嗷耳陳還入內俄身熱頭痛昏不知人忽大言曰我江甯城外黃土坡人姓周因生前有罪死後罰為狗為汝所殺棄我溝中困不得出今因人後溝我乃得出訴於冥王王謂汝誤殺我例不抵償我再三陳說冤苦冥王惻然命二役與我偕來不索汝命但須將此事廣為傳播俾人知物命不可任意戕害則以我一命保全多命我可銷除宿孽再得人身汝非惟免罪

且可得福妻子惶懼請俟陳病愈從其所言陳病旋愈有人從漢口來親聞陳說如此也

牝犬齧人

江都黃輝山畜一犬甚愛之禁不使出戶犬固牝也方春求牡之時鬱不得逞遂癩黃之子方食而犬至不知其已病也投以食不食遽前齧黃子之手家人奔救乃去視所齧處流血如墨叫號月餘竟莫能救而死

伐樹遭殃

天津任家胡同有沈姓者年七十餘矣長蘆鹽運司之吏也家資頗饒所居屋亦華美庭有古樹一株百年外物也沈欲於庭中築一牆以界內外而樹適當其處謀伐之夜夢古衣冠人自言為樹神戒勿伐沈以為妖夢不之信竟縱尋斧焉有赤汁流出如血家人咸懼或勸阻之而沈意不可回既伐樹甫五日而火作不知其所自起其夜天無微風而火勢猛烈竟不可救沈從夢中驚覺奪門而出又念有文書在臥室中復入取之遂逮乎火而死死者凡四人不延及他屋明日人往視之見其大門無恙四面垣牆初不傾頽而其中悉成瓦礫場亦可異也

奇病亦壽

彭雪琴侍郎微時曾館於麻總兵家麻乃廣東人實回紇人之編置內地者也其母年八十外忽得奇疾疾作時輒失所在家人徧索之不得往往得之屋上或數歲一發或一歲數發侍郎館其家時嘗親見之其母高坐屋山笑語諸人曰來來此間甚樂家人百計招之不肯下其子梯而上始從之下然其下也必其子扶掖之跣跣而行屋瓦皆碎不知其何以上也既下而問之亦不能自言矣其母年至九十五六乃終亦無他異

陳孝廉生死異人

陳東之孝廉潮泰興人蕭山湯文端公視學江蘇時取入縣學道光十一年應順天鄉試中式舉人先後客京師十年精於小學韻學算學同時魏默深包慎伯諸君皆推重之以乙未歲卒於京師年止三十有四卒之前一日文端往視之時已薄暮見有二小兒一衣紅一衣綠入其所居室遂不見文端出語人曰此子必不起矣其家西鄰有秦叟者每日鷄鳴必起無間寒暑當孝廉之將生也秦叟蚤起見有火毬大如盂墜於陳氏之竹園次日孝廉生至是又見有火毬自竹園出而北去隱隱有聲

及凶問至則秦叟見火毬之日即孝廉死之前二日也其子子愚廣文諱為余述如此

停舟設祭

子愚廣文又言其長子繩祖弱冠未娶以同治五年失足水死所聘為同縣朱氏女聞訃絕食而死廣文適居母憂未遑迎其喪朱氏厝之於先塋之側已而廣文具舟往迎之舟泊河干距其塋可二三百步廣文先設祭於柩前并為文焚之告以迎歸合葬旋風倏起吹其仄直入舟中見者無不驚異逾二年其次子光祖舉一子即以為之後子生之前一日廣文妻夢一少女向之而笑不發一言及覺而面貌衣裾了了在目但不識耳偶言於朱氏則朱女之貌一如所夢其衣裙亦如臨終時所著悉合也

靜坐斂心

王子開者江南藩司署中老賓客也自中年後即多病夜不能睡晝不能食每日晨起必飲藥一大盃凡補益之品無一不具飲此則治事如常人一日勿藥即病不能興矣有熊君謂之曰人生寢食為最要之事不寢不食全恃藥力扶持而能長生久

視者未之聞也今授子一法每日不論早晚但得閑暇則閉目靜坐收束此心使一念不起如是或四五次或一二次每一次以盡一炷香為度行之既久必有效驗王從其說一月後偶於夜分如法靜坐忽不自知竟得一寤安睡寤呼骨切音如忽見廣韵十一沒云睡一也寤而覺有飢意時在人定之後無所得食探小盞中略有餅餌之屬即取食之食已復睡至明日日加辰始覺覺則大飢亟索湯餅食之盡數器食飽捫腹語其人曰寢食之樂一至於斯久矣余之不知此樂也許星臺廉訪時官江西親見其人及來江蘇為余言之廉訪亦力行此法自言從前為太守為觀察時公事無多日必靜坐數次今官廉訪則不能矣然亦必以盡一炷香為度無一日間斷雖或賓朋高會聲伎雜陳稍一歛攝即如不聞不見者然余數曰香山詩云學調氣後衰中健不動心來鬧處聞君之謂矣廉訪因余有肝胃之疾力勸行此余舊有枕上三字訣刻余樓雜纂中亦非不明此理者而心形交役未能坐忘正如東坡先生作龍虎鉛汞說寄子由而自知易流之性不能終臨此言也因記王子閑事拉雜書此殊自愧矣

宿冤互報

蘇州臨頓路民某甲以織紵為業有某乙從之學藝三年矣甲愛其勤謹欲以女妻

之謀之妻亦以為可妻私問之女女意不欲乃寢前議乙心憾焉光緒辛巳歲立夏之日例停工作甲夫婦並他出獨女在室中乙挾利刃入室謂女曰汝父母皆欲以汝妻我汝顧不欲何也今日我割刃汝腹中矣即以刃連擊之傷乳及脇乙知女且死引刃自斷其喉立斃女逾日始絕是殆有宿冤者與

戴相國喜談仙術

大庾戴可亭相國罷相家居喜與門下諸客講修煉之術蕭山湯文端公未第時館其家亦預焉一夕相國招諸客坐暗室中不設燈燭皆閉目靜坐坐至夜分相國頭上忽發大光明其大如槃其明如鏡視其中隱隱若有物者但不可辨耳文端亦然其餘諸客各有光而小僅如豆且搖曳不定次日相國語諸客曰吾儕根柢厚薄功候淺深俱見於此相國年至九十六而終許信臣前輩視學江西猶及見之時年已九十外不甚有言而見人輒笑終日無戚容信臣前輩曰此老視天下之人天下之事天下之物無亦不可喜者其所養真不可及也

湯貴人能警妖邪

蕭山湯文端公官京師時居東單牌樓其屋相傳為乾隆時大學士和珅舊第素稱

凶宅及文端居之了無怪異惟後有屋七間頗宏敞不居人屋中藏度書籍庭下雜蒔花本最西一室為奉佛之所文端每日晨起必至此室禮佛從者皆止於庭不入文端至戶外輒見一隻先在室中膜拜拜已不見文端乃入拜日以為常心知其為狐也以其不為人害亦姑聽之及文端薨逝之年此叟遂出至聽事客至見其蒼顏皓首倚隱囊而坐疑為文端也將趨問起居倏已滅迹乃共駭異文端薨妖異大作棹楫之類無故自動或數人方共啜茗茗碗忽飛至他處湯氏惡之不復居此屋余聞之文端之孫伯述司馬云

黑龍行雨

蕭山縣東門外有土地廟其地蓋近海矣廟後有大池方一里同治辛未夏大雷雨有一黑龍降於池其身大於連抱之樹其尾在池中而其首猶在天半雲氣護之不可見不知其長幾許也一時喧傳神龍取水冒雨往觀者甚衆然皆不敢逼視但見其背上有水分兩路一從下而上其水白一從上而下其水黑有知者曰龍頭上有分水珠凡取人間之水至珠所在清濁自分清水上行化為雨澤濁水下行仍回元處故其從上而下者皆泥滓也歷一時之久雨勢稍衰龍乃騰空而去

科場見鬼

湖北興國州某生人頗長厚有小婢曰二兒亦善遇之偶使二兒灑掃庭除怒其糞除不盡蹴以足誤中要害立斃大悔厚斂之是歲應鄉試入闈坐號舍中每舐筆和墨輒有二指見於前而不見其人晝夜皆然為其所黷竟不得成一字乃悟曰以二指示我必二兒也因納還試卷俟門闢而出為二兒大作佛事至次科復入闈遂無所覩

新婦祭靈

浙人有蔡姓者居京師其子甫及髫齡即豫蓄一幼女待其長以為子婦無何此女死又為其子聘方氏女不以前事告及成婚之日於房戶之外設几案焚香燭使新婦向之而拜方氏之送者曰是於俗例謂之拜房繼室則然元配則否執不可乃撤去之俄風起燭滅新婦仆地若有扼其吭者聲喀喀然咸共駭異乃告以前事書此女姓氏為位祭之扶新婦起拜如儀遂得無恙

續婚不利

湖北咸甯縣有余氏子幼聘賀氏女女未嫁而死余氏議迎其柩以歸而女之父不

可曰嫁殤遷葬非禮也自卜地以葬其女及余氏子別妻婦楚俗娶婦婿必親迎余氏子迎婦還道經賀女之墓有旋風起墓門初不為意既至家成禮而余氏子性情頗異數日後暴斃無人理尤虐遇厥妻輒使長跪堂前鞭箠之罵詈之幾無虛日舅姑好語之曰吾子因病失其常性苦我新婦良所不忍然拂其意病且滋甚幸哀憐吾兩老勿辭勞辱新婦頗婉婉聽從而余氏子之病日久不已舅姑究其病之所由起如有墓門旋風之異乃為賀氏女設粟主奉視之賀父又親詣其女墓責其無禮然皆無驗歷十餘年所娶婦死余氏子之病始瘳余氏與樊氏有連往歲余大兒婦樊歸甯曾一見之已如矣未幾續娶而病又作今未知何如也

樊女狂死

咸甯樊氏女余大兒婦之族姑也既嫁之後忽得狂易之疾久而不瘳樊氏迎之歸使巫者治之女病良已乃為製新衣內外悉易之以輿送還夫家幕以魚網使昇者疾趨以行舊時衣物概不將去自是女果平復如常越數歲母偶檢視女所存留衣笥見有新衣數襲歎曰如此好衣不著可惜閱時久矣固當無害乃親送至女所女攬衣未及著忽歌歌大笑曰數載尋汝不見今在此耶言已復發舊疾微憫彌甚百

治不瘳竟以狂死

棄食遺喪

鄆俗以人自經死者為喫油麵油麵者以水和麥末為長條必稍著油乃成故曰油麵江浙間曰索麵古人則謂之索麩王篇麥部麩博領切索麩也南齊書何戡傳稱上好水引麩即此物也咸甯有章姓者營造屋宇而遇工匠頗刻工匠銜之偶食油麵即以所餘埋之於戶限下無何章妻縊死章亦時時引帶語人曰我宜於何處縊歟家人患之有善相宅者周觀其室曰戶限下必有異扣之得油麵棺而棄之乃已

上梁慎重

營建室宇尤重上梁溫子昇闔闔門上梁文曰良辰是簡穆卜無違是古人亦甚重乎此矣咸甯劉氏新成一屋居之者輒患略血之疾有相宅者曰梁上得無有異乎梯而視之則有一赤蟲蠕蠕動長可數寸而細僅如髮黏著於木竟不可去乃易其梁而略血者皆愈後知木工於上梁之日偶傷其手血濡縷入木中遂成此異初非有意為厭術也

夫婦有別

徽人程姓者以貴雄其鄉累世矣生一子少而癡顛及長混混無所知其家以二僕守之饑飽寒燠悉二僕為之節度或不受教則痛笞之乃帖然服其術若馭牛馬然遠近皆知之無與論婚者程氏故有質劑之肆在無錫有汪氏者世為之主會計汪有女與程子年相若也汪叟乃慨然曰吾家自祖父以來皆主程氏今程翁有子無女之者吾何惜一弱女子不以酬其數世之恩誼乎使人違其意於程程初辭焉汪固以請程重違其意乃聘為子婦及成婚纁雁之儀牢羞之費頗極暉備青廬既啟將行交拜之禮而程氏子蹙躑踟躕竟不成拜已而入室顧視室中羅屏繡幕非平昔所寢處則大驚叫囂東西墮突南北無能近之者不得已仍命二僕推輓以去女自此獨處終身矣舅姑語之曰吾子非人類也苦我新婦幸善自愛次日即割冢貲巨萬與之逾年以兄弟之子一人為之嗣而女甚賢達上事舅姑下撫嗣子旁遇娣姒皆無間言舅姑益善之因為子納貲得官女遂受四品之服與夫異室而處者三十年雖為命婦仍處子也程氏子先卒女又十數年乃卒晚歲年齒既高行輩又長家中事悉稟命焉女喜料事並能知人事無巨細經女處分悉中竅卻程氏子雖迷惘終身然儀狀端整肥白如瓠中年以後須髯甚美望之若叢祠中所塑神像者然

且自程氏子之生也其家日益饒行候時轉物無不得利程氏子死稍稍衰矣然則此夫此婦其亦有自來與余少時館於休甯汪氏汪與程有連故得聞其詳余詩集中有女蘿行一篇為汪女賦也

烹蛟為食

蕭山沈茂材祖煒言其友李某館於高氏主人高叟博覽士也一日有鄰人於山上掘得一物似鴨而無毛通體純黑兩目皆閉以示李李不識高曰此蛟也幸兩目未開故不為患烹而食之亦一異味然其身上不可著一滴水得水即能變化平地生波廬舍為墟矣乃攜至爨室燒釜使紅投此物於中而蓋之釜中鬻然黑水溢出可四五石水盡啟蓋則已熟矣色白如凝脂取出薄切之湛諸美酒調以鹽醢與李共食味甚鮮腴食品之美殆未有過之者余按蛟鮓龍醢自古有之則蛟固可食者然郭璞注山海經云蛟似蛇四足王逸注楚辭云龍無角曰蛟北夢瑣言說蛟之形狀云如蛇又云如水蛭皆與鴨不類此物似鴨殆非蛟也

法官捕蛇

蕭山縣有地名臨浦其山多毒蛇或言江西真人府法官能捕之乃共醵錢請一法

官至適蕭山令黃君以事至其地見之因與偕往觀焉法官周行山岡拔劍向空中指畫口誦咒語又以楊枝湛水徧灑之乃至山下平地以劍畫地為三大圈其圈皆徑三四丈自仗劍立第三圈後使黃立己後戒之曰有所見勿畏也頃之眾小蛇蜿蜒而至甫至第一圈即斃其後蛇來益多亦益以大或入圈未半而斃或入圈而斃或出第一圈及第二圈而斃旋又有三蛇大如屋柱入第二圈亦斃俄狂風大作山上大樹皆扒有一蛇長十餘丈粗若五斗米囊遍體金鱗口噴青煙連度二圈不少趨趨昂頭直犯第三圈黃大怖遽跳去法官不為動蛇入圈者半忽蹙蹙不行則已死矣法官顧黃笑曰固戒君勿畏何怯也此事亦沈生祖煒說余按夷堅甲志載方城民王三捕毒蟒畫地為三溝語人曰若是常蛇越一溝即死極不過二如能歷三溝則我反為所噬矣既而蛇徑前無所畏欲就王王亟脫袴中裂之蛇分為兩死事與此相類然則蛇或竟逾第三圈法官亦必有法以制之也

蛇種各別

沈生祖煒又言有人曾見一蛇其形正方修廣各七八寸如薄版一片詢之土人云此名花版蛇蛇中罕見者其毒尤烈余按錢唐趙恕軒學敏著本草綱目拾遺言杭

郡山中有蛇名方勝版以其徧體花紋如錦中方勝而形匾如版故名豈即此物與沈又言有人於海濱捕得一物形如鼈而無裙其大如席背上有甲背下無甲在水中心力甚大登陸則不能動衆莫之識或云此是瑇瑁然考桂海虞衡志言瑇瑁形似龜鼈背甲十三片黑白斑文相錯其邊裙闕齧如鋸齒無足而有四鬣以四鬣掉水而行此物無裙且不知有足與否又不言其背有斑文未必其瑇瑁也

師婆禱神

河南府多叢祠主之者皆婦女也呼曰師婆然率為訛謾之言以欺罔婦豎耳獨一師婆所奉之神頗著靈異有求者踵於門輒如其所禱以牲醴來祭者無虛日師婆大獲利益余大兒婦樊在其父河南太守署日聞婢媼輩言其事不可勝紀偶有一宦家婦以子病禱於神子病果瘳將親往謝焉師婆固辭曰神所居隘狹不足辱夫人玉趾請命臧獲執其禮婦不可盛服而往甫一展拜有鼈蹒跚從案下出自此靈響寂然余二兒婦姚曰此婦必正人故邪神畏之余曰是也

師婆惑衆

大兒婦又言河南府有一處出大蛟蝶其大如槃嘗有人以二蝶饋百里外一親故

其家受而畜之園圃中一蝶旋斃一蝶逸出飛翔郊野有師婆捕以歸詭言得神蝶大著靈異香火日盛如是月餘畜蝶者之家有一小兒偶過而見之喈曰吾家所失蝶乃在此耶自後祈禱不復有驗此則鮑君石賢士之故事自昔有之矣

郭湘潭死於非命

惲次山中丞為常德守時有記室之友郭君湘潭諸生也頗有詞藻人亦長厚賓主極相得居數月忽語中丞之族子曰吾將去矣太守失禮於我我亦失禮於太守豈可久居此哉族子力白其不然且曰君固長者勿為浮言所惑翌日又謂族子曰今真不可留矣太守治我獄不少寬我行將斫我頭奈何族子駭其語聞於中丞疑其有心疾使醫治之醫曰六脈皆亂是不可為亟送之反中丞乃親往視疾先窺於牖則見其人在室中若與人搏擊又若與人揖讓壯甚僮囊乃入而問曰先生之疾有間乎曰無恙也聞有歸志信乎曰否否其應對猶不失常度中丞惘然不能測姑為具舟有周君者中丞所聘為其子師者也與郭所居相近中夜郭忽突入周室跪其牀下周驚起問故郭則泣曰已矣太守執法必斫我頭此前生事死固非枉然我有老母在君居賓師之位能為我言於太守求一綫生路乎周力挽不起乃給之曰質

明必言於太守君且去推之出闔其戶郭竟跪於戶外達旦及明日舟已具而雨甚不能成行郭危坐枕上不動人往視之曰我今日死矣食之不食強之食乃盡飯二大盃夕食亦然食已復坐枕上問何故坐此曰待死耳是夜中丞使健僕四人守之四人者皆坐旁室中丙夜忽聞郭室扃闔有聲走視則失郭所在矣其庭中故有門出門即一大園圍花木陰森山石蒼突且有池二衆人入園見有人隱約在前僉曰是矣尾之則入於廁疑其奏廁也入廁無所見始悟所見為鬼乃大索園中杳無蹤跡有行夜者曰園東北隅有一土垣垣下有一井其地人所罕至無乃在此乎如言求之果得其二履於井邊又一袴在井榦之上使人鉤撈井中而得其屍徧體青紫有若足躡者有若手掐者厥狀甚慘檢視其几席間則前日醫所處方猶在方中有女貞子郭書其旁曰女本貞也而使之不貞其罪可勝誅乎其所親某君見之歎曰此其前生之孽也因言郭於二十歲前得病且死病中自述之語甚怪且有一詩彼時不死者殆郭氏祖父尚有餘澤故稽緩數年待其有子也郭之子尚在孩提未能成立且學使者賞其文藝將以充咸豐辛酉拔貢生而冤業牽纏竟死非命亦可傷矣觀其書藥方數語知其前生必於溫柔鄉中失足者也

沈仲復夢母教言

沈仲復廉訪言其贈公宦游七閩時繼母馬太夫人歿時其所寓屋甚隘狹纔三間耳東為卧房房中安紗窗六扇分前後為二即於其前為馬太夫人位西嚮以布幕蔽之贈公手書一聯懸幕上每啟幕則聯軸觸窗櫺礪礪有聲又地苦卑溼藉之以席履其上蘇蘇然南牖有几有燈廣韻四十八燈有燈字都鄧切几燈即今俗書燈字燈以藤為之坐起輒軋作響乃其常也仲復時方十一二與贈公同榻而卧即在其後間太夫人撫仲復愛逾所生故仲復思慕綦切一夕睡至夜半聞聯軸觸櫺如啟幕然又聞行席上聲坐燈上聲仲復泣曰豈母之靈乎何不一撫視我語未已聞燈上又有聲如人坐而起者俄而窗啟俄而帳啟則真見太夫人立於牀前語仲復曰汝思我我豈不念汝但大命有限不可奈何汝好讀書他日必成名鼎甲可望官位亦不小勉之勉之仲復哭失聲則一無所見矣贈公驚而寤問得其故贈公素不信鬼神事曰汝思慕之忱結成此象非真爾母之靈也後仲復於咸豐丙辰應殿試讀卷大臣先進前十本以仲復所對策每事皆引上諭為證嘉其留心時事初擬第二又擬第三後為

吾師黃縣相國改第七遂為二甲四名所謂鼎甲可望者不虛矣旋以翰林起家官

四川臬司引疾家居官位未可量太夫人所言皆驗

沈叔和死為城隍

仲復廉訪有弟名燾字叔和官順義縣令霸州牧丁所生母憂去官服闋以候缺久居京師喜為詩又善飲酒酒朋詩友坐上恒滿臨終前數日猶與客飲酒賦詩甚樂也次日忽語客曰行與諸君永別矣客驚問故曰吾昨夢順義縣城隍之神言將受代代之者即君也我意不欲神曰君久當為神徒以有老母故稍緩之耳老母終豈得不赴吾曰我尚無子神曰有子無子細事耳何足論其言如是故知不免也客以妖夢解之然自此日以委頓至卒之日沐浴髻髮易衣而卧問曰已齊集未俄又曰既齊集矣我即去言已遂瞑目而逝後數年直隸大興朝廷發金振之順天府所屬一縣令乾沒入己事發畏罪仰藥死時有某君亦縣令之候缺者也以生人為冥官至是語人曰昨日會諸神鞠某縣令順天府所屬六州二十一縣城隍咸在我識其一人順義縣城隍沈叔和也某君素不知沈君臨終之語而其言乃與之符是可異矣

嚴君死難

同治四年貴州石阡府有邪教倡亂闖入府城知府嚴君卷戰死之嚴君名謹浙江桐鄉人其死難之前每夜入內家人輒見其頂上有圓光焄焄如火大可徑尺如是者三日而及於難嚴君既死賊入公廨嚴君有妹年二十餘謂其母曰賊至必為所辱署後土牆外有大池我請從母投池中死母許之遂與俱往諸婦女皆從之而土牆故無門欲排牆出又力不勝乃解帶襁負其母奮身一躍竟踰牆而出又投帶牆內使諸婦女縋以登一一引之出於是褰裳入池池水甚淺跣跣至水中央猶未能滅頂正苦不得死而賊大至遙謂曰爾等皆嚴太守嫺屬耶太守好官且我等亦非有意殺太守太守既不幸而死爾等幸無死盍從我出其妹自水中大罵之賊始怒搥以戈不中以相距遠無如何自引去賊志在搜刮金帛既飽所欲散歸巢窟遺黎畢集拯之出水且護之出城遂免於難其妹後歸沈仲復廉訪為繼室能詩且工書仲復問爾以弱女子負母踰牆且引諸婦女縋牆而出是何神勇乃爾竟不能自言其故矣其有神助與抑或嚴君之靈陰相之與

妾明大義

河南洛陽縣民某甲有一妾故尼也既歸甲不習井臼之事鮮衣甘食終日嬉遊其

嫡弗善也時時責讓之遂不相能詬誶之聲日聞於外同處一室若寇讐矣咸豐初粵賊犯河南府攻之不克大掠於鄉甲倉皇走出不能顧其家其家人猶能強步賊且至皆避去獨嫡以纖趾不能行自分必死賊刃矣妾奮然曰吾負爾去遂負之行三日三夜蹣跚穿膝暴屢仆屢起而不釋於肩嫡撫之泣曰吾不知妹之愛我一至於此賊退俱返遂相親愛若姊妹焉有鄰媪問妾曰爾與嫡不相能何出死力相救若此妾曰平日彼此凌誶私忿耳患難之中死生所繫安有為人之妾坐視其嫡之死而不救者乎聞者益賢之

巡檢司賢婦有名

安徽懷甯縣李某居京師充供事貧甚久之始選授甘肅一巡檢司子身之官數年之後頗有所蓄其地有一駟僧以販鬻馬羸為業與李相善問李何久獨居告以未娶乃以女女之既成婚婦問李君家尚有何人李曰無有然李實有母有妻自入京師十餘年不通音耗矣至是而家書至李適他出婦發而讀之李歸婦出書示李且責之曰君有妻而娶我無害也有母有妻棄之不顧尚得為人乎亟為家書悉囊中所有吾為若齋去李允諾婦促之乃為書并以滕囊盛白金二千兩婦負金騎馬徑

至懷甯訪其家得之遂入拜李母及其妻致書與金居數日李妻與語小有齟齬婦辭母欲去母苦留之時婦已有身且及月辰矣乃為少留俄生一男三日後仍騎馬而回此女賢達且來去飄忽如神龍洵奇女子哉其事在光緒初童米生為余說如此且云李某至今尚官巡檢婦亦猶在然余按都下所刊爵秩全函甘肅肅州喜裕關巡檢王文琳安徽懷甯人非姓李者豈聞有異乎

冤魂訴苦

湖州歸安鄉間有郁茂才運申者於同治壬申年至郡城應科考寓甘棠橋關帝廟中大殿之後有屋三間屋宇深邃雖晝如夜郁於此衽席焉及夕就枕矐莽中忽見一老者一少者皆手奉槃自承其顙下血顧郁曰君視我苦否至今血出未盡郁明日以語人人曰此必亂離時兵死之鬼也勸郁避之郁乃遷去

孝廉打鬼

青浦陸蘭槎茂才有心疾一日自市中歸勿着鬼附之而言曰我在京師為汝父所害今當以爾命償我我遠來飢矣速具食且多焚陰錢蘭槎之兄清士孝廉怒曰吾父安有此事批其弟頰者三鬼曰汝恃舉人打我耶嗚嗚而哭知其畏之也叱曰是

何野鬼來此枯亂乃自言昔在京師傭於人為奴曾見陸父故誓言以求食耳又批頰三則不復有言矣蘭槎病亦旋愈

妖火罷市

吾邑新市鎮有陳姓者啟肆鬻贈帛名曰源泰一歲謫火大作謫火見山海經西山經謂妖火也此熄而彼煽毀物無算晝夜守護火猶未已俄有物附其婢妾而言謂屋西有隙地可為築樓三楹陳畏其擾即鳩工為築樓樓成謹祀之火乃止然自此買賣俱失利竟閉其肆家人亦死亡相繼鬻其屋於姓

婦女生鬚

余門下士童米生明經云其友陳少舫在湖州東嶽廟觀優見一婦人生鬚數莖又海門同知屠晉卿曾聽男女陰訟其女有鬚余謂李光弼母有鬚新舊唐書皆載之明人徐應秋玉芝堂談薈載宋宣和時朱節妻及酒保妻朱氏元順帝時汴梁丐婦明宏治時應州女子鄖陽婦人皆以婦女而生髭鬚古固有之不足為異也

姚鏡堂和尚轉世

米生又言徐莊愍公之弟

莊愍弟虛舟大令余曾見之於京師未知即此君否也

曾夢至一山上山有僧舍入

之見中坐者為姚鏡堂先生左即莊愍右一坐尚虛莊愍謂其弟汝下山去吾留此矣未幾壯愍以江蘇巡撫兄粵賊之難鏡堂先生名學垓歸安叢林鎮人官兵部數十年獨居京師不挈眷屬文章淹雅志行高潔鄉人皆言其前生為紫臯和尚莊愍與之並坐殆與有香火因緣歟

何子貞夢中得兆

何子貞前輩紹基少年時夢至一處見案上以盤盛饅頭甚多即取一食之又取其一忽有人攘臂奪去遂不得食視其人不識也及嘉慶庚辰歲桂林陳蓮史先生以己卯解元中式第一名貢士遂魁天下子貞見之則即夢中所見也悵然曰吾其不能與此人爭乎至道光乙未歲子貞以第一人領解而次年成進士則會狀皆非元也夢兆洵不虛矣

子貞夢弟改僧服

子貞前輩於道光己亥歲典七閩試歸途於行館中夢其仲弟子毅來言別留之不可視其服則已僧服矣覺而泣曰吾弟其不幸乎於是朝暮哭及入都既覆命馳詣其父文安公私第時子毅果已前卒家人以其遠歸不即告而子貞已哭失聲遂

不能秘問何以知之乃言所夢云

徐富翁輸田勉子

海甯硤石鎮徐翁以賈起家善候時轉物錙銖必較雖親戚弗顧也生一子喜博私取父錢以償博進日必數萬徐患之不能禁其地故有廣善堂歲十一月則舉野外無主之棺及雖有主而其子若孫貧不能葬者為之反藁裡焉然資用不充不能周徧徐過之忽心動亟以所置良田三百畝輸助義舉或問其故曰吾子不肖不數年吾田盡矣與其供不肖子金盤一擲何如為掩骼埋醜之用乎已而其子博益豪徐乃儲錢數十萬於一室中謂其子曰博而負固宜償吾室中錢任若取之然博徒安可使入吾門令其止門外若自取錢與客可也於是博徒日集於門其子以緡貫錢負之由堂塗出日數十次憊甚且視室中錢始則充牣繼且垂盡不能無顧惜歎曰出之不易入之不更難乎乃對其父流涕矢不復博終身勤儉過於其父家乃益饒人皆謂徐翁善化其子余則謂皆天也有錙銖必較之父必有一擲百萬之子非其父之不善教子亦非其子之不克承教也有好行其德之父必有勤儉成家之子非其父之善化其子亦非其子之善體其父也觀於徐翁父子而人家之所以廢興者

不外乎此矣

救母子義婦難得

戴蓮谿前輩鸞翔之長子為廣東縣令未久即卒其妻方孕而官橐蕭然不能久居時蓮谿前輩猶官中州乃扶柩北歸將依其君舅行至湖南休於逆旅而其妻產一男以本無子得之甚喜然苦無乳兒日夜啼妻亦抱兒而哭逆旅之鄰舍有婦人來視之曰患無乳耶何不催一孀婆妻曰異鄉棲泊何從催募且資糧匱乏尚懼不足以達所屈能議及此耶又泣曰未亡人止此一塊肉兒死我亦死矣婦聞之大不忍久乃言曰吾家幸溫飽固非為人作孀婆者然聞若言吾心怒下吾生一子甫數月耳然以吾湮食若子雖然必歸而告於夫言已遽歸以語其夫其夫怒曰吾家幸溫飽豈為人作孀婆哉婦曰固也然此兒死其母亦必死母子二命所關豈容坐視我則既言矣君無阻我乃屬其子於他人使乳之而自從戴妻以行戴妻問月需錢如干至中州當言於大人必如約婦怒曰吾豈為人作孀婆哉哀汝耳雖自汴還楚舟車之費吾亦自具不需汝錢也行矣無多言遂發湖南道湖北而至於汴蓮谿夫婦皆感泣曰微此婦吾得有此孫耶厚酬之竟不受蓮谿乃使其妻盛服拜謝之又具

盛饌與之讌飲數日臨行語之曰歸楚之費知已備具夫人高潔超邁尋常然太不為吾夫婦地矣薄具車徒幸勿卻焉乃資送之以歸余謂此婦所為類古游俠之士趨人之急甚己之私可謂奇女子矣余大兒婦在河南時聞之戴氏之人其事蓋不虛惜不能記其姓氏及其鄉里耳

觀世音化身退賊

雲南大理府城南十里有觀音閣屹立巨石之端石下鐫老婦作負石狀即大理府志所載婦負石也相傳昔有敵兵襲大理將入境見一老婦負此石而行敵兵驚愕婦曰此地之人多有膂力我婦人又老且病力弱不能負重勿笑也敵不敢前進遂遁去婦即置石於地不知所往後人知是觀世音化身因就石建閣焉其事不知在何代蓋荒誕不足據然閣中所奉觀世音則頗著靈異咸豐丙辰歲賊杜文秀踞大理十有餘年僧廬道觀悉被焚毀而此閣獨存同治壬申冬滇撫岑公督大軍環攻之馬星五觀察駟良與焉克城前十日見城中有旋風搏扶搖而上塵塹壘然從之若雲霧然直至半空又從空而下分為二由東西城繞城南行復合為一至觀音閣乃散眾皆異之岑公大營即在閣前時賊窮蹙謀偽乞降伺間亡去岑公夢見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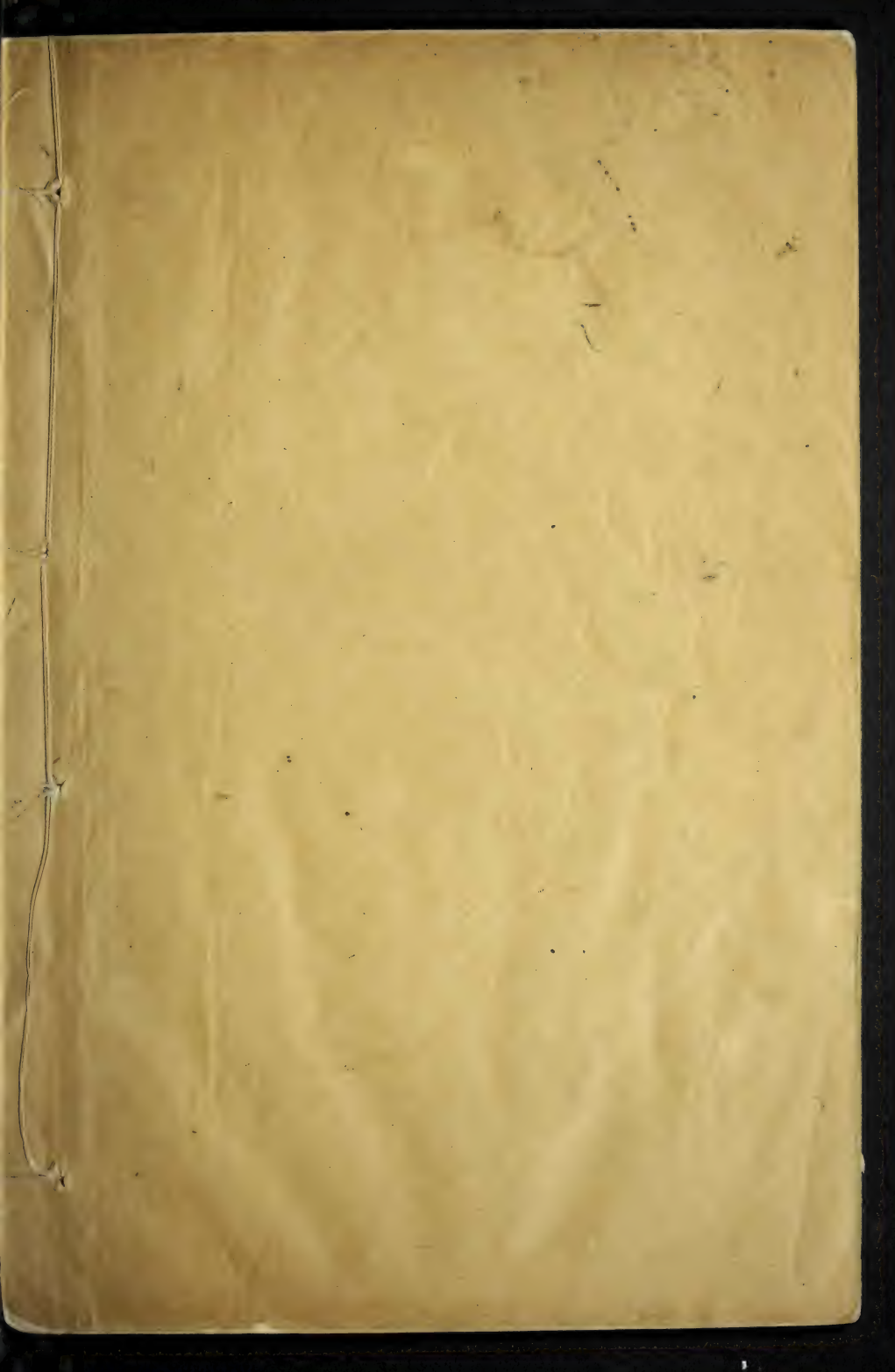
授以一冊云奉大士命齋此授公啟視得二十八葉每葉畫一人形像怪異驚而覺次日賊詣大營歸命問其數二十八人也公悟召入伏甲士帳下斬之大理以平公出資修葺觀音閣紀其事於石余聞之馬觀蔡云

活佛與風僧并誌

雲南姚州華龍山有活佛寺創自唐初寺僧常數百人忽有一行腳僧自大理府鷄足山來衣敝履穿面目黧黯言語不倫若有狂易之疾主僧姑留以執爨居數歲忽於歲除之夕向主僧求歸且乞一力擔荷衣裝主僧曰人方度歲孰肯從行鷄足去此且數百里亦非一夕能達姑俟明日而此僧苦請不已主僧戲指彌勒殿所塑天王像曰四天王皆閒坐無事令從汝去何如僧曰唯唯及元旦晨起則四天王像竟失其一此僧亦不知所往咸共驚怪翌日聞人傳說距寺十里外普闍山上有天王像走視之果所失也乃就地立廟至今存焉此亦馬星五觀蔡所說觀蔡即雲南人所說當不妄然余按夷堅志載饒州妙果寺有風和尚一日向長老覓擔夫去雲遊長老曰門前有二金剛汝持一箇去僧諾之以擔挂金剛肩金剛即隨僧走寺僧呼噪追之風僧取擔自負乘雲去金剛僵立田野中人起殿蓋之名金剛寺與此事

絕類豈古今事果有相同者乎抑縉流附會古事以自神其蹟也





筆記



PL 2734
A16
右台仙館筆記卷十五

譚麗生赴杭身故

曲園居士

譚麗生名鑫振湖南衡山人光緒庚辰以第三人及第辛巳歲至杭州居湖南會館四月上旬游韜光歸而得疾數日稍瘳將成行矣有人乞書大字書未畢忽胸膈作痛遂嘔血數升如是五六日吐出一物長六七寸不知何物也於是日益委頓其同年徐花農庶常日日往視之至二十三日執花農手嗚咽流涕豫索輓聯且使為像贊并以其九歲之子所臨元祕塔碑授花農微寓託孤之意次日又往視已垂欲絕矣臨終索酒其猶子手進三爵皆醺之花農以一爵進且泣曰視君之子敢不如己之子亦醺之遂瞑生死之際神識不亂殆亦有夙根者與豈其前世為靈隱老僧故韜光一游遂返其真宅也麗生之來杭也余適從湖上俞樓還吳中春在堂已登舟矣麗生聞之遽命肩輿出武林門至余舟中以後進禮見余未及答拜訂再見於吳中不意其毀壁摧柯如此之速也聞其為人廣交游精翰墨一生心血消耗此中山木自冠膏火自煎殺君馬者道旁兒良可歎息花農書來詳言其狀之為盡然余適草筆記第十五卷因記之

婢女莊敬

湖北咸甯余氏有一婢為主母所憐愛有欲以為妾者不許其鄉間有余翁者薄有田產租給衣食年逾四十無子議買妾又以買妾價昂不如娶妻之省聞余氏婢甚善且其主人不責直乃偽為娶妻焉者請於余氏余氏欲一見其人余翁自以年老恐不當意使其兒子往乃許之既成婚婢不見新壻而顧見一老翁在房中久坐不去頗厭之坐至丙夜婢不能忍謂此翁曰夜既深矣翁何久坐此翁不能答而亦不去良久婢又促之翁出使其嫡妻以誠告之妻入自詭為嫂謂婢曰吾姊胡不知耶此翁即壻也婢曰否否壻曩者至主家吾曾見之嫡妻曰此翁之兄子也翁使至若家相汝耳豈汝主人以此給汝耶婢惘惘不知所以念既已至此距主家又遠可奈何遂從之居數日婢見所謂嫂者時時在室與其夫甚暱也疑之曰嫂叔之間乃如是耶已而又聞人呼其夫曰龍爺呼嫂則曰龍媽乃問夫曰呼汝龍爺何也翁曰龍吾小名耳然則嫂為龍媽何也翁無以應婢窮詰之翁不得已言其實嫡妻乃好語之曰誠誑汝然自此汝兩人為夫婦吾則嫂矣婢曰不可豈宜以我故奪汝夫婦之倫龍爺吾主翁龍媽吾主母也事其夫甚莊事其嫡甚敬後其主人余氏聞之怒其

欺己欲返婢而絕其婚婢不可乃已婢旋生一子余翁夫婦大喜三日洗兒賀客滿坐名之曰賀得然家中增益人口而歲比不登余翁又老病需醫藥乃大困方農時不能僱客作婢以兒委嫡自執耰鋤從事南畝暑雨祈寒不少休息俄而余翁死經營喪葬頗不苟簡俄而嫡妻又死婢曰主翁主母一也豈得有異亦如之連遭兩喪薄田數畝半鬻於人衣食幾不給賴賀得長大助母力作數歲之後稍有贏餘乃豫畜一童女於家以配其子賀得年十七八將為行合卺之禮頗具酒食會親友吉期未及寇驚先至時粵寇已陷武昌分兵四出咸甯亦陷擾及鄉間賀得竟為所掠於是所畜女仍歸母家母家請絕婢曰以三年為期吾子不歸而後嫁之已而人皆藉藉言賀得已死婢終日哭且病不能任耕作無所得食會其舊主人余母呂宜人將從其壻樊君於河南乃挈之至汴梁婢遂居樊氏其為人極和婉儕輩皆愛之然其思子綦切久之遂若有心疾者或獨卧或與人共坐往往張目直視曰賀得來矣雖卧必躍而起起而不見其子則哭失聲輒暈眩仆地久之乃蘇既而又有自咸甯來者言曩所畜女已為其母家所嫁則又大悲病遂篤臨死之時大呼曰賀得今日真來矣乃絕於是人皆謂賀得實死故其母臨終見之必其鬼也然賀得實未死婢死

數載而賀得自賊中脫歸樊氏乃予以貲使以其母之喪歸葬焉賀得後取一金陵人女蓋亦賊所掠至湖北者夫婦皆勤力家復溫飽且生數子矣此事余聞之大兒婦樊蓋婢之主人呂宜人即兒婦外祖母余為作余母呂太宜人傳者也故知之甚詳此婢賢達且一老節婦乃其命途則何其多舛歟然賀得之子若孫蒙其餘澤不至落薄則固可決矣

千里喚子法

湖北咸甯鄉間一民家於兵亂時失其子有人教其母曰可取汝子所著履置牀下其絢內向每夜呼子名子必能反已而果然又二兒婦姚言從前避兵鄉間其地曰周家灣鄰家一子為賊掠去亦有人教其母乞四十九姓人家燈油燈草至夜燃之於人靜後呼其子名四十九聲夜夜如此聲甚悽切數月後子果從賊中逃出自言每夜聞其母呼己聲也然其子已在江蘇之丹徒縣境相距七八百里矣蓋母子一氣自能感通山崩鐘鳴固不妄也

檢屍骨歸葬故塋

咸甯樊君余親家翁王農太守之族也宦游廣東卒於官其子不肖寄其父之柩於

僧廬而盡取其貲以去不知所之數載後樊君之外弟以事至廣東樊見夢曰吾子不肖棄吾不顧吾柩在某所不得歸葬今幸弟至願與俱歸次日其外弟訪之果得其柩然計道路之費亦頗不細意尚躊躇又夢樊促之其外弟曰輜車遠涉事甚非易若啟君之柩而別為槨以盛君骨歸葬故塋可乎樊曰可瀕行又見夢曰凡過關塞橋梁及高山大川必呼我姓名庶不淹滯其外弟悉從之將至家樊先一夕示夢於其家人曰吾從外弟歸矣觀乎此知孤死首邱葉落糞本延陵贏博之葬雖達人高見而孝子慈孫固不容存此心也

死女接母

咸甯余氏女既嫁而死其母嫠也老且病粵寇將至舉家倉皇謀他徙其母夜間獨坐一室忽見其女至謂其母曰徧地烽煙行將安往母又多病不耐奔波與其道路流離不如死之為樂其母曰誠然吾自問生有何味能從汝去良所願也旁舍之人皆聞其母一人獨語而不聞其女語但聞鬼聲飄飄然耳次日問其母昨夜云何母以告猶不之信越數日其母竟死

張氏死難

先祖母戴太夫人之姪孫駿伯茂才早卒其妻張氏生一女曰慰生適蔡氏而死戴本德清人然遷居湖郡數十年矣咸豐庚申歲粵寇犯郡城戴氏謀他徙張允豫夜間忽聞慰生疾呼曰速去速去如是者數夕皆然張遂決此與余氏女用意迥別殆由其母衰壯不同耳然其後趙忠節公力守湖郡居民稍稍復集張氏仍回城中舊居及湖城陷竟死於難惜不終從其女之言也

節婦撫子

咸甯樊氏女許嫁李氏子婚有日矣而其婿病甚壻家請改期時女父遠客於外女母又早卒雖有兄弟數人皆非同母略不顧問女乃自主之曰既已許人固無他議壻雖不幸猶將往也况病耳庸何傷仍請如期乃麤糲成禮禮成壻大委頓幸女善事之又踰數年生二子而後死女獨居守志撫其二子乃其翁非人也以女年幼有姿首嫁之可得重聘謀奪其志女知其謀遁歸母家而其母家之事悉委之其舅氏舅氏曰若父以家事託我所入不足給所出今又增益人口奈何女曰固也然我亦非坐食者請舅氏即以我當一傭可乎於是蚤暮力作不遑顧其子一子殤焉後其母家日益落女自食其力以終其身余大兒婦與此女為族昆弟故余得聞之孤苦

窮楚覺覺白首姑存之筆記中冀不泯幽光耳

愚婦受騙

余大兒婦樊之乳母劉氏河南中年人嫁於湖北之興國州其夫與子皆前卒常居樊氏時余親家翁玉農太守方知河南府善過之頗有所蓄忽有某甲自湖北至自言為其夫兄弟之子然族屬疏遠固不可考矣乃其事劉則甚懃懃抑搔苛癢問衣燠寒雖親子有不若劉甚喜之將以為子劉有妹亦傭於樊氏謂劉曰昔吾夫有親兄弟之子吾以夫亡往依之哭於門外達旦而不見收恤今此人與姊遠矣何其親暱之甚也此必不可信姊無為所餌嗣後甲至與劉語其妹輒往參焉使不得盡其說會劉病甲乃為賃屋於外劉因言於主人就外舍養病妹又尼之劉曰人固有不同妹將以此子為猶爾夫兄之子耶此子與我至厚我又無子不從之去而尚焉往妹勿阻我他日必不為妹累妹無如何劉乃從甲俱去甲有所善婦人遂以為妻與劉同居居然母子姑婦矣乃稍稍蠶食劉之所畜既盡偽使劉至某所就醫及暮而返則甲夫婦不知何往矣劉慄然一身卒依其妹以終嗟乎羊肉不慕螳螂慕於羊肉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劉氏愚婦人固不足知此乃其妹則何智也三折肱知

為良醫信夫

陰毒害己

仁和唐樓鎮鄉間有沈氏者頗有資產生二女無子嗣族人子為子父母與約曰所有田宅悉與嗣子其銀錢衣服玩好之類二女分之於是長女私計無妹則盡歸已矣一日與妹下樓自後推之墜樓下死以妹失足告其父母初不疑有他也長女後歸於勞氏生子至數歲輒死其第五子之死也妹附之而言前事乃知諸子之死皆其妹為祟也後又舉一子亦死至第七子得無恙或勞氏尚不應無後故延其一綫與然此子清狂不慧所有財物皆為其隨手散去不及十年耗矣後此子未死前一日呼刀鐮之工盡髻其髮亦可怪也又聞其尚有二女一最所憐愛嫁於嵇氏亦得怪疾而死

棄老母眼前子報

胡氏湖北人故為倡後倦於風塵乃以其所生女嫁劉某而從之居胡頗有所蓄劉夫婦善事之不數年胡所蓄盡歸於劉於是劉意日益怠久之女亦偃蹇不甚顧其母胡老且病委頓牀褥竟無過問者雖飲食不時得醫藥無論矣胡憤恨而死後劉

所生子女皆至數歲而死死時輒曰婆來矣婆者其子女呼其外祖母也乃知胡為祟云此與沈女事相類傳曰子身之貳也報之於其子女亦猶報之於其身矣

絕婚索命

唐西鎮王氏二女並許嫁於姚氏父母俱亡無所依賴其一女所許之姚氏故與王氏有連蓋姚氏婦於女父為舅之子外兄妹也乃先取其女以歸而蓄之母氏實女之祖母家也戚黨相依女甚安之其一女所許之姚氏則初無瓜葛而亦以為請王氏之長老不可曰俗有童養之例小家則然耳衣冠之族不應如此姚氏固請乃許之使待年於夫氏初至亦甚相得而姚有女工為讒讒其姑入其女之言遂憎疾之久而彌甚後避寇難邂逅見德清蔡氏女愛之欲聘為子婦乃逐此女仍還母家使媒氏告王氏之長老以女游惰絕其婚俄姚氏子以暴疾死死之日彼姚氏之婦與女父為外兄妹者見女父自外至呼曰二妹吾已捉毛毛去矣敬使妹知之毛毛即姚氏子之小名也夫絕其婚未傷其命似不應遽殺其壻且以讒言構其女者小姑也壻何罪乎然世俗於童養之女往往虐遇之蓋女子而至待年於夫氏其孤苦可知既無顧忌遂相凌踐君舅君姑本非骨肉女公女叔競構萋菲飲食每至不周鞭

簾在所恒有飲恨吞聲宛轉而死者比比然也王女之父之殺其壻或亦得請於神矣觀其呼彼姚氏婦而告之蓋假此以警彼也嗚呼風俗澆漓人心涼薄則鬼神之事固有足以輔政教之所不及者矣

屈殺婢女

洛陽縣令秦某以事至汴梁久留不返其妻在署中與女及贅壻同居俄秦在汴梁大病妻往視之妻故有一婢愛之等於女居處必與偕至是因倉卒不及挈此婢留居署中而壻頗煩役使之女疑其有私欲殺婢伺婢睡熟以翦刀刺之力薄不能遽斷其吭創良久血肉狼藉然後死遽以棺斂之昇置野外比及秦妻返家人皆見獨不見此婢問之女以暴疾死對其旁有一長橙都鄧切凡橙也見廣韻四十八橙忽起而人立且行數步正共駭異一小婢哭而跪秦妻前曰主母不知耶婢子死矣死甚苦秦妻驚曰汝即某耶曰然乃具言其事且曰主人之女夫亦即主人也有所役使敢不承奉其有無私情固不可知至於婢子循分執役實無他念乃不如察遽施毒手睡夢之中橫被翦屠殺人者死雖逃王法豈無冥譴今已得請於神必索其命秦妻撫之而泣曰汝誠苦矣然吾平日待汝不薄幸以吾故曲恕吾女婢曰此固不能雖然婢

子不敢於主母之前加無禮於女公子一離膝下恐不復能忍矣言已倒地扶起復問之則茫然不知所對秦妻於是為此婢大作佛事冀仗佛力銷釋冤愆此事蓋在咸豐初至今二十餘年未知其女無恙否然恐秦妻死後終不能倖免也

巫知冥事

中年縣典史張某疽發於背召巫者視之巫出而語人曰張公必死矣吾至冥中見其父母甚怒言其子不孝聞父喪不發而之官及其居官又貪暴無人理今在冥中受罪甚苦導吾至一處見張公裸而仆地其背上鑿一小孔實薪蒸於中焚其脂膏豈有如此而得活者乎不數日張果死死後有人自其家鄉來乃言張甫補官父即死於家張祕不言仍挈妻子赴任此事其鄉人固有知之者然在河南則莫之知在中年更莫之知也而巫乃能言之然則其所見情狀必非偽造矣

笑病有方

清異錄云菌蕈有一種食之令人得乾笑疾土人戲呼為笑矣乎不言其可以致死也然此菌實有毒笑而不已久之必死余居吳下馬醫科巷鄰潘氏有一媼其妻母也食菌後覺腹中有異乃至牀上卧俄而吃吃笑俄而大笑驚謂其女曰殆矣吾食

笑菌死矣其言雖如此而笑仍不絕聲未幾起而立旋仆遂伏地狂笑其女見此狀驚惶失措以余家時有藥餌饋送鄰比乃踵門問焉余二兒婦檢視滬上所刊經驗良方知食笑菌者薜荔可以治之牆頭適有此種乃采一束煎湯與之飲之須臾笑止至今無恙

遇賊害難斷生死

咸豐間粵賊陷浙江紹興諸暨之包村有義民包立身起鄉兵與賊相持幾一年殺賊無算浙東西人歸之者甚衆及包村破乃盡殲焉有魏某者亦紹興人自包村逸出為賊所追自其後以刀連斫之而首不殊又一賊自前解其衣扣欲使受刃而衣扣糾纏不可解乃以利刃刺其喉魏仆地頸血模糊賊以為死矣委之去而魏實未死俟賊去遠復起立以手扶其頭而行行數里稍一釋手首忽下墜倒懸於膺大驚仍掀之起按捺頸上幸不復墜然饑甚蓋不食飲者數日矣偶掬溪水飲之甘如飴見田間有萸稗采而生食之其香美不可名言也數日至其家竟不死初時每食尚有熱氣鬻然自喉間溢出蓋即賊刃所刺處也久之創合亦不復然矣惟頭稍偏常若左顧耳其嫂傭於杭州許氏余次女家也故得詳知之異哉賊所不死神扶持裴

公聖相故然一介細民何以致此豈其人有陰德耶太平廣記卷三百七十六引廣異記云太原王穆唐至德初於南陽戰敗賊以劍自後斫穆筋骨俱斷惟喉尚連初冥然不覺食頃乃悟而頭在臍上遂以手力扶頭附頸須臾復落以髮分繫兩畔左膊髮解頭墜懷中復繫髮正首行四十里麾下散卒見之載還軍養病二百餘日方愈繞頸有肉如脂頭竟小偏與此事絕相類然則廣記所載尚有鄭會邵進等頭斷而仍活者亦未必竟無其事也

江西譚仙姑

江西有譚仙姑者不知何時人或云孝女或云貞女蓋女子而夭折者其事不得而詳也在江西頗著靈異嘉慶道光間湖北大旱或言江西譚仙姑求雨最靈乃往迎之以紙書譚仙姑之位置肩輿中復使人執雉尾導其前言神所憑依也神至果得大雨於是遂為立廟其後祈報者無虛日遇有水旱偏災鄉民輒迎其神禱焉有輿夫戲言空輿耳昇此何為言甫出口神輿頓重壓此輿夫仆地再昇之不能舉矣咸知獲罪於神使叩首謝過乃復如初焉余按陸魯望野廟碑云江浙間山椒水濱多淫祀婦而尊嚴則曰媪女而容艷則曰姑然則此風自唐已然矣惟聞譚仙姑之廟

凡素行不修者皆不得入必為神所譴有三婦人入廟瞻禮歸經路廁旋風忽起糞穢激射中間一婦人衣裙皆污而前後兩婦相去咫尺略不需濡羣以為異後知此婦素悍也然則如譚仙姑者尚不失聰明正直之義或未可以淫祀例之與

巫言虛誕

孟縣劉某生二子皆成立矣又娶妾生一女女患目疾使巫視之巫曰祖墳風水與此女不利不遷葬目且盲妾乃與劉計將如巫言二子執不可曰巫言固不可信吾家幸平安祖墳年代久遠豈可輕動而妾日夕賂其夫曰吾無子止此一女不幸而盲是無女也二子但知自為計君幸為我計劉納其言乃不與二子謀故使二子他適即發祖墳甫起其棺而女在家大叫登時目盲遷葬之後劉不久死二子亦相繼死遂無後余按儀禮喪服篇改葬總是古人固有改葬之禮然鄭康成注曰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也是古人改葬非如後世之以風水起見惟唐李陽冰栖先塋記則實用方士邵權之說謂干溫冥之禁非窳窳攸宜蓋唐時已有此等謬說矣春秋莊二年書葬桓王公穀皆以為改葬何劭公謂惡錄之仁人孝子無輕言改葬哉

私婢得子

紹興烏某私其婢生一子妻惡之歸其婢於母家婢乞以子從許焉婢嫁於房氏子亦從之遂為房氏子不知有烏矣後烏妻死無子烏欲返其子時婢已死請於房氏房氏不可有術者為烏謀曰吾能致之於烏氏祖墓之前削木為杙埋其左畔旬日後偵之房氏則其子左目盲焉乃使人告曰不歸烏氏右目亦且盲未信復削木為杙埋其右畔旬日後其子又目亦盲矣大駭就烏問故烏謂之曰爾實吾子也因告以術者所為曰爾非吾子則烏氏之墓何預爾房氏之子哉子乃泣下願歸烏氏房氏知不可留亦聽之於是先起左杙後起右杙旬日之間兩目復明如故

受恩知報

紹興城中有天官第相傳為吏部陳公宅陳先官江西曾至貴溪龍虎山謁張真人有童子獻茶失手碎其杯真人怒命左右執之去陳曰童子無心之失可恕也真人首肯命釋之後陳老而家居有老人求見以玉如意獻云此玉可禦火災昔蒙活命之恩今效銜珠之報幸勿卻也陳惘然不識所謂老人曰曩日真人府中獻茶童子即我也微公一言必為真人所斬矣陳因詰其姓名老人曰實告公我乃龍也天下

之龍各分疆域亦如人間州縣然其未有分地者必先服役於真人府役滿乃得受地我已役滿奉真人文牒來為此地龍王矣陳曰君既龍王可容我一見真身乎老人曰可期於某日至瓜子湖相見瓜子湖在紹興南門外廣六七里其西岸故有龍王廟陳屆期至廟中憑欄而望時方盛暑烈日當空萬里無雲午後忽起微風俄而風甚黑雲四起轉瞬之間雷電大作急雨驟至湖中白浪滔天遙望有一物蜿蜒而出長十餘丈粗可數尺在水際轉側不定初時止見其身不見首尾後微露其爪形如鷄距色黑如漆旋又露兩角未幾并首亦全見與世間所圖畫不甚異也向陳若叩首者陳亦舉手答禮已而復沒於水雨止風定晴霽如初陳歸以其所贈玉如意緘度梁間每遇大災輒至陳第而滅故至今存焉此事乃沈君祖煒言之吏部陳公不知何人案頭無紹興府志不可考也其情跡頗近荒誕蓋故老相傳如此沈君即紹郡人言之鑿鑿姑為記之齊諧志怪之書原不必其為信史也

魚怪興波

沈君祖煒又言昔有航海者帆風而行正極順適忽聞其後聲如怒雷回顧見波浪洶湧一大魚尾舟而來張其口嶮岬若巨壑皓齒排列若霜戈雪戟一噓一闔海水

從之出入洪流澆濤作風興舟人大恐而魚行益近時舟中有豬百頭羊半之米麵稱是乃謀以此等物稍稍擲與之冀其得食則止始而豬羊繼而米麵隨投隨食在魚不過一哆口而已不費咀嚼須臾諸物皆盡無物可投魚意雖未壓而其腹亦似果然縮鱗卷鬣悠然而逝舟中人乃相慶若更生云此所謂吞舟之魚在海中固有之不足為異也

龍奪蚌珠

沈君又言其友陳姓者曾至臺灣一日見海面有青氣上騰須臾四散因問舟人此何物舟人曰皆蚌也羣龍欲奪其珠故逃耳請看後面龍至矣語未已果見羣龍數十或青或黑四面飛去

雷擊魚怪

湖北武昌縣所屬有狼子湖故多魚漁舟聚焉光緒辛巳四月朔雷雨交作見雲霧中隱隱有物衆以為龍皆伏而觀之俄霹靂一聲此物下墜雨亦旋止逼視之乃大鯰魚也長丈餘其頭尚仰視似未即死漁人或以杈箝之仍不動再箝之始垂首而斃於是居民麇集各持刀割其肉去烹而食之味甚肥美亦無他異此事見上海所

刊新聞紙因上二事類誌之

寄母殺子

湖北武昌有楊姓者設肆於漢口夫婦皆居肆中年逾四十尚無子其弟有一子楊夫婦皆甚愛之言於弟欲以為嗣弟亦許焉楊婦每自漢口回家輒為兒製新衣履且多以果餌飼之兒視伯母如母也某年楊婦回撫愛此兒與平時無異居已踰月矣一日兒至婦卧室嬉戲甚樂婦忽出至厨下取刀而入力斫兒兒大叫倒地未死又連斫之乃死其弟夫婦聞聲趨至見狀大驚曰誰殺吾兒婦曰我也弟夫婦莫測其意惟抱兒而哭久之婦亦抱兒而哭弟夫婦因問嫂何故殺兒婦曰吾詎知之耶兒死吾亦不欲生矣以頭觸牆壁欲自殺弟夫婦返共勸慰曰固知嫂無他意此必別有故吾夫婦年尚少兒死可再生願嫂無介意婦乃出所製衣履為兒著之且買良材為作柩櫨既歟婦百計求死弟夫婦防之甚嚴城外故有田宅婦託故至城外弟夫婦亦從之往婦乃絕食弟夫婦執飲食苦勸曰嫂不食吾二人亦不食婦不得已為舉箸然曰吾殺此兒何面目見爾夫婦且亦何以見吾夫哉吾夫婦老矣不能生子萬一爾夫婦竟無子楊氏血食不以吾斬乎其弟夫婦知其必自殺使人旦暮

守之刀繩之屬皆為藏棄婦伺守者稍懈取竹一節踏碎之以竹末自刺其喉斷吭而死此婦之殺此兒必有厲鬼憑依之袁子才先生新齊諧載有舅殺其甥事與此類也

輕薄女子別從人

朱某蘇州人設肆於臨頓路咸豐庚申年賊陷蘇州朱於道路間得人家所棄女子遂收養之居數載女年十六七遂以為妻時朱則年逾四十矣生子女數人長女嫁於湖州子皆學費於外一歲婦攜其二幼女至湖州視其長女久而不反朱使人問女言母歸數月矣朱各處偵探杳無蹤跡久之有人言於金匱縣見其妻朱使導往則其妻果在蓋已別從一人矣朱訟於官判歸朱未幾又亡去朱鬱鬱不樂又以導路往返耗其資不復能設肆恒至余家助爨烹之役婢媼輩言其事如此老夫女妻過以相與在朱誠不為無過然既生育子女且皆成立乃舍之而去遂同陌路杜老詩云輕薄桃花逐水流此女之謂矣

亂途棄女負其子

余家有傭媼朱氏亦蘇州人當庚申之亂負其一子一女倉皇出走已而憊甚度不

能兼全擬棄其女而女已跣跣能步每置之地輒牽衣不釋不得已仍負之行至一橋高甚朱乃置其女於橋堍堍俗字然吳文英詞云乍凌波斷橋西堍則宋時已有此語矣疾負其子度橋而去行數十武猶聞其女在隔岸喚母呼兄也及亂定朱復還蘇州積傭值頗有所蓄為子娶婦而女家索陪門財其餘衣裙釵釧所費頗鉅數年積累一朝而罄婦至又不順其姑時有評語朱每為余兒婦輩言之輒嗚咽而哭計此婦生年正在庚申之後或疑即其所棄女轉世也雖出臆度之辭不為無見矣

殺人現報

沈某亦蘇州人當兵亂時逃至上海頗有口辯泰西人之商於滬濱者延之至其寓使佐會計大有所獲偶見一舟人婦豔之欲娶為妻而此婦喜其多金亦願委身惟故有夫在計無所出婦有所善婦曰長子者素以姊稱之因與謀焉長子曰易耳乃賃其舟偽欲如某處至黃浦風浪頗急舟人持篙立船頭長子曰帆太高宜下之親出指點突擠舟人墜江中反號呼拯救則無及矣婦既喪其夫遂歸於沈及亂定沈與婦返蘇州生計充裕甚自得也婦忽得怪疾輒自語曰來矣來矣遂瞑眩而仆如是者幾年餘一日張目曰今日真來矣仆地遂絕長子仍居滬上於婦死前數日忽

若與人爭辯者曰此爾婦之謀何預我事又曰無多言從爾去遂赴水而死

宿冤難逃

蘇州又有陳氏子者當兵亂時隨其母避亂至上海一日語母曰門前大樹上有紅衣人招我母叱曰勿妄言目眩耳次日陳子竟攀援登樹坐杈桎中俄枝斷墜地死大兒婦因言其同鄉余氏子方與母食畢投箸遽出鄉俗謂飯後不飲茶所食不化母乃呼其子曰汝焉往且飲茶去子曰門外有人呼我我出即返耳恩恩出門投水而死此等事殆所謂夙冤者與

子被父騙

湖北咸甯余氏女嫁為石氏婦石故無賴日事飲博余女生一子而卒余氏收而蓄之既長使出而學賈其子頗勤謹師甚愛之垂三年矣石聞其子稍有所蓄又余氏所具衣裝冬夏皆備乃自詣其師欲以其子歸師留之石不可曰吾子與汝為徒耳非與汝為奴也汝安得留師知不可奪厚贈而遣之其地距石所居三四百里石挈其子至半途適阻小水乃賃一舟盡載所齎父子俱登舟矣石語其子曰吾遺一物在某處可往取之子登岸至其地徧覓無有將返問之父叱至水濱則舟已開矣沿

岸追尋無所覩乃大窘儼然一身進退俱不可不得已乞食於途久之蹣跚膝暴脛骨腐爛生疽病不能行羣乞憐而飲食之得不死有感甯人過其地或告之曰此子爾同鄉也能挈之歸乎其人就而問之曰是吾鄉人余氏之甥也吾歸當為言於余氏及歸如余氏告之余氏急使人迎以歸已憔悴無人狀矣持養數月乃始能行後余氏又使學費於他處戒之曰汝父若來勿再為所誑也夫道路之間殺越人于貨尚且有之況止於欺誑又何足異所異者以父誑其子而取其資是不可以人理論矣余書為搜神志怪而作然記及此等事者人無人理人即妖也正不必魑魅罔兩然後可鑄之禹鼎也

醜婦賢德

咸甯余氏有一婦不知其母家何姓也婦極短小坐椅橙上足不及地然性柔婉舅姑皆喜之夫婦亦相得久之無子婦語其夫曰我自度不能生育君家又貧不能納妾媵不如我死君得續娶雖有纏雁之費較買妾為省也夫曰是何言與而婦自是遂陰有自殺之意乃歸甯從容語其母家曰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既已嫁人其生其死無與父母家矣每見人家因女死輒登夫氏之門相勸不休此最無理不幸我

死願吾家勿蹈此惡習也其家曰汝幸未死何出此不祥語婦笑曰我未死故及言之若我死尚及言耶及歸又語其夫萬一我死君勿傷悼續娶得子我死勝於生夫初不知其有死志也越數日乘人不覺竟縊而死余氏大慟母家之人果無一言反相勸慰此婦可謂賢矣其夫續娶亦無子惟所娶者裝送頗盛余氏賴以溫飽後嗣族人子為子已抱孫矣亦足慰此婦於地下乎

婦人姪子忌

列女傳母儀篇云古者婦人姪子目不視於邪色耳不聽於惡聲此特言胎教之法耳博物志雜說篇云婦人姪娘不欲令見醜惡物異類鳥獸又云不可見兔令兒胥缺不可啖生薑令兒多指此則近於避忌之說然犯之亦未必遽驗也獨湖北婦人姪子避忌最甚有所謂換胎者言所見之物入其腹中換去其本來之胎也故婦人姪子則房中所有人物畫像悉藏棄之或以鍼刺其目云其目破即不為患矣有一婦臥室懸一美女像及生子厥狀肖焉美女屈右臂伸三指作指物狀此子亦屈右臂伸三指終身如此又一婦偶觀優及生子頭上有肉隆起如戴高冠兩耳旁各有肉一片下垂如以巾羈之者然因憶觀優時有優人之冠如是為其換胎矣其地每

有游僧擔荷衣裝乞食村落擔上有彌勒像此則尤在所忌孕婦見之生子必肖彌勒像矣故此僧所至村人輒噪而逐之孕婦或不及避猝與相遇則坐地上自解其履以左履換至右足右履換至左足此僧亦必將所荷之擔從右肩換至左肩從左肩換至右肩如此相持及人衆咸集逐此僧去乃得無事其理真不可究詰也

借屍還魂

中年縣有兄弟二人談者失其姓名兄弟同時病死俄其弟復蘇則實其兄附之而生也弟妻引之入室不可卻入兄室兄妻又拒之乃徙居於外旬日之後氣體充實如無病人而一入內則娣姒皆避之不得已出家為僧焉按段成式酉陽雜俎載上蔡縣李簡病卒託汝陽縣張宏義身以生并引扁鵲易魯公扈趙齊嬰之心及寤互返其室為證扁鵲事未知出何書段博極羣書必有所本也是此等事古固有之古但謂之易心太平廣記再生部則謂之易形至今人則謂之假屍還魂按金史五行志大定十三年正月尚書省奏宛平張孝善有子曰合得大定十二年三月旦以疾死至暮復活云本是良鄉人王建子喜兒而喜兒前三年已死建驗以家事能具道之此蓋假屍還魂擬付王建為子上曰若是則姦倖小人競生詐偽瀆亂人倫止付

孝善此借屍還魂之事之見於正史者也余嘗論死生之事以為鬼神之說聖人固言之吾人束髮讀中庸即知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安可不信至輪迴之說聖人所未言惟列子書言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此為佛氏輪迴之說所祖後世若羊祐顧非熊事炳然記載即世俗所謂投胎者也實則投胎猶之借屍耳人之初死一靈未泯或適遇初產嬰兒一無知識附之而生則謂之投胎或適遇新死之人形骸未壞附之而生則謂之借屍其理一也不可謂竟無是事然必謂人之生死悉如是則又不可矣

傾腳頭投生償願

元吳自牧夢梁錄云杭城小民家多無坑廁只有馬桶每日自有出糞人灑去謂之傾腳頭按此俗今蘇杭皆然杭州有一細民以傾腳頭為業因出入於橫河橋許氏許故鉅族民入其家輒慕之曰吾死後得生許氏雖數日而死吾亦樂之後許氏一婦孕將產夢見是人來遂生一子使人問之則是人果即於是日死矣許氏素聞其語咸知即是人託生也子生七日而殤其願雖償其生何太促歟

程氏子甘入下流

無錫楊氏女許嫁江西程氏子程故鉅族而程子因父母早亡自幼失教既長則驕樂佚游從流忘反程之長老寓書於楊願為贅壻庶有所檢束楊氏許之然不與女言其故也程書在書室為女所竊發遂得其詳鬱鬱不樂寢以成疾及程子至翩翩裘馬少年也而舉止輕浮語言詭譎女知所適非人疾益增劇程子殊不顧瞻晨出則至暮不歸夕出則達旦未反非博場即倡家也如是年餘其所齎罄矣并女之陰中物亦且垂盡自是女病益篤臨死前一日已沈沈若死矣程子偶入視之見女腕上有金條脫一事將取而去已而婢媼輩見失此物說曰誰所度耶將議大索女猶知之微搖其首曰不必尋矣女死程亦辭去不知所之後楊氏次女壻秦君至京師見之於正楊門外則已為句矣歎曰吾僚壻也乃至此歟贈以銀十兩裘一襲且曰亟還江西果行也當為辦裝程曰爾為爾之官我為我之句何預爾事耶不顧而去此子甘處下流真別有肺腸者其初至楊氏為贅壻也楊氏宴之且陳梨園之戲優人進點唐崔令欽教坊記云凡欲出戲先進曲名程點拾金拾金乃乞兒事也眾賓愕然或病其不祥或賞其通脫而程竟以乞兒終非其朕兆與

反金病失

山東有陳媪者老寡婦也有二子其長子甲早卒而甲婦甚賢甲死後遺有千金貸於人而食其息姑婦二人頗足自給次子乙及婦均不孝陳媪自從甲婦居乙不顧問無何甲所遺千金盡為人乾沒甲婦無以為生鬱鬱不樂久之遂成迷惘之疾饑飽寒燠皆不自知媪憐之晝夜調護之又苦無食力作以自食甲父之母族謂陳媪曰此非可長也日以久疾累尊章豈母家無人乎迎之歸媪自是從其次子居乙夫婦雖不樂然無以拒也而乙婦悍甚乙亦畏之乙恒外出乙婦亦時還母家每為姑具五日之糧則其返也必十日具十日之糧則其返也必二旬媪於是恒不得飽甲婦雖還母家然猶念其姑月必一來來必居數日每日巡行庭除間見地上破甌甌或敗絮或故紙或枯木朽珠一一拾起以奉其姑且呼之曰娘俟此等物化為金銀我與娘皆不餓死矣鄰舍人聞之皆為歎息而乙歸殊厭惡之不為具食媪節食食之故不能久留留數日輒好言遣之曰吾死家去勿念老身如是者十餘年矣陳氏之鄰故客舍也會有達官稅駕於此以病小留盡得其狀歎曰是其罪在乾沒者夫兩妾婦所恃以活命者而乾沒之此非人矣命有司窮治其事悉反其金陳媪得金亟召甲婦告之甲婦見多金大喜神識頓清夙疾若失仍奉姑同居且嗣族人子為

子娶婦生孫焉乙客死於外乙婦挾其資再嫁而後夫好飲博不事恒業不數年罄其所齎俄後夫亦死乙婦不能自存乞食於路甲婦時時飲食之未幾以病死

遇同鄉千金相助

張翁閩人也少時至河南中牟縣訪所親而所親已他去遂留落不得歸久之無以

為生乃鬻其衣裝得錢萬餘設星貨舖於市廛間

星貨舖見李濟翁資暇集言列貨叢棧如星之繁

會有某

翁者亦閩人游於市與之語閩音也喜曰吾同鄉乎因叙桑梓之誼時與往來見張翁誠實乃謂之曰如此瑣瑣豈足生活君舊時在閩曾作何業張曰吾舊學於藥肆頗亦有年某曰然則啟肆賣藥豈不勝此張曰固也苦無資耳某曰以吾之資藉君之力同啟一肆有利均之次日即出千金授張曰好為之吾今有事且回閩異日再相見張於是即在中牟啟藥肆焉買藥者踵於門利市三倍張雖一錢之入必籍之歲終會計有所贏餘則分為二曰此肆吾與某君共之也而某君竟不復至張自至閩訪之亦不得其人歸而歎曰吾何以報某君乎乃辜較某君歲所應得別儲之榜於門大施舍病者藥之物故者襦之寒餓者衣之食之歲大無振之行之數十年不倦中年稱善人焉後其家益饒衍其子於同治壬戌入詞林咸知其為行善之報惟

所謂某君者見首不見尾亦殊可異也

臨平姚美人

余外家臨平姚氏其疏族中有一婦於吾外王父為尊屬余不及見矣傳聞其生前
姣媚無雙且雙趾纖小每製履倦則以鍼綫插髻上幫帛垂耳後纔如一葉人不見
也以故不良能行行必以婢媼扶掖之姚美人之名聞於鄉里今臨平有地曰美人
埭以此婦名也其子婦悍甚恒與其姑立而評語婦懦不能與爭鬱鬱久之竟雉經
死婦工翰墨臨死自書一紙詳述其子婦勃磔之狀置懷中其子搜得燔之其子婦
曰凡縊死者下有遺魄不掘出且為祟乃掘地深數尺果得如炭者一段亦燔之余
幼時曾過其家家尚溫飽亂後復訪之則無一人矣有字蒼齋者於余為舅氏為賊
掠去不知所終嗟乎其先世有此等事而望其子孫之克昌則是無天道矣

生死魂魄論

道光間臨平鄉間有一婦中年以後得一怪疾口不能言肢體不能運動其耳目亦
似無所見聞晝夜卧牀中塊然似已死者而肌膚仍溫的口鼻仍有出入之息使醫
切其脈蓋無病也其子婦輩按時以糜粥飲之尚能下咽飯則不能咀嚼矣如是五

六年一日晨起飲之不受撫之則冷始知其已死也其時諠傳以為奇事余按紀文達筆記中有一事與此相似但彼男子此婦人為異耳文達謂其心死而形生余則以為此乃魂去而魄存也左傳載子產之言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魄余嘗以大譬之人之形質猶聚薪蒸而束之也置火於中俄而薪化為火此即所謂人生始化曰魄也俄而炎炎焱焱光燄上騰此即所謂既生魄陽曰魄也人之死也魂升而魄降亦猶燈之熄也煙上散而煤下墜乃其常也若此婦者其魂已去而其魄猶存正如光已滅而火未絕耳因記姚氏掘遺魄事并記此事且說魂魄之義如此又魂魄者生時之名若死後則為鬼神矣孔子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淒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可知生為魂魄死則魂升而為神魄降而為鬼蓋魂升魄降姑以生時之名名之其實魂者火之光也死而升者止其煙也魄者火之所以為火也死而降者止其煤也觀姚氏所掘其形如炭正可證明其理矣

翠姑死節

唐西鎮人伊介春有女曰翠姑自幼許嫁木氏子木所居曰鎖條橋相距非遠後木

氏家日落介春私與其妻議欲絕其婚翠姑微聞之鬱鬱不樂咸豐之季賊陷杭州鄉間皆大亂介春率妻女奔滬瀆遂別為女相攸有成議矣翠姑知事迫縊而死此事余聞之二兒婦適草筆記第十五卷竟因記之卷末雖其事平平無奇似不合志怪之例然稗官小說未始不以表章節義為事先大夫秦淮烈女篇云我無風化權僅操筆一枝余筆記中載此等事猶此意也夫

右台仙館筆記卷十六

徐文敬公軼事

曲園居士

武林徐氏為浙西望族其故第在姚園寺巷亂後雖燬於兵火而門楣及聽事無恙
聖祖御書稟存堂及額清德鎮俗額 高宗御書清慎可風額至今猶

存余門下士花農庶常琪乃文穆公來孫也稍加葺治而居之余每過其家輒與故
家喬木之思偶閱定遠方蓮舫太守蔗餘偶筆載其家文敬公軼事云文敬之封翁
居錢唐江邊每子午潮退將沿岸數十里水族親掃入江自少至壯無間一夜潮極
大巡江武官見火光一團湧入徐氏叩門以告適文敬公生因以潮名及觀平江李
次青廉訪 國朝先正事畧則云錢唐徐文敬公先世業漁公生日江潮大上一舟
為風漂沒封翁急拯之得免僦舟者為閩省孝廉入都應試者也翁延至家致雞黍
之敬次日洗兒請孝廉命名以江潮之異名之曰潮其後孝廉累不第而文敬早達
分校會試時孝廉竟出其門云此二說未知誰得其實花農距文敬已六世恐亦未
必能詳矣花農之生也其先德若洲先生夢一道士化為鶴而生故小字鶴根意花
農亦生有自來者與

鄰叟土地

徐花農云吾家舊祀花園土地相傳文敬公晚歲家居時招鄰叟飲一叟年最高延之首坐叟辭公曰君乃吾鄉老土地何辭焉叟笑而就席老土地者杭人諺語猶言前輩耳是夜公夢叟來云公命我為土地願即公花園中乞一席地公其許我乎公愕然而寤犁旦使人偵之則叟死矣問何病其家曰叟固無病但自言欲往徐氏如是者三遂卒公歎息久之祀之於後園游戲一言遂為鬼神所憑借卿相造命信矣

輕視貧人

花農又言文敬公未達時為贅壻於同里及氏及媼以公貧弗善也及夫人卒公遂歸江干故居一日及翁遇諸塗曰爾以吾女亡遂不過我乎強邀俱歸於及媼前亟稱公賢媼微哂翁曰爾不嫌於此子乎吾行且妻以次女媼怒甚曰爾好為之吾不與聞翁曰敬諾遂以次女為公繼室媼無如何也公不復居及氏與夫人俱歸他日夫人歸甯偶語諸嫂曰今日肩輿及門觸於板幾覆嫂曰吾家華門安容高車夫人曰庸詎知吾不高車乎諸嫂皆乾笑曰吾乘高車來當毀垣以迎之夫人遂辭去及文敬公貴夫人始再至母家諸嫂置酒相款洽夫人從容語諸嫂曰垣未毀乎余謂

江氏櫟柳之誚韋家鸛雀之稱士方貧賤見輕於妻族自古有之史家載此等事者欲使人知白屋之中大有青雲之士勿以高門鼎族而蔑視寒微耳余記艾夫人之言亦此意也

溫元帥迴避相府

杭州姚園寺巷有旌德觀祀疫神曰溫元帥按元人吳自牧夢梁錄已載有此神云是東嶽所部疑必起於宋世矣每歲五月居民昇神巡行市廛蓋亦逐疫之意而過徐氏之門必疾趨而過相傳徐文敬公官冢宰是為天官主天下神祇故神過其門必致敬焉國家定制凡壇廟祭祀及僧道等事皆掌於禮部祠祭司實與吏部無涉巫覡之見良可一喙然亦可見故家之重矣

徐少薇夢入仙境

徐少薇名暉花農之再從兄也嘉慶戊寅年十四應鄉試中副榜其明年舉於鄉應禮部試不第留京師未幾卒卒之前數月夢至一所修篁夾路中有棋聲不覺朗吟曰飛來碎玉度棋聲修竹嬋娟畫不成下句未就而竹中有人續之曰惆悵碧溪相別後煙霞深處五峯青尋聲而往則一樵者方倚樹而吟見徐至驚曰華林子來何

速乎錢某猶未至也子既來此吾導子至一處觀之遂與俱往至則高門炭業若官廨然入門有女子六七人執帚掃花視徐而笑不出一語登堂見楹間懸一聯云天下今宵共明月人間何處有仙山堂之左右列書櫥八九縹囊緗帙充牣其中有角中野服者數輩挾冊諷誦樵者即取一卷授徐視之其生平所作詩文皆載其上驚而寤不解所謂樵者所云錢某則固知之乃其同硯之友也其時固無恙未幾而徐某之訃至歎曰曩樵者言錢某未至吾來何速今錢某往矣吾其繼之乎因記所夢弄書篋中及卒家人發篋得之乃知石曼卿芙蓉之城王平甫靈芝之宮非小說家偽造也

竊石傷子

杭州武林門內有長壽橋橋之左別有一橋無名但以小橋呼之其地有某甲者素無賴恒集徒衆携鋤鋤於無主荒地掘石賣錢階砌柱礎爬羅殆盡乃竊小橋上石欄石櫺載以小舟至唐西鎮賣之甲有子七歲是夕忽得疾次日彌甚藥之不瘳自言有神人擊我甲使卜者卜之曰橋神為祟甲大驚具牲醴禱焉無效不數日其子竟死嗟乎亂後橋梁半就傾圯比來稍稍修葺乃余往來江浙間見有甫修而即圯

者推原其故蓋有負之而趨者矣安得處處有橋神為之呵護哉

醉後投河

蘇州山塘有某甲者以賣魚為活人頗長厚家亦粗足自給惟嗜酒每醉則言語不倫家人習之亦不怪也一夕酩酊而歸坐未定復趨出家人問焉往曰吾且赴水死明日買棺至興隆橋邊斂我可也咸以為醉語耳良久不返蹤跡之則宛在水中矣鉤撈出之已不可救竟如其言斂於興隆橋邊云

少女怨老夫

李翁廣東從化縣人遷居省城年五十餘無子買某姓女子為妾女見李老意不樂呼使侍寢掩面而泣問之不答固問始微露其意李翁曰老夫女妻固非偶也若既不願吾何敢強召其父至以女歸之李翁可謂長者矣此女失此良人轉似可惜也

許仁山孫女不凡

許仁山閣學之女嫁海甯孫氏有女名小翠生於京師襁褓中父母以奔喪歸因小翠稚小寄養於余次女處蓋余次女即仁山之從弟婦也後余女挈之南旋以還其父母小翠秀外惠中眉目如畫然自幼多病年七歲殤焉其臨死時跌坐榻上閉目

合掌家人不知其已死候之則氣已絕矣其殆有宿根者與曇華一見亦可異也

痘神賣花

小兒出痘謂之出花不知所自始然南北並有此語矣一家有娣姒二人其子皆出痘娣之子頗危險姒之子已上漿矣其夜姒夢見一賣花媼娣姒各就之買花已而娣以所買之花易姒之花遂寤次日視兒則娣之子頗有起色而姒之子痘皆下陷未幾竟死娣子反無恙乃悟夢中易花是其兆矣

油燈釀禍

揚州甘泉縣陳生端甫居仙女廟鎮之南母與妻皆熊氏蓋姑姪也妻病母移榻於其房一夕睡醒見大光熒熒自下而上驚而諦視乃一大鼠銜燈草緣壁而行急呼其子起則火已及承塵矣須臾遂熾陳負母出又使人舁病婦出幸皆無恙屋竟燬焉夫鼠銜燈草常有之事而陳氏竟以致焚如之禍歐陽公云禍患常起於細微信矣

王節婦惜花享福

蘇州有王媼者少寡而貧無子女惟為人縫紉以餬其口垂三十年矣其鄰某翁頗

饒於資有一子甫十歲自幼多病病作輒有鬼憑其身招巫者施救勒之術竟不能遣惟王媼偶過其家則鬼即避之如是者數年其子心痛體煩日就羸瘠翁甚憂之夢神語之曰以此子為王節婦後病即瘳矣翁因商於王媼願以此子與媼共之承兩家香火媼大喜子自母王媼病果不復作娶妻生子奉王媼終其身然則此子之病殆鬼神哀憐節婦不忍其老而無依與

兄弟同歲

先大夫印雪軒隨筆載臨平鄉間有兄弟四人而同歲者蓋二子於正月孿生二子於十二月孿生也乃又有兄弟二人同年同月而弟之生日顧先於兄者蓋此二人為異母兄弟皆生於三月兄於三月中旬生弟於閏三月上旬生相距二十日至無閏之年則弟先於兄者十日矣其事本無奇姑記之為談助惜談者不言其姓氏

張氏女

湖北有張氏女許嫁胡氏子婚有日矣而胡氏子病甚乃使媒妁請絕於張張女不可曰女子既以身許人死生以之遂適胡氏而胡氏子病有間又踰數年生二子始死張女撫其二子以終此於第十五卷所載樊氏女事相類然樊女楚楚孤苦張女

則非止有節操且有才幹其父仕於閩為縣令資財巨萬惟挾二妾以從棄厥妻於家不顧無以為生族中人咸不平縱吏其妻使如閩辭無資則為醵資又懼不禮於夫女乃曰母無懼我待母以行然須具來往之資合則留不合則返耳於是母女俱如閩未至其所三十里使人以告父聞妻至將不納聞女與俱至始大具車徒迎之既至果相安居數月女辭欲返母留之女曰家有尊章豈能居此長奉母乎母泣曰汝在故我無苦汝去彼將魚肉我矣吾從汝歸耳遂與俱返後其父以贓敗詔下原籍簿錄其家財縣官奉檄至門母皇恐伏竈下餘人悉走匿女盛服出見縣官言父平時棄母不顧狀且曰父盛時母不同其樂今父敗母豈得同其苦請公入視如有銖金寸錦之儲甘受隱匿之罪聲情慷慨縣官為之動容入視之破屋數椽疏帳縹被而已歎曰誠如汝言誠如汝言遂去

憑痘花認為己子

山西一富翁年四十無子每至親串家見有小兒輒喜而抱弄之嘗于役於中州騎馬過中牟縣城外見樹陰之下一小兒纔四五歲娼媼可愛下馬就視兒初不啼抱之上馬幸無見者諦視此兒眉目姣好肥白如鉢愛不忍釋竟擁之懷中驟馬而去

比至家遂以為子而翁自得此子後連舉二子三子皆長並為娶妻然翁之家人每竊竊私語謂翁既有子矣焉用此他人子為翁微聞之自度已死後必不相容於是召此子語之曰吾自中年携汝來今幸成立然久居此終少味也葉落糞本汝其歸乎乃為具萬金之裝使携婦俱去戒之曰汝至中年但至某所訪之必有骨肉相逢此吾遇汝處也子不得已涕泣辭去既至中年止其妻於逆旅而自至城外訪求逢人必問冀有所遇久之有人語之曰吾村某氏老嫗婦曾失一子得毋是乎其子喜甚亟使導之往至則一老婦出曰吾夫亡後遺腹生一子至某歲失之今且二十年雖見之固不識矣然有可辨認者此子面有豆花唐陳黯有詠豆花詩即痘癍也今謂之面麻吾曾識其數今雖久遠猶未忘也乃言其數衆人視此子之面果有豆花數之與婦言合皆喜曰此真是矣其子泣拜歷言前事即從逆旅中迎其妻至老婦家本貧自失子後又悲思成疾一旦有子又有子婦且有多金乃大喜慰塞翁失馬未始非福此之謂矣或亦造物哀憐節婦而曲成之乎

金花將軍現本真

光緒辛巳歲花農與倪儒粟茹及孤山寺僧本慧同至俞樓於樓後山上西爽亭小

坐既下山僧自後招花農曰來看來看花農視之見松樹上一蛙淺綠色竟體滑澤如碧玉琢成無磊砢之狀與常蛙異儒粟曰此非金華將軍耶僧點首曰無多言次日花農至右台仙館以告余按杭城湧金門內之有金華將軍廟舊矣據咸淳臨安志神姓曹名杲真定人仕後唐為金華令吳越王擢守婺錢氏入朝委以國事杲即城隅浚三池曰湧金既歿民為立祠池上此固有功烈於民宜在祀典者也其神乃化身為蛙何耶然鬼神之事有不可以常理測者即如黃河之神化身多為蛇見於記載登之奏牘同年生薛世香廉訪河南靈寶人也嘗語余云黃河神有大王有將軍每見形則官吏必以盤承之大設牲牢廣陳優戲蛇在盤中端然不動其蛇有大小小者大王大者將軍大王蛇不過尺許頭外尾內其直如矢雖至數日之久小有轉側而終不易其方將軍蛇或數尺或丈餘蟠曲如糾纏首則昂然上出而不見其尾大王蛇必居盤中將軍則稍偏焉數日後輒失所在莫知何往河工官吏見濱河之民咸崇奉之無敢褻視有所謂栗大王者乃國朝栗蔡勤公其神亦蛇也然則金華將軍之為蛙何異之有推而上之知古書所載如伯鯨為黃熊望帝為杜鵑女娃為精衛欽鴟為大鶚蓋亦理之所有一孔之儒固不足以知之

總管神登舟拜客

同治十年冬余自西湖精舍還吳下寓廬迂道德清省視先人邱隴泊舟城中自坐小舟出南門至金鷺山展先通奉君之墓留奴子沈貴守舟忽有一人可四五十歲口操德清土音至舟求見沈詰其姓氏其人告之約畧是劉字沈粗解翰墨問曰卯金刀乎曰非也木字徧旁耳余歸沈以告余亦漫置之然以木旁字而音似劉且為姓氏所有惟樓及柳耳吾邑素無此二姓莫知何人也及歸吳下適同縣江子平孝廉蔡瑜卿秀才皆在因以問之兩君曰此事絕異豈柳侯乎柳侯者吾邑總管神也吾邑總管神三曰戴曰柳曰葉而柳實先於戴葉唐天寶中初設德清縣柳侯即來為縣令侯名察躬乃柳子厚之祖集中先侍御史神道表所稱德清君者是也有惠政既歿而邑人祠之歲久祠廢及戴侯興而邑人即以柳祠故址為之祠於是祠戴兼祀柳後又附以葉並詳縣志余流寓四方久不獲躬拜祠下而文章道義又不足以感動幽明兩君所言蓋譎語也其事載春在堂隨筆卷第五今因金華將軍事又類記之

仙蝶送葬

光緒五年十月乙丑余葬內子姚夫人於錢唐右台山之原余即自營生壙於其左既葬三日有蝶見於墳塋黑質而黃章越三日又見亦如之時雖十月小春然已交大雪晨起嚴霜滿地不應有此亦可異也及歸吳下以語老友吳平齋平齋決為太常仙蝶然未敢遽信也其事見春在堂詩編卷第九今亦類記於此余作金華將軍詩中四句云我泛餘不溪中舟疑有神人來同游我築右台山下壙疑有仙蝶來送葬即謂此二事也

死有定數

陸錦旂長洲學生以高等食餼有聲庠序間光緒辛巳歲感疾頗劇妻子為禱於神陸曰可不必矣吾頃見冥吏持牒來有吾姓名錦下一字本非旂字後塗去之而注旂字於旁則是我也其能免乎未幾果卒陸氏兄弟行以錦字為名者尚有數人不知其塗去者為何字也陸年僅二十四是歲甫新婚同學之士頗惜之

狂疾有因

顧某蘇人官浙中與於海運之役自浙至滬偶與數友飲於茶寮忽得狂易之疾其僚送之還蘇而疾益甚百計求死刀繩之屬家人悉為藏弃甚至不敢以陶器盛飲

食飯盈茶椀一入其手輒齧而碎之或不及備則吞咽入腹者亦竟有焉醫巫雜進久而不瘳會有請箕仙者乃就之問故箕筆書曰病由鬼祟鬼亦顧姓浙江平湖市井中人顧某前生為其主會計乾沒其千金致彼鬱鬱而死故今來索償然顧某止於侵蝕其資究未戕害其命此鬼自以病終理難議抵果能廣作功德當可消釋寬愆顧氏從之用浮屠氏法誦經施食七日夜而顧病果已仍至滬上終海運之事然未及三年即以他疾卒此鬼殆乘其衰氣而來左氏所謂其氣馘以取之者也

昧心報應

某甲揚州人寓於蘇家中惟一母一妻偶外出其妻為之闔戶甫還入內驛得狂疾載號載呶不可嚮邇母急使人趣甲返甲察其聲則男子也問曰汝何人耶妻大聲曰不識何乎我某歲與汝別於某所汝忘之乎甲乃恍然知為某乙先是甲在揚州時曾借乙錢十千乃粵寇之亂甲與母妻逃至某處適乙亦至焉其時乙無一錢乃從甲索所借錢甲橐中尚有洋錢四十欲許之妻曰亂離如此生死未卜豈償債時耶甲從其言而止自後亦不復見至是乃問之曰與爾別後爾何所往妻作鬼語曰彼時吾與母同行爾不還吾錢母子二人饑餓不得食努力至江邊賊已大至江中

雖有渡船以吾無錢不肯載乃負母循江岸而行力竭仆地呻吟三晝夜母子俱斃每念死時之苦恨爾入骨十數年來在揚州尋覓竟不可得後知在蘇州又在蘇州尋覓數年矣今得相逢必償我命叩首謝曰曩者誠我負心然吾夫婦死爾母子仍不得活於事無益且我負爾錢究未害爾命也我願數倍曩日所借之錢為爾作功德憑仗佛力託生善地不亦美乎鬼殆不可既而曰汝言亦有理好為之甲於是出錢大作佛事妻病果愈中山君有言與不期少衆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甲與乙既素有通財之誼危迫之際雖無所負猶宜分財以濟之况實負其錢乎乃婦言是用骭毛不拔遂使母子流離擠于溝壑固宜其飲恨九原矣雖仗佛力消釋前愆吾猶未保其卒也

見利忘情

趙某蘇州人當兵亂時踉蹌城外無所依有農人李姓憐而留之趙因與李女通李無如何遂以為壻贅於其家夫婦頗相得趙有李父避兵甯波使人訪知趙所在招使往趙與妻謀曰吾李父頗有資今來招我我且先往往而得所再來迎汝并迎翁也及趙至甯波其李父議為娶某氏女趙聞某女美且裝送甚豐欣然從之及亂定

遂依季父居不復還蘇至光緒辛巳春趙偶至門外眺望有陰風吹面通體生粟乃入室蒙被而卧夜半忽作譫語曰與汝別二十餘年絕不一念前情致吾父抱憤而死吾亦飲恨而亡負心若此吾今得請於神矣汝尚望活耶言畢遂絕

為猫啟釁

揚州市井中有王陳二人共啟一肆肆中畜一猫毛色甚美兩家皆奇愛之猫一乳生四子皆肖其母逾月之後跳踉於地見者每注目焉鄰有某甲乞其一許之以不能離母故未將去一日陳他出王倦而假寐惟陳母王妻坐守肆中忽有少年突入攫二小貓去母妻皆大號王驚起追之某甲亦助之追須臾陳亦繼至少年見追者三人知不能脫棄一貓於途甲抱之歸陳與王仍相逐不捨少年窘甚并所存一貓亦去之二人抱貓俱返而少年不知猶以為有追者狂奔不已觸一孕婦仆地竟踐其身而上而過於是市人大譁要遮少年使不得逸視婦已垂欲絕矣覓其夫至縛少年送官如婦死當論如律云嗟乎魯以鬪雞而出昭公鄭以逐狗而殺子陽小事而啟大釁微物而釀巨禍自古有之矣此猶其小焉者也

江湖翁支棚賣藥

某甲湖北人居揚州為醴商喜談內外丹之術偶與友飲於茶寮見一老翁支布為棚賣藥其下有一客與之諧價斷斷未定就視之則一何首烏宛然人形問所值錢四千耳大喜如數與之友曰此必偽也豈有何首烏已成入形者而所值止此耶甲曰不然仙人賣藥論有緣與否不計值也抱之而歸是夕宿於花園不入內室次日視之死矣家人大駭窮究其故友以告亟使人覓賣藥翁不知所之矣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誠哉是言也

亂定大疫

同治之初漠中大亂賊所到之處殺人如麻白骨盈野通都大邑悉成邱墟亂定之後子遺之民稍稍復集掃除腐骨經營苦蓋時則又有大疫疫之將作其家之鼠無故自斃或在牆壁中或在承塵上人不及見久而腐爛人聞其臭鮮不病者病皆驟然而起身上先墳起一小塊堅硬如石顏色微紅捫之極痛旋身熱譫語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諸醫束手不能處方有以刀割去之者然此處甫割彼處復起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方疫盛時村民每於夜間見鬼大數百數千成隊而行近之則聞鑼聲鼓聲鈴鐸聲吹角聲馬蹄聲器械摩挲聲月夜并見有旗幟之象又往往有人

忽然倒地如酣睡者越日而蘇輒言有兵馬經過被其捉去搬送什物至某處而返又或言令其荷送傳牌牌上大書某官帶兵若干赴某處沿途供應如律及數日之後其所言某處某處無不大疫矣疫起鄉間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則其左右十數家即遷移避之踣於道路者無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闔門同盡比戶皆空小村聚中絕無人跡老子云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信矣馬星五觀察駟良雲南人為余說如此蓋其所親見也觀察又言咸豐八九年間李樹往往不實而反生王瓜椒樹本無實而反結實如豆好奇者收而藏之厥後疫起百藥不效或謂李瓜椒豆自古未聞天地既生此異物諒非無用或可以治此異疾乎試之果驗而當時收藏者少甚不易得得之者珍逾參苓矣近年來久無此疾而李與椒之生瓜豆亦不再見於此又見天心仁愛雖大劫之中未始不寓挽回之意也

戲釘傷目

葉某吳人官於中州有三子皆在十齡內外年相若也一日戲於庭中其仲子手執一鐵釘謂季子曰吾此釘一發即成弩箭且中汝目矣季子曰兄試為之仲子一舉手釘即飛去仲季二子相去頗遠中間又隔一人而釘竟從此人腋下穿過飛集季

子之目目睛即時突出大如雞卵五色爛然幸其係未絕纍然下垂且四五寸季子走還內室投其母母大驚以手握其睛納入眶中季氏初不覺痛至是始大痛而倒良久乃蘇後幸無恙而此目則盲矣方擾攘時忽失仲子所在大索之則在一神廟中厥角稽首求祐其弟不死扶之還色若死灰額上血漉漉然其母不忍責轉以好言慰之此殆有鬼神使之然乎

發棺改葬

潘氏徽州大姓也其族人檢視譜牒知乾隆間族中有一婦歿於杭州即淺葬於城外今絕無後矣而此婦生前頗有恩德及其族人於是舉族聚謀欲歸其骨合葬於其夫之墓乃共醵金使一人往其人於光緒七年四月至杭州依譜牒所在營求其葬處果得之發視則其棺乃柁木所為尚完好而其底則已朽矣屍卧棺中容色如生衣服亦未壞視其棺和所題識蓋已一百二十八年而儼然如新死者遂舁而置之新製之棺有與其役者見屍右手中握一小盒封緘甚固乃竊而懷之莫知何物或曰其中有寶珠屍之不壞職是故也吳下有邵氏舊僕實從之往親見其事歸為奴輩言之如此

李人杰更名不利

李石泉孝廉錢唐人以道光丁酉科舉於鄉余同歲生也初名人杰未幾湖北有反者名鍾人杰石泉不欲與同名乃改名義或曰義字山在我上以山壓我豈得為安不易此名必大不利石泉不從其言逾年竟卒余按太平廣記引感定錄曰有進士李嶽連舉不第夜夢人謂曰頭上有山何以得上第及覺不可名嶽遂更名言乃中第此與石泉事正相類或人所言不為無見也

夢語陰險

通俗文曰夢語謂之寢

引見一切經音義

字亦作囁拾遺記云呂蒙囁語通周易是也今人

亦往往有然湖北有一婦不見答於夫夫外出輒棄婦不顧婦食貧自守無他志夫偶歸與之宿聞婦囁語皆處分家事懃懃懇懇夫大感動曰諺云柴米夫妻信矣遂相愛重如初此亦至誠動物之一證也又有一貴家妾平日事其大婦謬為恭敬夫或於無人處撫問之曰夫人遇汝何若則謹對曰甚善然其夢中吟囁呻呼輒若見督責於大婦恐怖乞憐轂鯨萬狀夫呼問之笑曰無他囁語耳固問之終不言夫歎曰積威所劫一至此乎由是寢疏其妻實則妾之囁語皆偽為之也此視驪姬之夜

半而泣用意更陰險矣其妻竟以此鬱鬱成疾而死臨死謂侍者曰吾死終不令此妾得志未幾妾亦死

兔產異物

光緒辛巳歲四月蘇州西米巷民家有母兔產一豚一首二身二尾八足其家以為不祥斃而投之水羣勾取食之亦無他異按明史天啟四年榆林生豕一首二身二尾八足事與此類在五行家所謂豕禍也紀文達自言於漢儒之學最不信五行傳說余亦云然夫孔子作春秋未嘗不紀異然必如劉向董仲舒諸儒之說以某異為某事之應則不能無附會亦不能無抵牾明史五行志但紀祥異不載事應所見卓矣

猴精附身

張氏子楚人生而蘊藉父母奇愛之年十六七忽有神附其身言語不倫歌哭無度平時婉孌如處女至是則距躍曲踴捷於猿猴百尺之樹可登其巔視隆樓傑閣猶几案也楚俗為神所附者即使為巫鄉里皆信奉之所獲頗豐而其父母雅不欲為此力請於神曰吾子眇小不足奉大神願神舍旃神不許乃邀集其族姻之長老羅

拜於前請益哀神附其子言曰既衆人苦求吾即去矣然此子不永年吾在能護持之吾去恐不免耳言已果去其子逾年而卒衆以神言為信然安知非此子已精神越潔故耶得乘之耶其子言神初降時見有若猴攫者疑為猴精故趨捷若斯也

新婦發狂

楚人有娶新婦者甫導引入房將行合卺之禮新婦忽發狂號呼譁呶駭瞿奔觸舉家皇皇莫知為計不得已迓其父至新婦見之則厲聲曰汝來耶父察之蓋其兄之聲也先是其父有兄早死以二子為託父乾沒其資而虐遇兄子覺其一人至是其兄之鬼附新婦之體歷數其罪父俯首不能出一語夫氏之人乃責之曰此女既歸我家則我家人也豈復與爾家事且此女在室時爾何不附之而言今乃牯亂人家嘉禮無乃不可歟鬼曰此女在室我附之而言誰其聞之今兩家族姻咸在是非曲直必有公論我故不辭撻突一抒憤懣幸諸長老哀憐為我善處之衆謂其父曰汝誠無狀今尚何言乃使悉反其所侵蝕且召其兄子至推擇族中一長者俾鞠育之以待其成立鬼又附新婦叩首致謝遂去後亦無他然其父自此不齒於鄉里矣

再嫁婦故夫索命

湖北江夏縣民祝某於兵亂時娶一婦江西人嫠也然此婦自歸祝氏甚愛敬其夫善事其舅姑先後宛若女公女妹無間言又甚勤慤凡女事雖素所不習必勉為之一家皆喜以為得賢婦不以其再嫁而輕之也居數載忽得暴疾有鬼憑之而言責其不義察之乃其故夫也祝氏之人環而禱曰亂離如此君又早世煢煢嫠孀將何倚賴其不能守非其罪也鬼曰不然吾未死時固嘗問之能為吾守否彼自誓不嫁奉吾老母吾骨未寒而遽背之致吾老母流離道路死於飢寒吾在九原恨入骨髓今得相逢必取其命爾家若哀憐此婦為治後事可矣勿召醫巫徒費無益也婦病數日竟死此婦在祝氏甚賢度其事故夫必無失禮乃以負其諾責遂膺潛邀之誅傳曰食言者不病可為倍死忘生者戒矣

李相為國捐軀

道光中安徽太和縣令某君幕客有能扶筭者長夏無事輒與諸友召箕仙以詩歌唱和為樂一日仙至作詩云城郭人民異昔時戰場衰草尚離離平生家國無窮恨清潁亭邊夜月知自署遽遽子眾莫知為誰筭筆又書曰諸君不知有李相乎吾即相也眾曰敢問何時何地人箕曰舊事迴思至今心痛諸君固好事者不妨畧言之

吾生於明萬厯之季明代潁州隸鳳陽府吾乃潁州人也吾父名清白官山東巡撫其時魏忠賢顯權風示督撫呈進祥瑞而山東民間適有牛產一犢厥狀詭異吾父為僚友所惑遂以麒麟生聞於朝閣臣票旨有云厥臣修德而生仁獸海內忠義之士聞而惡之吾父遂為清議所不齒思陵登極逆奄伏誅詔定逆案吾父與焉吾誠私心痛之因念周書有言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然則幹父之蠱惟忠孝而已每讀書見古忠臣烈士之事未嘗不忼慨太息也崇禎八年流賊陷潁州吾念徒死無益跳而免走山東招集舊時部屬得死士數百人與之俱還收復潁州又與賊戰茨河鋪大破之又戰焦陂集禽賊首闔塌天賊由是不敢犯潁吾守潁凡八載名震江淮後因降賊袁時中復叛吾出不意為所戕害以死報國亦復何恨萬不料賊中有李信者故杞縣舉人也降賊之後改名曰嚴力勸闔賊勿多殺人以收人心又造迎闔王不納糧之謠以榮惑人聽名列賢書而甘為賊黨非人類矣然彼為李信吾為李栩彼為河南開封府杞縣人吾為直隸鳳陽府潁州人若風馬牛不相及也且吾自慙不學少年時一紉袴子弟好馳馬試劍博奕飲酒間或與幕府諸客為歌詩酒後耳熱拔劍狂歌如此而已又何嘗折節讀書應場屋之試登孝廉之科乎乃舉

世以訛相傳竟謂吾即李信數百年來牢不可破皆言當時賊中之李信即山東巡撫李某之子也嗟乎吾父生前已為世所詬病區區之意誠欲捐此微軀為吾父一洒之乃以姓氏之偶同遂致梟鸞之莫辨九原抱恨豈有窮期因又作一詩曰此恨竟終古無人一討論由來青史上大半是冤魂此事余從前在徽州時聞之晏白華茂才有所錄一紙叙李相戰事甚詳今失之矣按明史魏忠賢傳云海內爭望風獻諂諸督撫大吏閭鳴泰劉詔李精白姚宗文等爭頌德立祠是李精白固奄黨也又云山東產麒麟巡撫李精白圖象以聞則麒麟一事亦實有之崇禎二年定逆案巡撫尚書李精白列入又次等論徒三年輸贖為民見崔呈秀傳李精白之為人固無足論又考流賊傳杞縣舉人李信逆案尚書李精白子投自成改名曰巖則史固以李信為李精白子也此所謂李相者何人歟余初以為箕仙詩文類好事者為之不足為據乃後觀朱蘭波先生所輯 國朝古人彙鈔有范光陽雙雪堂集李相傳一篇竟與箕言符合范光陽為康熙戊辰進士距明李非遠所傳聞必當有據余因有李相事存疑一條已刻入壺東漫錄矣

俞樓雜纂第四十卷

疑李精白為逆案中人海內之所

切齒故一聞有以李氏子從賊者皆曰此必李精白之子也實則李精白之子是李

相而非李信在修明史諸公亦未知此耳惟李精白止見魏忠賢崔呈秀傳不知何處人杞縣乎潁州乎此事迄未能定光緒辛巳歲汪柳門侍讀主講西湖學海堂與余時相過從余以柳門前官少司成因問有前明進士題名碑乎次日以刻本數冊見示蓋非全者余初不知李精白何科進士隨取一冊信手繙帙即見李精白三字乃萬曆癸丑科三甲九十五名進士河南潁州衛軍籍直隸潁州人然則杞縣李信誠非其子矣且以河南潁州衛軍籍中式則世以杞縣李信為其子其傳訛亦非無因數載之疑一朝而釋夫李相以貴游子弟毀家抒難為國捐軀是亦一奇士觀其降箕之言毅魄英魂至今未泯余因為考論之如此庶足慰彼九泉乎

忠臣死難魂不泯

直隸清河道署相傳明季時有三十六人死難於此至今署中有一室設三十六忠臣之位以祀之未知信否然居是者率不利相戒勿居僦民舍為公館而官廨反虛設焉同治中陳作梅前輩隸官清河道不信鬼神之說毅然居之未幾竟卒於官於是繼之者仍賃屋以居云余謂忠義之鬼不當為厲殆由久曠弗居故為妖鬼所據空穴來風斯之謂矣

陰官回籍

昆明趙容舫先生光先大夫丙子同年也同治中以大司寇薨於位其時直隸有某官奉使自正定還乘車夜行忽見有綠幃大轎從此來導者一騎從者二騎馬前有二鐙書刑部大堂四字訝曰夜深安得有貴官經過且沿途不見有供帳者何也及至省城知趙公卒乃知所遇非人也由畿輔南行殆返滇南原籍與

里中立社

禮記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注謂百家以上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此即後世祀土地神之始至城隍則始於春秋時四墉之祭或引禮坊與水庸為證然孔穎達謂坊者所以畜水亦以障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則是田間溝塍非城隍也夫土地之所包者廣城隍亦止土地之一端宜乎土地大而城隍小然城隍必一州一縣始有之而土地則小邨聚中亦無不有此城隍之神所以反尊於土地也城隍與土地皆地祇非人鬼然古者以句龍配社王肅之徒並謂社即祀句龍則如吳越以龍王為城隍固不足怪矣余書所載如閔斗陽司馬為雲南府城隍蔡駿甫大令為即墨縣城隍談者皆云真實不虛今又聞門下士鄒鏡堂實德言其妻

父丁濂甫先生事故又記之濂甫名紹周江蘇丹徒人道光庚戌科進士同治中視學浙江卒於官卒後其妻蔡夫人夢濂甫來牙旗儀纛仍如生時問之言已為杭州府城隍矣其女歸鄒氏即鏡堂妻也將死前一年夢有婦人來索命已而以產難亡鏡堂思之不置會有善扶箕者自言有李少君之術因使致之果附箕筆而言其過去生中為醫者設傷一孕婦今來責償已償其命亦無所苦父見為杭州府城隍死後居父所甚安樂君如相念可為書使人持赴吳山城隍廟焚之必可達也鏡堂如其言果夢妻來述書中語悉合余謂庚元規有追報孔坦書劉孝標有重答劉沼書古人不以生死易心致書逝者亦往往有之然泉路茫茫誰為置驛吾恐鏡堂之夢亦周禮所謂思夢耳如果一紙之書九原可達則幽明雖隔而音問仍通豈古者鬼神不雜之義哉至濂甫為人粹然古之君子沒而為神亦固其所憶癸酉之春曾與杜蓮衢侍郎同飲濂甫所三人者皆庚戌同年也濂甫是時猶無恙酒後出蜀游草一卷屬余點定乃未及數月遂無疾而終至庚辰歲蓮衢亦歸道山惟余僅存思之不勝人琴之感矣異日登吳山瞻城隍祠宇追念平生之言能無腹痛乎

吳又樂對神問壽

石門吳又樂大令康壽於咸豐三年夢有吏持官文書來召即隨之往至一處似大
官牙署入之見一官南面坐侍者甚眾吏引又樂至案下而跪竊窺堂上懸威靈公
三字額威靈公者其邑城隍神之封號也又樂自知死矣即亦不懼而神反若甚惶
遽者命吏引之出又樂抗聲曰敢問以何罪見拘神曰無他吏行文書偶誤耳又樂
曰既誤攝至此竊願有所問自今以往尚有年齡如干能示我乎神伸五指指示之又
樂遂寤自念五指必五年也是歲年二十有七至三十二歲私計當死凡身後之事
悉為料量飾巾待終及改歲竟無恙於是知其事者咸謂又樂曰五指者五十年也
君之壽必可至耄耄矣光緒辛巳歲又樂過余春在堂與余言如此又樂六世祖諱
之振字孟舉號黃葉老人乃國初詩人也又樂刻其詩集十卷又補刻漁洋鈍翁諸
公倡和詩附於末冠蓋中有此風雅好事矣亦不可多覲矣

義犬救主

又樂言光緒庚辰歲知青浦縣以公事至鄉間泊舟月城鎮其時夕陽在樹吹煙四
起凭窗眺望見距舟可數十步沿岸有竹籬籬之内外男婦數人或坐或立又有童
子六七嬉戲其間俄一童子失足墮水男婦皆驚顧而岸斗絕不可下又樂欲移舟

救之而牂牁維繫甚牢且長年三老皆散就酒家一時不易招集正愕眙間忽有狗躍入水衝童子之衣汨水而至對岸蓋此岸峻削而彼岸則陂陀可上也狗曳童子登岸其家人亦趨至抱之起幸無恙又樂大異之使人召其家人問焉則其家止此一子若水死則無後矣狗即其家所畜者一常狗耳乃能入水救其幼主古有義犬斯之謂矣又樂命從者以肉和飯飼之後聞人言竹籬中男婦有其族人在焉甚利此子之死而得其資財又樂歎曰可以人而不如犬乎

鬼求後裔

咸甯樊氏子余親家王農觀察之疏族也少無賴好飲博不事恒業年四十餘而死有某者其祖免昆弟也樊子之鬼忽至其家為祟某曰我與汝素無怨何忽見祟鬼曰吾死無子爾不為吾立後何也某曰汝自潦倒不畜妻子非我之咎且我與爾遠矣某某非汝近支乎汝欲立後何不就彼謀之祟我何為鬼曰不然吾無田產誰肯為吾後雖近支可若何汝實筦一族之事得汝一言乃有濟耳蓋樊氏為咸甯大族族長一人外又有管事者數人族中事皆其主持某即其一也乃語之曰事誠在我但汝生前初不以此為意今何亟也鬼曰吾生前大錯日謀逸樂有子無子不挂懷

抱死後為先靈所責以為祖宗血食自我而斬汝不為我立後吾無以對先靈矣某於是言於族人擇其近支一人為之後鬼始去觀於此知鬼猶求食古語非誣興滅繼絕先王之仁政敬宗收族古人之良法未可謂魂升魄降遂泯然無所知也

魏氏牛氏兩節烈

錢唐茂才張亮采之妻魏氏嘉慶丙子舉人湖州府訓導名彭年者女孫咸豐壬子舉人兩淮候補鹽大使名大縉者長女也於同治癸亥歲歸亮采次年七月亮采病魏剗股肉以進竟不效亮采垂死泣謂魏曰吾死無他恨惟恨兩親在堂不得終事願汝以婦代子矣言已而卒魏欲死之衆以其夫遺言勸勉乃不死事舅姑極孝姑病禱於神請以身代姑病良已至己巳歲舅卒光緒己卯歲姑卒魏歎曰吾事畢矣於其年三月二十三日仰藥死年三十有八距其姑之死甫十八日距其夫之死則十六年矣死後檢遺篋得其親筆書一紙規畫其亡姑窀穸事甚詳蓋其死志素定也余從前視學河南時有嵩縣符烈婦牛氏於夫死後奉舅姑教嗣子至舅姑考終嗣子成立乃縊而死有司具其事以上予手批其牘云婦歷十三年之久竟成初志從容就義可謂心堅金石者矣有符烈婦傳一篇存賓萌集中今於魏亦云

鄒寶麒為親減壽

丹徒鄒晴郊寶麒少時遇有以生人而役於冥中者謂之曰子前生為胥吏無過惡
今生亦安樂但壽不永耳光緒戊寅歲在杭州得寒涇之疾左膝不能屈信醫者攻
治太過肝風大作兩目皆盲晴郊禱於神願減壽一紀使兩目復明已而果愈及辛
巳歲正月其父大病晴郊又禱於神願借己壽一紀與其父父病遂瘳是年三月十
九日晴郊忽感疾自知不起謂家人曰吾壽固不永往歲為治目疾減壽一紀今又
為父病減一紀吾數盡此矣問何以知之曰神已以名籍示我也至二十五日含笑
而逝其兄鏡堂余門下士也請以此事載入筆記余於第九卷中載王孝子繼穀事
亦減算以益親年借此等事以焜耀吾書衰續筆墨與有光矣

宣統二年九月刷印
宣統二年十月初版

編目右台仙館筆記

每部八本
連史紙
洋價洋壹元陸角
壹元貳角

著作者

德清曲園居士

編目者

南都王子恆

印刷者

上海虹口
澄衷書局

發行者

上海新開青島路九號
朝記書莊

發行者

蘇州觀前街
振新書社

發賣者

上海棋盤街
集成圖書公司

發賣者

上海棋盤街
埽葉山房

發賣者

上海棋盤街
中國圖書公司

販賣者

各省大書莊

板權
所有

本莊發兌書籍目錄

精印子史精華

昭代明人尺牘

續集

鄭板橋寫本易經

鳳雙飛

大清律講義

十六國宮詞

新三百六十行尺牘

內附五彩圖

普通商業應用白話尺牘

精印管註秋水軒尺牘

陳勿庵胎產秘書

國民尺牘

評註足本五種遺規

價洋貳元

價洋貳元

價洋貳元

價洋貳元

價洋壹元陸角

價洋壹元貳角

價洋壹元

價洋陸角

價洋三角

價洋貳角

價洋叁角

連史洋紙
價洋壹元捌角

